

金殿狂龍（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妙手巧奪天工，大盜偷龍轉鳳，兩個老江湖，一宗巨竊案，終於惹來瀰天大禍，殺星震撼半個武林……故事人物豪放，瀟洒，過程緊凑，保證愛不釋卷。

$3.50

1066

編者話

雪刀浪子故事自在本刊刊出以來，爲數已達十餘集之多，每篇故事題材均具懸疑性，譎幻莫測，刺激緊張，場面熱鬧，深受讀者們熱烈讚許，好評如潮……

今期我們又選刊一部本故事集之「金殿狂龍」刊出，是篇不但情節過程緊湊，前所未有，而且取材極盡思考，新穎悅目。內容描述一宗巨竊案，惹來了一場瀰天大禍，殺星羣湧，震撼了半個武林。祇看那大盜一幕偸龍轉鳳，妙手空空之巧奪天工伎倆，已令你嘆爲觀止矣！

**　　**　　**

技擊鬥智中篇「飛渡關山」及浪子奇行錄「偸心賊」兩大巨著都在本期隆重推出，愛好動作性打鬥閱讀的讀者們，切勿失之交臂。還有，近期裡，我們都精選了一部連貫性的短篇「魔風血雨錄」故事給各位，今期刊出的是該故事之四：「大天魔心法」，敬希垂注。

**　　**　　**

東南亞名作家東方英下期又有新作發表，是一篇哀艷奇情俠義巨著「落花鏡」，屆時請先睹爲快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金殿狂龍（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一宗江湖巨竊案，惹來了一場瀰天大禍，殺星四伏，震撼半個武林！可是大盜的偸龍轉鳳手法，巧奪天工，難以想像，欲知精彩過程，請閱本文……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大天魔心法（魔風血雨錄之四）
同仇敵愾心　竭力靖妖氛……凌波 39
偸心賊（浪子奇行錄）◀上▶
心形巨鑽　失竊離奇……馬雲 52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名劍（俠義奇情故事）◀二▶
任爾劍如虹　奈卿不垂青……黃鷹 63
飛渡關山（技擊鬥智小說）◀一▶
莽漢繼遺緒　並非在南柯……龍乘風 73
神捕世家（俠情中篇故事）
沉痛下絕筆　以死諫父兄……高皐 81
江山如畫（神州奇俠故事之三）
丹霞戰雲湧　名山成焦土……溫凉玉 8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天蠶變（俠義傳奇恩仇）
半人半鬼現　一步一驚魂……黃鷹 99
無憂公主（歷史俠情故事）
彌留付重託　鐵肩担道義……蕭逸 105
金筆點龍記（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衆人奇毒解　商議奔前程……臥龍生 114

英雄軼事・技擊叢談

紅衣女（叢書掌篇）……混沌書生 50
風雷扇（武器談奇）……麥海雲 62
錦衣衛的武功（技擊叢談）……嚴霜 87
鏤錞（民族英雄軼事）……秦中客 97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6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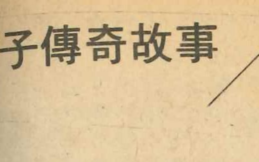






金殿狂龍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一）

濛濛細雨，烟霧迷離。

楊柳樹下，灌馬湖前，長孫玉麟決戰朱博。

× × ×

長孫玉麟，年方二十，英俊不凡。

雖然他出道江湖只有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但他的劍已震撼了江南綠林。

黑煞幫，飛雲寨，九環塢，甚至名氣响鐺鐺的金壇朱家，竟全都在長孫玉麟的劍下吃了大虧。

黑煞幫已潰不成軍，飛雲寨被夷為平地，九環塢的九大魔君無一倖免：：

這都是長孫玉麟的傑作。

長孫一劍震綠林

直到半個月前，金壇朱家已成為長孫玉麟要下手的對象。

金壇朱家中人，平時絕少犯案，但一動食指，胃口就絕不會小。

很少人敢去動朱家。

就連官府中人，也不敢對朱家輕舉妄動，因人人都知道：老太爺絕不好惹的。

朱老太爺也就是朱博。

（二）

劍在鞘中，刀鋒未露。

雖然長孫玉麟的劍和朱老太爺的刀未出鞘，但殺氣已比細雨下的烟霧更濃厚。

朱博年將七旬，他已有二十年沒有跟**任何人決一死戰。**

決戰是一件悲壯、殘酷的事。

人老了，總是希望能够儘量避免任何形式的決戰。朱老太爺亦然。

但這一次，他已無法避免。

因為長孫玉麟的挑戰書裏寫得很清楚，假如朱老太爺拒絕決戰的話，他就會把金壇朱家滿門老幼殺盡不留。

朱老太爺沒有拒絕這一次的決戰。

他可以敗，也可以死，但却絕不能讓朱家的人受到絲毫傷害。

他是朱家的主宰，他有權力控制朱家內的每一個人，但也同樣有責任要保護朱家內每一個人的安全。所以，他赴此約。

他知道這一戰必須流血。

不是長孫玉麟流血就是自己流血。

× × ×

逼人殺氣，使細雨化為尖針，烟霧化為殺人的毒霧。

雙方任何一個細微的動作，都可能是動手殺敵的先兆。

朱博看着長孫玉麟。

長孫玉麟却沒有看着他，他的目光逕望着遠方。

烟雨迷離，百丈之外已難睹物。

朱博忽然問：「我們是不是有仇？」

長孫玉麟沒有回答這一個問題，他只是說出四個字：「我要殺你。」

朱博的臉色有點變了。

「你太無禮。」

長孫玉麟道：「我從不在敵人的面前故作有禮。」

朱博忍不住又道：「我們為甚麼會是敵人，我們根本都沒有見過面。」

長孫玉麟冷冷一笑道：「你一定要知道其中的理由？」

朱博道：「你說。」

長孫玉麟突然拔劍。

天地間殺氣更濃。

長孫玉麟冷冷的接道：「你是否還認得這一把劍？」

朱博看看劍鋒，突然脫口道：「這是金鸚鵡的劍？」

長孫玉麟笑了笑，他的笑容很奇特，他的目光就像是春雷乍响前的電光：「總算你還沒有忘記金鸚鵡，也沒有忘記他的劍。」

朱博沉下了臉。

「你是大金殿裏的人？」他的手也已按在刀柄上，臉上殺機畢露無遺：「金鸚鵡可不是我殺的。」

長孫玉麟冷笑：「這一點我知道，你沒有親自動手。」

朱博忍不住抽了口冷氣，雙目圓睜的盯着這個年青劍客。

長孫玉麟輕輕嘆息了一聲，接道：「有黑煞幫、飛雲寨、九環塢數十精英高手在場，朱老太爺又何必親自動手？這豈非太隆重一點麼？」

朱博無言。

長孫玉麟輕彈劍鋒，又冷笑道：「更何況當時金鸚鵡已中了朱家的亂魂五絕散，神智早已模糊不清，就算是武功比他再低兩倍的人，也不難把他在鬧市中加以擊殺。」

朱博長長嘆息一聲，忽然拔刀，人如猛虎向長孫玉麟撲過去。

剎那間，朱博已閃電般連環攻出十二刀。

金壇朱家的「十二追魂刀」在江南武林上早負盛名。

甚至有人說這套刀法，是完全沒有破綻，世間上最完美的刀法。

這雖然是誇大之辭，但是却也可以知道「十二追魂刀」的確是一套很厲害的刀法。

刀法厲害，人更厲害。

十二追魂刀再加上朱博數十年苦練積聚的精湛內力，這已是江湖上極為罕見，極厲害的獨門武功。

可惜十二追魂刀並非真的完全沒有破綻。

世間上也許根本沒有完全沒有破綻的武功，十二追魂刀豈能例外。

綿綿不絕的細雨彷彿就在朱博刺出第十二刀的時候突然停下來。

（三）

雨仍在。

綿綿不絕的細雨沒停下來，停下來的是朱老太爺的刀，朱老太爺的一切動作。

他的刀法有破綻，一個絕少人能看出來，更絕少人能攻破的破綻。

但這並不等於完全沒有人能把握這種機會，一舉擊破朱老太爺的十二追魂刀。

長孫玉麟就是其中之一。

朱博向敵方發出第十二刀的時候，刀鋒上的氣勢和威力都已發揮得淋漓盡致境界。

很少人能避得開這一刀。

更很少人能在這最凌厲的一刀裏，找出十二追魂刀的唯一破綻。

但長孫玉麟例外。

他的劍早已在手，但他的劍一直沒有動。

等到朱博第十二刀那一招「魂驚天外」發出的時候，長孫玉麟的劍却突然刺出來。

這一劍沒有半點巧妙之處，彷彿連八歲大的小孩子也能依樣葫蘆使出來。

但他這一劍却剛好攻破了朱博刀法裏的唯一破綻，而且一劍就已經穿過他的咽喉。

朱博右手五指突然一鬆，「叮」的一聲，他的刀已跌落在地上。

刀墮下，人也隨着仰面倒了下去。

長孫玉麟臉上木無表情。

劍鋒凝聚血珠，那是名震江南綠林金壇朱家老太爺咽喉中流出來的血。

長孫玉麟以指彈劍，劍鋒上的血珠一飛而散。

劍入鞘，長孫玉麟的人消失在朦朧烟雨之中……

（四）

雨後黃昏的夕陽，總是比平時更令人依戀。

西山晚霞美麗如畫，但世上又有哪一幅畫能眞的會比晚霞更絢爛可愛。

遺憾的是，每一天的晚霞都會消逝，就算你有再大的法力，甚至傾盡天下所有的財富，也不能讓她再多逗留一刻。

人生豈非也是一樣？

× × ×

夕陽如血，斜照在苗大先生的臉上。

這裏是青苗軒，苗大先生也就是青苗居的主人。

在江南，苗大先生的名氣可不小。

一個人能够有名氣，當然得要有點本領。

通常的情況是：本領越大的人，他的名氣也越大。

苗大先生很有本領。

他的本領有很多種。

他對於詩畫棋琴都頗有研究，七十二路苗家掌法和八步趕蟬的輕功更是名滿江湖。

但這些都不是他最大的本領。

他最大的本領是製造贋品。

他曾鑄造過一把魚腸劍的贋品，連江湖上對古董和武器最有研究的幾個大行家都分辨不出它是眞是假。

他曾經彫刻過一對水晶鳳凰，總共花了黃金一千九百兩，另外再加上三天不眠不休的工夫。

他必須在三天之內把這一對水晶鳳凰完成，因爲他製造這一對贋品的用途，是爲了要來一個「偸龍轉鳳。」

眞正的水晶鳳凰，本是吏部尚書宋清堂送給六王爺七十大壽的賀禮，但苗大先生却與江湖大盜千手聖君聯手合作，一個製造假水晶鳳凰，另一個却用偸龍轉鳳的手法，在護送途中施計把賀禮換掉。

難得的是，賀禮送到之後，居然沒有人能看出那是贋品。

苗大先生這種本領，實在驚人。

但水晶鳳凰被換掉的事，除了千手聖君之外，就只有苗大先生自己知道了。

雖然那一對假的水晶鳳凰花了一千九百兩金子，但苗大先生和千手聖君却一點也不心疼。

因爲眞的水晶鳳凰價值猶超過百倍。

× × ×

自從水晶鳳凰之後，苗大先生已經沒有再製造其他寶物的贋品。

他已不再貪圖更多的財富。

他沒有妻兒，也沒有值得自己關心的親人，甚至連眞正的朋友也不多。

他造了一對假的水晶鳳凰，已賺到了十萬兩金子。

十萬兩黃金絕不是一個小數目，就算是用「富可敵國」四字來形容，也不算過份。

在異邦，不少國家的庫銀，加起來還沒有十萬兩黃金這個數字。

苗大先生本來就是個很節儉的人，驟然間有了十萬兩金子，那種感覺就好像一隻山羊忽然發覺自己長出滿嘴獠牙，羊鼻忽然變成了力大無窮的象鼻，背上還長出一雙可以讓自己飛到九霄雲外的翅膀，實在是威風極了。

可惜苗大先生又不是那種喜歡出風頭的人。

他不想自己由一隻山羊變成怪物。

錢，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

有些人拚命的去追求，永無懨足。

但也有些人居然會覺得錢太多了，反而不知如何是好。

苗大先生就是這一種人。

雖然這種人並不多，但却並非完全沒有。

那十萬兩金子，他一直都存放在一間很有信用的錢莊裏，完全沒有動用過。

但他却知道，他的朋友千手聖君，已把他的十萬兩金子花得七七八八。

雖然天下間每一兩純淨的黃金，都是完全一樣的東西，但在不同的人手裏，它的命運就會完全不同。

有些人是守財奴，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把它花掉。

但有些人却是天生的揮霍者，一兩金子固然隨手揮之絕不可惜，就算是一萬兩

甚至是十萬兩金子，他們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花掉，而且就像是花掉一兩金子般面不改容。

千手聖君就是這種人。

苗大先生知道他遲早會來找自己，因爲他不喜歡挨窮。

別人擁有十萬兩金子，恐怕祖孫十八代一直算下去都會是鉅富，但千手聖君却絕不能。他的嗜好太多，他花錢的速度簡直比流進大海的瀑布還快。

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往往是很大。

假如苗大先生和千手聖君這兩人的性格能揉合起來，好壞之處，各佔一半，那就好多了。

× × ×

夕陽已西沉，大地更恬靜。

苗大先生沒有料錯，千手聖君終於來了。

血的債主來了

（一）

苗大先生居處有花園，園中嬌花朵朵盛開。雖然夜色中花朵的顏色已不如白晝時燦爛奪目，但花香仍在，那種芬芳馥郁的氣味仍然足以令人陶醉。

苗大先生雖然年紀已不輕，但他仍然和少年一樣喜歡花。

你若以爲只有女人才喜歡賞花，那可是一種錯誤的想法。

男人也同樣懂得花的好處，對花最有研究的花匠，往往是男人，而不是女人。

苗大先生雖然不是個花匠，但他對花的認識絕不會比任何一個花匠爲差。

這時候，他的目光正落在一株種植在牆頭的紅玫瑰之上。

玫瑰紅如血，美麗得令人心醉。

這種花似乎天生就是代表着一種無可比擬的熱情，它有如江南的女兒紅，它有如戰士征袍上的鮮血，總是帶着令人足以情緒激動的氣息。

苗大先生的心情忽然也有點激動。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這株紅玫瑰的旁邊，冒出了一張因酒色過度而顯得蒼白的臉龐。

這是千手聖君。

江湖中人一般只知道千手聖君的這個外號，而不知道他本來的名字。

千手聖君也不願意在別人的面前提起，因爲他若把自己的姓名說出，別人就會懷疑到他和南宮世家有關係。

事實上，他本來確是南宮世家的一份子，但他早已脫離了這個龐大的家族，而成爲江湖上一個本領高强、花錢更厲害的大盜。

他的姓名便是南宮羣英！

（二）

別人雖然不知道千手聖君的底細，但苗大先生却很清楚。

他和南宮羣英已是超過二十年的朋友，而且合作盜寶這種事，水晶鳳凰那一票已不是第一次。

南宮羣英輕功卓絕，一下子就從牆頭翻轉過來，姿勢之美妙委實是無以復加。

苗大先生盯了他一眼。

南宮羣英的衣着非常美麗，腰間還懸掛着一柄寶刀。

但寶刀上原來鑲着寶石的地方，却又變成了一片空白。苗大先生一看之下，已知道是怎麽一回事。

南宮羣英雖然是個大盜，但平時，最愛講究面子，若果不是實在窮得要命，他那柄寶刀上的寶石，是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失踪的。苗大先生看見他這副模樣，忍不住長長的嘆了口氣。

南宮羣英眨着眼，忽然道：「屋子裏有沒有酒？」

苗大先生道：「這裏雖然不是可以讓你醉生夢死的銷金窩，但三幾罏酒總還是有的。」

南宮羣英道：「那好極了，我們已有三年沒有見面，今宵應當共謀一醉。」

苗大先生沒有拒絕。

他只是淡淡的說出四個字，道：「自當奉陪。」

（三）

酒是花彫，下酒的食物是一碟豆腐干，和兩斤香脆花生。

南宮羣英似乎還沒有喝花彫就已有了醉意。

苗大先生與他相識多年，知道他喝酒越多，臉色就反而會越更蒼白。

南宮羣英喝了兩斤花彫之後，忽然對苗大先生道：「我這一次的來意，想你一定已很明白？」

苗大先生心裏明白，但却不斷搖頭。

南宮羣英忽然笑了，道：「雖然六王爺最近終於發現水晶鳳凰是假的，但要查出是誰幹的好事，還不太容易……」

苗大先生悚然一凛，沉聲道：「說話輕一點！」

南宮羣英哈哈一笑。

「你害怕？」他喝了一口酒，笑道：「你不必杞人憂天，六王爺的手下，雖然不乏江湖上大有名氣之士，但在我的眼中看來，都只不過是酒囊飯袋，根本不必忌憚。」

苗大先生的臉色冰冷如雪，冷冷道：「六王爺麾下的錦衣侯、虎頭鐵衞、天鷹雙煞，全是當今武林一等一的高手，絕非如你所言的浪得虛名之士。」

南宮羣英沉吟着，道：「錦衣侯、虎頭鐵衞和天魔雙煞雖然武功不錯，但和大金殿的高手相比，却還是差得遠了。」

當苗大先生聽見「大金殿」這三個字的時候，臉色已開始發青。

南宮羣英淡淡道：「那對水晶鳳凰本是大金殿的寶物，是宋大人花了二十萬兩金子才買下來的，他這份賀禮送到六王爺手裏，可說是大手筆之極，但如今居然發現給人掉了包，六王爺和宋大人震怒自然不在話下，大金殿的人也是同樣覺得有失面子。」

苗大先生沉聲道：「大金殿已把水晶鳳凰賣了給宋大人，這件事和他們有甚麽關係？」

南宮羣英緩緩道：「水晶鳳凰的價值，原本猶在二十萬兩之上，若不是宋清堂

和大金殿主人頗有交情，這一對無價之寶又怎會賣了給他？」

苗大先生的臉色又更靑白了：「如此說來，大金殿的人也同樣不肯罷休。」

南宮羣英點點頭，沒有說話。

苗大先生嘆了口氣，喃喃道：「這一個麻煩可不小，六王爺麾下的高手，憑我們還可以勉强對付，就算打不過也可以逃，但大金殿的人，唉……」

南宮羣英忽也長長嘆了口氣道：「這兩年來，大金殿的高手經常在江南一帶出沒，兩年前在飛雲寨外，金鸚鵡盤腸大戰數十黑道高手，結果慘死在飛雲坡下。」

苗大先生道：「金鸚鵡是大金殿四大武士之一，若不是以寡敵衆，也不會落得如此慘淡收場。」

南宮羣英道：「金鸚鵡之死，表面上看來是與飛雲寨主爭風吃醋，爲一個紅妓而大動干戈，但實際情況却並非如此。」

苗大先生一怔：「難道其中還別有內情？」

「當然，」南宮羣英冷冷一笑，道：「當日在飛雲坡擊殺金鸚鵡的人，除了飛雲寨的人之外，還有黑煞帮、九環塢和金壇朱家的高手。」

苗大先生雙眉一皺。

「這幾個帮會向來互有聯繫，就算他們聯手對付金鸚鵡，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南宮羣英冷笑。

「倘若飛雲寨主與金鸚鵡是爲了一個妓女而大動干戈，其他的人會因此而加以援手嗎？」

苗大先生頓時啞然。

南宮羣英嘆了口氣，緩緩道：「事情絕不如外人看來那麼簡單，知道內情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苗大先生也喝了口酒，忍不住道：「你知道其中緣故？」

南宮羣英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知道。」

苗大先生說道：「那究竟是爲了甚麼事？」

南宮羣英又默然半晌，才道：「三年前我用偷龍轉鳳的手法把水晶鳳凰換掉，當時我是以冒充金壇朱家老太爺的身份出現的。」

苗大先生道：「你的易容術一向很高明，護送賀禮的人就算看見你，也絕不會知道你就是千手聖君。」

南宮羣英道：「他們當然不會看出，他們只以爲我是朱老太爺。」

苗大先生終於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大金殿的人因此去找朱老太爺算帳，但結果却反而死在飛雲坡下。」

南宮羣英道：「金鸚鵡是一個很衝動的劍客，還沒有查出事情的眞相，就與朱博等人弄成了僵局。」

苗大先生嘆道：「如此說來，金鸚鵡未免是死得太過糊塗，也太寃枉了。」

南宮羣英搖搖頭，道：「金鸚鵡不算寃枉，最寃枉的是朱博、黑煞帮、飛雲寨和九環塢的人。」

「哦？」

「他們根本連水晶鳳凰是怎樣的都沒有見過，就已惹下了大金殿這種厲害的仇家，初時他們還希望大金殿的人不知道，但紙又怎能包得住火？大金殿的另一個劍客已在江湖上出現。」

「長孫玉麟？」

「正是長孫玉麟。」

苗大先生眉頭一皺：「大金殿的人是否已知道水晶鳳凰被盜，根本就與朱博等人毫無關係？」

南宮羣英緩緩道：「從種種跡象顯示，長孫玉麟最少已查出當年用偷龍轉鳳手法盜走水晶鳳凰的人，絕不會是朱博。」

苗大先生吸了口氣。

南宮羣英道：「但朱博等人仍然難逃一死的厄運，因爲水晶鳳凰雖然不是他們所盜，但金鸚鵡却是他們聯手所殺。」

苗大先生緩緩道：「殺了大金殿的武士，這可說是彌天大禍。」

南宮羣英點點頭。

苗大先生忽然問：「六王爺是甚麼時候發現水晶鳳凰是假的？」

南宮羣英搖頭道：「這一點却很難斷定，但最少也在兩年前便已知道，否則金鸚鵡又怎會去找朱博算帳？」

苗大先生呆了半晌，忽然道：「你對這件事的看法怎樣？」

南宮羣英嘆息一聲，道：「你以後再也不能躭在這裏，同時再也不能用苗大先生的身份在任何地方露面。」

苗大先生的臉色灰白：「大金殿中人已懷疑到我的頭上來？」

南宮羣英道：「這只是怪你的名氣實在太響亮，而且僞造魚腸劍的事，至今仍然爲武林中人所津津樂道。」

苗大先生道：「鑄劍和彫刻鳳凰，這本來就是兩種不同的工藝。」

南宮羣英嘆道：「江湖上誰不知道苗大先生多才多藝？鑄劍和彫刻鳳凰雖然有很大的分別，但你豈非已經辦到了？」

苗大先生楞住。

南宮羣英接道：「從現在開始，我們都要過着亡命天涯的生活，否則我們兩人誰都無法再活下去。」

苗大先生忽然盯着他那把已失去寶石的刀。

「你的錢已花光了？」

南宮羣英點頭，苦笑着說：「我知道自己花錢實在太厲害，而且一直都沒有賭運……」

苗大先生立刻打斷了他的說話：「這一點暫時不成問題，我還有錢，只要你的賭注不再那麼嚇人，就算輸七八十年都不容易把它輸掉，別忘記我們畢竟是多年的朋友，錢財的事，你不必放在心上。」

突聽一人的聲音在園外響起：「苗先生果然够義氣，我也想與你交個朋友。」

（四）

苗大先生並不是個很喜歡與別人交朋友的人。

他並不是不肯相信朋友，而是總覺得能令自己信任的朋友並不多。

而另一方面，他也是個生性孤僻的人，別人根本就不容易接近他。

現在，居然會有人一開口就要與苗大先生交朋友，這實在是一件很罕見的事。

但是，這個人究竟是不是眞的來交朋友？

當然不。

這人是來找麻煩的。

苗大先生和南宮羣英早就惹上了麻煩。六王爺、宋尚書，還有大金殿的人，都不是好惹的角色。

但麻煩既已惹上了，有時候就算在地上鑽個大洞也是躱不掉的。

鑽一個大洞固然不能，就算再鑽八百個大洞，也是枉費氣力而已。

狡兔雖有三窟，但往往還是躱不過狐狸和獵人的追殺。

苗大先生吐了口氣，他覺得自己和南宮羣英都已經變成了兔子。

× × ×

牆頭上的玫瑰花忽然不見了。

枝葉還在，但花已被折。

苗大先生沒有心疼。

在這個時候，就算有人一把火把他的屋子燒掉！他都不會心疼。

甚至就算那十萬兩金子忽然化爲烏有，他也未必會覺得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黃金雖然可愛，但和性命相比下來，還是性命更寶貴一些。

他忽然發覺自己並不是一個膽子很大的人。

他的膽子的確不大。

所以，當他看見長孫玉麟的時候，連臉上的肌肉都已有點僵硬！

五陰毒蛇丸

（一）

牆頭上的紅玫瑰都已經在長孫玉麟手中，數目不多不少，大大小小總共十朶。

玫瑰紅如血，長孫玉麟的眼睛也紅如血。

南宮羣英挺着胸，臉上神情居然還很平靜，很鎭定：「閣下就是長孫玉麟？」

「我若不是長孫玉麟，又怎會在這個時候來到靑苗軒？」

苗大先生道：「我不認識你。」

長孫玉麟道：「每個人結識朋友，都總會有第一次相遇的時候，在此之前，大家當然是互不認識。」

苗大先生道：「我們沒有交朋友的必要。」

長孫玉麟冷冷道：「我知道你並不想交我這個朋友，因爲我既不會替你易容，也不會用那種神乎其技、偷龍轉鳳的盜寶手法。」

苗大先生的臉色已變成了一片雪白。

南宮羣英却握住他的手，沉聲道：「不必怕他，他只有一個人。」

長孫玉麟盯了他一眼，道：「不錯，我只有一個人，你們若能殺了我，還是有機會可以逃出生天的。」

苗大先生與南宮羣英互望了一眼，目中都已露出了殺機。

長孫玉麟淡淡一笑，忽然把手中的十朶玫瑰隨手拋出。

這是一種小動作，但却把南宮羣英和苗大先生看的呆住了。這十朶紅玫瑰，竟然嵌進了靑苗軒的木門上！

× × ×

一直還是很鎭定的南宮羣英，忽然發覺自己的額上已冒出了一顆一顆的冷汗。

苗大先生臉色更是變得像死人一樣。

長孫玉麟望了南宮羣英一眼，道：「尊駕的盜寶手法，雖然已很高明，可惜盜寶成功之後，就急於把寶物出賣，而且獲得贓欵之後，就揮霍無度，難免會啓人疑竇。」

南宮羣英冷汗更多。

長孫玉麟淡淡道：「聽說你近來手風太差，光是在兩個月前，你就已在金陵胡大人的府第裏，輸了三萬兩金子。」

南宮羣英苦笑道：「長孫公子對區區的事調查得如此清楚，倒教我再也無法否認了。」

長孫玉麟道：「我並不是一定要你們的性命，只要兩位願意把水晶鳳凰交出來，前事大可一了百了，我可以保證，非但大金殿中人不會找兩位的麻煩，就連六王爺和宋大人都不會動兩位一根毫髮。」

苗大先生嘆道：「你既知道我們已把水晶鳳凰賣出，又怎能把它再交出來？」

長孫玉麟冷冷一笑：「這一點我可不管，我可以給兩位三十天的時間，無論怎樣，一定要把水晶鳳凰找回來。」

苗大先生仍苦着臉，南宮羣英却一口答允下來：「好！解鈴還須繫鈴人，區區答應你就是。」

長孫玉麟淡淡道：「還是千手聖君爽快。」

目光一轉，盯在苗大先生的臉上：「苗先生，尊駕之意又當如何？」

苗大先生遲疑着，終於道：「既然如此，苗某只好將功贖罪，無論如何把水晶鳳凰找回來。」

長孫玉麟瞧着他，微笑道：「那好極了，相信憑兩位的本領，一定不難把水晶鳳凰找回來，在下告辭了。」

苗大先生道：「奉送。」

長孫玉麟道：「不必，但是在下離開之前，還有一件事要辦。」

南宮羣英道：「長孫公子有甚麼事情，儘管囑咐下來便是。」

長孫玉麟悠悠一笑，從懷中掏出兩顆藥丸。

苗大先生與南宮羣英相顧駭然。

「長孫公子，這是何用意？」

長孫玉麟道：「兩位都是聰明人，難道連這種小小的手段都不明白？」

苗大先生吸了口氣，道：「苗某實在是不明白。」

長孫玉麟淡淡道：「實不相瞞，兩位雖然已答應爲大金殿找回水晶鳳凰，但在下却是無法相信兩位許下的諾言，別說是三十天，恐怕在下離開此地一刻，兩位立刻就會開始亡命天涯的旅程，那時候再去找尋兩位，豈非又要大費一番手脚，而且費時失事？」

南宮羣英怒道：「如此長孫公子未免是太看小咱們了。」

長孫玉麟沉吟半晌，道：「倘若易地而處，兩位是否也會信在下的說話，輕易的就把我放走？」

苗大先生與南宮羣英頓時無言反駁。

長孫玉麟冷冷一笑，道：「這兩顆藥丸是用回疆五陰蛇，再加上大金殿七種毒藥配製而成，一個月之內絕不會對人體有任何的傷害，但若超了一個月還沒有解藥，就會毒發，五天之後全身潰爛，化爲一灘血水。」

苗大先生與南宮羣英聽得爲之毛骨悚然。

長孫玉麟冷冷道：「一個月之內，你們若無法找回水晶鳳凰，那就乾脆自刎死掉好了。」

南宮羣英沉聲道：「我們絕不會服下這種毒丸。」

長孫玉麟嘆息一聲：「我既已來了，恐怕兩位已是身不由主。」說着，右手食指如閃電般出手，點在苗大先生的玄機穴上。苗大先生一驚，全身已痲木不能動彈了。

南宮羣英臉如紙白，虛劈一掌，人如隼鷹一般向牆外飛撲出去。

但他的身子還在半空，背上靈台穴也突然一痲，登時重重向下直墮。

（二）

千手聖君輕功絕頂，自從出道江湖以來，從來都沒有嚐試過摔交的滋味。

他施展輕功的時候，別人連看都不容易看清楚，又有誰能在他已躍起的時候，凌空點中了他的穴道？

別人也許不能，但長孫玉麟却能。

當南宮羣英摔下來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像是半空飛翔的鳥兒，突然給人一箭射落。這種滋味簡直就和死亡不相上下。

他又驚又怒，但却只能像是一團爛泥般仆倒在地上。

長孫玉麟輕輕嘆了口氣，道．「在下早已說過，我既已到此，兩位是身不由主的了。」

他一面說，一面已把兩顆藥丸，分別塞進苗大先生和南宮羣英的嘴裏。

這種藥丸甚爲奇特，一塞進嘴裏就已溶化，而且味道苦得要命，但兩人穴道被制，連想吐也吐不出來。

長孫玉麟悠悠一笑，道．「在這一個月之內，在下就在金玉城鴻安客棧等候兩位的佳音。」

說着，伸手拍開兩人的穴道。

南宮羣英與苗大先生面面相覷，長孫玉麟的人已經消失了影踪。

（三）

長孫玉麟離去之後，南宮羣英和苗大先生都愁眉苦臉。

五陰蛇毒丸苦澀的味道還在口腔間，想起這種毒藥的可怕，實在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兩人相對良久，俱是無言。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南宮羣英才說道．「你看這一次我們還有幾分機會？」

苗大先生苦笑．「甚麼機會？」

南宮羣英說道．「當然是指活命的機會。」

苗大先生長長的嘆了口氣，搖頭道．「我看機會已不多。」

南宮羣英皺了皺眉，道．「別說我們的黃金只剩下一半，就算那二十萬兩金子原封不動，也休想再把那一對水晶鳳凰買回來。」

苗大先生嘆道．「最要命的是我們根本連買下水晶鳳凰的人是誰都不知道。」

南宮羣英目光一閃，道．「我們雖然不知道，但嚴缺山是一定知道的。」

苗大先生道．「嚴缺山知道又有甚麼用？難道憑你和我的能耐，就可從這個狐狸和豺狼的混種口裏，知道買主是誰？」

南宮羣英的雙眉又再皺起。

苗大先生冷冷一笑，接道．「就算嚴缺山肯告訴我們買主是誰，那又怎樣？難道你又再去偷一次不成？」

南宮羣英喃喃道．「大金殿的人固然不好惹，嚴缺山更是一個吃人不吐骨的老魔頭，唉，這一次眞的左右爲難！」

苗大先生道．「幸好我們還有十萬兩金子。」

「對！」南宮羣英一拍大腿，道．「十萬兩金子已足夠讓我們舒舒服服的享受一個月，我們可以到胡大人哪裏再賭過痛快，然後花一萬八千兩金子，買幾十個黃花閨女來陪伴咱們，再然後……」

他越說越是起勁，冷不防苗大先生突然把一碗酒潑在他的臉上。

南宮羣英頓時呆住。

苗大先生冷冷道．「酒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人若把它喝進肚子裏，很容易就會醉，但若把它潑在臉上，醉了的人往往反而會清醒過來。」

南宮羣英咬了咬牙．「你以爲我醉了？你怎麼不去想一想，我們只有一個月的性命，難道還要抱着這十萬兩金子坐以待斃？」

苗大先生冷笑道：「所以我們就要儘快花掉它，免得死後帶不進棺材裏去。」

南宮羣英吐了口氣，道：「難道我說錯了？」

「當然是錯，而且還錯得厲害！」苗大先生冷冷道．「你可知道十萬兩金子可以讓多少人爲它而瘋狂？你可知道十萬兩金子可以讓多少人爲它拚盡最後一口氣？流下最後一滴血？」

南宮羣英垂下了臉，因爲苗大先生的說話很有道理，誰都不能否認十萬兩金子是具有極強大的誘惑力。

苗大先生冷冷一笑，接道．「你要貪享風流，隨隨便便用幾千兩金子就已足夠，你總不成每注牌都要押上一萬八千？你總不成每天晚上都要一羣黃花處子來陪伴你胡天胡帝罷？」

南宮羣英苦笑．

「這恐怕太吃力，太吃不消……」

苗大先生冷冷道．「有十萬兩金子，我們大可以去找高手相助，把水晶鳳凰弄回來．」

南宮羣英吃了一驚．

「你的胆子向來都不大，這一次怎麼居然會出這種主意？」

苗大先生板起臉．「到了這個時候，

我們若還毫無主意，一個月之後就得與這個花花世界永別，難道你眞的只想在這個月內把所有的黃金花掉，然後——」

「不！」南宮羣英連忙搖手不迭．「還是你的主意高明，只是嚴缺山這老魔頭實在不好惹．」

苗大先生道．「我們只是暗中花錢，讓別人去找他痲煩，又不是正面去跟他衝突，怕不了這許多。」

南宮羣英姆指一豎．「說得對！」

苗大先生嘆了口氣，道．「當初我若知道事情會涉及大金殿中人，我就絕不會答應你僞造那一對水晶鳳凰，以致淪落到如此田地。」

南宮羣英嘆道．「這都是我不好，是我連累了你。」

苗大先生道．「現在才追悔已於事無補，唯有想辦法把水晶鳳凰弄回來吧。」

南宮羣英輕輕咳嗽了兩聲，道．「你打算找誰助我們一臂之力？」

苗大先生沉默了很久，才緩緩的說出了四個字．「殺手之王！」

聽見「殺手之王」這四個字，南宮羣英的目光立刻大亮．

「對！我們立刻就去找司馬血！」

殺手之王遇尅星

（一）

月如鈎，新月賭坊內却是燈火輝煌，每一枱賭桌旁都圍滿了賭客。

只有金星廳的一枱牌九桌，這裏的賭客最少．

賭客雖少，但賭注却是最大。

司馬血也在其中，他的賭注在這牌九桌上也是最大．

唯一最沒趣的事，就是他的手風欠佳，賭的最大，輸的也最快。還沒有一個時辰，他就已輸掉了五千兩金子。

在金星廳，這裏的賭注從來都是以黃金計算的，若不是腰纏萬貫的鉅富，根本就沒有資格坐在這張桌子旁押注。

司馬血不能算是鉅富，但他却是這裏的常客．他常贏，但更常輸．

這一天他又輸了，他只剩下一張三千兩金子的銀票．

他再押注，一下子就把這張三千兩金子的銀票押在天門上．

這一注很兇，推莊的曾三爺臉色已有點發青。曾三爺雖是贏家，但三千兩金子賭一注牌，還是令他有心驚肉跳的感覺。

但他的驚慌不久就化爲喜悅，因爲他抓了副雙天，而司馬血的牌却只有兩點。

（二）

距離新月賭坊不遠，有一間規模不算大，但修飾和酒菜都很不錯的酒家。

對於酒家的修飾和菜餚如何，唐竹權一向都是漠不關心。他最關心的只是酒。

他是和司馬血一起來到這個距離杭州八十里的星月鎮的．

星月鎮雖然不是個大地方，但這裏既有好酒，復有一座足以讓司馬血賭得痛快淋漓的新月賭坊，所以近幾個月來，這兩人都在星月鎮上流連忘返．

二十斤女兒紅早已灌進唐竹權的胖肚子裏．當然，區區二十斤酒，這位唐大少爺是絕對不夠癮的．

但他喜歡有人陪他一起喝，所以，他一直都在等待着司馬血回來。

司馬血終於回來了。

他的錢已輸得乾乾淨淨，又怎能不陪伴着唐竹權喝酒？

唐竹權固然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殺手之王司馬血的酒量也絕對不差。

兩人一碰頭，一罈又一罈的酒就像是喝水一般灌進了他們的肚子。

唐竹權很快又喝了十斤。

他忽然問司馬血：「今天你又輸了多少？」

司馬血道：「不多。」

唐竹權道：「不多是甚麼意思？你究竟是輸了一文錢？還是輸了一座金山？」

司馬血道：「你猜猜看．」

唐竹權道：「老子知道你絕不會輸得太少，但却也沒有一座金山去輸，算來算去，輸了七八千兩金子倒是有的．」

司馬血放下酒罈，怔怔的盯了唐竹權：「你雖然已喝得天昏地暗，但看來還是可以去替人算命。」

唐竹權淡淡道：「老子算出你輸掉了七八千兩金子，這一課算得準不準？」

司馬血道：「準極了，不多不少，恰巧輸了八千兩。」

唐竹權笑眯眯的說道：「你殺冷面魔丐不費吹灰之力，那八千兩殺人酬金也是來得容易，去得寃枉。」

「一點不寃枉！」司馬血笑了笑，「賭博之道，不贏則輸，輸了叫寃枉，大有斬獲的時候又怎樣？我可不是那種可以贏，不可以輸的人。」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這也難怪，誰叫你是殺手之王……」

「輕聲點，」司馬血沉下臉，一本正經的說道：「雖然我現在又已囊空如洗，但暫時還不想再幹殺人的買賣．」

唐竹權一怔。

「你不想翻本，你不想再在賭桌上大發神威？你豈不是說過總有一天會把整座賭場都贏回來的嗎？」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賭博和殺人生意是兩回事，豈可混爲一談，而且近來手風不順，再賭下去，也不見得會忽然走運贏個不亦樂乎，所以，我打算在一個月之內，休息休息。」

唐竹權冷冷一笑：「你熬得住挨窮的滋味？」

司馬血道：「別把我看得太差，我說過一個月內不幹任何買賣，決不反悔。」

「好極！」唐竹權大笑，道：「老子發覺你是越來越可愛，與其終日在賭桌上賭得天昏地暗，不如陪老子喝酒更有意思，總之，只要你肯喝，再多的酒帳都由老子支付。」

司馬血喝一口酒，道：「對！咱們喝個痛……」

「痛」字才出口，那個「快」字忽然說不出口，司馬血臉上的表情也是呆了一陣。

唐竹權一怔：「你肚子疼？」

司馬血搖頭：「不是肚子疼，而是頭疼。」

唐竹權道：「你向來都沒有頭疼的毛病，怎麼忽然疼了起來？」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每當我看見牛六姑的時候，我的頭就會疼。」

聽見了「牛六姑」這三個字，唐竹權幾乎跳了起來，瞪着眼睛道：「你看見了那個母牛一般的女人？」

司馬血還沒有回答，唐竹權的身後就已响起了一陣如雷般的暴喝聲。

「果然是他奶奶個熊說得對，狗口永遠長不出象牙，唐大胖子，你竟然敢罵姑奶奶是條母牛？」

唐竹權的身子軟了一截。

「不！不，豈敢！豈敢！」他一面說，一面把舌頭伸出，就像是一個六歲大的頑童，遇見了他的六十歲兇惡無比的老祖母。

天下間能令唐竹權嚇一跳的女人，本來只有一個。

那是他自小看見她就怕了九分的八姑媽。

八姑媽對唐竹權甚是嚴厲，唐竹權年幼的時候，八姑媽經常用自己的鞋子打他的屁股。

八姑媽固然是唐竹權見之怕怕，聞之腿軟的剋星，而近兩年來除了八姑媽之外，江湖上又出現了一個牛六姑，也同樣令唐竹權吃不消，無力招架。

「八姑媽，惡人也。」

「牛六姑，野蠻人也。」

這兩句說話是唐竹權不只一次向司馬血說過的。

唐竹權爲甚麼會怕了牛六姑呢？

原來牛六姑是八姑媽在兩年前結識的朋友，現在兩人更已成爲金蘭姐妹。

八姑媽對唐竹權不必客氣，是理所當然的事，誰叫她是他的親姑母。

但牛六姑居然也對唐竹權毫不客氣，而唐竹權却也不敢得罪她。

天不怕地不怕的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居然會怕上這兩個女人，可說是異數。

（三）

八姑媽最反對唐竹權常喝大量的酒。

牛六姑亦然。

她毫不客氣就坐在唐竹權和司馬血的中央，冷冷道：「你們兩個是不是有深仇大恨，所以要喝酒拚命？」

兩人同時搖頭。

牛六姑看來雖然的確很像一條母牛，但母牛絕不會有她那種靈敏快捷的身手。

她的手忽然一幌，桌上的酒罎忽然就全都不見了。

那些酒罎已全都給她丟到酒家的一個角落，而且齊齊整整的排列着，沒有任何一個酒罎被她摔破。

唐竹權訕訕一笑。

「六姑好功夫。」

牛六姑也訕訕一笑，但忽然又板起面孔，冷冷道：「你在姑奶奶的臉上貼金，算是甚麼意思？」

唐竹權眼睛一眨：「老子豈敢在六姑的臉上貼金？如有金可貼，老子何不貼在自己的臉上。」

牛六姑冷冷一笑：「好一個唐家大少爺，居然在姑奶奶的面前老子前老子後的，我倒要回去問問八姑媽，這是哪一門的規矩？」

唐竹權一楞，陪笑道：「老子以後不再在姑奶奶面前自稱老子就是，姑奶奶千萬別生氣。」

牛六姑忽然把目光轉移到司馬血的臉上。

司馬血忙道：「六姑既然有事情要與唐大少爺商量，在下告辭了。」

他口中才說告辭，人已幾乎離開了這張桌子。

但牛六姑却喝道：「你不能走。」

司馬血一怔。

牛六姑冷冷一笑：「你發甚麼楞，你怕我會一口把你吃掉？」

司馬血嘆了口氣，只好坐回原位。

「六姑不是來找我算賬罷？」

「找你算帳？算甚麼帳？」牛六姑彷彿吃了一驚：「你又沒有欠我錢，我又沒有漂亮的女兒給你拐走，我們之間有甚麼帳好算？」

司馬血鬆了口氣。

但牛六姑接着的說話却又讓他嚇了一跳。

「說句老實話，我現在是來求你做一件事的。」

「妳求於我？」

「別那麼神氣十足，你是否已打算拒絕？」

司馬血道：「江湖中人，誰不知道六姑神通廣大，倘若連妳也辦不了的事，在下又豈有把握？」

牛六姑的目光忽然變得柔和起來，半晌才道：「你這幾句倒還算是人話。」

司馬血暗暗苦笑，忖道：「這幾句才是人話，難道我剛才說的，都是野獸的呼聲？」

牛六姑忽然壓低了嗓子，道：「聽說你剛才又輸了好幾千兩金子，有沒有這回事？」

司馬血勉強一笑：「六姑消息靈通，一點也不錯。」

牛六姑嘆了口氣，道：「姑奶奶雖然不太喜歡年青人沉迷賭博，但比起胡亂喝酒，倒還好一點點。」

司馬血皺着眉，道：「六姑有甚麼事情要在下去辦，儘管說出來就是，不必轉彎抹角去兜圈子……」

唐竹權立刻接道：「吞吞吐吐，悶煞人也！」

牛六姑瞪了他一眼，口中叱道：「沒規矩！」

唐竹權的頸子好像立刻粗了幾寸，却又無從發作。

突聽牛六姑對司馬血道：「有人願花五萬兩金子，要你去辦一件事。」

「五萬兩金子？」

「不錯，你有沒有興趣？」

司馬血立刻搖頭。

「太少了，你不肯幹？」

「不是數目多少問題，而是我現在甚麼事情都不想幹，只想好好休息一會。」

「這不成問題，」牛六姑道：「你儘管先休息，再辦事不遲。」

司馬血一呆。

牛六姑又道：「我給你三個時辰休息，然後再從長計議。」

司馬血忙道：「休息三個時辰絕對不夠，我看是不必從長計議了，總之這一趟買賣，我不接就是。」

牛六姑瞪着母牛一般的眼睛：「你要休息多久？難道要休息三天不成？」

司馬血搖頭，道：「三天也不夠，最少要三十天。」

「甚麼？三十天？」牛六姑氣得臉都白了：「你是不是吃錯了藥？要躺在床上三十天不能動彈？」

司馬血道：「妳不必生氣，雖然我不幹，但妳還是可以另聘高明的，反正殺人這種事，不少第一流的殺手也許會比我幹得更出色。」

牛六姑冷笑：「誰叫你去殺人？」

司馬血道：「不是殺人？難道是叫我去盜寶嗎？」

牛六姑「嘿」的一聲：「這次你倒說對了，就是要你去把一件寶物弄回來。」

司馬血一楞，接着搖頭不迭：「盜寶這種勾當，在下更辦不來，我可不是樑上君子。」

牛六姑「哼」的一聲，冷冷道：「想不到你也是個牛般脾氣的渾小子，其實這件寶物你可能不必去盜，但却要去搶。」

「搶？」司馬血苦笑：「我是個職業殺手，可不是個江湖大盜。」

牛六姑冷笑：「姑奶奶以爲你是個俠義中人，所以才找你帮忙，誰料到你居然貪生怕死，連嚴缺山都不敢對付。」

「嚴缺山？」聽見了嚴缺山這三個字，司馬血就像是一隻給人踢了一脚的刺蝟，「妳要我去搶嚴缺山的寶物？」

牛六姑板起了臉孔，沒有回答，然後頭也不回的就離開了酒家。

唐竹權和司馬血面面相覷。

就在這時候，他們看見了一件怪事。

這件事就是——

有一個藍衣人攔住了牛六姑的去路。

鬼影山莊

（一）

無論是誰，忽然給人攔住自己要去的路，都一定會很不愉快的。

唐竹權是很清楚牛六姑的脾氣。

他曾見過一個攔住牛六姑的殺手，結果給牛六姑踢了七脚。

牛六姑的腿雖然又粗又大，但却能在一剎那間連環踢出七八脚。那殺手根本連牛六姑的「肉腿」都沒有看清楚，就已被踢得七葷八素，當場氣絕斃命。

唐竹權也不喜歡給別人攔住去路。

他以爲牛六姑一定會出手對付這個藍衣人的。但出乎意料地，牛六姑不但沒有和這個藍衣人打起來，而且還臉上堆滿笑容，和這個藍衣人折了回來。唐竹權一怔，司馬血也是大感意外。

他們都沒有想到，牛六姑平時雖然兇巴巴的，但當她看見這個藍衣人的時候，就像是母牛看見了小牛，又像是母鷄看見自己窩裏的鷄蛋已孵出了小鷄。

這個藍衣人當然不是甚麼小牛小鷄，他是江湖上最傑出的年青刀客——雪刀浪子龍城璧！

（二）

看見了龍城璧，唐竹權的喉嚨又癢了。面對着龍城璧，司馬血，而且又是置身在酒家之中，却又偏偏不能喝酒，眞是一件很沒趣的事。

但牛六姑的「威力」也絕不比八姑媽稍差，唐竹權居然眞的不敢叫酒喝。

但怪事忽然又出現了。

牛六姑居然拉着龍城璧坐下，而且大聲呼叫小二：「拿一百斤姚老闆不捨得喝的好酒來。」

小二吃了一驚，楞住。

這間酒家的老闆不錯是姓姚，而姚老闆也的確有一百斤陳年佳釀藏在酒庫裏。

這一百斤酒據說是姚老闆成親時就已釀好的，直到現在還不捨得喝。而姚老闆已做了祖父，連孫兒都已快將滿二十歲。

小二發楞時，牛六姑又喝道：「快告訴姚庭開，說牛六姑要喝那一百斤酒！」

小二嚇了一跳，接着連跑帶跳的跑到賬房，把這件事告訴姚老闆知道。

姚老闆一聽見「牛六姑」這三個字，立刻就在小二的額上敲了一記。

「你眞是個混蛋，怎麼連牛姑奶奶來到這裏都不告訴我知道？」

小二沒頭沒腦的給老闆敲了一記，苦着臉道：「小的從來都沒有見過甚麼牛姑奶奶，牛奶倒是見得多的。」

姚老闆跳了起來，怒道：「牛姑奶奶就是牛姑奶奶，怎麼說到『牛奶』去，還不把那一百斤酒扛出去，看我揍不揍扁你的猪鼻！」

小二喃喃道：「不是猪鼻，李半仙說我的是猪胆鼻，很有福氣的。」

說到這裏姚老闆又在他額上再敲一記：「別再胡說八道，當年若不是牛姑奶奶相救，這間酒家早就給南天四霸砸掉！」

他一面說，一面急步走出賬房，殷勤地招待他的「牛姑奶奶」。

（三）

酒已送到。酒罎的泥封一拍開，那種令人陶醉的酒香立刻洋溢着整間酒家。

唐竹權目光大亮，抓住姚老闆道：「老小子，這酒果然比剛才的好八百倍，怎麼攪的？難道你以爲老子付不起價錢？」

牛六姑怒道：「竹權，休得無禮。」

唐竹權立刻放手，一雙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五罎二十斤裝的酒，似乎連眼珠子都能把酒喝掉一樣。

牛六姑對姚老闆道：「這裏不必你相陪了，他可是個野蠻人。」

唐竹權吃了一驚。他是作賊心虛，因他平時批評牛六姑也是用「野蠻人」這三個字。

姚老闆恭身而退，臨走前頻頻道：「姑奶奶若有甚麼囑咐，儘管說就是。」

唐竹權哈哈一笑．「想不到六姑的威風這麼大，誰都要給她幾分面子．」

牛六姑沉下臉，冷冷道：「我們現在談的是正經事，你若再胡說八道，我就把你拋出去．」

唐竹權立刻不笑，臉上的表情居然也變得很嚴肅：「我知道妳把龍城璧拉到這裏是甚麼用意，妳是想他勸勸司馬血跟嚴缺山那個老魔頭作對．」

牛六姑倒不禁怔了怔，半晌才道：「嚴缺山這個老魔頭，我早就想把他的腦袋摘了下來，現在既然有人願出五萬兩金子去對付他，那更是何樂而不為的事．」

司馬血淡淡道：「嚴缺山不仁不義，滿手血腥，在下早就想去闖一闖他的鬼影山莊．」

一直沒有說過話的龍城璧終於開口，緩緩道：「嚴缺山本是華山派俗家弟子，但早在三十年前就已被逐出門牆，這三十年來，他一直都在荼毒武林，八年前河西雙飛峽八十九個武林高手同時遇害，就是嚴缺山的傑作．」

牛六姑道：「他對華山派的人更加毒辣，華山派近年來最少有三十人，都是死在他的手下．」

龍城璧淡淡道：「他的氣燄實在太盛，江南中似乎沒有誰能把他剋制的．」

唐竹權哼的一聲，道：「老子可不信這個邪的！」

司馬血回頭一瞥，忽然道：「聽說去年直到現在，山西一帶大飢荒，災情極為嚴重．」

龍城璧道：「一點也不錯，你的意思我已明白．」

司馬血輕輕一嘆，道：「五萬兩金子若落在我的手上，恐怕遲早又會輸得乾乾淨淨，既然如此，倒不如由咱們幾個人齊心合力，把事情辦妥，然後再把這幾萬兩金子，用作賑災之用，相信也會使災情得以減輕．」

唐竹權鼓掌，拍案道：「殺手司馬血說得對，這五萬兩金子就用來賑災，總比胡裏胡塗輸掉好得多．」

但龍城璧卻搖頭．

「在下認為不好．」

唐竹權、司馬血一怔，想不到龍城璧會提出異議．

牛六姑卻神色不變，只是悠悠笑道．

「龍大俠認為有何不妥之處？」

龍城璧淡淡道．「在下認為不妥之處只有一點．」

三人靜靜的聽着．

「不妥之處，就是五萬兩金子還是太少了．」龍城璧說．

唐竹權摸摸腦袋：「五萬兩金子已是一筆嚇傻人的數目，你怎麼還會嫌少？」

龍城璧悠悠一笑，道：「這五萬兩金子若是用來喝酒，當然是太多太多，但用以賑濟災民，卻還嫌不夠．」

司馬血點點頭，道：「僧多粥少，賑災數目當然是越大越好，但我們又豈知對方是否還有更多的黃金呢？」

龍城璧淡淡道．「據我所知，十萬兩黃金這個價錢，他們還是出得起的．」

司馬血吸了口氣．

「他們是誰？」

龍城璧目光閃動，說道．「他們就是三年前用偷龍轉鳳手法，盜去水晶鳳凰的人．」

司馬血又吸了口氣．「水晶鳳凰被盜的事，江湖中人知道的還是很少，想不到你居然知道了．」

龍城璧淡淡道．「你又何嘗不是已經知道．」

司馬血道．「盜去這一對水晶鳳凰的人是誰？」

龍城璧沒有說出來．

牛六姑却道．「這是一個秘密，我已答應過他們，絕不能洩露他們的身份．」

龍城璧道．「這是很合理的要求，他們畢竟已願意付出黃金五萬兩．」

牛六姑道．「五萬兩金子已不算少，但你們既然用來賑濟災民，我就去對他們說，這件事情非要十萬兩黃金不辦．」

龍城璧悠悠道．「這並不是乘人之危，而是他們根本不應該擁有這些黃金．」

牛六姑點點頭，忽然把一罎酒推到唐竹權鼻尖前，道．「這是可遇不可求的好酒，你喝不喝？」

唐竹權喜形於色，嘴裏却道．「光是我一個人喝，不夠意思，不夠意思！」

「死相，」牛六姑忍不住笑了起來，「今夜你姑奶奶就破例陪你們一起喝！」

唐竹權大喜，一罎二十斤裝的酒，一下子就給他喝掉了四分之一．

龍城璧、司馬血相視一笑，也同時舉罎狂飲．

牛六姑雖然是個女人，但喝起酒來也不比唐竹權遜色多少．

這一夜，是「喝酒之夜」．

但是他們三男一女，居然沒有一個喝醉．

直到酒家打烊的時候，牛六姑首先離開，他們相約明日正午，再在這裏會面．

（四）

翌日正午，牛六姑帶來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

對方終於答應願意付出十萬兩黃金，總之務求一定要把水晶鳳凰找回來．

牛六姑還帶來了十張銀票，每一張都是黃金五千兩，不多不少，恰好共是五萬兩．

牛六姑道．「他們先付一半，至於你們用甚麼方法把水晶鳳凰找回來，這是你們的事．」

龍城璧淡淡道．「這個自然，否則我們根本就沒有資格拿別人的金子．」

唐竹權悠然一笑．「這一次，嚴缺山的麻煩可大了，他做夢也想不到，居然會有一羣好漢，正準備找他算帳．」

牛六姑瞪了他一眼．「你也算是好漢嗎？」

唐竹權道．「當然是好漢．」

「甚麼好漢？」

「我是喝酒好漢！也是專門抱打不平的好漢！」

牛六姑冷冷道．「這件事你一定要辦

得妥當，別丟了我的臉．」

唐竹權哈哈一笑．「拿人錢財，與人尋寶，這一次倒霉的是嚴缺山，老子一定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司馬血忽然冷冷道．「嚴缺山能在江湖黑道中屹立數十年不倒，絕不是個簡單的人物，我們若掉以輕心，那可是自取其咎．」

唐竹權不再說話了．

輕敵乃兵家大忌，這種道理唐竹權比誰都更清楚．

剛才他在牛六姑面前說得輕鬆，但心中又何嘗不知道，嚴缺山絕不是容易對付的人呢？但為了十萬兩金子，為了要完成賑災義舉，他們却是義不容辭，非要從嚴缺山手裏搶回水晶鳳凰不可．

但龍城璧却有點擔心．

他擔心的是——水晶鳳凰根本就不在嚴缺山的手中！

× × ×

龍城璧的擔心，絕非多餘．

司馬血和唐竹權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自然想不到其中的重要關節，但龍城璧最少比他們多知道幾件事．

第一：找司馬血要搶回水晶鳳凰的人，就是千手聖君南宮羣英，和青苗軒的主人苗大先生．

第二：他們都已身中奇毒．

第三：苗大先生最少還有十萬兩金子，那是他和南宮羣英盜走水晶鳳凰後所得的財富．

第四：出價二十萬兩黃金把水晶鳳凰買下來的人，就是嚴缺山．

龍城璧知道這四點，是因為他在昨天遇見了苗大先生．

苗大先生相信司馬血能找回水晶鳳凰，但却更信任龍城璧．

龍城璧雖然只不過是個江湖浪子，但往往有人願意信賴他．

尤其是已走投無路的人．

苗大先生已走投無路．

× × ×

根據第四點資料顯示，嚴缺山可能就是水晶鳳凰的買主，但又不能絕對肯定．

因為連嚴缺山也可能被人利用，用他的名義把水晶鳳凰買下．

水晶鳳凰本是大金殿的寶物，但却輾轉落在嚴缺山的手上，而且出價之高，又達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嚴缺山不錯很有點錢！

但二十萬兩黃金不是一筆小數目，龍城璧實在懷疑，嚴缺山根本就沒有這許多黃金．

就算嚴缺山有二十萬兩黃金，他也未必會買下這一對水晶鳳凰．

水晶鳳凰雖然是寶物，但無論如何不應該值得上二十萬兩黃金．其中必定有某種不為人所知的秘密存在！

韓鵬的寒星劍

（一）

風輕柔，風中充滿花葉的芬芳香氣．

雖然已是白晝，但這裏却還是一片陰沉，濃綠之色，除了鳥鳴和樹葉被風吹動的聲音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聲音存在．

嚴小珊喜歡在叢林裏自由自在飛翔．

這裏是叢林，一座距離鬼影山莊只有兩里的大叢林．

嚴小珊也就是鬼影山莊莊主嚴缺山唯一的女兒，雖然她沒有翅膀，但她的輕功很好，在叢林中高來高去，簡直就和鳥兒飛翔的姿態沒有甚麼分別．

當然，嚴缺山是不會讓她單獨來到叢林的，在她的身旁，總是有一個身高八尺的白髮駝子跟隨着．

這白髮駝子的身材實在是高大得令人吃驚，倘若他不是駝子，恐怕最少也身高九尺以上．他是鬼影山莊裏，人稱「雷掌神駝」的卜駝．

卜駝就外表看來行動遲緩，但嚴小珊從十二歲開始，八年來一直都試圖在這叢林裏甩掉他，但却從來沒一次能夠成功．

卜駝是嚴缺山最信任的人，所以保護嚴小珊的責任，一直都落在卜駝的身上．

嚴小珊曾對父親說．「女兒的年紀已不小，武功和輕功都很不錯，何必還要卜伯伯跟隨在左右？」嚴缺山的回答是．「妳若能在叢林中擺脫卜伯伯，我就答應以後可以讓妳獨自行動．」

所以嚴小珊這八年來，一直都在嘗試，但却一直都失敗．

卜駝彷彿已成為了她身後的影子，只要看見嚴小珊，這個江湖中人聞名變色的「雷掌神駝」就一定在她的左右．

這一天當然也不例外．

（二）

林中有狐！

在這座叢林之中，甚至有一隻本來只有在北國之地方能發現的白雪銀狐．

嚴小珊曾經有兩次親眼看見這一隻白雪銀狐，在自己的面前走過．

她曾經把這件事告訴卜駝，但卜駝却只是一笑置之．

嚴小珊氣極了！

假如卜駝罵她胡說八道，她反而不會很生氣，因為這種事本來就是很難令人相信的．

白雪銀狐怎會在氣候溫暖，四季如春的江南境內出現？

但嚴小珊的確是親眼看見的，同時她可以肯定那絕對是一隻罕有的白雪銀狐．

她十四歲的時候，曾跟隨着父親到長白山探訪一個老道長．

當時這個老道長快要死了，他和嚴缺山年輕的時候，是一雙很要好的朋友！

老道長臨危之際，把一本武功的秘笈和一把寶劍送給嚴缺山，還送了一隻白雪銀狐給嚴小珊．嚴小珊把牠帶回江南，但這隻銀狐却在半途死了．

嚴小珊很傷心，哭了好幾場，這件事是鬼影山莊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都知道的．

想不到六年之後，她居然會在這座茂密的叢林裏，碰上另一隻白雪銀狐，而且前後還遇見兩次之多．

她兩次都想出手把牠擒住，但牠的行動簡直比小老鼠還快，一幌眼就已消失在密林之中．

嚴小珊並不氣餒，她相信如果白雪銀狐再出現的話，牠一定跑不掉的。

× × ×

就在這一天的早上，嚴小珊又像平時一樣，施展她父親傳授的輕功，在這座一片濃綠的叢林中飛來飛去。

她甚至在一株大樹上抓住了一隻正在飛翔中的啄木鳥。

她開心極了。

啄木鳥盯着她，彷彿在說．「妳為甚麼抓住我？我又沒有侵犯妳！」

嚴小珊明亮而靈活的大眼睛也盯着牠，忽然在牠的翅膀拔了一根羽毛。

啄木鳥吃了一驚，拍動着翅膀。

「別怕……」嚴小珊吃吃一笑說．「我不會傷害你，這根羽毛是用來留個紀念的。」

說着，雙手一鬆，啄木鳥飛入濃密的枝葉中，再也不見踪影。

嚴小珊拿着這根羽毛，一面看一面露出得意的笑容。

她忽然轉過身子，叫道．「卜伯伯，我的輕功是不是又有了進步？」

沒有人回答。

嚴小珊跺了跺脚，道．「你為甚麼不說話？總有一天我可以甩掉你，讓你以後再也找不着我。」還是沒有卜駝的回答，但叢林中却響起了一個陌生人的聲音。

「妳現在就已甩掉他，而且他以後都不會再找妳。」

嚴小珊臉上多姿多采的表情突然完全消失，本來嫣紅如桃李的俏臉也變成一片蒼白。

她叱道：「是誰？是誰在鬼鬼祟祟胡說八道？」

她的說話還沒有完，一株大樹後緩緩走出了一個白袍人。

這白袍人的年紀約五十來歲，他的身材乾枯瘦小，但一雙眼睛却居然比鷄蛋細不了多少。

嚴小珊的眼睛也很大，襯在她那張清麗脫俗的臉龐上，自然是說不出的嫵媚漂亮，嬌艷動人。

但這個白袍人的眼睛却是白多黑少，而且混濁，帶着兇殘的神色，令人一眼望去就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但最令嚴小珊感到意外的，並不是這個白袍人的眼睛，而是他的懷裏居然抱着一頭狐狸。

白袍人衣白如雪，但比起這一頭狐狸雪白如銀的皮毛，還是遜上三分。

（三）

雖然是大白天，但在這個連陽光都照射不進的叢林裏，白袍人的出現簡直就像是從地底裏冒出來的幽魂。

剎那間，叢林中似乎就只有他們的存在，除此之外，就只有那一隻來歷神秘的白雪銀狐。

白袍人盯着嚴小珊，白雪銀狐的目光，彷彿也停留在她的身上！

嚴小珊終於又看見牠了，但她沒有感到喜悅，更談不上甚麼興奮。

她突然問白袍人．「卜……卜駝在哪裏？你把他怎樣了？……」

她知道在卜駝的身上，一定發生了某種可怕的事，否則他絕對不會在這個時候還袖手旁觀。

雖然她心中這樣想，但另一方面却又還是不敢相信卜駝已遭遇到不測！

卜駝的武功，一直都是她很佩服的，假如連卜駝都已吃了大虧，那麼事情實在是不堪想像。

白袍人的目光，就像是兩支利箭，顯然是不懷好意！

他盯着嚴小珊看了半天，忽然道．「想不到心黑手辣，滿手血腥的嚴老魔，居然會有一個這個漂亮的女兒。」

嚴小珊的臉本已煞白，此刻不禁又再被氣得一片殷紅：「你的嘴巴若還是不乾不淨，別怪我不客氣。」

白袍人可怖的大眼睛忽然瞇成一綫，冷冷道．「妳本來就不必對我客氣，因為我也不會對你怎樣客氣的。」

「你敢！」

「我為甚麼不敢？」白袍人笑起來。

他不笑還可，一笑之下簡直比鬼哭還難聽．「我是妳爹千方百計要殺害的人，他能害我，我為甚麼不能害他的女兒？」

嚴小珊的身子突然不由自主的發抖。

她突然大叫：「卜伯伯！卜伯伯！」

她在這個時候叫喚卜駝，並不是為了希望他會來救自己，而是希望能夠聽見卜駝的回答。

假如卜駝還能回答自己的話，那麼他最少仍然還生存着。

但她失望了。

卜駝沒有回應，叢林中只有白袍人森冷可怖的笑聲。

白袍人冷笑又冷笑，突然說出了五個字：

「把他拖出來！」

語聲甫落，嚴小珊終於看見了卜駝。

她看見的卜駝只有半截身子，齊腰以下的都不見了。

（四）

看見卜駝的半截身子，嚴小珊幾乎立刻就要昏倒過去。

但她儘量支撐着。

強敵在前，她絕不能驚惶失措，否則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把卜駝上半截身子拖出來的，是一個容顏醜陋的婦人，她的左手還握着一把長達四尺，血跡斑斑的鐵刀。

鐵刀上的血，當然是從卜駝身上流出來的。

這醜婦的頭髮也已開始灰白，年紀和那白袍人大概是不相上下！

嚴小珊只覺得一陣噁心，想吐，但却吐不出來！

醜婦人冷冷一笑，忽然對嚴小珊道：「妳要跟我們一起走。」

她的容顏雖然醜陋，她的語氣雖然冷酷無情，但聲音却清脆動人，就算用「出谷黃鶯」四字來形容，也不算過份！

但無論如何，她給嚴小珊的印象仍然是極為惡劣的，因為她非但相貌醜惡，而且還殺了卜駝。

鏗！

嚴小珊的劍已拔出，她的鬼影劍法已隨時可以發出致命的攻擊！

「要我跟你們一起走，除非也把我一刀砍為兩段。」

她雖然是個女孩子，但胆子也不能算是太細小，在這重要的關頭上，她絕對有借城背一，拚死作戰的勇氣。

醜婦人目光一閃，冷冷道．「這是韓鵬的劍！」

嚴小珊一怔！

她這把劍，本來是長白山那個老道士送給你父親的，到了她十八歲那年，嚴缺山把這把劍送了給她。

那老道士的法號叫甚麼，嚴小珊不知道，但却知道這老道士的俗家姓名，就是叫韓鵬！

這醜婦人怎麼居然一眼就已認出這把劍的來歷？

她心念未已，白袍人已冷笑道．「好一雙賊父女，本來就不能容於世上。」

嚴小珊怒道．「你在說甚麼鬼話？」

白袍人冷冷一笑，道．「若不是嚴老魔殺了韓鵬，這把劍又怎麼會落在妳的手上？」

「胡說！」嚴小珊用力的搖頭，「我爹沒有殺那個姓韓的老道長，這把劍是老道長送給他的！」

「韓鵬會把視如性命的寒星劍送給嚴老魔？」醜婦人忽然仰天大笑，笑聲充滿了凄酸之意，「是妳親眼看見韓鵬把劍送給妳父親嗎？」

嚴小珊唇片啓動，「當然是親眼看見」這七個字已將衝口而出，但腦海中却回憶起六年前的往事。

當日嚴缺山帶着嚴小珊赴長白山，嚴小珊不錯是看見父親探望一個老道士，但後來她到雪地裏堆砌雪人，老道士是否拱手把寒星劍送給父親，她却是沒有親眼看見。既然沒有親眼看見，那麼「當然是親眼看見」這七個字當然是不能够衝口而出了！

嚴小珊也許會是個很俏皮的女孩，但她却不喜歡撒謊。

尤其是在正經的事情上，她更不會說謊話；這一點，當然是和她父親嚴缺山完全相反。

白袍人忽然冷冷一笑，對醜婦人說道：「別再跟她嚕嚕囌囌，先把她帶回去再說。」

嚴小珊一凜，手中長劍忽然刺出。

可惜她的劍雖快，但仍不夠快！

比她手中劍更快的，是一根還帶着晨露水珠的樹枝。

在高手的手中，這一根樹枝已足夠殺人而有餘！

樹枝在白袍人的手中，白袍人顯然是個武功絕頂的高手。

但他沒有下殺手，他只是點住了嚴小珊的七個主要穴道。

嚴小珊的劍在半空停下，她的一切動作也同時停止。

白袍人冷冷道：「妳放心，只要妳父親肯聽我們的說話，我們一定會把妳送回鬼影山莊！」

醜婦人把大鐵刀懸在腰間，然後又一脚把卜駝的半截屍體踢開。

她走到小珊面前，把她的劍解下，回劍入鞘。

他們擄刦嚴小珊的計劃，看來已是大功告成。

但就在這時候，叢林中突然撲出了一條豺狼！

雌雄雙大盜

（一）

豺狼撲擊人類，必然都是張牙舞爪，神態猙獰的樣子。

但這一條豺狼却很特別，既不張牙舞爪，神態亦毫不猙獰，倒是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

醜婦人一聲暴喝，牠的命運也和「雷掌神駝」一樣，被鐵刀一刀砍為兩段。

血怒濺。

但豺狼沒有發出慘嗥之聲。

因為牠的頭顱早已被人用重掌震碎。

這竟然是一頭死豺狼！

× ×

怪事年年有，難道今年連死豺狼也會向人襲擊？

當然不。豺狼再兇惡，被人宰掉之後就不會動彈，更絕不會向人襲擊。

醜婦人一刀砍下，已知道這是一頭死豺狼。

她臉色一變，怒叱道：「是誰在裝神弄鬼？」

半空中響起一個人清朗的聲音：「兩位前輩，久違了。」

一株梧桐樹上，飄落了一條頎長的人影。這人很年輕，年方二十，英俊不凡。

他的手中有劍，雖然劍在鞘中，但隱隱光華湧現，顯然是一把上好的寶劍。

白袍人與醜婦人同時倒退兩步。

「長孫玉麟？」

「三年不見，想不到兩位還是沒有忘記在下。」

白袍人臉上似有緊張之色，道．「你怎麼會來到這裏？」

長孫玉麟悠悠道：「兩位能夠想到在嚴小姐的身上打主意，我為甚麼不會想到這一點？」

醜婦人冷冷道：「嚴小珊是我們的，你休想動她。」

長孫玉麟淡淡一笑，道：「其實你們就算擄走嚴小姐，也未必能夠逼嚴缺山把東西交出來，而且那東西也未必就一定在他的手上。」

醜婦人冷冷一笑：「這是我們的事，你管不着。」

「管不着？」長孫玉麟微微笑道：「那很好，我這個人有個怪癖，就是偏偏喜歡管我自己不該去管，而且又是別人認為我管不着的事。」

白袍人沉着臉道：「就算是大金殿四武士都在這裏，也休想把嚴姑娘帶走。」

長孫玉麟道：「金鸚鵡已死了，四武士只剩下三武士，而在下就是排名最末，年紀也最弱的一個。」

醜婦人冷笑道：「長孫玉麟，你不必太自謙了，雖然你年紀細小，但却是大金殿主人最寵愛的弟子，若說你的武功比金鸚鵡等人爲差，我決不敢相信。」

白袍人點點頭，接道：「只不過這一件事，我們絕不能讓步，還望尊駕多多包涵。」

「不行！」長孫玉麟冷冷道：「你們要帶走嚴小姐，除非先殺了我。」

「好！我就先殺了你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醜婦人怒喝揮刀，攔腰就向長孫玉麟的腰間砍去。

長孫玉麟身子向左一閃。

誰知醜婦人刀勢突變，居然方向一轉，改劈嚴小珊的纖腰。

長孫玉麟怒喝，長劍已出鞘，而且閃電般刺出一劍。

他這一劍並不志在傷人，而是要挽救嚴小珊的性命。

但醜婦人狡刁無比，她這一刀最終的目標，仍然是對付長孫玉麟。

她剛才鐵刀劈向嚴小珊，只是轉移長孫玉麟的注意，最好就是能夠誘騙對方出劍去救嚴小珊。

長孫玉麟也許劍法極高，但臨敵經驗必然不甚豐富。

他畢竟只有二十歲，而醜婦人早在二十年前，便已是江湖上名氣响鐺鐺的女魔頭。

醜婦人這一着狡獪毒辣兼而有之，長孫玉麟果然上當。

他出劍去救嚴小珊，自己右脇下已露出了一個空門。

醜婦人早有預謀，當然不會輕易錯過這種特別機會。

颯！

她的大鐵刀已從長孫玉麟右脇空門處急砍下去。

這一刀算得夠陰險，也夠毒辣，連白袍人也不禁脫口讚出一個「好」字。

但白袍人這個「好」字剛說出，他的臉色忽然就變得很不好。

婦人的一張醜臉更是變得猙獰可怖，簡直比那條死豺狼的模樣還難看。

她滿以爲可以憑「經驗」戰勝長孫玉麟，誰料到頭來還是陰溝裏翻船，八十歲娘娘給三歲黃毛小兒一脚絆倒。

大鐵刀本來是向長孫玉麟的空門砍下的，這一刀算來算去都已十拿九結，非要把他一刀砍成兩段不可。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長孫玉麟的劍勢也突然完全改變，原本志在殺人的一劍，忽然就變成了一招白蛇吐信。

白蛇吐信雖然只是一招很平凡的劍法，但在長孫玉麟手中施展出來，那種氣勢和速度簡直就是令人無法想像得到的。

他右脇下的空門已消失，甚至連整個人都似在醜婦人的眼前消失。

這是她從來都沒有遇過的事。

太鐵刀一擊落空。

但長孫玉麟的劍已刺穿了醜婦人的咽喉！

（二）

林中血腥氣味更濃。

醜婦人頹然倒臥在地上。

地上一片濕濡，和她咽喉裏流出來的鮮血混合，然後一點一滴的滲進泥土裏。

白袍人的一雙大眼睛彷彿也在滴血。

他的眼神就像是地獄裏的魔鬼，怨毒而凶厲，但他的聲音却已因爲悲傷而變得極度的頹弱。

他甚麼也沒有說，只是不斷喃喃呼喚着醜婦人的名字．「珍珠……珍珠……珍珠！」

× × ×

江湖上有一對雌雄大盜，女的名字就叫珍珠。

在二十年前，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女鐵盜厲珍珠是一個美艷絕倫的人間尤物。

這個醜婦人，就是厲珍珠。

厲珍珠容顏大變，是因爲她曾經中過一次劇毒，雖然倖免一死，但美麗容顏已因此受到極嚴重的損害，變成一個醜陋不堪的婦人。

那個身材乾枯瘦小的白袍人，當然就是厲珍珠的丈夫——白衣盜韓絕！

韓絕有一個出家修道兄長，他就是韓鵬！

（三）

韓絕沒有和長孫玉麟動手。

他沒有替妻子報仇，長孫玉麟也沒有趕盡殺絕之意。

韓絕抱着厲珍珠的屍體，拾回大鐵刀，神情黯然的離開了這座叢林。

他臨走的時候只對長孫玉麟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不是你的對手。」

他的確不是。

所以，他沒有爲妻子報仇，因爲他還不想死。

× × ×

韓絕走了，帶着悲愴的心情，帶着那白雪銀狐，帶着厲珍珠的屍體和那一柄大鐵刀走了。

嚴小珊仍然不能動彈，甚至不能開口說話，因爲她連啞穴都已給人點住。

啞穴被解，嚴小珊第一句說話就是：「你也不是個好東西！」

長孫玉麟淡淡道：「隨便妳怎麼說都沒有關係。」

嚴小珊道：「你爲甚麼還不放了我？難道你不怕我爹會找你算帳？」

長孫玉麟搖搖頭：「妳錯了，而且錯得很厲害。」

嚴小珊道．「我有甚麼地方錯了？」

長孫玉麟嘆了口氣，道：「現在不是妳父親要找我算帳，而是我要找妳父親算帳。」

嚴小珊怒道．「他可沒有得罪你！」

長孫玉麟嘆道．「許多事情妳都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想對妳說。」

嚴小珊冷笑：「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你爲甚麼不敢說？」

長孫玉麟道．「不是不敢說，而是不想說。」

嚴小珊道．「不說就不說，反正我也不想知道。」

長孫玉麟點點頭，道．「這些事妳本

來就是不適宜知道的。」

嚴小珊嘴裏說不想知道，其實心中却是想知道得要命，但話已說在前頭，只好硬着脾氣不再說話。

長孫玉麟忽然又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辦，却又非要妳帮個忙不可。」

「帮你的忙？」

「不錯。」

「我爲甚麼要帮你？」嚴小珊冷冷一笑，然後橫了他一眼．「別忘了我現在連路都不能走，又還能帮得了甚麼？」

長孫玉麟道．「把妳穴道制住的人可不是我。」

嚴小珊冷哼一聲：「你也同樣不懷好意，我是看得出來的。」

長孫玉麟一怔：「妳把我看成是個怎樣的人？難道妳以爲我是個採花大盜？」

聽見「採花大盜」四個字，嚴小珊的心跳立刻加快兩倍，連耳根都紅了。

「妳大可放心，」長孫玉麟微笑道：「在下就算再卑鄙，也絕不會欺負女孩子的。」

嚴小珊瞧着他，忽然心中有個很奇怪的感覺。其實她這個感覺也不能算是奇怪，只不過她以前從來都沒有感受過而已。

她的感受是：「他很帥，笑容也很可愛。」

她現在還是動彈不得，居然會產生仰慕之情，倒也算是「難能可貴」。

長孫玉麟似乎也在瞧着她，而且瞧得有點痴了。

雖然他與高手決戰的時候殺氣嚴霜，每一招出手都令人心悸，但這時候他却像是一個完全未經世故的純樸少年，難怪嚴小珊芳心鹿撞了。

長孫玉麟瞧着她好一會，突然出手把她身上被人制住的穴道一一解開。

（四）

給人點了穴道，全身不能動彈的滋味實在很不好受。

她忽然想起了那隻啄木鳥。

啄木鳥本來是自由自由的在高翔，但忽然間給人抓住，雖然很快就被釋放，但却已嚇得魂不附體。

想不到今天自己的遭遇，也和這啄木鳥不相上下，難道這就是報應。

她忽然喃喃說道：「幸好我沒有捏死牠。」

長孫玉麟一怔。

「妳在說甚麼？」

「我是說自己幸好沒捏死那隻……」

嚴小珊還沒有說完，長孫玉麟已接口笑道：「啄木鳥……」

嚴小珊一楞，繼而瞪着美麗的眼睛道：「原來你一早就已跟踪着我！」

長孫玉麟道：「跟踪着妳的又何止我而已。」

嚴小珊眨了眨眼睛，道：「剛才那兩個怪模怪樣的人究竟是誰？」

長孫玉麟道：「男的是白衣盜韓絕，而女的是女鐵盜厲珍珠。」

嚴小珊吸了口氣：「他們好兇，連卜伯伯都給他們殺了。」

長孫玉麟嘆道：「卜駝的武功雖然不錯，但是，和雌雄大盜相比，却是差了一截。」

嚴小珊冷冷一笑：「你是在自我炫耀，因爲韓絕給你趕跑了，厲珍珠更已死在你的劍下，你的武功豈不是比他們更高明得多？」

長孫玉麟一呆。

但嚴小珊接着的說話却是變得語氣柔和，而且充滿誠懇之意，說：「卜伯伯的仇總算由你給他報了，還有我，若不是你出手把他們擊敗，後果也是不堪設想。」

長孫玉麟靜靜地瞧了她半晌。

嚴小珊又笑着接道：「所以你有甚麼要我帮忙，不妨說出來，看我是否能够爲閣下效勞。」

長孫玉麟沉吟着，道：「我要妳答應我一件事。」

嚴小珊道：「你說。」

長孫玉麟揉了揉鼻子，良久才道：「我要妳在江湖上失踪十天。」

× × ×

十天並不是一段十分長的時間。

但嚴小珊若突然失踪，嚴缺山豈不是急瘋了？她是他的女兒，也是他唯一的掌上明珠。嚴缺山的掌珠不見了，當然是一件大事。

萬方鏢局

（一）

暴雨洗濯大地，春雷震撼着山下的每一幢房子。

這裏是青雲山下的一座市鎮，它的名字就和今天的天氣一模一樣，叫雷雨鎮。

雷雨鎮只有一間客棧，一間酒家。

客棧早已客滿，酒家內也座無虛席，生意比平時最少旺盛八倍。

在客棧和酒家裏進出的，幾乎全都是中原萬方鏢局的鏢師、趟子手。

萬方鏢局是中原八大鏢局之一，這一次是押送着三十輛鏢車，由姑蘇城出發，一直來到了雷雨鎮上。

萬方鏢局的總鏢頭，副總鏢頭，六位經驗豐富的老鏢師，和總鏢頭午萬方的八個弟子，全都在此。

除此之外，還有午萬方的兩個結拜兄弟，江湖上人稱「神鞭雙俠」梅一空、花獨醉也來了。

這一趟鏢當然是極其貴重的，否則憑萬方鏢局的盛名，根本就不必午總鏢頭親自出馬，更不必勞動到「神鞭雙俠」兩位大駕了。

萬方鏢局向來律例森嚴，在押鏢的時候，絕對禁止聚賭，喝酒，更不許任何人親近女色。

這都是午萬方在二十五年前就已訂下來的規矩。

二十五年以來，萬方鏢局的業務可說是蒸蒸日上，由這間鏢局押運的鏢貨，從來也沒有出過嚴重的岔子。

就算有時候午萬方沒有親自押陣，結果鏢貨給人刦走但最後還是能够找回來。

但凡幹鏢局的人都知道，要保住一趟

鏢固然不易，要把失去了的鏢貨找同來，就更加困難。

但午萬方確有本領。

難怪信賴萬方鏢局的顧客越來越多，萬方鏢局的威名也已漸漸凌駕在中原一帶其他各大鏢局之上。

（二）

押鏢的時候不能喝酒，這是午萬方訂下來的第一條戒律。

無論是誰違犯了這一條規矩，必遭嚴懲。

每一個萬方鏢局的人都知道。

倫大力當然更加清楚，因為他就是午萬方的同門師弟，而且更是萬方鏢局的副總鏢頭。

但就在這一個雷雨交加的下午，一向最守規矩，而且從來滴酒不沾唇的倫副總鏢頭，居然喝得醉薰薰的，幾乎是從門外爬進客棧。

× × ×

窗外大雨滂沱，午萬方獨自坐在天字第一號房中喝着一杯香濃撲鼻的武夷茶。

這一壺武夷茶的茶葉，是他親自隨身帶備的，價錢貴得嚇人而且很難買得到。

他討厭酒，但嗜茶如命。

當他接到黃麻子的報告之後，他突然就把整個茶壺扔出窗外。

午萬方的脾氣很不好，這是萬方鏢局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都知道的。

（三）

倫大力人如其名，力大無窮，而且從小就橫練一身外家功夫，據說他的熊力勁已練到第六層境界。

但喝醉了的倫大力，却反而渾身乏力起來。他剛爬進客棧內，就已栽倒下去。

午萬方沉於臉，問身旁的趟子手曹烈：「這是怎麼一回事？」

曹烈回答道：「剛才倫副總鏢頭說要到茅坑，許久還沒有出來，但當他回來的時候，就已變成了這副樣子。」

午萬方道：「他不是在酒家裏喝成這個樣子的？」

曹烈搖頭：「絕對不是，咱們大夥兒都在那裏用膳，倫副總鏢頭喝的只是清水，而不是酒。」

另一個趟子手粱彪接道：「倫副總鏢頭向來都沒酒癮，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突聽午萬方如雷般的暴喝聲響起，接着厲聲道：「門外滿身酒氣的人是誰，快給我滾進來。」

門外一個人粗豪的聲音立刻回答：「老子來也！但却决不能滾進來，否則老子難免會把躺在地上的倫大力壓扁。」

午萬方臉色一變。

只見門外一個身材奇胖的漢子，大搖大擺的走了進來。

這人渾身都已濕透，但雨水仍然無法衝散他身上的陣陣酒氣。

因為他的懷中，還抱着一隻大得嚇死人的酒罎。

午萬方緊握雙拳，怒道：「你竟敢在我面前捧着酒罎，放肆！」

大胖子哈哈一笑：「你這個老甲蟲倒是他媽的有趣，老子捧的只不過是個酒罎，又不是捧着你老婆，你喝甚麼酸醋？」

午萬方目中殺機畢露：「說出你的名字！」

大胖子說道：「天下第一號大醉鬼是也！」

「唐竹權？」

「正是唐某！」

午萬方的臉色又有點變了。

「敝鏢局與杭州唐門，向來並無隙嫌，唐大少爺今日此舉，是何用心？」

唐竹權哈哈一笑，狂飲一口酒，道：「你眞的不懂？」

「午某確實不明白。」

「午總鏢頭，你是眞糊塗還是假糊塗？老子把倫大力灌醉，然後又在你面前耀武揚威，胡說八道，顯然是存心不良，要刦這一趟鏢啊！」

此言一出，萬方鏢局的鏢師和趟子手更是神色緊張，其中數人甚至已亮出了兵刄，正待出手。

但午萬方却把他們喝止。

唐竹權又在喝酒，臉上的表情簡直可以氣爆八百個人的肚子。

午萬方原來像是一座爆發中的火山，但現在反而變得平靜起來。

他淡淡一笑，道：「若說唐大少爺會動手刦鏢，午某實在很難相信。」

唐竹權怪眼一翻，「這算是甚麼話？難道你覺得老子不敢動貴鏢局的鏢。」

午萬方搖搖頭。

「唐大少爺喝了酒之後，就連少林寺也曾經闖過，區區萬方鏢局，又怎會放在尊駕的眼內。」

唐竹權雙目圓睜，吼道：「少林寺有甚麼了不起，老子就算不喝酒也敢去闖完又再闖，何必用酒壯胆？」

午萬方點頭道：「唐大少爺本來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

「說得對！」

「但令尊家法森嚴，倘若他老人家知道自己的兒子居然刦鏢，恐怕……」

說到這裏，突聽一人在門外大聲叫道：「不怕！不怕！先刦了這趟鏢再說！」

黑袍怪客

（一）

隆隆雷聲，挾着傾盆暴雨聲衝擊在每個人的耳膜裏。

這個人說話之際，也正是一道强烈雷光驟閃後，雷聲最響亮的時候。

雷聲雖大，但還是未能掩蓋這人清朗豪爽的說話聲響。

每個人的眼色都已變了。

他們都看見客棧門外又來了兩個人。

雖然雨很大，但他們既沒有雨傘，也沒有任何的雨具，甚至連一頂可以抵擋雨水的笠帽也沒有。他們的年紀並不大，最少比唐竹權還年輕。

人叢中突然有人道：「殺手司馬！」

聽見這四個字，立刻又有人連站都站不穩，身子有點搖幌起來。

× × ×

在春雷暴响之下說話的人並不是司馬血。

司馬血一直都在忙於修理指甲，豆大的雨點早已把他的十根手指濯洗得乾乾淨淨。

他有個怪習慣，就是在賭錢之前決不洗澡和修剪指甲。

但在殺人之前，他却喜歡去泡個熱水浴，然後把指甲修理得乾乾淨淨。

這個習慣別人不知道，但龍城璧却是很清楚的。

和司馬血一起出現的另一個人，當然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的說話每一個人都已聽見，唐竹權耳朵不聾，自然也聽得清清楚楚。

午萬方忽然嘆了口氣，緩緩道：「想不到龍城璧居然會唆擺別人去刦鏢，這種事若非親眼看見，實在教人難以相信。」

聽見「龍城璧」這三個字，衆人的臉色又是一變。

龍城璧沉默了許久，忽然用刀鋒般的目光盯着午萬方，一字一字的說出了一句話：「你是個僞君子！」

午萬方冷冷道：「午某從來沒有自以爲是個君子。」

他又說：「君子不易爲，午某只是一個過着刀頭舐血生活的江湖人，但向來做事總算光明磊落，從來都沒虧負過誰。」

司馬血突然把修理指甲的小刀脫手飛出，「奪」的一聲，刀鋒巍巍巔巔地插在屋頂的木樑上。

「兩年前金獅鏢局在潼關外失了一趟鏢，鏢局中四十六人無一倖免，全都死在路上。」

午萬方神色不變，道：「金獅叟尤奉天是午某八拜之交，午某一直都在追查元兇下落。」

司馬血冷冷一笑：「查到了甚麼頭緒沒有？」

午萬方搖頭，隨即又道：「據說那是黑狼九煞的傑作，但這九個兇人早已在江湖上銷聲匿跡。」

司馬血冷冷道：「他們當然銷聲匿跡，死人又怎會意氣風發呢？」

午萬方道：「黑狼九煞已死了麼？」

「不錯。」

「他們是怎樣死的？」

「中毒。」

「毒是誰人所下？」

「嚴缺山！」司馬血冷冷道：「因爲他們不服從嚴缺山的命令，想脫離他的組織，致遭毒手。」

午萬方道：「這九人橫行關外，無惡不作，本來就是死有餘辜。」

司馬血道：「你也是一樣。」

「甚麼一樣？」

「死有餘辜！」

午萬方勃然變色：「司馬血，你太過份了，雖然閣下是殺手之王，午某亦無所懼。」

司馬血冷冷笑道：「有嚴缺山爲你撐腰，你自然無所懼。」

「胡說！」午萬方大聲道：「我根本就不認識嚴缺山。」

司馬血沉聲道：「你勾結嚴缺山，在潼關外伏殺金獅叟尤奉天，你以爲這件事可以瞞得住天下間所有人的耳目？」

午萬方鬚眉皆豎，怒道：「尤奉天是午某八拜之交，午某豈會出此毒手，簡直是含血噴人，難入人信。」

司馬血沒有反駁，目光忽然落在龍城璧的身上。

龍城璧淡淡道：「這種事的確令人難以置信。」

午萬方略鬆口氣：「本來就是一派胡言。」

龍城璧嘆息一聲：「只可惜這偏偏是事實。」

午萬方瞳孔暴縮，冷冷道：「兩位有何證據？足以證明午某殺害尤奉天？」

龍城璧悠悠道：「我們當然有證據，否則又豈會到此恭候大駕光臨？」

說到這裏，門外突然出現了一張有兩個大木輪的椅子。

椅子上坐着一個老和尚。

這個老和尚必須坐在這張椅上才能移動他自己的身子，因爲他的左手已斷，雙足也已齊膝被人削斷。

老和尚臉上的神態很平靜，既不喜，也不怒，亦無哀無樂之色。

這世間上彷彿已沒有任何事能令他關心，甚至當他看見午萬方的時候，臉上的神態還是平靜如昔。

但午萬方的臉色却已變了。

「尤大哥……」

衆人俱是一凜，沒想到這老和尚原來居然就是午萬方八拜之交——金獅叟尤奉天。

尤奉天嘆了口氣，忽然低喧佛號。

「老衲盈德，再也不是昔日的金獅叟，你我往日塵緣，俱已了斷。」

午萬方臉上忽然露出激動之色：「是誰把你害成這個樣子？告訴我，讓小弟爲你……」

盈德長嘆一聲，沉默了許久，終於緩緩道：「老衲已無報復之念，只望施主放下屠刀，回頭是岸。」

數十道目光突然同時盯在他的臉上，而且每一道目光都已充滿了鄙夷之色。

午萬方只覺得全身冰冷，就像是給人拋進冰窖之中。

良久，他突然仰面大笑：「尤奉天，你能身中多刀不死，算是一場造化，但你說已無報復之念，却是鬼話！鬼話！」

他的笑聲漸漸嘶啞，他的面孔也變得猙獰醜惡，有如吃人魔鬼。

萬方鏢局的鏢師和他的弟子忽然退開一步，沒有一人再和他站在一起。

午萬方的眼睛裏彷彿燃起了地獄的火燄，直勾勾的望着司馬血和龍城璧。

司馬血給他的最後一句評語是：「你枉作小人！」

龍城璧嘆道：「他一直都嫉妒尤奉天，因爲他武功不如人，金獅鏢局的威名也一直在萬方鏢局之上，一旦消滅了金獅鏢局，對萬方鏢局自然是有莫大的好處。」

唐竹權突然把手中的大酒罎重重一摔，破口大罵：「午萬方，老子要宰了你這

個衣冠禽獸！」

酒罈已無酒，一摔之下，碎片四下飛濺，杭州唐門五絕指法也已出手。

突然聽得一人喝道：「唐大俠手下留人！」

但唐竹權的耳朵彷彿忽然聾了。

他的五絕指法奇快無比，午萬方只是閃避了三招，第四招再也無法躲開去。

唐竹權殺氣騰騰，五指揑在午萬方的咽喉上。

午萬方的眼珠子登時怒凸，一張臉變成紫醬之色。

噗！

這個威震武林的午總鏢頭就此了帳。

（二）

雷雨中，客棧門外又來了五個身穿簑衣，各持一把蠟黃油傘的人。

站在中央一人是個禿子，他在五人中年紀最老，看來已快七十歲。

剛才疾喝「唐大俠手下留人」的，就是這個禿頂老人。

但他的呼喝並未收效，唐竹權根本就完全不加以理睬。

禿頂老人咳嗽一聲，怒形於色的道：「唐竹權，你太目中無人了。」

唐竹權回頭一望，哈哈笑道：「剛才大叫手下留人的大概就是這位老先生？」

禿頂老人冷冷道：「正是老夫。」

唐竹權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半晌才道：「看你的這個模樣，似乎是鬼影山莊的禿頂神魔顧大總管。」

禿頂老人冷冷地說道：「老夫正是顧驚濤。」

唐竹權哈哈一笑：「好一個禿頂神魔顧驚濤，可惜老子既不是甚麼唐大俠，而且也絕不會賣你的賬。」

禿頂老人道：「所以午總鏢頭到底還是刦數難逃。」

唐竹權道：「老子要刦這一趟鏢，而他又是萬方鏢局的總鏢頭，當然非要宰掉不可。」

顧驚濤冷冷道：「久聞唐門五絕指法天下無雙，今日一見，果然不錯。」

唐竹權瞇着眼睛，盯着顧驚濤：「看顧大總管的樣子，好像是想替午總鏢頭報仇。」

「報仇雪恨這種事，老夫從來都沒有興趣去幹，」顧驚濤凝視着自己的手，慢慢的道：「午萬方技不如人，死在唐大少爺的手裏，實在沒有甚麼話好說。」

唐竹權大笑：「顧大總管果然是明白事理，這本來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顧驚濤冷笑，目光橫掃着龍城璧、司馬血和唐竹權三人：「難道三位眞的要刦走這一趟鏢？」

司馬血悠悠道：「就算我們要刦去萬方鏢局的鏢，似乎也和貴山莊沒有甚麼關係。」

龍城璧搖搖頭，道：「這可錯了，萬方鏢局這一趟保的，本來就是鬼影山莊第八、第九分堂這兩年內搜刮得來的金銀珠寶，這趟鏢若不見了，嚴缺山恐怕半年之內都睡不着覺。」

唐竹權眼珠子打轉，忽然大笑：「原來如此，難怪居然要勞煩到顧大總管親自出馬到這裏接應，只可惜老子的耳朵不靈，又不知道自己已變成了甚麼唐大俠，居然把午總鏢頭像是宰鷄般宰掉，實在混帳罪過，該打八百大板。」

顧驚濤默然不語，他身旁的四個簑衣人却突然同時向前跨出一步。

龍城璧沉聲道：「四位莫非就是鬼影山莊的簫笛棋琴四大殺手？」

最左一人冷冷道：「龍朋友知道的事似乎不少。」

龍城璧道：「閣下是簫魔潘寒？」

「正是潘某。」潘寒緩緩道：「其餘三人，乃笛煞鄔雄，棋聖田敬先，琴帝康世狄。」

龍城璧淡淡一笑，沉吟道：「半年前在下就已風聞四位已投在嚴缺山門下，但一直都不敢太相信。」

腰懸金笛的鄔雄冷冷道：「嚴莊主乃當今武林豪傑衆望所歸，今後投靠在鬼影山莊的英雄好漢，自當有增無減。」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別人要投靠嚴缺山，並非奇事，但以四位的師承來歷和一身深不可測的武功，居然也甘願屈居人下，未免是太不尋常了．」

潘寒冷笑道．「閣下不必使用挑撥離間之計，潘某久聞八條龍刀法天下無雙，今日正想討教一二．」

鄔雄立刻道．「還有鄔某，咱們簫魔笛煞，自出道江湖以來，可說是焦不離孟，倘若龍三少爺認爲以一敵二不化算，大可以邀請司馬血聯手！」

潘寒臉上發出了光：「這一戰無論誰勝誰負，都必將成爲武林佳話．」

龍城璧和司馬血還沒有回答，唐竹權就已搶着說道：「兩位在自己臉上貼金的功夫果然高明絕頂，老子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但硬着頭皮充好漢，不自量力要比武功，那可是太愚蠢了．」

鄔雄目露殺機盯着唐竹權，突然厲聲道：「看在唐老人面上，這番話暫不與你計較，再不知死活，鄔某立刻就要你躺下去！」

唐竹權嘿嘿一笑：「老鄔好大的威風，只可惜老子從來都不吃這一套．」

鄔雄潘寒互望一眼，唐竹權又已冷笑道：「兩位要戰雪刀浪子和殺手之王，最少得要闖過老子這一關！」

鄔雄潘寒的肩膊同時閃動，簫笛雙雙出手。

但比他們更早出手的還另有其人，那是一直沉默不語的棋聖田敬先和琴帝康世狄。

康世狄的烏木琴突然從簑衣中亮出，而且立刻就從琴中射出十二道寒光，封住了殺手之王司馬血的所有去路。

棋聖田敬先的黑白絕命棋也已經同時出手，他兩袖一揚，左八右六總共十四枚棋子突然向龍城璧身上的七大要穴激射過去。

這兩人突然出手，並非意外，龍城璧和司馬血都可以應付得來。

而且，他們更已時刻提防着顧驚濤會有所異動。

果然，就在簫笛棋琴四大殺手發動攻擊的時候，顧驚濤也左四右六連發十掌。

這十掌仍然沒有把龍城璧和司馬血難倒．

暗器、黑白絕命棋、力足開碑裂石的內家重掌，全都被他們一一閃避過去．

但他們仍然百密一疏！

（三）

這場雷雨實在來勢洶湧，駭人已極．一道令人心悸的電光，在灰黯的空中長劃而過，接着又是震耳欲聾的轟隆雷聲響起．

天地之威本就非任何人力所能比擬．

雷聲掩蓋了顧驚濤的掌聲，也間接幫助了一個突如其來黑袍人的行動進行得更順利。

沒有人能看見他是誰，因爲他的行動實在太快，而且當時每個人的注意力都已被分散．

沒有人留意到盈德和尚，更沒有人能想到在這個時候，居然還會出現一個輕功絕頂的高手，把盈德和尚加以擄刦．

盈德和尚一直都坐在那張木輪椅上，而這個黑袍人竟然連人帶椅一併刦走！

血戰鬼影山莊

（一）

雷聲甫响之際，盈德和尚仍然坐在木輪椅上．但雷聲過後，他的人和椅都已無影無踪．

龍城璧和司馬血的臉色都已變了．

「是嚴缺山！」

遠處忽然傳來了一陣冷酷的笑聲．「萬方鏢局的鏢你們絕不能動，否則本莊主將會把這位大師活活蒸熟！」

果然是嚴缺山！

唐竹權首先停手，滿肚子悶氣的坐在一旁．

顧驚濤冷冷道．「這趟鏢現在由老夫負責押回山莊，三位若要救尤奉天，還要請移玉步．」

雨勢似乎開始逐漸減弱，客棧門外突然又出現了二十幾個黑衣武士．

他們的行動極其矯捷，他們代替了萬方鏢局鏢師和趟子手的任務，把全部的鏢車運送到鬼影山莊．

直到雨點完全停止落下的時候，雷雨鎭又再恢復了昔日的平靜．

× × ×

經過昨日一場暴雨洗濯後的園林，顯得比平時更蒼翠，更富有園林的氣息．

枝葉凋零，落英處處．

園中低窪處有一個小小的水潭，潭水居然很清澈，可以照得見天上的白雲，和雨後愉快飛翔的燕子．

水中忽然間又出現了一張臉孔．

這一張臉孔面色蒼白，而且滿是縐紋，看來年紀已在六旬開外．

這人的年紀雖已不小，臉色看來也不太好，但兩道目光却銳利而充滿威嚴，是一個慣於發號施令的典型人物．

這裏是鬼影山莊的望南園．

這人就是鬼影山莊的莊主嚴缺山．

（二）

又已是正午。陽光嫵媚，風也輕柔，這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

嚴缺山獨坐在望南園的居思亭下，閉目沉思．

望南園和居思亭的名字，都是他想出來的，每當他心中有疑難問題不能解決的時候，他就會坐在這一座景緻幽雅的居思亭下，閉目沉思．

沒有人知道他現在想的是甚麼．

但鬼影山莊的人都知道，每當嚴莊主在居思亭下閉目沉思的時候，任何人都不能打擾他．

就算是顧大總管也不能．

但這一天，顧驚濤却來了，他是來報告一個重要消息的．

× × ×

顧驚濤沒有踏入居思亭．

他只是在亭外報告了一個不能不報告的消息．

——雪刀浪子龍城璧、殺手之王司馬血、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已來到了山莊之外．

嚴缺山忽然輕輕嘆了口氣，又輕輕的揮了揮手．

顧驚濤退下．

當他離開望南園的時候，嚴缺山的聲音才在他的耳朵邊響起——

「帶他們到蓬萊殿，本莊主在殿內等候．」

（三）

鬼影山莊雖以鬼影二字爲名，但莊內却沒有絲毫陰森的氣氛．至於蓬萊殿上，更是修飾壯麗輝煌，兩旁長廊還遍植奇花異草，景緻幽雅而奇特，令人有恍似置身仙境之感．

嚴缺山手持着一根用海底寒鐵鑄成的天魔杖，神態肅穆的坐在大殿的中央．

顧驚濤居左，簫琴笛棋四大殺手立於其右，每個人的臉上都是木無表情．

龍城璧、司馬血、唐竹權三人果然聯袂而來，他們毫不緊張，唐竹權更是一面走，一面捧着大酒罈不斷喝酒，就像是剛從酒家裏走出來，現在又來到了另一間酒家一樣．

嚴缺山靜靜的盯着他們，一言不發．殿中還有空着的椅子，不多不少，恰巧共有三張．

顧驚濤忽然微微一笑，道：「三位遠道而來，何不坐下來歇歇脚？有甚麼事情，大家總可以慢慢商量．」

唐竹權大吼一聲，道：「不必商量，快把老和尚交出來，否則老子摘下你的腦袋一脚踢落東海．」

顧驚濤瞪着他，冷冷道：「這裏可不是杭州，豈容你如此放肆？」

唐竹權一拍大肚子道：「杭州也好，鬼影山莊也好，老子喜歡怎樣就怎樣！」

嚴缺山突然冷笑，道：「你若再口沒遮攔，那和尚的腦袋恐怕立刻就不保。」

唐竹權哼的一聲，欲言又止．

龍城璧忽然輕輕嘆息一聲，緩緩道：「嚴莊主之意，認爲又該當如何？」

嚴缺山沉默了許久，才道：「卜駝與

閣下有何仇怨?」

龍城璧一怔·「卜駝?是不是江湖上人稱雷掌神駝的卜老三?」

嚴缺山冷冷道:「正是卜三·」

龍城璧搖搖頭,道·「在下從來都沒有見過卜駝,更談不上有何仇怨·」

嚴缺山手中天魔杖突然頓地,沉聲道:「我們既無仇無怨,何以出此毒手?」

龍城璧道:「嚴莊主的說話,請恕在下無法明白·」

「不必裝蒜了,江湖上有誰不知道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八條龍厲害的刀法?」

嚴缺山霍然站立,冷冷道:「八條龍刀法中的龍捲西風,更是威力驚人,加上風雪之刀,要把卜駝攔腰砍爲兩段,自然是易如反掌的事·」龍城璧雙眉一揚道:「卜駝被殺?」

嚴缺山冷笑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閣下刀法雖然是武林一絕,但要隻手遮天,還是妄想了一點·」

龍城璧瞳孔收縮,冷然道·「在下若是殺了卜駝,根本就不必否認·」

嚴缺山怒道:「不是你殺了卜駝,還會是誰?」

龍城璧聳聳肩·「你不知道,我更不會知道,在下根本連卜駝是怎樣被殺都不知道·」

嚴缺山瞪着他,忽然道·「還有我的女兒,你打算甚麼時候才把她釋放?」

「你的女兒?」

「她叫嚴小珊!」

「她給人擄走?」

「你居然又來個矢口不認?」

「嚴莊主,你弄錯了,」司馬血忽然插口道·「你不明白龍城璧的爲人,那很難怪你,但在下和他是老朋友,他的脾氣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唐竹權也道:「龍城璧說與他無關,那麼這件事情就絕對不該牽涉到他的身上,老子可以用自己的腦袋保證他說的每一句話·」

嚴缺山沉吟着·

龍城璧微微一笑:「在下若是擄走令嬡,那反而是一件對我們很有利的事,最少在談判上,我們會佔到更大的優勢·」

嚴缺山目光一寒:「三位與本莊主處處爲難,未知所爲何事?」

龍城璧淡淡道:「目前我們是爲了兩件事而來的·」

嚴缺山道·「直說無妨·」

龍城璧看着他揚眉道·「第一件事,是請求嚴莊主把盈德大師釋放·」

嚴缺山沉思着·

龍城璧又道:「盈德大師已是個殘廢之人,他的處境比誰都可憐,嚴莊主又何必要連累無辜?」

嚴缺山終於道:「把盈德刦走,只是本莊主昨日權宜之計,既然那一趟鏢已平安到達本山莊,本莊主也不會再把他羈禁,這一點可說是不成問題·」

龍城璧笑了笑,道·「嚴莊主果然是個明白事理的人·」

嚴缺山沉着臉,道·「還有第二件事又怎樣?」

龍城璧忽然嘆了口氣,良久才道:「第二件事,恐怕嚴莊主不容易答允·」

嚴缺山冷冷一笑,道·「只要閣下的理由充份,就算要本莊主把自己的頭顱砍了下來、也無不可·」

龍城璧搖手不迭,笑道:「嚴莊主的大好頭顱,豈可輕言砍下·」

嚴缺山冷冷道:「別再轉彎抹角,三位來此的意圖,恐怕絕不簡單·」

龍城璧淡淡一笑:「說是絕不簡單固然可以,但說是簡單之極,也無不可·」語聲微頓,接道·「我們想找回那一對被人用偷龍轉鳳手法盜去的寶貝·」

嚴缺山神色不變道:「甚麼寶貝?」

龍城璧道·「你心中應該明白·」

嚴缺山冷冷道:「本莊主並非鷄鳴狗盜之輩,你要緝拿大盜可找錯了地方·」

龍城璧道:「大家都是明白人,何必說假話?」

嚴缺山道:「江湖上的盜竊案,無日無之,但本莊主對於這種事,可說是完全沒有興趣·」

龍城璧冷冷一笑:「你是堅決不肯把水晶鳳凰交出?」

他終於把「水晶鳳凰」這四個字說了出來·

「水晶鳳凰?」嚴缺山眸中閃出一陣寒芒:「三位是爲了水晶鳳凰而來的?」

龍城璧冷冷道:「你終於承認,水晶鳳凰在你的手上了?」

嚴缺山道:「水晶鳳凰是不是在我的手上,這一點本來就和你毫無關係·」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這是賊贓·」

嚴缺山道:「就算是賊贓,也和你沒有半點關係!」

龍城璧道·「六王爺和宋尚書都已下令,無論如何定要把水晶鳳凰找回來·」

司馬血接道·「除此之外,還有大金殿中人,也要找回水晶鳳凰向宋尚書和六王爺交待·」

嚴缺山冷然道·「水晶鳳凰是價值連城的寶物,本莊主可買不起·」

龍城璧道·「二十萬兩黃金的價錢,的確不便宜,但我們已有充份的理由,相信你最少曾經用這一個數目把水晶鳳凰購下·」

嚴缺山凝視着他:「你知道的事似乎不少·」

龍城璧道:「我們若把這件事向六王爺、宋尚書洩露出去,對貴山莊恐怕會很不利·」

嚴缺山抽了口冷氣·

江湖中人雖然向來不喜歡與官府打交道,而且也不大懼怕官府的勢力,但六王爺和宋尚書的身份終究是非同小可,尤其是六王爺的王府中,更是網羅了不少江湖高手,這股勢力又豈容漠視·

嚴缺山沉默了半晌,突然道:「本莊主的確曾經用二十萬兩黃金買下水晶鳳凰,但那些黃金並不是我的·」

龍城璧道:「不是你的又是誰的?」

嚴缺山搖搖頭:「本莊主不能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答覆閣下的,就是水晶鳳凰不在我的手上·」



龍城璧冷冷道·「請恕在下無法不追問到底,水晶鳳凰究竟在誰人手上?」

嚴缺山沉下臉,道·「請恕本莊主無法奉告·」

龍城璧眼睛露出了堅毅的神色,道·「爲了千萬災民,你不說也得說!」

嚴缺山一楞·「甚麼千萬災民?」

龍城璧道:「你不必知道,在下還要再問一句,水晶鳳凰在誰人手上?」

嚴缺山以天魔杖橫胸,冷笑道:「龍城璧,本莊主已對你一再容忍,再纏下去,休怪杖下無情·」

突聽唐竹權冷冷一笑,道:「嚴老匹夫、這十餘年來江南武林已不知多少人無辜給你害死,就算你對咱們有情有義,老子也決不饒你·」

嚴缺山厲喝一聲道:「就算是你父親唐老人,也未必敢對本莊主如此無禮·」

唐竹權大聲道:「老子偏偏就是如此無禮。」

嚴缺山神色冰冷如霜,簫笛棋琴四大殺手已緩緩步出,把龍城璧等三人包圍·

唐竹權大笑:「來得好,反正老子今天手癢!」

大笑聲中,唐門五絕指法已閃電般出手。

他的第一招是攻向笛煞鄔雄的。

這一招看來似是平平無奇,但五指幌動間,最少蘊藏着十三種不同的變化,看來似簡實繁,但又似繁實簡,只要被他任何一個變化擊中,輕則殘廢,重則必死無疑。

但他這一招五絕指法才使出了一半,

背上便已給琴帝康世狄一掌擊中!

黑燕與鵰鴞

(一)

掌勢雷霆萬鈞,琴帝的掌力實在非同小可。

唐竹權雖然作戰經驗豐富,但這一掌竟然使他無從閃避。他怪叫一聲,整個人被震的飛了出去。

簫魔潘寒毫不放鬆,手中銀簫急點唐竹權的喉結穴。

這是絕對致命的招數,唐竹權的形勢本已惡劣,此刻更是凶險萬分。

但司馬血手急眼快,雙手揮動碧血劍,「叮」的一聲把銀簫震開。

笛煞鄔雄却在這時縱身躍起逾丈,接着淩空發出一擊,金笛直罩龍城璧天門。

人未到,笛未到,殺氣已逼近龍城璧眉睫。

龍城璧冷喝一聲,風雪之刀也已出了手。

鄔雄人在半空,一擊復一擊,轉瞬間已發出七擊。

但這七擊全部落空。

鄔雄回頭一望,只見龍城璧冷然站在他身後丈外。

鄔雄一怔道:「好俊的輕功啊!」

「過獎。」

「難得有機會和當今江湖上最傑出的年輕刀客交手,再接我七笛試試。」

語聲一落,身形急展,如箭般射向龍城璧。

龍城璧身形飛舞,一道一道快而不亂的刀光遮掩着他的身子。

鄔雄七笛又已擊出,但仍然無法沾到龍城璧衣角分毫。

鄔雄臉上微微露出驚訝之色,但手中金笛走勢却是越來越快。

龍城璧步法飄忽,一閃再閃,直等到鄔雄二十一笛攻出之後,他的人已欺身而上,來到了鄔雄的左方。

鄔雄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但他應變速度奇快,手中金笛突然脫手飛出,直向龍城璧的心坎穴上撞去。

金笛去勢急如電閃,利那間已射到龍城璧的胸膛。

但比金笛更快的却是風雪之刀。

一聲暴喝,金笛竟然被龍城璧全力劈出的一刀化爲兩截。

郞雄一陣錯愕，左掌一翻，袖中三支毒箭飛射而出。

龍城壁雪刀揮舞，三支細小淬有奇毒的箭又全被擊落。

但鄔雄仍有殺着，身形猛然一矮，右手突然又亮出一把金七首。

金七首雖然短小，但在鄔雄的手中，居然亦盪起一陣激風。

他的身形飄忽，七首走勢有如毒蛇般刁鑽，疾向龍城壁脇下斜裏急落。

龍城壁就在這刹那之間，身形向上拔起。

這一拔之勢，最少躍起逾丈，鄔雄的金七首又再刺空。

龍城壁一聲大喝：「殺！」

這一個「殺」字，威怒兼而有之，鄔雄雖然也是個老江湖，但在這一刻間，竟然有魂飛魄散的感覺。

雪刀急落，殺氣充斥整座蓬萊殿。

鄔雄驚呼，但驚呼之聲猶未已，又已突然中絕。

雪刀已從他頸後砍下，只見刀鋒斜落，就憑這一刀結束了鄔雄的性命。

（二）

蓬萊殿內，刀光劍影，正殺得難分難解。

簫笛棋琴四大殺手的鄔雄已倒了下去，其餘三人也不見得佔到怎樣的優勢。

嚴缺山和顧驚濤的眼色都已變了。

忽然間，一陣暗紅的劍影飛起，司馬血的劍已刺穿了簫魔潘寒的咽喉。

司馬血的毒蛇劍法，比起龍城壁的八條龍刀法更具殺氣，他本來就是個以殺人爲職業的江湖殺手。

嚴缺山突然大喝：「殺手司馬，接本莊主一杖！」

他這一陣喝叫之聲威勢驚人，彷彿從山林中突然撲出了一頭猛虎。

可是，這一頭猛虎的吼叫聲雖然嚇人，但却沒有眞的撲出來，反而像一隻受了驚的兎子，向蓬萊殿後面急竄出去。

他身形極快，但令人詫異的不是這一點，而是他不進反退的懦怯行動。

司馬血也大喝一聲，道：「嚴缺山休走！」

顧驚濤雙掌齊翻，左手一支判官筆，右手一根量天尺，左右同時發招，攔住司馬血的去路。

司馬血暴喝：「快退開，別來自尋死路。」

顧驚濤冷笑：「老夫已年逾七旬，是死是活早已沒有放在心上。」

司馬血連攻十七劍，顧驚濤的身子被逼退十二步。

但他仍然咬緊牙關，不肯讓司馬血衝過去。

他果然是拚死護主。

司馬血突然撤劍，道：「我不殺你，你走。」

顧驚濤冷冷的盯着他：「老夫不走，你休想追得着莊主。」

司馬血嘆了一口氣：「你對嚴缺山倒是一片忠義之心，在下雖然是個浪跡江湖的職業殺手，但碧血劍却從來不殺忠臣義士。」

顧驚濤刹那間呆住。

這時候，嚴缺山早已消失了踪跡，就算司馬血再追出去，也未必能找得着。

但過了不久，嚴缺山居然又回來了。

（三）

嚴缺山並不是獨自回來的。

當他回來的時候，臉上顏色簡直變得比泥土還難看。

他是給人用一把鋒利的長劍抵着背心，一步一步走回來的。

他的身上，也已添增了幾道傷痕，胸前和兩脇都淌着鮮血。

他的人雖然回來，但他的天魔杖却已不知去向。

× × ×

一劍抵着嚴缺山背心的，是一個神態冰冷，年輕英俊的白衣青年。

嚴缺山忍不住道：「你是從大金殿來的。」

白衣靑年冷冷道：「不錯。」

「尊駕是……」

「長孫玉麟。」

「尊駕手中劍，本莊主似曾相識。」

長孫玉麟冷冷一笑：「你當然認識這一把劍，因它本來是韓鵬的，但韓鵬給你殺了，然後你又把它送給自己的女兒。」

嚴缺山連指尖都已冰冷。

「你把她怎樣了？」

「你可以安心，只要我的心情不太壞，她是絕對安全的。」

嚴缺山强笑：「誰知道你的心情是否會轉壞？」

長孫玉麟道：「武林中能令我愉快的人固然不多，能令我心情惡劣的更少。」

嚴缺山默然。

長孫玉麟冷冷一笑，接道：「你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你現在可能會令我很愉快，但却也很可能會令我心情變得比昨日的天氣還更惡劣。」

嚴缺山點點頭。「本莊主明白。」

長孫玉麟忽然露出了一種愉快的微笑：「你既已明白，相信你一定不會讓我失望。」

嚴缺山道：「長孫玉麟公子有甚麽事，不妨直說。」

長孫玉麟沉吟半晌，道：「我要找一對寶物。」

嚴缺山的臉色又變了。

這時候，蓬萊殿內所有的戰鬥都已停止，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長孫玉麟和嚴缺山兩人的身上。

嚴缺山沒有說話，長孫玉麟又接道：「我要找的寶物，也就是龍城壁，司馬血和唐竹權要找尋的水晶鳳凰。」

嚴缺山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早就已經說得很清楚，我根本沒有二十萬兩金子去買那一對水晶鳳凰。」

長孫玉麟淡淡道：「這點我早已知道，但你一定知道是誰買下水晶鳳凰的。」

嚴缺山額上已在冒汗。

長孫玉麟又冷笑道：「我現在的心情又開始有點不妥。」

嚴缺山忽然轉過身子，冰冷的劍鋒又

指在他的胸膛上。

他吸了口氣，緩緩道：「本莊主若把買主的身份透露出來，你們是否願意把嚴小珊釋放？」

長孫玉麟道：「這不關他們的事，擄刦令嫒，只是我一個人幹的。」

嚴缺山目露狐疑之色。

長孫玉麟又在催促他：「究竟是誰願意把二十萬兩金子買下水晶鳳凰？」

嚴缺山沉默了許久，終於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

他說出來的名字是：「金鸚鵡！」

（四）

金鸚鵡這個名字說出來之後，長孫玉麟手中的劍突然起了一陣顫抖。

「是他？」

「我已說出這個人的名字，你一定要履行諾言，速把小珊釋放。」

長孫玉麟吸了口氣，忽然道：「金鸚鵡是不是仍然活着？」

嚴缺山默然半晌，沉聲道：「你以爲憑朱博那一夥烏合之衆，就可以殺得了大金殿四武士裏最精明的金鸚鵡？」

長孫玉麟嘆息一聲：「這件事我本來就不太相信。」

嚴缺山道：「當然絕對不足以相信，當日被殺的人，絕不是金鸚鵡。」

龍城壁突然插口道：「不是金鸚鵡又是誰？」

嚴缺山吸口氣，道：「黑燕六郎。」

「黑燕六郎？」龍城壁、長孫玉麟同時脫口了。

「不錯，是黑燕六郎，也就是大金殿四武士中的巢黑燕。」

長孫玉麟喃喃道：「黑燕六郎早在四年前就已神秘失踪，想不到……」

嚴缺山道：「巢黑燕與金鸚鵡都是富家子弟出身，而且在五年前還幹過一票驚天動地的鉅刦案。」

龍城壁動容道：「五年前大漠黃金大王魯克班被盜三十六箱金子，難道就是他們幹的？」

嚴缺山道：「不錯，正是他們兩人幹的。」

龍城壁沉思着，道：「據在下所知，他們並不是貪財的人。」

嚴缺山道：「他們貪圖的不是黃金，而是想買下這一對水晶鳳凰。」

龍城壁問道：「水晶鳳凰到底有甚麽秘密？」

嚴缺山搖搖頭：「這一點本莊主也不太清楚。」

他嘆了口氣，接道：「正當他們準備利用本莊主去買下這一對水晶鳳凰的時候，大金殿主却忽然把水晶鳳凰賣給了宋尙書。」

龍城壁目光一閃：「宋尙書並不是個武林人，他何以會和大金殿搭上，還買下這一對水晶鳳凰？」

嚴缺山皺眉道：「這一點我也不太清楚。」

長孫玉麟冷冷一笑，道：「他們給了你多少好處。」

嚴缺山面色凝重，沉默一會才勉强笑道：「實不相瞞，本莊主早在多年之前，就已想學劍，但一直都沒有遇到眞正的名師指引。」

長孫玉麟一楞：「總不成你會拜他們二人爲師罷？」

就在這時候，嚴缺山的頭頂上突然有人冷笑道：「誰說不會？」

龍城壁同時大喝：「小心——」

長孫玉麟手中的劍也在刹那間冲霄殺飛起，「錚！」的一聲，半空中鋒利無匹的長劍交擊在一起。

嚴缺山的臉幾乎已變成慘綠色，身形急退，一退就已退開三丈之外。

但同一刹那間，十五顆黑白棋子挾着一股陰柔的勁風，襲向他的面門。

嚴缺山怒呼，雙掌狂舞。

十二顆黑白棋子已被震飛。

但還有三顆，那是棋聖田敬先的黑白絕命棋，成品字型嵌進他臉龐的肌肉裏。

嚴缺山一聲慘呼，但仍然沒有忘記自己的女兒。

他大聲對長孫玉麟道：「我已把一切說出……你莫忘了自己的諾言……」

長孫玉麟嘆道：「嚴莊主請放心，今若有誰敢動令嫒一根毫髮我決不饒他。」

嚴缺山一笑，但他的笑容很快就已僵硬。他的人也隨卽仰面倒了下去。

嚴小珊真的失踪了

（一）

劍氣森森，殺氣又在蓬萊殿中瀰漫。

長孫玉麟劍鋒橫胸，一雙冰冷的目光凝注在一個人的臉上。

這人年約三十出頭，身上穿着一套手工精緻的深色衣裳，背上還披了一件金光閃閃的披風。

他的手中也有劍，劍柄上垂着一條細小的金綫，金綫下懸着一隻栩栩如生的金鸚鵡。

這把劍的名字，也和他主人的名字，一模一樣。它叫金鸚鵡劍，現在它已和金鸚鵡一起在蓬萊殿中出現。

× × ×

嚴缺山死在棋聖田敬先的突襲下，並未使龍城壁感到太大的意外。

他早就看出，簫笛棋琴四大殺手，絕不是嚴缺山所能駕馭的。

現在，事情已很明顯，他們眞正的主人並非嚴缺山，而是金鸚鵡。

金鸚鵡沒有死，被飛雲寨等人圍攻而死的人是黑燕六郎——巢黑燕。

巢黑燕也是大金殿四武士之一，武功絕不比金鸚鵡差。

但他却死在一個陷阱之下。

長孫玉麟並不愚蠢，他又料到了其中的來龍去脈。

金鸚鵡把自己的劍送給巢黑燕，並故意製造機會，讓巢黑燕和朱博等人發生衝突。

巢黑燕早已看上了金鸚鵡的劍，這是長孫玉麟早已知道的。

直到朱博等人殺了巢黑燕之後，憑劍認人，還以爲殺了的人是金鸚鵡。

金鸚鵡仍然活着，金鸚鵡劍也仍然在他的手中，巢黑燕所得到的一把是假的。

巢黑燕沒有看出這把劍是眞是假，因爲這把劍其實也是鋒利無比的利器。

但長孫玉麟却早已看出了。

但他一直不動聲息，就是希望總有一天能够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他早就懷疑其中大有文章，現在果然證實，金鸚鵡沒有死，而且還進行着一個極密秘的計劃。

這計劃當然和水晶鳳凰有很大關係。

（二）

金鸚鵡和長孫玉麟拚了一劍。

長孫玉麟若不和金鸚鵡拚這一劍，那麼嚴缺山一定會死在金鸚鵡的劍下。

但長孫玉麟仍然未能使嚴缺山的性命維持得更長久。

田敬先的黑白絕命棋早已扣在手裏，嚴缺山一退，他的暗器也已出手。

就憑這一手暗器功夫，已足以證明田敬先這個人實在比嚴缺山更可怕。

長孫玉麟忽然道：「你們爲甚麼要殺嚴缺山？」

金鸚鵡沒有回答。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顧驚濤突然向他撲了過來。

他是爲了替嚴缺山報仇而撲過來的。

判官筆和量天尺分別向金鸚鵡的要害發出攻擊，他已準備拚了這條老命。

他已決定不再活下去，但無論如何一定要和金鸚鵡拚個同歸於盡。所以，他用的招數，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

他只攻不守，就算自己挨十劍才換給對方一記重創，也在所不惜。

雖然他的年紀已很老，但這一股蠻勁和衝動，却比血氣方剛的少年人還更瘋狂可怕。

但判官筆和量天尺還沒有沾着金鸚鵡的衣角，他忽然就給另一個人輕輕抱走。

× ×

鬼影山莊的顧大總管，在江湖上名氣响噹噹，江南武林中人，誰不對他敬畏三分？

但這一天，這個顧大總管却變成了一個很可憐的人，他不但無法保護莊主的性命，連想拚了一條老命爲嚴缺山報仇也在所不能。

把他抱走的人是司馬血。

本來顧驚濤的武功就算不如司馬血，也絕不會給他輕易抱走。

但顧驚濤在未曾被司馬血抱走的時候，龍城壁已閃電般的出手點住了他的三個穴道。

× ×

顧驚濤被司馬血抱走的時候，有着一種騰雲駕霧的感覺。

這年青殺手能成爲殺手之王，絕非倖致。

顧驚濤忽然流淚！

他知道龍城壁點住自己的穴道，然後讓司馬血抱走自己，完全是一番好意。

他也知道憑自己的武功，根本就無法爲嚴缺山報仇，就算想拚個同歸於盡，也是妄想。

他的情緒很激動，但却知道龍城壁和司馬血都是好人。

司馬血把他抱出鬼影山莊外，就解開了他的穴道。

顧驚濤忽然發覺自己老了。

不但老，而且老而無用。

他仰面狂笑，笑聲嘶啞，笑中老淚縱橫。

司馬血沒有看他的臉，看他的淚。

他只是對顧驚濤說道：「你有沒有銀子？」

顧驚濤一怔。

司馬血淡淡道：「你是不是要殺金鸚鵡爲嚴缺山報仇？」

顧驚濤不禁動容，接着咬牙道：「老夫非但要殺金鸚鵡，還要殺田敬先這個惡賊。」

司馬血道：「行！」

顧驚濤道：「你有辦法？」

司馬血眨了眨眼睛，道：「當然有辦法，問題是你有沒有二十兩銀子？」

「二十兩？」顧驚濤又呆了一呆：「這些年來嚴莊主一直待我不薄，就算是二萬兩也不成問題。」

司馬血搖頭一笑：「不必那麼多，二十兩就已足够。」

顧驚濤毫不猶疑，立刻從懷中掏出二錠十兩重的銀子。

司馬血接過二十兩銀子，淡淡笑道：「誰說白花花的銀子不好，有了這二十兩，我可以替你找一個職業殺手，把金鸚鵡和田敬先雙雙幹掉！」

顧驚濤不禁傻住了。

「司馬血，老夫現在還沒有這個心情跟你開玩笑。」

「誰跟你玩笑？

「二十兩銀子就能聘請一個出色的殺手，把金鸚鵡和田敬先都置諸死地？」

「當然。」

「老夫不信這種事，天下間絕對沒有要價十兩銀就去殺人的職業殺手，就算有，他的本領也不會大到甚麼地方去。」

「你錯了。」

顧驚濤盯着司馬血，忽然脫口道：「難道這個職業殺手就是……」

「不錯，」司馬血指着自己的鼻尖，冷冷一笑：「雖然在下殺人，有時候會要價數十萬兩，但只要我高興，十兩銀子已經可以讓我動手去殺任何人。」

顧驚濤愕住，他忽然握着司馬血的手，目中充滿感激之色：「你眞的肯爲老夫去宰掉那兩個畜牲？」

司馬血點點頭。「在下連殺人酬金都已收下，就算是當今天子也不能改變我的主意。」

顧驚濤忽然又從懷中取出四張銀票，每一張都價值五千兩。「司馬……大俠，這些錢對老夫已沒甚麼用，請你收下。」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在下說過二十兩已足够，你再給更多的酬金，那是瞧不起我！」

顧驚濤張大了嘴巴，連話都說不出。

司馬血走了。

他最後的兩句說話：「你若對我沒有

信心，不妨用這些銀子另聘高手。」

顧驚濤苦笑。

倘若連殺手之王都殺不了金鸚鵡和田敬先，那麼就算他擁有的銀子再多千百倍，又有那一個殺手够資格賺取？

（三）

當司馬血重回蓬萊殿的時候，金鸚鵡、田敬先和康也狄都已走了。

司馬血一怔。

他剛才已接了一宗要價二十兩銀子的殺人買賣，他還以爲立刻回到蓬萊殿，就可以去對付金鸚鵡和田敬先。

但他們却已走了。

「他們爲甚麼不逗留多一會？」司馬血忍不住問龍城璧。

龍城璧淡淡道：「這裏又沒有佳餚美酒，又沒有美艷如花的俏娘兒，他們爲甚麼要再逗留多一會？」

司馬血皺了皺眉：「長孫玉麟呢？」

龍城璧道：「他在發呆。」

司馬血道：「他爲甚麼要發呆？是不是他的老婆偷漢子？」

龍城璧搖搖頭，道：「他沒有老婆，絕不會有這種憂慮，但他的一個紅顏知己却很不妙。」

「誰是他的紅顏知己？」

「嚴小珊。」

「嚴小珊？」司馬血一怔：「嚴缺山的女兒居然會成爲了他的紅顏知己？」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也許紅顏知己這四個字是說得太隆重一點，但假如我沒有看錯的話，長孫玉麟對嚴小珊實在很不錯。」

司馬血並不是一個糊塗人，但這件事實在令他糊塗起來。

「嚴小珊豈不是給長孫玉麟擄刦用來威脅嚴缺山的？難道她現在又已出了甚麼事？」

龍城璧嘆了一口氣，道：「長孫玉麟沒有眞的刦去嚴小珊，是他和嚴小珊講好了條件，然後嚴小珊自行失踪十天，還把她的佩劍借給了長孫玉麟。」

司馬血皺着眉，他委實想不到長孫玉麟竟然有這種本事，可以讓一個江湖老魔頭的掌珠自行失踪十天。

龍城璧聳了聳肩，接道：「但現在他們已弄假成眞。」

「甚麼弄假成眞？」

「嚴小珊眞的給人擄走了。」

「誰擄去她？」

「是金鸚鵡！」

「目的何在？」

「他此舉目的，是志在打擊長孫玉麟。」龍城璧沉吟着，緩緩道：「長孫玉麟和嚴小珊相識時日雖然短淺，但却已有互相傾慕之意。」

司馬血說道：「你怎麼會知道得這樣清楚？」

龍城璧微笑道：「我知道的就只是這麼多，而且都是長孫玉麟告訴我。」

司馬血目光一掃，忽然道：「唐竹權呢？」

龍城璧悠悠一笑，道：「你的鼻子向來都沒有毛病，難道你沒有嗅到一陣特別的香氣？」

司馬血揉了揉鼻子，脫口道：「是大麯酒。」

龍城璧笑了笑，道：「不錯是大麯酒，唐竹權剛從這鬼影山莊找到七八罎。」

司馬血嘆了口氣，喃喃道：「他別的本領猶在其次，喝酒和偷酒的本領，恐怕世間上已無人能出其右……」

玲瓏宮鎭山之寶

（一）

黃昏。一抹斜陽，照在雷雨鎭西南三里外的一座古堡上，把這座已荒棄了多年的建築物，染成了一片金黃之色。

這座堡壘也曾有過一段金碧輝煌的日子，據說在三十年前，它本是江南百毒教總壇所在，但自從三十年前百毒教發生了一場內鬨之後，整個百毒教就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

不到兩年，百毒教更由四分五裂變成珠沉玉碎，大家拚個同歸於盡。

當時最令江湖中人觸目的，就是歐陽歡夢與桑百毒的一戰。

桑百毒教主，不但擅長用毒，心計更毒，江湖中人俱聞名變色。歐陽歡夢本非百毒教中人，但却是桑百毒的師弟。

這師兄弟二人，雖然是同拜一人爲師，但性格却是逈然有別。

桑百毒兇殘暴戾，爲求達到目的，往往不擇手段。

但歐陽歡夢却是個溫文雅爾，凡事都很講道理的謙謙君子。

桑百毒極力邀請師弟加盟百毒教，結果歐陽歡夢終於成爲百毒教的副教主。

桑百毒邀請歐陽歡夢加盟，是想藉此壯大百毒教的聲勢，稱霸於江南武林。

但歐陽歡夢却不是這樣想。

他加盟百毒教，是希望能藉着自己在教中副教主的地位和權力，儘量不使百毒教的勢力向外擴張。

師兄弟二人並不同心，桑百毒終於發覺把師弟引進百毒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但那時候，歐陽歡夢已在教中樹立了他的威信，而且擁有一批心腹份子。

他們都認爲百毒教行事作風太狠辣，使百毒教在武林中的聲譽越來越差。

百毒教這三個字，本來就是代表着邪惡、險毒、充滿野心。

最後，桑百毒寫了一張黑名單，誓言要在一個月之內，把歐陽歡夢和他的心腹份子逐一誅滅。

他是採用個別擊破之計，而且進行這項陰謀的時候，完全不動聲色，吏三番四次使用借刀殺人之計，不到半個月，歐陽歡夢的心腹份子已被消滅了一半。

歐陽歡夢是否毫不知情？

不！

歐陽歡夢雖然是個謙謙君子，但却不是個呆子。

他早已看出桑百毒要對付自己的心腹下手，但爲了大局着想，只好忍隱不發，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桑百毒不要趕盡殺絕。

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桑百毒是個毒丈夫，既然已動殺機，又豈會手下留情？

最後，歐陽歡夢和他的心腹份子終於作出了反擊。

結果，百毒教四五分裂。

兩年後的一個秋夜，雙方終於在這座堡壘中爆發了激烈的決戰。

歐陽歡夢雖然是桑百毒的師弟，但他的武功絕對不在桑百毒之下。

混戰中，有人火燒堡壘。

激戰後，堡中平添無數燒焦了的屍體，根本連樣貌和年齡都無法辨認。

但自此之後，歐陽歡夢和桑百毒再也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而百毒教亦在這一戰之後淪亡。

這一對師兄弟是不是已經同歸於盡，死在堡中？

當時，江湖中還有人爭論，他們是生是死，誰存誰亡，弄得衆説紛紜，莫衷一是。

但時間漸漸消逝，江湖上仍然沒有他們的影踪。

所以，現在每一個江湖人，都認爲歐陽歡夢和桑百毒已在那一戰同歸於盡。

（二）

堡外斜陽耀眼，堡內却是一片陰沉的世界。

夕陽漸西下，堡內大廳處忽然亮起了一盞昏黃的油燈。

× ×

燈火淒迷，昔年金碧輝煌的正院大廳，現在已變成鬼城般可怖的地方。

但這裏仍有人跡出現。

一個頭髮如銀，臉上滿是皺紋的青袍老人，就坐在這大廳最黑暗的角落處。

他盤膝而坐，雙目似是半開半闔，他距離那一盞油燈最少有五丈之遙。

青袍老人就這樣盤坐着，漸漸地，天色更黯淡了。

油燈仍然在閃動着微弱的光芒。

驀地，金光一閃，一個背上披着一襲金披風的人，像是一隻金色的蝙蝠飛了進來。

他不偏不倚，剛好在那一盞油燈前停下。

這人赫然是金鸚鵡！

（三）

假如這廢堡中還有其他人的話，一定會給金鸚鵡的第一句説話嚇了一跳。

他進來之後的第一句話是：「弟子已遵師父命令，把大金殿主刺殺於劍下。」

青袍老人的眼睛突然睜開，眼神中流露出一種殘酷，怨毒和痛快交迸的神采。

「當眞？」

「弟子已把他的首級帶來。」

「呈上來讓爲師瞧清楚！」

「是。」

金鸚鵡手中，果然帶着一隻木箱子。

木箱啓開，赫然出現一顆血跡猶未乾透的人頭。

青袍老人霍然站立，雙手捧着這一隻木箱子。

「果然是歐陽歡夢！果然是歐陽歡夢！」青袍老人仰面大笑，雙手却不由自主的顫抖起來。

金鸚鵡垂手而立，臉上毫無表情。

「好！幹得好！」青袍老人長長的吐了口氣，道：「若不是爲了水晶鳳凰，爲師也不會讓你等到今日才下手，現在爲師總算大仇已報，也不枉十餘年來的一番教導。」

金鸚鵡道：「師父神功蓋世，要殺大金殿主亦當非難事。」

青袍老人搖搖頭，嘆道：「爲師雖然武功比你高强，但要殺歐陽歡夢，却是萬難。」

金鸚鵡道：「弟子不懂。」

青袍老人又嘆了口氣，道：「這都是你祖師爺存心偏護，把烈陽九轉神功傳了給他，而這套武功正是爲師所練百陰魔功的尅星。」

金鸚鵡道：「烈陽九轉神功實在厲害，若不是師父給弟子的百毒迷魂霧極具靈效，弟子又豈能把他殺死？」

青袍老人道：「百毒迷魂霧雖然極其靈效，但必須近身施放才能見功，若非由你出手，又豈能使歐陽歡夢伏誅？」

金鸚鵡點頭，道：「師父神機妙算，大金殿主就算有三頭六臂，也難逃一敗的命運。」

青袍老人沉吟半晌，忽道：「歐陽歡夢願意把水晶鳳凰賣給宋尚書，你可知道是甚麼緣故？」

金鸚鵡搖頭：「這正是弟子一直不明白的事。」

青袍老人冷冷一笑，道：「他願意把水晶鳳凰賣給宋尚書，是因爲他知道宋尚書欲巴結六王爺，而六王爺最渴望得到的寶物，也就是這一對水晶鳳凰。」

金鸚鵡道：「難道大金殿主與六王爺有甚麼關係？」

青袍老人冷冷道：「歐陽歡夢出身富豪之家，但眞正知道他底蘊的人，世間上却寥寥無幾。」

金鸚鵡靜靜的聽着。

青袍老人冷笑一聲，接道：「他是六王爺的私生子！」

金鸚鵡剎那間呆住。

只聽得青袍老人緩緩接道：「六王爺雖是皇族中人，但少年時曾遇高人，而且還練成了絕世武功。」

金鸚鵡道：「弟子從未聽任何人説過這件事。」

青袍老人道：「眞人不露相，尤其是以六王爺的身份，又豈會到處招搖，展示自己的武功？」

金鸚鵡不斷點頭。

青袍老人道：「歐陽歡夢就是六王爺年輕時在江湖上，與一個名妓生下來的兒子。」

金鸚鵡恍然大悟。

「難怪六王爺不能承認這個兒子，原來他的母親是個妓女。」

青袍老人冷冷道：「後來歐陽歡夢的母親嫁給歐陽鏗，歐陽歡夢也因此而姓歐陽。」

金鸚鵡道：「他是否知道自己眞正的身世？」

青袍老人道：「他一直都不知道，直到他母親病重垂危，才把眞相説出。」

金鸚鵡説道：「那水晶鳳凰又有何秘密。」

青袍老人緩緩道：「這一對水晶鳳凰，關係着一個武功的寶藏。」

「武功寶藏？」

「不錯，」青袍老人點點頭，慢慢的説道：「六王爺年輕時所遇的一位高人，也是風雪老祖。」

「風雪老祖？」金鸚鵡深深的吸了口氣。

「正是北極異人風雪老祖，」青袍老人點點頭道：「風雪老祖本身武功極高，是近百年武林第一奇人。」

金鸚鵡道：「難道水晶鳳凰關係着風雪老祖的武功？」

「不是風雪老祖的武功，而是風雪老祖師母所遺下來的武功寶藏。」

「風雪老祖的師母？」金鸚鵡聽得簡直有點痴了。

「她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青袍老人緩緩道：「她的武功，據説猶在風雪老祖之上。」

金鸚鵡不禁爲之動容。

青袍老人道：「她在風雪老祖很年輕的時候就已逝世，她臨死的時候，送了這一對水晶鳳凰給風雪老祖。」

金鸚鵡道：「這是多少年前的事？」

青袍老人屈指一算，説道：「倘若風雪老祖現在仍然活着，他已超過一百歲，但她師母逝世的時候，他只有二十多歲而已。」

金鸚鵡道：「換而言之，那已是七十多年之前的事。」

青袍老人道：「不錯，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但當時風雪老祖的武功，已是非同小可。」

金鸚鵡靜靜的聽下去。

青袍老人緩緩接道：「原來這一對水晶鳳凰，是玲瓏仙宮的鎭山之寶。」

「百年前武林中最神秘，宮中人人武功深不可測的玲瓏仙宮？」

「正是玲瓏仙宮，」青袍老人道：「但這一個神秘的仙宮，已在九十年前發生了一場可怕的變亂，宮中高手無一倖免。」金鸚鵡嘆道：「那情況豈非就如本教三十年前的變亂一般無異？」

青袍老人點點頭道：「就算不是完全一樣，也是差不多了。」

他目中忽然發出一種火燄的光芒，接道：「風雪老祖的師母，也就是玲瓏仙宮最後的一個主人，她和十幾個叛徒力戰，終於重傷逝去。」

金鸚鵡道：「她就是在這個時候把水晶鳳凰交給風雪老祖？」

「不錯！」青袍老人吸了口氣，緩緩地道：「無論任何人，只要他擁有水晶鳳凰，就可以到玲瓏仙宮的寶庫裏，予取予携。」

金鸚鵡一呆。

「剛才師父豈非説過，玲瓏仙宮經過一場變亂後，宮中高手幾乎無一倖免？」

青袍老人道：「但玲瓏仙宮的寶庫並不在玲瓏仙宮之中，而看守寶庫的人一直也與外世隔絕，他們只是認寶不認人，數百年以來，俱是如此。」

金鸚鵡道：「難道他們全然不怕水晶鳳凰落入外人手中？」

青袍老人道：「不是不怕，而是玲瓏仙宮的規矩，早在數百年前就已由第一代宮主所訂下。」

金鸚鵡想了想道：「這道理大概就和學劍的人，絕不能失去自己的劍一樣。」

青袍老人道：「正是如此，但風雪老祖的師母，終於無法保得住這一對水晶鳳凰，只好交給風雪老祖。」

金鸚鵡道：「難怪風雪老祖的武功如此厲害。」

「你若以爲風雪老祖練過玲瓏仙宮的武功，那可是錯誤的想法。」

「難道風雪老祖本身竟然沒有到過寶庫？」

「的確沒有，」青袍老人道：「風雪老祖最尊敬的人，並不是師母，而是他的師父。」

金鸚鵡道：「這又有何分別？」

青袍老人道：「風雪老祖的師父和師母，雖然彼此是夫妻，但却都是心高氣傲的人，數十年來一直互不相讓，誰也不肯佔誰的便宜。」

金鸚鵡嘆了口氣：「難怪風雪老祖居然會對玲瓏仙宮的寶庫毫不動心。」

青袍老人道：「事實上風雪老祖的師父，他的武功已足夠讓風雪老祖稱霸武林，風雪老祖又何必去學玲瓏仙宮武功？」

金鸚鵡道：「那水晶鳳凰又何以會落在大金殿主手中？」

青袍老人道：「事情很簡單，風雪老祖把水晶鳳凰送給了六王爺，而六王爺又把它送給了西門芳，西門芳也就是那個名妓，歐陽歡夢的母親。」

金鸚鵡點了點頭，説道：「然後，西門芳又再把水晶鳳凰給了大金殿主歐陽歡夢！」

青袍老人道：「事情就是這麼複雜，總之是一言難盡。」

金鸚鵡忽道：「六王爺是個嗜武之人，怎會輕易把水晶鳳凰送給一個名妓。」

青袍老人嘆了口氣，道：「風雪老祖江湖異人，根本就沒有把水晶鳳凰的來歷告訴六王爺，只是當作一件古玩送給他，六王爺又豈知其中這許多曲折？」

金鸚鵡道：「莫非現在他已知道水晶鳳凰的眞正來歷和用處。」

「當然已經知道，否則他又怎會想要回這一對水晶鳳凰？」

青袍老人淡淡一笑，接道：「幸好現在水晶鳳凰已落在我們的手中，歐陽歡夢也已變成了一個死人，六王爺就算再神通廣大也對我們無可奈何。」

金鸚鵡忽然嘆息一聲，道：「大金殿主雖然已死，但還有長孫玉麟和龍城璧等人，他們不除，對我們始終是一個心腹大患。」

青袍老人沉下臉，作出了一個手勢。這個手勢的意思，任何人都不難明白的。

它只代表着一個字．「殺！」

× ×

這個神秘的青袍老人，正是昔年百毒教主桑百毒．

當年一戰，桑百毒沒有死，歐陽歡夢也沒有死，但都受了重傷．

經過這許多年歲月，他們不但傷勢已復原，武功也已大為精進，歐陽歡夢更成為了大金殿的主人．但他的行動，一直都在桑百毒監視之中．

桑百毒心狠手辣，當然不會忘記三十年前的血海深仇．歐陽歡夢毀了他的百毒教，他也要毀了歐陽歡夢的大金殿．

誰說仇恨不是一種可怕的力量．

歐陽歡夢終於死在金鸚鵡暗算下，大金殿將會還有很多驚心動魄的事情發生．

大地更黑暗．

油燈忽滅，桑百毒在廢堡中的笑聲聽來更是令人覺得深沉可怕。

江南一怪乞

（一）

細雨紛飛，是烟雨迷離的一個清晨．

長孫玉麟、龍城璧、司馬血和已有七分酒意的唐竹權，聯袂來到了古坪．

古坪是一個很熱鬧的城市，尤其是在清晨時候，禪方古寺外更是行人熙來攘往，大有車如流水馬如龍之概．

禪方古寺早已荒廢多年，寺內既無僧侶，亦無廟祝，只有一個年老乞丐，朝夕與一隻豢養多年的猴子為伍．

古寺雖然被廢棄，但寺外却是一個鬧市，尤其是在每天的早上，更是小販和走江湖者的天下．

唐竹權帶着七分酒意，用五兩金子買了一隻只值六個銅錢的粽子，吃得津津有味。

賣粽的是個老婦人，她老得連牙齒都只剩下兩三枚，當她接下這五兩金子的時候，忍不住咬一咬自己的指頭，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夢．

她和她的小孫兒都聽見那個大胖子說：「這些金子買一隻粽夠不夠？」

老婦人正在發怔，那大胖子把金子塞進老婦人的手裏，然後壓低嗓子道．「我是從天上而來的神仙，乃人見人愛的財神爺也．」

老婦人正在懷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都出了毛病，這個胖財神爺已不知去向．

× ×

花錢是一種學問．

一種比賺錢還更深奧的學問．

不少人很能賺錢，但却在花錢這一件事情上弄得不倫不類．

有些人太節儉，有些人太揮霍．

只有一種人花錢永不寃枉，而且自己和別人都同樣會得到快樂．

那就是喜歡做眞正善事的人．

善事當然有眞有假，世間上沽名釣譽的人本來就不少．

但唐竹權絕不是這種人．

所以他雖然四十歲還沒有娶老婆，他的生活還是過得那麼愉快．

（二）

古坪最大的一間酒家，還未曾開始營業。但最細小的一間小酒家，却已坐滿了顧客．

唐竹權肚子餓，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張桌子，高呼小二．「先來好酒三十斤，雜錦麵三大碗。」

他酒量大，餓起來的時候食量也是頗為驚人．

小二匆匆端上三十斤竹葉青，心想．「非醉死你這條大象不可。」

但唐竹權却像倒水也似的把酒猛灌，這種狂飲的喝酒方法，簡直使小二看得目瞪口呆。

三碗雜錦麵端上，唐竹權又是風捲殘雲似的，很快就一掃而空．

就在他喝完酒，又塡飽肚子的時候，他的身邊忽然出現了一隻猴子．

× ×

這是一隻年老的猴子．

老猴子雖然不及小猴子般活潑可愛，但她盯着唐竹權的時候，那種古怪的表情還是令唐竹權覺得很有趣．

唐竹權一笑．

但他只是這麼笑了一聲，就再也笑不下去．

因為這隻老猴子的身旁，忽然又出現了一個老乞丐．

老乞丐冷冷的瞧着他．

老乞丐臉上的表情，可不像老猴子般有趣．

「唐竹權，你還能認得我這個老叫化嗎？」

「當然認得，」唐竹權嘆了口氣，「合該倒霉，居然會在這裏遇見你．」

老乞丐冷冷道：「和你一起來到這裏的兩個人，是不是龍城璧和司馬血？」

唐竹權道：「不是他們還有誰？」

老乞丐道：「還有一個面如白玉，英俊非凡的小子又是誰？」

唐竹權答道：「他是大金殿的長孫玉麟．」

老乞丐冷冷一笑：「十年前我們的賭約，你大概還沒有忘記罷？」

唐竹權苦笑．

「怎會忘記，老子曾親口答應過，只要有機會，一定替你辦一件事．」

老乞丐的臉忽然緩和下來．「很好，你畢竟還是個守信諾的人．」

唐竹權又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十年前老子技不如你，敗在你的手中，那還有甚麼話可說的？」

老乞丐冷笑．

「你不服氣？」

「誰說老子不服氣？」

「若不服氣，咱們可再比劃比劃。」

「不必了，反正早在十年前老子就已敗在你的手下。」

「你不想報仇？」

「為甚麼要報仇？我們是公平比武，優勝劣敗，又有甚麼仇怨可說？」

老乞丐楞住，忽然仰天大笑．「好小子，我總算是佩服了你！」

唐竹權板起了臉孔，道．「你有甚麼

事要老子去辦，儘管說，否則老子離開了這裏，你再要找我却是萬難．」

老乞丐沉吟半晌，道：「你是不是要去大金殿？」

唐竹權一楞：「你怎知道？」

老乞丐冷冷笑道：「我是甚麼人，我若連這件事都不知道，怎能成為丁黑狗的師父？」

唐竹權一呆：「丐帮丁黑狗是你的弟子？」

老乞丐道．「一點不假．」

唐竹權冷笑道：「怎麼以前老子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老乞丐淡淡道：「以前他還不是我的徒弟，他又從何提起？」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道．「他是在甚麼時候拜你為師的？」

老乞丐道：「兩個月之前。」

唐竹權忽然嘆了口氣，道．「老子若知道這件事，一定大力阻止．」

老乞丐的鼻孔差點噴出了火。「我有甚麼不好，那小子能拜我為師，是他的福氣．」

「福氣，福氣，確是他媽的天大的福氣．」

老乞丐忽然冷喝道：「踢他！」

唐竹權一呆，還沒有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肚子已給老猴子踢了一脚。

唐竹權哈哈一笑：「這老猴眞有趣，牠的武功是不是你教的？」

老乞丐直認不諱：「這是猴子腿法，還不錯罷？」

唐竹權不再笑，忽然一本正經的說道：「的確不錯，出脚的速度快，走勢刁鑽奇詭，令人防不勝防．」

老乞丐臉上露出了得意之色：「我已把這套武功敎給丁黑狗，以後丐帮中無論是誰想欺負他，都難免會大嚶肚子疼。」

唐竹權笑道：「你的怪花樣甚多，難怪被人稱為江南怪丐．」

江南怪丐悠然一笑，忽然道．「我也要去大金殿。」

唐竹權一呆。「大金殿現在已變成是非之地，你何必去闖這一淌渾水？」

江南怪丐道．「老叫化今年快七十歲啦，再不活動活動筋骨，再遲幾年，恐怕連路都走不動了．」

唐竹權目光一閃：「老子的老前輩，你究竟跟誰有過節，非去大金殿不可？」

江南怪丐搖搖頭，道．「我跟大金殿的任何人都沒有過節，但却和大金殿的主人有點關係．」

唐竹權一怔．

「甚麼關係？」

「朋友。」

「你是大金殿主人的朋友？」唐竹權一怔。

「你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而是覺得實在有點意外．」

「世間上令人意外的事很多．」

「的確很多，多得令人難以置信．」

唐竹權沉吟半晌，道：「大金殿主人一直都神神秘秘的，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

江南怪丐微微一笑，盯着唐竹權道：「你想在我身上查出他的來歷？」

唐竹權訕訕一笑道：「確有此意．」

江南怪丐猶豫片刻，突然壓低嗓子，對唐竹權說：「他叫歐陽歡夢．」

「歐陽歡夢？」唐竹權一呆．「這人在江湖上名氣不小，但他仍然活着嗎？」

江南怪丐淡淡一笑．「他當然還活着，而且武功比起以前又精進了不少．」

突聽一人低沉黯然的聲音在兩人耳邊響起．「歐陽歡夢已被殺！」

聽見這句說話，江南怪丐的身子猛然一震．

他突然沉下臉，轉身怒喝道．「誰在胡說八……」但他只是說出了這五個字，就再也說不下去．

因為他已看見說這句話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江南怪丐曾經見過龍城璧，還和他喝過三次酒．

他們三次都喝得天昏地暗，但龍城璧却連江南怪丐的名字都沒有問．

江南怪丐也沒有問他是誰，但他知道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雖然他三次都喝得一塌糊塗，但他的人並不是眞的很糊塗．

他知道這個年青人就是雪刀浪子，而他也知道對方已知道自己就是江南怪丐．

而且，他還看得出，龍城璧雖然狂放不羈，但他往往比許多大俠君子之流還更老實可靠．

江南怪丐可算「老眼識英雄」，他沒看錯這個豪情浪子的性格和眞正的本質．

雖然他們互相不問對方的姓名，但却已共醉過三次．

江南怪丐活到這一把年紀，只醉過四次。當他第一次喝醉之後，以後就再也不敢嘗試醉酒的滋味，想不到遇上了龍城璧，他居然三喝三醉，醉個不亦樂乎．

× ×

龍城璧並不是個喜歡在正經事情上胡說八道的人．

所以，他說歐陽歡夢被殺，那麼歐陽歡夢想必已凶多吉少．

龍城璧的神態黯然無光，他瞧着江南怪丐，嘆道．「大金殿已易主，你不必太悲憤，江湖中人為了爭權奪利：本就是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江南怪丐道．「你是在甚麼時候知道這個消息的？」

龍城璧道．「就在剛才．」

江南怪丐目光閃動道．「誰說的？」

龍城璧嘆了一聲，道．「金百兩．」

唐竹權怔了怔，道．「是那個以出賣消息為業的獨眼老金？」

龍城璧道．「不錯，他刺探消息，釘梢和魚目混珠的易容本領，令人佩服．」

唐竹權道．「據說他每次交易，都是索酬黃金百兩，多一兩不收，少一兩也決不肯幹．」

龍城璧點點頭，道：「這人的確很有點怪脾氣，無論是誰找他做事，無論事情或大或小，他一律索酬百兩黃金，不然又

怎會獲得金百兩這個外號?」

唐竹權皺眉道：「這傢伙的消息是否靠得住?」

龍城壁還未開口回答，江南怪丐便巳嘆息着道：「金百兩又有另一外號，叫黃金口，他的說話甚至比昔年的不假道長還更老實可靠。」

龍城壁苦笑道：「但這一次我們却寧願他的消息不準確。」

江南怪丐搖頭道：「這個恐怕很難了，除非這個金百兩是假的。」

忽然一人乾咳兩下，帶着冷笑聲道：「誰說老夫是假的?混帳!胡說!荒謬，簡直是他娘的放狗屁!」

× ×

乾咳、冷笑、罵人說話如連珠炮發的，是一個顎下長着山羊鬍子，頭戴一頂方巾帽的老頭兒。

他就是金百兩。

江南怪丐赫然變色道：「果然是黃金口!」

金百兩冷冷道：「歐陽歡夢被殺，是千眞萬確的事。」

江南怪丐道．「殺他的人是誰?」

金百兩道．「黃金百兩。」

江南怪丐瞪大眼睛，怒道：「是你殺歐陽歡夢的?」

金百兩眼睛一眨，拈着山羊鬍子冷冷道：「老夫是金百兩，並非黃金百兩。」

江南怪丐道：「那麼你說黃金百兩是甚麼意思?」

金百兩面色稍爲緩和，道：「老夫的意思很簡單，你想知道是誰殺他，請先惠賜黃金一百兩正。」

江南怪丐呆了半响．「問一句話就要一百兩?」

金百兩道：「你可以不問，老夫可以不答，這本來就是一件很公平的事。」

當他說完這幾句說話時，一張黃金百兩的銀票已出現在他的鼻尖前不足一尺。

金百兩微微一笑，連看也不看就這把張銀票收下。

付這一百兩黃金的人，並不是江南怪丐，而是龍城壁。

他花了一百兩黃金，只換回金百兩的三個字，他說：「金鸚鵡。」

龍城壁又問：「金鸚鵡是否主謀?」

金百兩道：「黃金百兩。」

龍城壁再付。

金百兩道：「不是。」這一次他的回答更簡單。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主謀是誰?」

這一次，不等待金百兩說「黃金百兩」這四個字，他就已把身上最後一張黃金百兩的銀票，塞在金百兩的手中。

金百兩照收不虞。

他這一次的回答也很簡單，只有三個字．「桑百毒。」

「桑百毒?」

「謝謝光顧，再見。」

金百兩賺了幾百兩金子，已足夠他一年的開銷，此時不說再見，尚待何時?

江南怪丐恨得牙癢癢的，冷哼道：「桑百毒，老叫化爺一定要你嚐一嚐虱王神功的厲害!」

聽見「虱王神功」這四個字，唐竹權，龍城壁俱是一怔。

大金殿易主，現在要闖進去當然是不太容易．但他們都已下了決心，就算大金殿變成龍潭虎穴，他們都要闖進去!

雷州四妖

（一）

龍潭虎穴雖然可怕，但更可怕的却還是人心．常言說得好．「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歐陽歡夢一向很倚重金鸚鵡，幾乎事無大小都找他商量，可說是推心置腹，絕無半點懷疑．當他知道金鸚鵡尚在人間的時候，幾乎高興得要掉下眼淚。

他怎樣也想不到．金鸚鵡這一次回到大金殿，是要謀害自己!

現在，歐陽歡夢的一生，已化爲南柯一夢，他臨死的時候，還是不肯相信金鸚鵡竟然會出賣了自己．但事實確然如此，又有誰能改變這種殘酷的事實?

大金殿易主，當然又有不少無辜的人被連累。桑百毒本來就是個心腸惡毒的人，加上和歐陽歡夢有數十年的夙怨，一經登上大金殿主人的寶座，自然是大開殺戒，把歐陽歡夢的心腹份子全部誅滅。

桑百毒甚至把嚴小珊殺掉。

但金鸚鵡大力勸阻，認爲活着的嚴小珊比死的嚴小珊有用得多。

桑百毒終於聽從金鸚鵡的意見，暫時不殺嚴小珊。

他們下一步的行動，就是準備用水晶鳳凰去換取那個令人垂涎三尺的武功寶藏!但就在這時候，大金殿外忽然又傳來一陣殺戮之聲。

桑百毒接到了報告之後，沉着臉對金鸚鵡說．「長孫玉麟來了。」

金鸚鵡默然半响，緩緩道．「我知他一定會來的，但却想不到來得這樣快。」

桑百毒沉聲道：「這人非殺不可。」

金鸚鵡道．「殺長孫玉麟並不難．但除了他之外，還有雪刀浪子龍城壁，殺手之王司馬血，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還有江南怪丐這些人才是最難對付的。」

桑百毒道．「你沒有把握?」

金鸚鵡道：「倘若以我一人之力，必敗無疑。」

桑百毒忽然神秘地一笑道．「倘若再加上雷州四妖，奪命雙魔，又當如何?」

金鸚鵡目光一亮，道：「這六位堂主都已到了總壇?」

桑百毒淡淡道．「要復興百毒教，他們自然非要重用不可，本座巳打算把他們調回總壇，至於分壇的事，就暫時交由他們的弟子管理。」

金鸚鵡道．「有他們幾位老人家在，實力大爲增强，即使龍城壁等人到來，又何足懼哉?」

桑百毒沉默半响，道．「這幾人是本教的心腹大患，非要誅滅不可，他們現在自行送上門來，那是最好不過的事。」

金鸚鵡道．「弟子現在就去把他們來

一個迎頭痛擊。」

桑百毒輕輕的揮了揮手，道．「你儘管放心，雷州四妖、奪命雙魔六位堂主，相信巳和龍城壁等人遇上了。」

金鸚鵡目光烱烱，臉上的表情就像是用石頭雕鑿出來的。

他彷彿巳嗅到血腥的氣味。

（二）

大金殿最外的一重建築物，名爲金鷹閣，龍城壁等人巳來到了這裏。

金鷹閣門外，有一雙神態威猛的金鷹，這一對金鷹高逾八尺，彷彿任何人經過這裏，都要給它們瞧個清楚似的。

唐竹權瞧着這一對金鷹，忽然嘆道：「你們若是有靈性，就該把桑老毒物和金鸚鵡的眼珠子都啄了出來，爲大金殿的主人報仇!」

江南怪丐忍不住道：「該啄去眼睛的是歐陽歡夢!」

唐竹權一楞：「你豈非是他的老朋友?怎麼居然會說出這種話?」

江南怪丐道：「歐陽歡夢若非有眼無珠，豈會給金鸚鵡害得這麼慘?這種瞎眼不啄出來留作何用?」

唐竹權想了想道：「你罵的不錯，可惜他已成爲泉下寃魂，罵了等於白罵。」

長孫玉麟臉色一寒：「兩位前輩莫再說了!」

江南怪丐和唐竹權互望一眼，兩人的表情都是黯然無光，終於欲言又止。

長孫玉麟吸了口氣，道：「昔日在金鷹閣看守的，是蘭州三傑。」

聽見「蘭州三傑」這四個字，司馬血立刻道：「四年前我曾在蘭州遇上三傑中的老大。」

長孫玉麟道：「混元神掌王天游?」

司馬血道：「正是，當時我在賭場上連輸七日，輸掉八十萬兩銀子，到後來全憑王天游借給我五萬兩，終於翻本。」

長孫玉麟道：「王天游本來就是蘭州五大鉅富之一，三幾萬兩銀子對他來說，並不算是怎麼一回事。」

司馬血道：「但我畢竟是欠了他一份人情。」

長孫玉麟道：「這種事情你不必放在心上，他這人最喜歡結識豪傑，但到頭來還是給蘭州十大魔王逼得家散人亡!」

司馬血悚然道：「有這等事?」

長孫玉麟道：「倘非如此，他又豈會和兩個結拜兄弟，來到大金殿，成爲金鷹閣三大護法?」

司馬血目光閃動，冷冷道：「好厲害的蘭州十魔，總有一天他們會後悔。」

唐竹權忽然道：「蘭州三傑怎麼不在這裏?莫非……」

突聽一陣冰冷的笑聲從金鷹閣內傳了出來。

兩個綠衣老人，手中各持一雙鈎子，大模大樣的出現在衆人目前。

「幾位原來是來找蘭州三傑的。」左邊的綠衣老人乾咳兩聲，道：「只可惜你們找錯了路。」

右邊的綠衣老人嘿嘿一笑：「他們英魂不遠，現在想必仍在陰司路上等候着幾位作伴。」

長孫玉麟看着他們，他的目光漸漸變得無情、冷酷，臉上浮現出一片凌厲的殺機。「兩位是甚麼人?」

左邊的綠衣老人面上露出一種奇特的笑容，道：「老夫閻追魂。」

右邊的綠衣老人接着說道：「老夫常索命。」

「原來是北邙山的奪命雙魔。」龍城壁輕輕嘆口氣，「兩位老人家非獨長命，而且還肯替別人賣命，確是難能可貴。」

常索命看着他，臉上忽然變得木無表情：「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區區正是。」

「龍隱是個穩誠持重的人，怎麼會生出一個驕狂輕佻的兒子?」

龍城壁冷冷一笑：「兩位老人家的師父，本是俠名遠播的中原大俠，在下倒也想不出他怎會有兩個欺師滅祖的弟子。」

閻追魂目光如刀，直逼視着龍城壁：「你不但驕狂任性，目中無人，而且還製造謠言，含血噴人……」

「老子噴你娘!」唐竹權截口大罵，道：「龍城壁所言句句屬實，你們若不是殺了師父，這兩對奪命追魂鈎又怎會落在你們的手上?」

龍城壁道：「除了這四隻鈎子之外，還有兩本武功秘笈，三十六顆練武人仕夢寐難求的參王丹。」

唐竹權嘿嘿一笑：「你們宰了師父，這收穫倒是不小。」

閻追魂常索命臉上不禁爲之一涼。

突聽唐竹權一聲暴喝，五絕指法已施展，纏向常索命。

常索命鈎子揮動，冷笑道：「憑你這個胖子也配跟老夫動手?」

唐竹權置若罔聞，五絕指法精妙的招數不斷發出，一招緊接一招，每一着都令人有驚心動魄之感。

但常索命的招式甚是奇特，唐竹權指法雖然攻勢凌厲，却未能把他傷在指下。

唐竹權的臉色有點變了。

他已看出常索命的鈎法，似乎是五絕指法的尅星。

司馬血也看出了這一點，立刻叫道：「唐大少爺，讓我來對付這個老妖怪。」

唐竹權身形急退五尺，司馬血隨即閃身擋在他的面前，代替了他的位置。

常索命冷笑：「司馬血，你眞的要成爲唐竹權的替死鬼?」

司馬血淡淡道：「你們豈非要把我們這裏每一個人都殺掉?」

常索命道：「不錯，所以你們離去死都不成問題。」

司馬血道：「請動手。」

寒光一閃，常索命的鈎子已刺向司馬血的咽喉。

但司馬血的劍更快。

常索命突覺頸上一涼，碧血劍的劍鋒已貫穿過他的咽喉。這一劍絕對致命。

常索命瞪大眼睛，至死也不肯相信天下間竟有這麼快的一劍!

（三）

劍已入鞘。

常索命的眼睛雖然瞪得很大，但臉上却已毫無活人的光采。

噗！這個令江湖人聞名變色的老魔頭終於倒下。

閻追魂的臉色變了。他突然對司馬血說：「你的劍法很快！」

司馬血默然。

閻追魂抱起了常索命的屍體，道：「我不是你的敵手，所以，你不必擔心我會找你報仇！」

他的態度令人感到詫異。

閻追魂神色黯然，道：「我們曾有一個協定，就是無論是任何一人死去，另一人就要退出江湖。」

司馬血道：「我相信你的說話，你可以走，帶着這具屍體走。」

閻追魂目露感激之色：「你能讓老夫有機會好好安葬常索命！此恩此德沒齒難忘！」他的態度很誠懇，一點也沒有作僞的樣子。

但沒有人相信他的說話，就連龍城璧都只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態度。

然而，人心難測之處就是在此。

一向給人印象奸猾狡猾的閻追魂，他這一次講的說話居然是眞的。

他和常索命的確曾有這麼一個協定，無論是誰先行死掉，另一人就必須立刻退出江湖。雖然常索命死在司馬血的劍下，但以閻追魂的武功，他若要報仇，還是有機會的。

但他根本就不打算報仇。他確已準備找個安靜的地方，把常索命埋葬，然後就退出江湖，做一個平凡的人。

他抱着常索命的屍體，他的脚步已將踏出金鷹閣外。

倏地，兩條黑色的人影從閻追魂的頭頂掠過，一支鍊子槍，一桿銀槍同時疾擊他的天門要害。

閻追魂一聲怒吼，依然緊抱着常索命的屍體不放，脚下連退五尺，總算避過這兩招致命的襲擊。

兩個身穿黑袍，頭戴金冠，臉色慘白如雪的中年人，攔住了他的去路。

閻追魂目光一寒厲聲道：「讓開！」

兩個黑袍人同時冷笑，左邊一人道：「閻長老，你可知臨陣退縮，是何等嚴重的罪名？」

閻追魂道：「老夫不懂，讓開！」

右邊一人嘆道：「曾某本不欲在這個時候與閻長老衝突，但爲了維護本教規律，曾某也是身不由主。」

唐竹權大吼一聲，道：「你是甚麼人？既然他已決定退出江湖，且由他去，又何苦諸多留難？」

那自稱姓曾的黑袍人還沒有回答，龍城璧已然說道：「他大概就是雷州四妖的老大曾君武罷？」

「雷州四妖？」唐竹權「呸」的一聲，道：「還有兩個妖怪又在哪裏？快給老子滾出來。」

金鷹閣內忽然又再出現了兩條人影。

那是兩個身穿白袍，頭頂上梳着大髻，臉色蠟黃的女人。

唐竹權哈哈一笑：「他們莫不是兩對夫婦。」

龍城璧點頭，道：「你說對了，曾君武和柳若烟是一對，還有另一對夫婦是趙無血和荆小青！」

唐竹權皺眉冷笑：「四個都是淫賊，妖精，害人不淺，老子早就想把他們的心肝挖出來，看看是怎樣的顏色。」

江南怪丐冷冷道：「老叫化子早在十年前就已和他們動過手。」

唐竹權道：「以你老人家的本事，當然足夠殺敗他們有餘。」

江南怪丐搖頭道：「那也不是，這四個妖男女確有點本領，老叫化子沒有給他們的暗器殺掉，已算萬倖！」

趙無血望了他一眼，道：「原來你也在這裏，只怕今天你是沒那麼僥倖了。」

江南怪丐輕輕咳嗽了兩聲，道：「老叫化子今天一定和幾位奉陪到底……」

說到這裏，閻追魂突然抱着常索命的屍體，像一支箭般向金鷹閣外衝去。

他輕功絕佳，這一衝之勢，看來就算是用七八隻犀牛也很難把他攔住。

但曾君武的鍊子槍，和趙無血的銀槍却比他的輕功更快。

颯！颯！兩槍同時怒射閻追魂胸膛。

閻追魂突然把常索命的屍體拋給唐竹權，同時大聲道：「煩將老常抱着。」

唐竹權一呆，居然把常索命的屍體接着，這倒是一個燙山芋。

兩槍已到閻追魂的胸膛。

但閻追魂的鈎子也已出手。

霍！霍！

曾君武似是料不到閻追魂有此一着，脇下袍袖被鈎子劃破。

但閻追魂並未眞正的傷害到曾君武，反而趙無血的銀槍已順勢刺進了閻追魂的心臟裏。

唐竹權把常索命的屍體放下，盯着閻追魂，喃喃道：「這一下奪命雙魔倒變成了地獄雙魔了！」

趙無血一擊得手，臉上不禁流露出得意之色。

江南怪丐一聲暴喝，突然向趙無血衝過去，又拳又掌，忽指忽爪的連發十七八招。他出手的招式實在古怪，連唐竹權和司馬血都看不出這是甚麼武功。

唐竹權忍不住問龍城璧：「這是甚麼玩藝兒？」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你的記性似乎不大好。」

唐竹權搔了搔下顎，終於失聲道：「難道這就是他說的虱王神功？」

龍城璧悠悠道：「你看他現在像不像一隻跳來跳去的虱子？」

唐竹權道：「像極了！」

龍城璧道：「虱子是一種很古怪的東西，就算是獅虎鱷魚，只要給牠纏上了，就得乖乖的給牠吸吮血液而奈何不得。」

唐竹權道：「他似乎不會吸血罷？」

龍城璧道：「他不會吸血，但却會把對方纏死爲止。」

唐竹權嘆了口氣：「這種古靈精怪，死纏爛打花樣百出的功夫，恐怕除了這個老叫化之外，誰都無法想像出來。」

龍城璧搖搖頭，道：「死纏爛打的功夫，天下間又豈止虱王神功而已。」

「哦？」

「唐門五絕指法豈非也是如此？」

唐竹權大笑：「不錯，老子的五絕指法，也是死纏爛打，非要拚盡最後一口氣不可的武功！」

說到這裏，趙無血忽然一聲慘呼。

他的一雙眼珠子，不知怎的忽然給江南怪丐挖了出來！

唐竹權大聲道：「好，此人有眼不識泰山，如此笨眼不挖出來留待何用？」

趙無血疼痛難當，嚎呼不已。

荆小青睹狀，不由發出一聲撕心裂肺般的怪叫，喝道：「還我丈夫眼睛來！」

斷腸一刀

（一）

雷州四妖是兇名早著的惡魔，但這一天他們却遇上了尅星。

江南怪丐臉色已平靜下來，但一隻染滿鮮血的手却令人爲之觸目驚心。

曾君武已出手點住了趙無血的幾處穴道，他們現在絕不能慌亂，他們需要的是安定。

趙無血瞎了眼睛，若不把他的穴道制住，他絕不會安定下來。

江南怪丐冷冷道：「他最少有三次想用銀槍刺瞎老叫化子的眼睛，現在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荆小青怒道：「我也要把你的眼睛挖出來。」

她練的是白骨九陰爪，出招陰寒毒辣，口中罵人，雙爪已無聲無息的向江南怪丐臉上抓去。

她每一招都向江南怪丐的眼睛下手。

江南怪丐冷冷一笑，古無怪比的招數又再施展。

荆小青的白骨九陰爪突然收斂，袖中忽然射出兩蓬暗器。

這一着本來就在江南怪丐意料之中，這兩蓬暗器自然無法傷得了他。

但曾君武的鍊子槍却在這時候突然出手。「嗆啷」一聲，江南怪丐以爪迎槍，居然抓住了鍊子槍的尖端。

曾君武冷喝，突然棄槍用拳。

江南怪丐冷不防對方有此一着，「蓬」然一聲異响，胸膛已中了一拳。

曾君武這一拳的力量實在非同小可，連江南怪丐也無法承受得住。

曾君武是雷州四妖武功最高一人，而江南怪丐是以一敵二，他敗落絕非奇事。

荆小青絕不饒人，撲前一爪，又是向江南怪丐的眼睛下手。

龍城璧的雪刀已出鞘！

刀光一閃，荆小青的右手已被鋒利無匹的風雪之刀生生削斷！

（二）

荆小青自十六歲出道江湖，今年剛好四十歲。

這二十餘年以來，她已殺害過無數人，其中最少有一大半是無辜者。

龍城璧很少動手殺女人，也很少去傷害女人。

但却絕非不殺女人。

像荆小青這種女人，她的本領越大，無辜被殺的人也就越多。

這種女人留在江湖上，是一種禍事。

但龍城璧仍然沒有一刀就把她宰掉，他希望這個女人還會有覺悟的時候。

然而，荆小青既沒有覺悟，也沒有怕了龍城璧的刀。

比起她的丈夫趙無血，荆小青實在是兇悍多了。

雖然她右手已斷，但她還有左手。

她的左手已纏住了龍城璧的右臂，而且以極快速的動作，一下子就一爪抓向他的心臟。

這是穿心的一爪。

這一爪實在快速，詭異絕倫，而龍城璧的刀勢，已老，根本就無法回刀自救。

一個剛斷了一隻手的女人，竟然能面不改容的發出這一爪，的確令人心悸。

但龍城璧畢竟還是龍城璧，他應變奇快，就在這兇險已極的刹那間，他的人突然仰身倒下。

荆小青絕不放鬆，左爪也隨即順勢急壓下去。

但就在這一瞬間，形勢又起了變化。

龍城璧又再有出刀的機會，雪刀非獨可以回守，而且還可以反擊荆小青。

龍城璧這一臥之勢，已爲自己爭取到有利的出手機會。

霍！霍！霍！

龍城璧並非眞的倒在地上，當他身體距離地面還有半尺的時候，他突然又挺腰翻身，首先擺脫了荆小青的左手，繼而斜砍一刀。

這一刀，龍城璧已動了殺機。

荆小青這種惡毒的女人實在留不得。

刀風激盪，荆小青所有惡毒的招數都已被這一刀完全擊散。

荆小青一聲驚呼未已，風雪之刀已在她的小腹上重重砍了一刀。

這一刀使她斷腸。

人斷腸，她的魂魄也飛到九重霄外。

（三）

惡跡昭彰的雷州四妖，已一死一傷，但金鸚鵡和桑百毒仍然未曾出現。

曾君武和柳若烟互望一眼，都覺得形勢有點不妙。

荆小青的性命已無法挽救，但趙無血的性命還是必須要顧及的。

就在曾君武望了柳若烟一眼的時候，柳若烟已明白他的心意。

他們都已無心戀戰。

曾君武突然一聲怪嘯，用滿天花雨的手法撒出數十根細如牛毛的毒針。

柳若烟也配合着這些毒針，同時向龍城璧等人拋出三顆彈丸。

彈丸着地即行散裂，「波」的一聲，地上忽然冒出了黑色的濃霧。

龍城璧等人都已明白到對方的心意。

他們並非志在傷敵，而是準備逃走。

這兩種暗器威力不弱，龍城璧，長孫玉麟，司馬血和江南怪丐都不得不閃避。

就在這刹那間，曾君武已抱起趙無血

，和柳若烟飛躍出金鷹閣外。他們都沒有追出去，反而更向大金殿內邁進。

他們要找的人並不是雷州四妖，而是桑百毒和金鸚鵡！

（四）

大金殿的地形，長孫玉麟都很熟悉。

他帶着龍城璧等人幾乎找遍了大金殿每一個角落，但還是沒有找到桑百毒和金鸚鵡。他們是遇上了一些武士和守衛，而且他們都無心戀戰，一看見了長孫玉麟等人就倉惶逃跑。

結果，司馬血抓住了其中一個守衛。

「你想不想再多活七八十年？」

「想……當然想……」

「閣下要長命百歲，首先就要活得過今天，你懂不懂？」

「懂！懂！大爺有甚麼說話，儘管吩咐下來……」

「桑百毒和金鸚鵡在哪裏？」司馬血冷酷的目光，直盯着這個守衛，「你一定要說實話，否則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守衛向東方一指。

「他們似乎在爭奪一個箱子，一邊打一邊向那座樹林裏走去。」

唐竹權忽然上前一手就揑着他鼻子。

「你是在誆騙老子？」

「不！不！」守衛魂飛魄散，道：「小的就算有三頭六臂，也絕對不敢在唐大少爺的面前說假話。」

唐竹權放開了手，盯着他呆了半晌。

「你也知道老子叫唐大少爺，倒是狗眼不瞎！」

龍城璧目光一閃，正想說話，長孫玉麟已和江南怪丐向那座林子飛掠而去。

野心的熄滅

（一）

林中一片沉寂，連鳥鳴聲也沒有。

長孫玉麟和江南怪丐在林中搜索。

江南怪丐突然發現了一些血跡。

血仍濕濡，顯然是剛流出來的。

長孫玉麟和江南怪丐互望一眼。

「他們可能窩裏反！」長孫玉麟道。

「是爲了那口箱子！」江南怪丐點點頭，也同意他的說話。

這時候，龍城璧等人也已來到林中！

「怎麼樣？」唐竹權首先問。

江南怪丐指着地上的血跡，道：「他們眞的是在拚命。」

「這是誰受傷流出來的血？」龍城璧皺眉沉吟着。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管他是誰受了傷，反正這兩個都是該砍千萬刀的王八蛋，最好拚個他媽的同歸於盡，那才是上上大吉之至。」

江南怪丐橫了他一眼：「甚麼同歸於盡，上上大吉，簡直是做夢。」

龍城璧却搖搖頭，道：「唐竹權的說話並不太荒謬，爲了那口箱子，他們眞的可能會拚個兩敗俱傷。」

江南怪丐一怔：「這口箱子裏裝着些甚麼東西？難道是個絕色美女？」

龍城璧微微一笑：「桑百毒已是個古稀之齡的老翁，爭奪女人這種事，恐怕他早在三十年前就已不幹了。」

唐竹權道：「那口箱子裏裝着的東西，準有九成就是水晶鳳凰！」

龍城璧點頭。

「不錯，除了水晶鳳凰外，恐怕世間上已沒甚麼東西能令這兩個惡魔拚命。」

就在這時候，遠處忽然又傳來一陣悶哼之聲。

長孫玉麟臉色一變。「是金鸚鵡！」

他這四個字還未說完，他的身子已像一頭豹子般向東北方衝過去。

（二）

林外有一個小湖。湖水清澈，湖中的魚兒游來游去，很好看。

但當長孫玉麟來到這裏的時候，他的臉色却很不好看。

他看見了金鸚鵡跪在湖邊。

但他現在看見的金鸚鵡，已不像平時般威風凜凜，而是一個垂死的人。

他的臉上已中了一掌，嘴角間猶在滲出鮮血，而他的兩條腿也已給廢了。

看見金鸚鵡這副樣子，長孫玉麟有一種給人用利刀切割着胸膛的感覺。

金鸚鵡雖然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但長孫玉麟畢竟還沒有忘記，他們以前曾是肝膽相照的朋友。

金鸚鵡也看見了長孫玉麟。

他的手中還捧着一口箱子。

箱子是紅色的，就像是他流出來的鮮血一樣刺目。

他快要死了。他臨嚥氣的最後一句說話是：「我已毀了水晶鳳凰……」

（三）

金鸚鵡終於死了。

他死也不肯放開那一隻箱子，箱子裏裝着的，就是水晶鳳凰。

水晶鳳凰眞正的價值，並不僅限於它本身是一件寶物，而最重要的，還是它關係着一個武功的寶藏。

箱子看來完整無損。但當長孫玉麟打開這一隻箱子的時候，却已發覺箱子裏的水晶鳳凰，已經變成一堆碎片。

× × ×

湖邊除了金鸚鵡的屍體之外，還有一個老人。他當然就是桑百毒。

金鸚鵡要盜走水晶鳳凰，桑百毒當然是不肯放過。他窮追不捨，兩人在林中火拚，一直來到了這裏。

金鸚鵡終於不敵，敗在桑百毒手下。

但他却在面臨失敗的時候，用隔空傳勁的內力，把箱子裏的水晶鳳凰震碎。

那一陣淸脆的聲響，桑百毒永遠都不會忘記。他的一切計劃，都在這一下淸脆的聲響中幻滅。

他坐在湖邊，呆着出神。

他不必打開這口箱子，已知道水晶鳳凰已變成了一堆廢物！

× × ×

龍城璧等人緊隨而來，當他們知道金鸚鵡已把水晶鳳凰毀掉之後，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了茫然的神色。

桑百毒忽然長嘆一聲。

「你們要殺我儘管動手。」

龍城璧瞧着他，緩緩道：「你已厭倦了江湖生活？」

「不錯。」

「你甚麼時候開始有了這個念頭？」

「就在水晶鳳凰被毀滅的時候。」

「難道你已再沒有別的計劃，可以支持你再雄霸武林的野心？」

「有，」桑百毒苦笑：「例如到少林寺藏經閣，盜取達摩譜。」

「何以你不去？」

「達摩譜上的武功雖然很適合老夫練，但非花上三十年以上的苦練不可。老夫還有多少個三十年呢？」他搖搖頭道：「沒有，老夫已沒有可能再活上三十年。」

龍城璧道：「你終於知道自己已經老了？」

桑百毒頷首道：「早在數十年前，我就已經是一個老人，現在更老了，老夫的野心也該熄滅。」

龍城璧道：「你現在可離開這裏。」

桑百毒道：「爲甚麼？」

龍城璧道：「你要歸隱，我絕不會阻攔你。」

桑百毒向其他的人望了一眼，道：「但他們不會放過我。」

江南怪丐冷笑道：「最少我絕不肯讓你活着離開這裏。」

長孫玉麟道：「血債血償，你跑不了的！」

龍城璧忽然大聲道：「你們難道看不出，他已眞的有了悔意，而且眞的打算退出武林？」

江南怪丐道：「你有甚麼證據？」

龍城璧道：「他若要逃，早就跑了，爲甚麼還獃在這裏讓我們來包圍着他？」

沒有人能反駁。

桑百毒忽然沉聲道：「龍城璧，你眞的這麼信任老夫？」

龍城璧道：「雖然你在江湖上的聲譽極壞，人也極壞，但這一次我相信你！」

桑百毒楞住。其餘的人也楞住。

「好！果然不愧是個傑出的年靑刀客！」桑百毒突然狂笑：「你肯相信老夫這個朋友！」他的笑聲極響亮，而且帶着三分蒼涼，却又帶着七分痛快之意。他伸出了枯老的手，握着龍城璧的肩膊。

江南怪丐脫口道：「龍老弟小心。」

龍城璧沒有閃避，也沒有反應。

——正如他所說：「雖然你在江湖上的聲譽極壞，人也極壞，但這一次我相信你！」

他沒有看錯。桑百毒就在水晶鳳凰被毀滅的刹那間，忽然大澈大悟。

這本是一件很難令人相信的事，但事實却的確如此。

大笑聲中，桑百毒的臉色漸變，變成一片死灰之色，他竟已自斷心脈，以一死謝罪江湖……

（四）

黃昏，古道上塵土蔽天。

風急猛，馬嘶鳴。

三輛馬車，從大金殿駛離望北而去。

第二輛馬車上的人，其中一個是唐竹權。有唐竹權的馬車，當然少不了酒。陪他喝酒的是司馬血。

但司馬血却只喝很少很少。

唐竹權有點不高興，忍不住道：「司馬血，你平時喝酒比衞空空還爽快，怎麼現在却像是小鴨喝水？」

司馬血一笑道：「今天我不能醉。」

唐竹權一翻白眼，道：「爲甚麼不能醉？難道你害怕在半路上會遇見强盜？」

司馬血搖頭。「强盜看見咱們這三輛馬車，自然會繞路遠避。」

他這句話不能算是吹牛，因爲在這三輛馬車裏的，都是强盜們聞名變色的江湖煞星。

唐竹權道：「你爲甚麼不能醉？快說！否則老子把酒從你的鼻孔裏灌進去。」

司馬血微微一笑道：「難道你不知道後面跟着咱們的馬車，裏面坐的是誰？」

唐竹權一怔，繼而道：「怎會不知道？那是長孫玉麟和嚴小珊。」

司馬血點點頭，道：「不錯，長孫玉麟已把嚴小珊救出，但你可知道他們準備到甚麼地方？」

唐竹權道：「這點老子可不知道。」

司馬血淡淡一笑，道：「他們要歸隱江湖，從此不問武林中事。」

「妙極！」唐竹權撫掌一笑：「長孫玉麟這小子倒是艷福不淺。」

說到這裏，忽又眉頭大皺，道：「他們要歸隱江湖，與你有甚麼關係？難道你竟然陪着他們一起退出江湖？」

司馬血嘆口氣：「我還沒這福氣。」

「他們歸隱江湖，誰去救苗大先生和南宮羣英？」

「噢！」唐竹權一怔，道：「難道當日長孫玉麟給他們服下的毒藥，竟然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司馬血冷冷一笑：「你以爲人人都像你一樣，只會用假毒丸來唬嚇別人？」

唐竹權道：「你已有了解藥？」

「不錯，所以我不能醉，別忘了我們還要用那十萬兩金子，賑濟災民。」

「你不能醉，老子去找龍城璧！」

「龍城璧？」司馬血微微一笑，道：「他剛才還在第三輛馬車裏，你不妨去找他。」

唐竹權立刻抱着一隻大酒罎向第三輛馬車跳上去。馬車裏哪有龍城璧的影子？

唐竹權只看見江南怪丐，慢慢的在剝着花生，喝的也不是酒，而是茶。

「龍城璧呢？」唐竹權問。

「龍城璧？」江南怪丐一怔：「他剛才不是說要找你拚酒嗎？」

「拚他媽的寃大頭！他準是溜了。」

「他溜到哪裏？」

「嘿嘿！嘿嘿！嘿嘿！」唐竹權氣的不住冷笑：「老子若找到了他，老子就——」

說到這裏，車頂上忽然傳來了一個懶洋洋的聲音。「你要怎樣？儘說無妨！」

唐竹權一呆，酒罎中的酒已有一半傾瀉在車廂內。

他當然聽出，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聲音。

（全文完）

魔風血雨錄之四

文·凌波
圖·盧令

大天魔心法



同仇敵愾心　竭力請妖氛

魔母困天罡

深夜，皓月當空，大地宛如爲一片銀暉所掩籠，寧靜，皎潔——

吹來一陣勁風，捲起幾片黃葉，你會發現這寧靜之中，隱含着肅殺之氣——

沙沙沙——沙沙沙——

不是蠶食桑葉之聲，而是人。走在這金風颯爽的大地上，聲音由遠而近，然後，由近而遠——

一色的黃衫，黃褲，而一色的黃色披風，腰間還有黃色的綢帶飄拂——

一樣的步法，一樣的行動．五個人渾如一體——

除了沙沙脚步聲，五個人就如殭屍一樣，連面目的表情都是那麼的刻板古怪。

在遠處，是的，他們已走出了好遠，好遠……突然，爲首的人一舉手，奇怪，這前後的一人也是一舉手，前面的，一無所有，但是，後面的人，却由手中抖出了三點黃星！連暗器也是黃色的——

傳來了三聲極悶的奪奪聲，然後是長草籟籟聲……

出現了三個又高又大的黑影，顫巍巍的……雙手向胸前抓掏……然後，仆翻在地，抖了幾抖腿，死了——

又是一片沉寂！依然皓月當空——

吹來一陣勁風，再捲起幾片黃葉，貼**地滾翻中，有幾片停留在三條屍身週圍！**

風聲嗚咽，葉聲颯颯……是黃葉哽咽自己的不幸？還是慨嘆人生之不幸！

死人不會說話，活人已走得不知去向，此地又轉爲沉寂。

天公根本不理會人間的生、老、病、死……

而人們……却無法擺脫這生、老、病、死……

因此，佛說：人——苦。

生於苦難，老來是苦，病之折磨，死……唉，有多少人能死於安樂？又有多少人眞正能擺脫了死之困惑！

死的人，不甘心死。可惜爲人結束了他們不想結束的性命！活的人還得奔走！走着他們不得不走的路！

半夜了！

這裏是太白山的黃龍坡——

一樣有風，有黃葉，但是，這裏却可以稍避秋風，因爲，這裏是座道觀！青陽觀！

月光照在道觀上，宛如銀白色紗籠，掩蓋着道觀，顯示了道觀的清靜、純潔。

沙沙沙……沙沙沙……

一式的，單調的步聲向道觀走來——

由遠而近，漸漸！到了——

推門聲！奇怪，門，應手而開。月亮冷冷的照在天井那只天爐上，閃發出一種奇怪的光芒……

五個黃衣人現身了。渾如一體的，五手齊揚，五點黃星分五面打到——

極柔，極刺耳的金屬碰擊聲，隨着而來的是三條黑影，三面極長極大的青盾，發出了詭異的青光。還有，大殿中，突然飛出一條黑影……黑影依稀帶着條長尾巴！不！是件極柔軟的東西……

「嗤」的一聲，五個黃色衣衫者中間，突然急射起一股極勁的紅色光芒！就像新年，孩子玩的火藥穿雲箭那樣……不過，當然它的速度是快逾千倍。

你快，這三條青影也不慢，其中一人已疾如飛鳥般，使青盾來阻住這火光——

已經傳來了喝阻聲。可惜，已阻不住了，一條黃影比飛鳥還快的，與那青影對了面。在半空中，只見得青影反磕，反打，而黃影根本看不清他用何種手法，而一聲長號，劃破了寧靜的長空。青影已如斷綫的紙鳶那樣，向北面撞去——

有一條青影想去接救同伴，他這裏才動身子，不知什麼一來，面前只見一張僵硬、刻板的面孔。立即一個倒翻七星，再加上一個靈貓翻……連連幾滾！不想，站起身來，定神一看，可憐，依然看到那張僵硬，刻板的冷面孔。

心神微怯，對不起，胸口一窒，一股詭異萬分的熱力，已直透重穴。然後！是說不出的氣悶，難過，還有，一陣陣的痠，痲，痛，癢……刺激得他只有在地上爬、倒、翻、滾的份。口中喊不出，喉間好像有硬物卡住了……「胡、胡」聲，只是表示他並不氣絕，而越來越粗沉的胡，胡聲，說明了他在受着極難想像的苦厄！

月光依然普照。但是，天井顯得古怪，原來，不知什麼時候，青陽觀已爲一張巨網，封住了天井。

黃衣人已彈出了幾次火星！這張巨網依然紋絲不動，證明了這張網並非一般漁網……是不燃的物體所織成的。

大門已砰然有聲的，嗯——是用千斤閘閘住了。

一瞬時，大殿、天井又轉爲沉寂！

胡、胡聲，翻滾聲，已爲一點銀光封住了。月光的照耀下，可以看出了這個壯漢的死樣，胸口有一柄飛刀，面容帶着萬分苦痛的神色。不過，現在，他安靜了。胸口的刀看來可怕，但是，却代他解除了煎熬之苦——

突然，燈火通明，由青陽觀大殿，發展到天井！

只見一對對的提燈……如扇形般分開！靜靜的，走出了十六對。然後，只見一輛形如太師椅的輪車推出來，扶住車輛的是一個眉帶英煞之氣，生得萬分挺秀的女子！

至於坐在車上的，是個銀髮飄拂的老婦，雖說老，這面目輪廓，掩蓋不住她年青時的清雅秀麗！

這老婦並未引起黃衣人的注意。他們却爲那女子震動！五個人異口同聲的說了十個字——

「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

十個字有着怨、恨、狠毒交迸之意。

「你們以爲我出賣了你們？」是那女子冷冷的吐出了這幾個字，冷得比秋月更冷！

「以爲？錯了！根本是出賣！」

爲首一人的說話更加冷，冷得令人心震。

「錯了！五天罡！」

「你是誰？」黃衣人問了那個老婦一聲。

「你們不記得我！」

「記得？我們可不是沒記性的人！」

「唉！如此說來，你們根本沒將我放在心上！」

「或者……你不是個配我們記得的無名之輩而已！」

「別忘了，這兒是你們聚合之所！」

「否則，我們又怎會上門！」

「自投羅網，是我解決了你門中的三長老，兩護法。現在，就輪到你們五天罡了！」

「是梅嫂嫂的指示！」

「你們——」

「嫂嫂，何必與他們爭辯。就算是你出賣了他們，這對你又有什麼不好的！」

老婦阻止了殺人不見血的爭辯，然後，她是面色一整道：「老身知道，在天地風雲之下，你五人是比較清白、能幹。並且，對老龍頭的所作所爲，敢於當面批評的有識之士，因此，老身願與你們有個商量！」

「用天羅、神鬧，封住出口，將我輩當作了網中物。然後再說什麼商量，哼哼，未免太看輕了我們！」

「我不想多傷人命！」

「可是你在逼我們非多殺不可……」

「何不隨我對付天地風雲門！」

「哈哈！老乞婆，你忘了你自己的說話了！」

「怎見得？？」

「你說我弟兄敢當面批評老龍頭！」

「是啊！」

「爲什麼我弟兄要批評？因爲，我弟兄希望天地風雲門成功。我弟兄蒙老龍頭推心置腹，而我們敢貽害老龍頭？我們肯反叛天地風雲門？你這不是豈有此理，無恥之讕言？憑你如此愚而好自用，你能號令我們！哼哼，老乞婆，你就別做你的春秋大白夢了吧……」

「好吧！說來如此，你們就準備留下命來！」

「也不見得十分容易……」

「不，五天罡！」

「叛徒！」

「不錯！我是叛徒。但是，你們爲何不想想這是誰逼我的？是老龍頭！事實可以證明，老龍頭表面上仁義道德，骨子裏淫兇狡惡！他想佔有我，不想我交出天游門中心法！我不允，他就有意無意的教唆霍眞如暗算我……這是他一石兩鳥的毒計。他故意派我監視霍眞如，他逼使我與霍眞如有嫌隙！然後，毀了我，再誅殺霍眞如！我早已看清了這一步棋，可恨的是我不得不忍氣吞聲！」

「你忘了老龍頭救命之恩！」

「這是老賊的狡計！是他故意示惠，引我入彀……我只恨我發覺得太遲，我中了他的計，我入了他的門……」

「不必多說！」

「焦大哥！」

「誰是你的大哥！」

「你還是這般的執迷不悟？」

「哈哈哈……」五個人一陣鬨笑聲中。五道其亮如電的兵刃，已由腰間取下。五柄失傳江湖已久的天罡戮魂鋒。在冷冷的月光下，吐出震人心弦的寒芒。

「不可！」是梅娉娉的急叫聲，可惜，她的急呼，於事無補。五條黃影，已如挾勁風，向那老婦投到。

旁側掠過七道青影。赫然又是七面長盾，在七個黑衣人環臂挾持下，略阻五天罡的戮魂鋒。

須知這五天罡乃是西域高手，戮魂鋒又是武林一奇。這五柄長二尺半，既如狠牙棒，又如金剛杵的劍形兵刃，有卅六種兵刃之精華，更具折、斷、奪、鎖之專長。有公孫棒的狠，有子母環之神，有護手鈎之陰，有方天戟之辣！更何況；五天罡還有一個玄武陣法？

七面長盾乃是久未露面江湖，青靈乙木宮中的十二面神木屏。雖說巳木宮主者之親授，爲木宮重寶之一，可惜，乙木訣本身有缺陷，又加上少了戊土本元之培養，變得輕靈有餘，原重不足。所以，一上手，首先爲五天罡看出其中之弊漏，爲他們的天罡血煞手，毀了兩個。現在，七個乙木宮中人，希望憑仗七陽青靈陣法，困死五天罡代同門報仇。但是，這却會令他們遭遇了更可悲的刦運……

七面青瑩瑩的長盾，發出青瑩瑩的寒光。而七支翠潤欲滴的軟籐，在盾後吞吐不定。五天罡雖說在戰鬥中，可是，五人依然渾如一體，一手捏訣，一手緊握天罡戮魂鋒，在這七陽青靈陣遊走。

「不可！」梅娉娉又是一聲驚叫，而老婦也是凜然有所感時，只見黃影如龍翻大海，波濤叠起，而寒芒頻吐，青虹無色，長盾紛飛中，五天罡簡直如兇神惡煞般，轉了一轉，然後，身形停，兀立當地！

七條長盾也停住了！

月光吐出冷芒，四週又是寂靜……

但是，天井中的七條長盾，顯示了萬分詭異的神態。

依然站着，但是，站得不整不齊，還有，不動……猶如僵住了！

不，是死人！七人只憑長盾拄地！這才兀立不倒。他們死了，就在黃影如龍，翻滾一轉之時，七個乙木宮中人，中了戮魂鋒。並且，好厲害，好快疾的手法，借一點月光，你可以看到了七個人，個個喉間一點紅，因此，他們全沒出聲！連臨死一瞬時的呼叫也沒有就死了。

死人的面色表示了他們極度的驚駭。不過，很快他們連驚駭也沒有了！因爲，五天罡已將他們的苦難和恐懼全結束了。

五個黃衣人，渾如一體，兀立當地。

「娉娉！」

「主者！」

「五天罡排名第幾！」

「排名第九！」

「應該排名第五啊！」

「第五是雙法乇。」

「比他們强？」

「應該强！」

「嗯！如此說來，那就有得你我担心的？」

「或者如此……」

老婦是突的一聲刺耳的長笑，雙手微微一拍，面色肅然的，一揚手，立聞一聲清脆的嘯聲，一道碧虹，形如一彎寒月般，向五天罡殺到……

金甲法王之敗

「原是是你，」五天罡中有人沉聲喝了一句——可是，這一彎碧虹却是活的一般，向五天罡環身捲來……

五天罡如此好身手，却也怪，見了這一彎碧虹，顯然有些手忙脚亂的，各用戮魂鋒阻、磕這彎碧虹，但是，碧虹越碰，彎拐得越發詭異得不可思議。並且，看來，勁力是越來越猛……

其實，五個人只要稍作分散，就可將這一彎碧虹的勁力卸却，引散。不知什麼理由，五人是死牛一邊頸的，保存着他們的渾然一體隊形，恁由碧虹來困擾他們、

「想不到玄聖八魔沒死盡死絕！」

「現在，你們該記起老身了吧？」

「地聖魔母！」

「對啊！」又是一聲刺耳長笑聲中，嗆嗆兩聲響，碧虹已落到了魔母手中。

「現在，我們再談談這交易如何？」

「哼哼，兪飛虹，老魔婆，五天罡寧可葬身在你的七煞玄陰魔指下，決不會與你同流合汚！」

「好眼光，已知道老身煉成了玄陰魔指了。」

「如果沒這股魔炁，你能將天蜈七煞環催使得如此陰狠，如果沒有這股魔炁，你敢着半身出江湖，挑戰天地風雲門……」

「好，果然高明，娉娉！」

「怎樣？」

「發紫電雷珠。」

「這……」

「他們毀了我好友的門下，既然他們不肯與我同流合汚了，我又何必留下他們呢……」

「他們至少……可稱爲高明……」

「其奈他們執迷不悟乎？」

就在此時，一聲極細極陰的語聲，由遠處傳來！

「魔母飛虹，別來無恙？」

「是你，」這兩個字是夾雜了惘然、忿然的感情，魔母的語聲本來刺耳，而這兩個字却更爲嘶啞，分明，這股語聲令魔母心情激動。

「是啊，是我啊，老大姊……」

「畜生！」

地聖魔母一直以來，除了聲音難聽外，說話挺斯文，穩重，極少聽見她口出惡言，而今夜竟然吐出了這兩個字，由此可見，地聖魔母對這個未見面的人，是深惡痛絕，這才出口說了這兩個字。

但是，軋軋連聲中，好個五天罡，分明已有所警覺，當那個又細又勁的語聲傳來時，經已有所準備，待等軋軋連聲，五個人立如聯成一點黃影的，向那發聲處撲到，地聖魔母正在全神專注住遠處，發覺五天罡有脫身奪圍之圖，心神微分，軋軋，砰砰聲響中，磚土紛飛之中，圍牆莫明其妙的被崩裂了一個大口，一個髮如飛蓬的身材高大的金甲武士出現在衆人眼前！

「金甲法乇」梅娉娉邊說邊已抖手揚出了三點紫色星光，只聽得那金甲武士嘿嘿怪笑中，雙手亂舞，勁風如潮中，三聲震天價的霹靂聲，激引起三股烟霧。

另一面，地聖魔母是喝聲走，車輪似飛，向烟霧起處投到。

「哈哈……老大姊，你就與妹子的伙伴接幾招吧，哈哈……」

笑聲似近似遠，令人捉摸不定，可是，左側角傳來了一聲極陰沉，極狠厲的清嘯——

「妖婦，出來，妖婦……」

這叫聲聽了令人心凄神震，在冷月秋風之下，更有着一種說話不出的凄苦之感，是誰在叫……叫得如此之可憐，如此之沉痛，還有，如此之深惡痛絕……

奇怪的是，本來十分輕佻，並且，說話透示了有恃無恐的女子，自從這凄厲叫聲一出，她是立即消聲匿跡。地聖魔母的說話，她是一句接一句，一句還一句，金甲法王出，五天罡之出走，笑聲之自恃，在在顯示了她的步步得佔上風，那想到現在會變得如此肅靜……

分明此女別有用心——。

分明她巳暗中包圍了此地——

原可推斷到，她是有意對付地聖魔母的。

爲什麼爲山九仞，而自願功虧一簣？

這後來的人，難道是她的尅星？

還有，該看看這後來的人，是何等樣人。

金甲法乇在塵霧飛揚中現了身，如此殺傷力强的紫電雷珠，竟然並未傷及其分毫，金甲法乇名不虛傳。

現在，地聖魔母是再也不能放鬆，人車已來到了法乇面前，她是冷冷一笑道：

「今夜，總算見到了自命不凡的天地風雲門中的護教法乇眞面目。」

金甲法乇是毫不示弱，雙手一起，兩道耀眼金虹抖起，勁風如山如潮般，向地聖魔母捲到。

「是六陽神火戟，哼，你姓布……」

「老魔婆，你老子可不想與你扳親論眷……有本領，取我六陽魁首……」

「我不來殺你，我只要你引領我去見那你萬惡之泿貨？」

「你想見她……哼哼——」

「交給我！」

兩人面前，突的多了一個白衫，滾黑邊的少年。面目神情，僵木得可怕，但是，稍一留神察看，你會發現，這少年是充滿了苦痛。

「小伙子，你是誰？」

「禽獸不如！」

「啊！」

「師主，就是他，就是他……少華山中的……」

梅娉娉在說明，說明她見過此人，也因爲他，她受了傷，然後，引出一連串的事。

她早巳看出老龍頭的陰狠險詐，她更看出老龍頭的手段卑汚。

霍眞如是中了計，遺禍滿門，而自己也幾乎送了命，如果，不是秀姑的出手，不，地聖魔母不是因走火入魔，打地道而巧遇秀姑，藏身霍家屯，那麼，今夜是永不能再看到這一場狠厲的打鬥……

禽獸不如的出現，不算奇，老實說，自從地聖魔母找到了生平方外至交乙木主者翟青主後，就巳處心積慮的，對付天地風雲門。

這一次天地風雲門的沿路暗卡，就是爲他們所毀。爲了希望多幾個助力，希望收服五天罡，這就是直插天地風雲門的太白山分舵！

地聖魔母本就有這個打算，你可以暗中佈計，毀他人分舵，就該準備黃雀在後的，佈暗計對付自己！

金甲法乇的出現，引來了另一個主者的出頭，梅娉娉巳經發現了，此地勢必會變成了伏擊與反伏擊的主戰地，那裏想到一個意外的穿插，來了這個令人心怯的怪傑……

她說明……可是，地聖魔母却要她沉默，她得看這個禽獸不如，如何對付金甲法乇。

啓明星在天間閃耀，而將近黎明時分的秋風，更勁更急，也更容易令人有秋寒之感。

禽獸不如是比秋風更冷的，看視着金甲法乇。

「我一生不求人，因爲，我只求死，現在，我破一次例，我求你……」

「住口！」

「小子，你姓什名誰？你……」

這兩個字簡直如兩枚又勁、又急、又堅、又實的金鋼丸那樣，向金甲法乇彈去，打斷了法乇的語聲。

金甲法乇乃是天地風雲門中的護教法乇，在卅年前，巳有極响的名號，金戟天乇布猛龍，威震西北，號令一方，想不到今日，爲一個無習習名的小子喝阻，並且，看樣子，這個小輩根本沒將自己當作一號人物，試問法乇又怎能嚥下這口氣！

但是，這小子還在大言不慚的說着狂話呢。

「我爲何破例，因爲，我得見見那個……女子！」

「你說什麼？」

「這笑聲，我永遠記得這笑聲——我永遠記得……」

禽獸不如突然陷入了沉思中，可是，這面色却越來越難看。

本來，他的面色在黎明時分看來，白中透着些青，現在，這青，越來越擴散・這就青得可怖，可怕，爲什麼他說着一樣的話，而面色會這樣變？沒人知。

「你有完沒完？」布猛龍可眞忍不住氣了。

「陪我去，快，陪我去。」

「簡直牛頭不對馬咀，人家問你有完沒完，他老人家却一叠聲催去，要布猛龍陪他去，到那裏去？當然是找那個女人。

「好小子，你敢消遣你家法乇。」

布猛龍是發了火，兩道金虹抖起，向禽獸不如打到，爲了顧全自家身份，他是抖起，立門戶，然後喝了聲：「小子，你別做夢——看招！」即使打了招呼，他這一招遞出，還是拉得極大，揮得極慢……以便對方有時間準備對招，還招，他可是不想佔這樣個小子的便宜……

「你要打！」是這樣慢，這樣無力，不，眼神是懶洋洋的，就如個僵死人那樣的，看着布猛龍雙戟交叉進門。

布猛龍眞想收招回戟，這樣個無精打彩的人，勝了他，又算得了什麼？

可是，布猛龍還未打定主意之時，他的左右雙手，突覺得有一股壓力，這壓力大得異乎尋常，自己奮力運勁，還是幾乎抵消不了，這股壓力，驚駭莫名之中，他是一咬牙，尙幸自己運功即到，才算奮全力，將一對六陽神火戟抓住，不過，虎口已幾乎迸裂見血了。

小伙子只是有要無緊的在雙戟進門之際，他是用手指疾點兩點而已，而布猛龍已鬧了個心慌神亂了。

是人，是鬼？布猛龍不得不用盡眼力看個清楚。

面前是個冷得冰冷澈骨的小子，黎明之勁風，吹得他衣衫飄拂，可眞有幾分鬼氣。

「我不想打架，朋友，我只要找那個女人……」

金甲法王那會受這一套，他是一聲怒吼，六陽神火戟已似暴風驟雨般，向小伙子壓、捲而臨。

這是神火戟中的「牧野火發」。金虹如匹練，如繁星，如狂風捲地，如烈炎揚威……這全是勁之形態，這全是勁之極峯，別說是一個人，那怕是週圍十丈全是對手，也不得不向這一路神火戟所發出之極勁神招低頭。

這是擋者披靡的殺手神招。

這是武林中不可多得之威赫神功。

可惜，你今日碰到了個方今天下，獨步武林，詭異第一的天魔心法。

這就是大修羅，不動身法。

白衣少年在如此威靈顯赫如狂飈，如怒潮，如烈炎升空，如牧野風捲的殺手神招中，他是連袍袖衣帶全未被引動，他只是雙手揑一訣，雙目綠光隱隱。不動身法，在天玄烝的護身下，發揮得淋漓盡致。

看起來，他是並未脫出這金光重圍，但是，任誰也可看來出，禽獸不如是佔盡上風。

所謂雷雨不終夕，又道是隆隆者絕，炎炎者滅，布猛龍的六陽神火戟，看來是勢猛力沉，招急式密，但是，却正應了猛勁，後繼爲難的毛病，漸漸，他心驚肉跳了，自己無論如何不能長舞不疲的啊！

漸漸，金虹閃鑠不定了，這就表示了布猛龍的勁力有了問題。

越來他越有所担心，他是無法能勝得了對頭。

依然有個念頭盤據在心，不能釋懷。

這小子是人，是鬼？

才廿三四歲吧，就算從娘肚子中煉功，也只廿來年的火候，而自己幾十年的功力，並且，自己並非一般普通的武林子弟……那會，那會落得如此地步？

久戰之下，就該伺機走。

好，當你想走了，這就令你越加心顫神震了。

自己分明爲這小子圍住了，禽獸不如果然將天玄烝幻化成元磁攝靈神勁，將個布猛龍攝住了。

「快說……」

「你……想布某……說什麼？」

「引我去見那女人……」

「我……」語聲未畢，兩柄六陽神火戟，其疾似箭的，向禽獸不如兜面打到，只是一片紅光紛飛中，禽獸不如只感到胸口一悶……跌翻在地……

有無相金剛禪唱

禽獸不如到底是吃了閱歷不足之虧，他是做夢也想不到，一代豪强，竟然會如此的孤注一擲！

脫手戟是開路先鋒——果然，由於事起肘腋，再說，布拉龍是乾坤一擲，這兩股重勁，逼得禽獸不如，得用玄天烝卸去來力。就在你天玄烝一鬆一懈之際，布猛龍就自破天靈，在血光搖曳之間，和身直撲，布猛龍將自己當作了暗器，撞向禽獸不如。由於天玄烝卸去雙戟，熱血又濺到了禽獸不如之面，胸……一疏神，布猛龍這金甲重壓。壓迫了禽獸不如之門……待得他廻指彈撥，已然中了下狠的。

嗆嗆，砰訇聲中，金虹如弧般，直插地面，而一個金甲武士也頹然倒了地……

禽獸不如發出了淒蒼的號叫！「引我去見她，爲什麼要死！爲什麼不引我去見她……」

號叫傳出極遠，聲音越來越悽厲！連這個秋寒之黎明，更爲肅然，陰森——

「姨姨，看來，我們可以得手了…」

車輪聲中，地聖魔母已向禽獸不如推來……

「小朋友，跟我們走吧！」

「爲什麼不引我去見她？」

「我會引你去見她……」

「未必！」

「是誰？」

「是我……」聲到人到！「兪老前輩！別來無恙！」

「原來是你！還有尊夫人也在！」

「兪老前輩！想不到在此地再見到了你……」

來者不是別人，正是當年聞名江湖的槍王傅天佐，及其夫人玉玲瓏楊馥華。

「我看……兪老前輩……你走你的路，別看上他！其實，你是應該看出些面目來！」

「我該看出些什麼？」

「你不是他的對手！」

「但是，現在，他却是受了傷。金甲法王這一招同歸于盡，施得好……」

「毀去他武功，逼使他吐出天魔心法來？」

「或者如此……」

「你還有多少年好說話的啊！兪老前輩……」

傅天佐的說話，有慨然之嘆，也有深切的含意。

地聖魔母面色大變……

「你是無法悟得透這份心法的。別以爲這孩子別具天份，其實，他是身背着血海深仇，而你……你却是毀了八魔的罪人啊！」

「胡說！」

「不，這娃兒說得不錯！」

「是誰！是六妹……你！」

來了個身材臃腫，背插翠綠竹枝，而手拿幾條竹篾的老婦人，她由那個缺口走了進來。別看她身材臃腫，其實，步法之

輕靈，簡直是凌虛而渡的，不過，面帶怒色！一見地聖魔母，冷冷的道：「本來，我是想找你打一架！」

「何必呢？」

「我眼中……始終不能忘記三兄夫婦之浴血苦戰之狀，七弟死得更慘，粉身碎骨。八弟是自己毀了自己……我哥哥……爲了救你……」

「救大哥……他也是爲救大哥……」

「不！你說謊，我哥哥是爲了救你……救你……如果沒有他拚死擲出紫金神鉞，將元骨禿驢逼退，你就衝得出這個伏魔絕滅圈……」

「六妹……」地聖魔母的說話，語氣在變了，也就是說她是再不似起先那樣的沉着，那樣充滿自信。聽得出她的激動的心情，而看來臃腫不堪的老婦，她的面色越來越悲憤難禁的……

「六妹，你不會是找我打架的吧！」

「這就該看你想不想打……」

「好！我放他們走……」

「嗯！我這就護送他們走！」

「不必了，由我夫婦引走就是。」

「傅天佐，你以爲我會乘隙要脅，你以爲我也是這樣個無恥之輩，竺可欽可不是這樣個人……再說，你以爲你夫妻倆可以抵得住那些自命正派人物所佈的羅網？不！實不相瞞，我這個老魔雖說韜光養晦，其實，我無時無刻，不在監視那些僞君子，眞小人……」

「六妹，須不須要愚材相助！」

「不必！依我看來，你自己的麻煩可也不少……」

竹篾魔母竺可欽是走了，傅氏夫婦也扶護着禽獸不如由牆洞中走了出去。

天色已微明！秋風更强勁！

地聖魔母却沉思在秋風，晨曦中。誰也不知，她想的是什麼……

這裏是一座高大的山洞……有天光之照明，看得出是乾爽、清潔。

一個白衣少年，盤趺而坐。這坐姿分明顯示了他的身份——一個具有不乏身手的江湖高士。

閉目，平掌……還有，面色痛苦。

……一聲佛號，由遠處傳來，少年是動也不動，變也不變。莫非這少年不是在運功，而是昏迷不醒了。再不，走火入魔……

又是一聲佛號，然後……是梵咒之音一聲又一聲，一陣接一陣的傳來，傳來，傳來……

「是有無相金剛禪唱！」

很久，很久之後，在這禪唱聲中，透出了這一句話，是如此的堅韌，又是如此細勁，說明了這一陣的梵咒，乃是具伏魔大威力的金剛禪唱。

這一陣禪唱是來對付白衣少年的！

突然，禪唱聲越來越響……這表示了禪唱威力，越來越猛了……

有脚步聲！輕、細，但是，漸漸，漸漸，走近來了，即是說，有人進入了洞…

「你看見了，少林寺僧也來湊興了！

是堅韌，細勁的語聲！

禪唱聲並未示弱，並未收斂，反而更爲起勁，賣力。有幾聲簡直是轟轟發發！可是，依然無法阻止這一股細勁，堅韌的語聲。

「是那位檀越，請出一晤！」

禪唱聲中，傳來一聲又枯又啞的問話聲。

「看來，你我得現身了！」

「唉！」一聲極長、極悽然的嘆息聲中，兩道勁影，疾如勁箭的，投到了洞中，一左一右，看來是保護着這個練功的少年。

「兩位！首先，我得說明，我不領情！」聽得出，這語聲是說得極匆忙，也極狠狽。不過，在如此情景下，他還是不甘領人之情，這個少年，可稱得上硬頸得可以……

現身在洞中的是一男一女，男的生得俊挺非凡，女的是嬌艷如仙……

聽了這樣的不合人情的說話，兩人是並不介懷，只是女的嘆了口氣道：「固執得可怖……」

「何不抖手一走！」

「是智開大師！」

「貧衲敢請教兩位師承……」

「這位甘師兄，是乇覃乇老前輩的高足！」

「哈，就是金劍敗白骨，一力護鎭關的甘施主，名師高徒，果然不凡……」

「智開大師，你應該做個知客大師才是，靜居枯禪院，却是有掩長才了……」

「姑娘取笑了……」

「佛門高足，說話如此圓渾……」

「好！不尙客套……」聲到人現，只見一個高大的衲子，由洞徑走入。這和尙生得副虬髯、粗眉、圓目、獅鼻，的確是個江湖豪俠的面容，却想不到會出了家，做了和尙。或者，依相書之說，這聲音枯啞，爲其敗着乎？

「出家人不打誑話，請兩位施主離開這是非地……」

四週之金剛禪唱未停！顯然，暗處還藏得有人。

「你們是有爲而來！」

「和尙不在山門之內，來到此地，自然有爲而來。」

「與這位朋友有瓜葛……」

「是！」

「欠了你，負了你！還是得罪你？」

「姑娘，我不問你來歷，不掏摸你底細，我只求你走，別沾惹這渾水，這與你沒好處。和尙與這位施主，別有話說…」

「大修羅，不動身法令你們造了這大的孽，到現在，還是執迷不悟……」

「佛門子弟，勸人回頭，焉能自墮迷障！」

「說得好聽，其實……」

「姑娘，難道你也是魔教的餘孽！」

「夫子自道！」

「什麼？」

「你們自己才是眞正的魔道中人！」

「如此放肆，老衲不得不得罪……」

「大可施展你們的魔道神通！」

「這位甘施主……」

智開大師向甘子與招呼了，可是，智開大師却被悶住了，這少年是挺身兀立，面現卑夷之色，不理不睬這位號稱少林六大高僧之一的招呼聲。

「你乃濁世神龍高足，老衲深悉這位人中英傑之處世爲人，他決不會與魔教中

人打交道，更不會容忍門下與魔教中人同流合污！」

「不錯！」又冷又淡然的回答。

「就不該護住這惡魔之後！」

「錯了！這位兄台並非惡魔之後，反而是爲惡魔所苦之可憐人……」

「你說什麼？」

「他姓史，名友靜！」

「啊，他是江湖惡梟，武林毒獍！簡直比惡魔更可怖！你還護住他……」

「是誰賜此惡名？是你們……」

「啊！」

「可憐史老前輩爲了掩救天魔郝鏡，讓無音這位佛門弟子所啣恨。實在，史老前輩夫婦之護身神罡厲害，家傳的十三手柔如心劍，無人能尅制，這就與天地風雲四煞神安排毒計……」

「住口！」

「掩得住我，你又怎能掩得住天下人之口？」

「老衲最後一言，速退！」

「由得你帶走史友靜，逼問天魔心法！然後改頭換面，算作少林鎭山神功？」

「哈哈哈，甘施主，你看……」

智開大師手一指洞中，只見白衣少年，那個自稱爲禽獸不如的史友靜，竟然渾身如洒糠般在抖戰，這正是內功不寧，內息受挫之表示。

四面之金剛禪唱越來越震人心田……

「——看來，你們兩人也難阻得了老衲了……」

「鳳姑娘，你可能阻得住這批人？」

「你想助他內息入調……」

「嗯！」

「危險……」

鳳姑娘的說話尙未完，而甘子興已從容的，與禽獸不如，並肩而坐，右手平抬，反指直點禽獸不如之眉心大穴……

本來，渾身抖戰，現在，他是有跳動之跡象……而甘子興却是滿面正色的，左手護住心門，漸漸……漸漸……甘子興的額角見汗！漸漸，汗珠越來越大。

金剛禪唱越來越响，越來越近！

禽獸不如面色蒼白，而四週却有着白氣蒸發。

「哈哈哈……老衲無禮了……」智開突然發難了。但見一條灰影，直撲兩個少年……那想到，就在此時，一條墨色勁影，來無聲息的，阻在智開之前。

好個少林高僧，他是大袖一抖，以柔中勁對勁中柔，鳳姑娘輕易不出手的墨龍綾，竟然讓智開之鐵袖相抵。但是，南海一鳳豈是易與，一點一碰，一團墨虹，宛如團龍隱現般，向智開迎上。

智開鐵袖落空，勁影已臨，武林公認之高僧領袖，實在有其不可思議之神通，灰影勁飛，扶搖直上，「雲龍三現」的大絕滅殺手開始……

並且，還有更狠毒的步着，四個身材不一，全着灰衲的和尙出現……金剛禪唱，响澈山洞，而四僧之步法，分明是奇正四象步……

他們是走得緩慢，但是，一步步的前進，表示了他們的穩佔勝着。然後，他們一定能佔住四柱，而將兩人困住。目前之情況，禽獸不如分明尙未回過氣來，如此，勢必拖住了甘子興。當然，甘子興抖手，起身，拔劍，應敵，憑自己的墨龍綾，他的金鱗劍，大可以將五個少林和尙阻殺……可惜，禽獸不如就得毀了功……

甘子興的看法有理，大修羅，不動身法之兩次出現，分明是針對天地風雲門！

禽獸不如是苦心孤詣，就在乎倒翻這個陰狠，而又絕滅天性之武林門戶。

這是個無所不用其極之門戶！

這更是個無所不爲的門戶！

陰謀，毒計，殺人滅口，蠶食鯨吞，在在可以顯示他們的卑鄙，陰惡之用心一斑，他們所求的是，一統天下，威震武林，號令江湖。

惡魔之真面目

他們要完成自古以來，沒人完成過的豐功偉業。

看來，今日甘子興墮入了圈套中了。

「你們果然墮入了我等安排好的圈套中了……哈哈，智大師，猛攻……看來，一石三鳥！連南海龍母，濁世神龍的東西也可到了手……」

「是風塵子！」

禽獸不如突然一聲怪叫，叫得山谷起回音，恁誰也聽得出，這叫聲凌厲之中，更夾雜了萬分的仇恨……

突然，禽獸不如的長身兀立……慢慢的，他走着路……很自然的，來到了四個和尙的中心。

他自投羅網？

他的傷，到底算好了沒有？……

甘子興尙未起身，看來，他是捨身救了人……

「史賢侄，看來，你在强打精神。」

四象陣外，多了一個滿面風塵，一身破道袍，手執靑竹杖，背肩大紅葫蘆的老道士。正是名滿天下的道俠風塵子。

「那個妖婦呢！」

「誰？」

「那個善於易容，化粧先母……而你，自命爲俠義中人，做了穿針引綫之勾當……你……」說到此地，禽獸不如是血脈賁張！激動得喘不過氣，說不出話！

誰又會相信，一個名滿天下的玄門俠隱，竟然會參預小人之奸謀毒計！

現在，誰也已可聽出來，禽獸不如之淫母，弑父，根本是爲人所陷，而其中主要人物，風塵子也佔其一。

善於易容，化粧先母，嗨嗨！有人引誘史友靜！而更有人化粧蕭龍女……

史友靜背上了淫母之惡名。

但是，史友靜事後十分淸楚明白，這是個奸計，他想說明！他想死！唉！來了個黃袍老人，將其帶出了依還谷！向他說明，憑他們所佈之奸計，又有誰能相信你一個後生小子的辯白！

何況，已成爲武林惡梟，江湖毒獍——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江湖敗類了。是有種的，得苦練本領，毀了對頭！以事『證明寃枉……

史友靜怔住了，衣然是一直想死！

老人苦心孤詣 代他找來了一對伴，槍乇傅天佐，玉虬瓏楊馥華。

然後，有一日，史友靜在不知不覺中，得到了老人的傳功。其實，當其發覺，這不是傳功而是輸功時，老人已將畢生之功力，灌輸在史友靜身上。

老人坐化時，這才說出自己來歷。他就是威震武林之玄聖八魔之首；天魔郝鏡，再三關照，天地風雲門之所以對史維君夫婦用上如此惡毒之奸計，就因爲史氏夫婦看淸了那些自命英俠之士的眞面目。

少林無音大師實在是個量狹心狠的僞君子。

郝老之最後叮囑，就是小心提防少林門……

今日，果然是少林門中人假借了伏魔降妖之名義，實行其巧取豪奪之手段！

史友靜起了身，四個少林僧是沉着的，踏步，推掌，史友靜却是在激憤之中，看住了風塵子。

南海一鳳與智開大師糾纏在一起，鳳姑娘現在所關心的是甘子興。

事實俱在，甘子興乃是正邪雙方的一枚重要之棋子。如果，他的功力眞的因爲解救史友靜而消耗殆盡，那麼，智開，風塵道長可能會取得上風……否則，反之！

鳳姑娘極担心甘子興的處境。雖說與他相交不久，但是，一股樸實，淳厚的感人風度，令鳳姑娘是大受感動。如果，在目前之情景下，要鳳姑娘抖手一走，當然，她大可以闖出這個是非圈。不過，她自己淸楚，那將會令她終身抱憾的！

她不必與甘子興憂患與共！

她想與甘子興會合。但是，智開大師何等眼光，現在，他的鐵袖神招，展開了個纏字訣。就此時將鳳姑娘拖住了，而那面已傳來了風塵子的語聲……

「你是乇老化子的傳人，他竟然將他的金鱗劍也傳給了你！哈哈！那可好，你放心，我可不會毀了你……來……」風塵子邊說邊已五指箕張的，向甘子興眉頭抓來！

誰也看得出，這道士是有廢人武功之打算……

鳳姑娘幾乎叫出聲來——

砰訇聲中，史友靜在四象陣中，爲東、西兩角的和尙，一撞掌，撞個正着，一股鮮血噴出，顯示了史友靜因心急而疏了神，他不得不代甘子興着急。

甘子興他也實在有其令人感動之氣度在——

風塵子却不理這些，他心中只有一個想法。毀了小子的經脈，然後，帶其回總壇！

不料，眼前金虹暴漲，好個風塵子，不愧人稱江湖十三名宿之一，即使在穩操勝劵之時，依然有着戒備。只見他是看到劍尖對準了自己掌心，好快手法，一變招，本來五指箕張，現在變成了斧砍式，向長劍砍去！

你快，甘子興的金劍更快，一彎金虹，一個反月牙形的，由下而上的兜截而來！風塵子如果不再變招，那可得小心，右手手掌將會與腕節，脫離了關係。

風塵子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廿來歲的小子，竟然有如此狠勁，辛辣的劍招。不敢托大，碧玉杖出了手！唉，這也可算是風塵子的失機，其實，甘子興眞正的爲了救援史友靜，他是出盡全力，將本身元勁眞炁，助史友靜眞元調攝入竅。現在，他簡直是形同虛脫。如果，風塵子不是驚駭於甘之劍招奇狠，來個以力比勁，那麼，他應可發現甘子興根本無一鬥之資格。一招落敗，金鱗劍勢必爲其劈手奪去，甘子興也難免身受重創，甚或送命！

由於如此的一拖一延，風塵子希望憑碧玉杖法取勝時，甘子興的救兵也已經趕到。

一條黃影撲到，來的正是南海一鳳的師叔，封月薵！

「師叔！好好的照顧甘小俠！」

「好！師主，他們全來了！救兵會來了！」

風塵子心中一凜，老實說，天地風雲門已經出動全力，希望將這些隱患分頭解決。自己正是担當這一路的任務，至於玄聖八魔之餘孽，還有居心叵測的槍乇夫婦，全由其他好手再來牽引住，對付住，可是，這個封月薵，本來，已陷入自己門中圈套之內，而現在，反而成了自己本門的一個强有力的對手……

有不少妙計，爲南海一鳳所破壞，其實從中出謀劃策的，正是封月薵！

此人非死不可，風塵子動了殺機！

轟轟發發，霹靂隱聞，一片綠影，巳捲住了封月薵左轉。雖說封月薵出身龍母門下，光就是塵孽之浸蝕，令其功力不及師侄之精粹，心猿意馬，情孽之牽扯，今日，封月薵得到了報應。

本來，她是有力與風塵子糾纏一番，可是，一門之主，武林十三名宿之一的風塵子，施展了全力，向封月薵環身打到，杖影似山、似潮。霹靂震光杖法中的「雷霆，風雲變」，殺手展開！封月薵宛如被風雷、雨電包圍那樣，落得個萬分狼狽！

如果，風塵子困住的是鳳姑娘，她是大有能力，突圍而出。原因是，鳳姑娘功力修爲，較師叔封月薵高出多多，封月薵元陰已失，混心訣又是駁而不純，即使奮全力用龍蜺歸海身法，隨同霹靂震光，杖影游走，可惜，一股又一股的玄門罡炁，在在消耗着封月薵的眞力……

遠處傳來一聲斷喝，而風塵子却巳一招九天雷動，碧杖玉影，雖只有幾股綠影！可是，這一招戮魂誅煞神招，是如此之威靈顯赫，又是如此之駭人聽聞，封月薵簡直是自動送上門那般，爲這一招九式，擊中九個大穴，一口鮮血噴出，人巳直擲出丈遠！

風塵子雖然解決了封月薵，但是，面前一股極强極靱之勁力，將其拖住了。

眼前只見一張血紅的面孔，雙目圓睜，長眉高挑，風塵子如此的前輩高人，一見這張面孔，竟然會機伶伶打了個冷戰。

餘勢未衰，風塵子是碧玉杖一引，驚虹飛電般的杖影，向來人點到——

來人是不言不動，而碧玉杖到，不知什麼一來，一滑一卸，風塵子陡然一凜，自己碧玉杖竟然會無事端端的卸在一邊！

人家尙未移動脚步呢！

風塵子定一定神，只見地上多了兩個和尙，俯伏在地，正是少林奇僧宏開，見開……

另一角有一對少年夫婦，各執一柄軟劍，意如掠陣。而智開大師却在苦門鳳姑

娘，一瞬間，他已看出鳳姑娘的俏眼中，有兩顆晶瑩的淚珠。

一股柔如山嶽之勁力壓來！風塵子不敢怠慢，一抖碧玉杖！希望用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想用卸勁來卸來力。不料杖頭難滯，風塵子衷心震驚，分明自己之卸勁，不能奏效，就想撤招變招，對不住，杖頭滯動，越來越重，想抽杖護身也感困難時，而這一對冷冰冰，却又如噴吐着震人心弦的寒芒，死死的看住了風塵子！

「大修羅！不動身法！」

風塵子是苦澀地吐出了這七個字。

「對！」

遠處傳來一聲極高昂的嘶聲，越來越遠，越來越沉，很快的消失了。

風塵子心中更驚，分明是智開的叫聲，聽得出，他走了，並且，他是拚全力的，擊出了最後之重招，然後，帶了傷，走了。

杖頭的壓力越益沉重。

「這是你千方百計，出盡心力，希望得到的大修羅，不動身法的眞氣……成全你！」

四週突的一輕，風塵子依稀可以透一口長氣，可是，眼前倏的一黑，左臂一陣奇痛，好個風塵子，不愧爲武林名宿，他是明知報應將臨，不抵不爭，硬生生將只左臂賣給了敵人，就在引力將來未來，自己可就施展了逍遙修士的解體大法……

一片紅光耀眼之中，一聲極凌厲的長嘯傳來，風塵子自斬一臂，乘血光紛飛，敵人一疏神之間，他是向洞外直竄而去。

震光遁法果然奇疾驚人。

不過，最値得人驚服的，乃是風塵子的當機立斷。

本來，自殘肢體，就得乘機反擊，敵人是在一個突然變故，更且，拚殘一臂，這鮮血已可化爲極陰狠的血箭，這血箭勢必可以令對頭受傷，即使不傷，也得手忙脚亂。那麼，乘此時機，當然可以敗中取勝，而令敵人反受重傷！

但是他不作此圖，他只是一走了事。

至於史友靜又如何？他果然爲這猝然一變，而鬧得遍體鱗傷！這股血箭，幾乎將他的雙目射瞎。

不過，也可以說因禍得福，本來，他是勉强的在甘子興之帮助下，接續眞氣，可是，其時他是心情鬱積，血脈賁張，現在，爲這股陰毒血箭一擊，心神一凜一寒，正好來個「火水既濟」……免得這火毒鬱胸，引起後患。

又何況，他是總算稍洩這心頭怒火，自己的眞正仇家，極毒主兇之一，爲其毀了一臂……

求死的怪傑

「我……罪有……應得。」

封月蕎爲鳳姑娘所抱住。封月蕎的面容在變，本來，她簡直與鳳姑娘是一對孿生姊妹，現在，漸漸的，可以看到，她沒有鳳姑娘的優秀，沒有鳳姑娘天眞，柔祥，不過，不失爲一個美婦人。

鳳姑娘哭得似淚人一般。

「爲什麼不笑，師主，我，罪該……萬死，一直來，我……想害你，妬忌……你，恨……恨師父……偏心。」

「師叔，別再說，別再說，你依然是我的好姑姑，你一定記得，你抱我，唱歌……給我聽，我，始終當你是娘。」

「可惜，我……恨你，我……唉……冷，好冷……」

「師叔。」鳳姑娘更緊抱着封月蕎。

「我一直怕……冷……」

「師……叔。」

「我奇怪突然……感到，不冷了。」

鳳姑娘看着封月蕎，只見她容光煥發，微露笑意。但是，兩眼的神光渙散了，漸漸的，越來越呆，不，鳳姑娘慘叫一聲，可惜，封月蕎是再也不會回答了，龍母宮中的門下士，她死了，死在鳳姑娘的懷中。鳳姑娘在飲泣，噢，不知道封月蕎地下可有靈性，她可明白，鳳姑娘對她的一片眞情。不，在幼小時，鳳姑娘受過封月蕎的照顧，而現在，這份感情，永遠記在鳳姑娘的心中。封月蕎本來犯了極大的門規，應該身受酷刑嚴罰，然後處死。但是，鳳姑娘不忍心，千方百計保護她，千方百計延遲回宮，並希望助其積修善功，以便贖罪，現在……她死了。

鳳姑娘痛哭她的死，因爲她死得慘。

還有，鳳姑娘有着內疚之心，如果不讓她對付風塵子，憑她的武功造詣，一定不會死。

鳳姑娘漸漸的，將封月蕎之死，歸咎於自己的疏忽了。

「鳳姑娘！」

「這位是……」

「在下桑仙童。」

「喔！」十分冷淡的應了聲。

「鳳姑娘，你難道看不出，這位封大姐是自投死路的？」

鳳姑娘不禁一凜。

桑仙童是十分沉着的分析着，事實上，這位素有七巧星之稱小輩英傑，可說是眼光如電，斷事極準。他已聽見過封月蕎垂死的心聲，她懺悔，她苦痛。

鳳姑娘越是代她操心，封月蕎越是感到苦痛。

最後，她面對强敵，她更明白風塵子這個武林惡煞的陰狠狡毒，她希望橫殺此獠，不過，她却因力之不及而爲風塵子反尅。但是，她在垂死之際，依然展開了柔龍七煞勁，令風塵子的碧玉杖鈍了一瞬。

這一瞬間不打緊，就此讓風塵子落了個下風。史友靜是借此時機，好！大修羅，不動身法，再加上天靈玄磁炁，令風塵子心神俱震下，捨去一臂而逃命。

風塵子也是一個龍頭啊！可惜，江湖上沒人知道這個秘密。不過，武林十三名宿之一，而落得個如此慘敗，桑仙童是看得清楚，封月蕎是抱着贖罪之心而臨的。

鳳姑娘是不得不承認了這個事實。

但是，她依然心痛這位師叔。人，眞是錯不得半步啊！鳳姑娘怔怔的看着封月蕎的屍身！

「朋友！」史友靜却在對甘子興說話。

「你知我是誰？」

「你不是自稱爲禽獸不如的！」

「嗯！爲什麼你救我，出盡了全力救我？」

「因爲，你不該死，還有，我師父他

再三對我說，他一生爲人，從未欠負人家，但是，他欠了令堂的情。」

「你是來還情的。」

「如果，你眞的是武林惡梟，江湖毒獍，哼哼，看我又會如何對待你！」

「我不必還你的情？」

「當然，我是代師還情！」

「好，我放心了！」

「甘先生！」是桑仙童的說話。

「兄台有何見教。」

「唉，」桑仙童突然嘆了口氣，他不說下去了。

這可弄得大伙兒怔住了。這是幹什麼的？

少林寺的兩個和尚在史友靜的出手下，起了身。一言不發，離開了這山洞。不久，在遠處傳來佛號。漸漸的，消失在更遠處。

又是幾聲嘆息，桑氏夫婦突然向他們告辭了。

「兩位，你們是爲何而來？」

「來掠陣。」

「來看個風雲氣色！」是東雲琳的回答。

「其中另有內情！」甘子興顯然不滿意桑氏夫婦的回答，他是用這樣的說話來定住了這一對小輩英俠。

史友靜並不在意這些，他只是寒着張臉，不聞不問，好像，從現在開始，此地的人，與他並無干連。

「請恕愚夫婦，無話可說！」

「兩位與這位史朋友，有些關連！」

「呃！不錯，如果不是這位史朋友，我夫婦早已命送在少華山麓！」

「你關心史朋友！」

「唉，有什麼用？他自己根本不關心自己的啊！」

「喔！原來如此！」

「事實如此，老實說，我們受人救命深恩，雖然，大德不言謝，但是，愚夫婦可永不敢忘。不錯，史先生是背了個極惡極重的罪名，並且，日長天久，你是一直以爲自己是禽獸不如。他一面是拚命煉功，一面却自暴自棄，說得坦白些，他是去找死，他根本不想求生，而你，唉！」

「看來，你有怪責小弟的心意。」

「你不是個笨蛋啊，你應該明白啊，我們受人之惠，我們除了奉命唯謹外，那有什麼資格來勸解，說服他活下來……」

「我的事要你倆來管！」

「不，我不是早已說過，我倆只有聽命之份。」

「就該走。」

「那他說得是，我倆是早想走，可是，是這位甘先生叫住了我們，說眞的，如果不是他捨生忘死的救過我倆的恩公，那怕用刀來阻住，我們依然走我們的路。爲了有這一重淵源，我們只得敷衍幾句！」

這可聽出來了，桑仙童的說話，顚倒來復，依然是要甘子興問下去，說下去，也更可看出來，這一對夫婦是關心着史友靜！

史友靜的確有着自棄之念。

他眼前永遠記得父親之死，死得如此絕望，蒼涼。

他也看到母親的遺體，爲人們赤裸了，展現在他身邊。

這是奸計！

這是陰謀。

但是，父親是死於受辱之中。

母親爲人陰謀毒計所毀！

自己，無論如何，是爲了個婦人，破了身，揹上了水洗不清的惡名。

即使郝老說了前因後果，即使自己是陰謀之受害者，可惜，自己依然有着可耻的一面。

他誠如桑仙童所說那樣，拚命煉功，煉功是爲了報仇，不錯，他如果連仇也不報，那麼，父母是坐實了被淫、被殺之罪名，而自己也就眞的成了武林之梟獍。

他一定得報仇—

但是，另一面，他是感到生的可恥。也可以說，他始終感到活在恥辱之中。他一想起那婦人，不，那個風塵子，忝在世交，枉背了個俠義之名，那想得到他會如此之無恥，自己作了他的棋子，還有那個婦人，毀了自己父母，更毀了自己一生。

自己就如個孤魂怨鬼相仿，活在黑暗中，地獄裏。

如果不是郝鏡的再三阻攔，解勸，譬如，說理，自己早已死了。

而今，他得報仇，不過，眞的報得了大仇，又該如何！自己依然是個殺父、淫母的敗類。

他何苦背了偌大的惡名，再活下去。

他打定了主意，他是爲仇人而活。

然後，大仇得報了，他該去死。

桑仙童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說出了史友靜的心意，他心中萬分怨恨，怪他的多言，他恨不得立即毀了他，不過，當他看到桑氏夫婦的面上神色時，他怔住了。

是如此的奇怪，又是如此的關心，唉，依稀在那裏見過這種神色。

是郝鏡，當他老人家坐化之時，他是多麼的慈祥，關切着自己。

「別自暴自棄，孩子。要比仇人更强硬，活下去，讓他們抖怯。」

還有，是傅大叔，大嬸，在他倆的眼中，他始終是個受挫傷者。自己因煉功不純，心情橫逆之時，他想到了死，他以爲自己永遠無法煉成天魔心法。即使郝老將自己畢生功力灌輸給了自己，可惜，自己依然不能融會貫通，自己既笨，又累人，何不一死了之。

不想，大嬸在飲泣，大叔在勸導，爲了要自己更好，更有耐性的苦練，他倆默默無言的，伴着自己捱，就用了這種神色，看住了自己，自己稍有進展，兩人的眼神閃耀着動人的光芒，爲什麼？因爲他倆關心自己。有許多次的事實證明，他們關心我，比關心他們自己更看重。

爲什麼？有時他自己問自己，答案是，他們要求他活下來。

現在，他冷然的看顧着山洞中人。

甘子興面色蒼白，分明爲了救護自己，而令他眞氣未復。但是，從他的面色顯示，他有着某種輕視之意，爲什麼？他凜然而悟。這個神情，比關切他更有力，他是恨自己的不長進，他是不屑自己的自暴自棄，他也與桑氏夫婦一樣，要求自己活，活得好好的。

可是，誰又能看到自己內心的痛傷，自己簡直是，禽獸不如！

鳳姑娘淚痕未乾，一直來，她爲死者哽咽，飲泣，但是，現在她却爲自己担心，那宛如仙霞明珠的神態，表示了她的關心時，更現得神聖，純潔，唉，姑娘啊，你可知，這會令人自覺形慚，更加無地自容啊。

奇怪，現在，他可不敢想到死了，即使自己內心有着無可修復的創傷，他却不敢拒絕鳳姑娘的關心，不，命令他，簡直是勒令他，不可死！

突然，他哇然一聲長號，在山洞中，激起了回響，而甘子興突的握住了他的手掌，柔聲說道。「朋友！哭！請你大聲哭吧！」

只有嗚咽，而眼淚就如斷了綫珍珠。

「哭，大聲哭出來。」

依然是嗚咽，啪的一聲，甘子興是抖手一個咀巴，可憐，史友靜突有所感觸的，他放聲大哭了。

「甘……甘兄弟，你出掌無力——」

奇怪，他莫明其妙的說出這句話。「出掌無力」却令他號啕痛哭？唉，又有誰能理解到史友靜的心意啊。他一直來不注意人際之關係，他把自己當作了野獸，畜類。可是現在，他却看到幾張陌生面孔。

他們已清楚自己的不恥於人的劣行惡跡，即使是爲奸計所陷，但是，他實在是背了個極重極沉的罪名。可是，他們非但不輕視他，更且如此的關懷他！

甘子興非但關懷他，還出盡了全力，救了他，並且，因爲救自己，引使他眞氣虛脫，更幾乎要了他的命。他並不放在心上，爲了怕自己鬱積於胸，引起橫逆，他打自己，用這隻脫力的手打自己。

他到底是人，他到底有感情，他那會不感動！

他到底哭了，哭得很大聲。

甘子興在撫慰他，眞誠，懇切！

「讓我們做一個好朋友，讓我們做一番好事業。」

「是。」

「我不希望你成爲號令武林的一派宗主，我希望你做一個脚踏實地的，爲民除害的好漢。」

鳳姑娘不禁大爲感動。乇罩，這位濁世神龍，他教的好徒弟，不！自己師父，師祖，從來沒說過這種率直，淺顯的話。而其實，這才是眞正的武林人士，所應該服膺的眞理。

救人，他只希望多救好人啊。

名俠之死

依然秋風肅殺，顯示出天刑之森嚴。江湖上也開始了刑殺之一筆。

槍乇傅天佐夫婦，爲了往來奔走，解放史友靜之不幸，他們反而陷入了個極陰狠的圈套中。

四個蒙面的灰袍人，個個具有令人難明所以，不可思議之武功。如果不是玉玲瓏楊馥華的子母雙環，防範得法，傅天佐又因偶得傳授，對大修羅、不動身法別有悟化，融會入他的白龍槍法中，那麼，這一對夫婦，勢必喪命於此。

「傅朋友，你看如何？」突然，傳來了一聲陰沉的語聲，却也怪，這四個蒙面灰袍人，一聞來人語聲，立即收招住式。

傅天佐是一看這收招式，心中更爲緊張，實在，這四個灰袍人的出手，詭異莫名，而收招住式；更顯露了他們實在爲一派宗主之風範！如果，這四個人也是天地風雲門中的爪牙，那麼，這從來未露面的天龍子，究竟又具有何等樣的能耐？

「傅朋友！老夫這廂有禮了——」

傅天佐夫婦面前，多了個也是一身灰袍的蒙面人，從其語聲聽來，是個老人。

再詳看這身灰袍，傅天佐是轟的一震，

「天龍子！」

「好眼光！」

來的果然是天龍子。

天地風雲門，傅天佐已有所發現，其中，還有個極嚴密之組織關係。

恁誰知，多年來的天地風雲門，只有一個老龍頭。其實，老龍頭只不過是對外的代表而已，而最高最狠的，還有個小組織。

以後，傅天佐發現了風塵子也是天地風雲門中的重要人物。證據是；這個名滿江湖的道俠，竟然害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史維君，然後，消聲匿跡。

這樣人物，如果不是別有更可觀的引誘，他會作出如此爲人不齒之劣行來。

即使殺人不用刀，掩飾又巧妙，除了有大門大戶的護身外，誰有能力阻止這陰謀外洩。

又何況在最近，在帮中人的口中，那個老龍頭雲九思的口中聽到了天龍子的名號。傅天佐這個久歷事故的江湖客，立即推析出，天是一個主者，地也代表另一個，風可以斷定爲風塵子，雲是雲九思！

估計中，天龍子是個眞正的陰謀主持者。

今日，他夫妻却爲了追踪五天罡，陷入了天龍子的埋伏中。並且，天龍子的手下，分明是具備了眞正的大殺傷威力的人物！

「有眼光，好，好，傅天佐，這四個乃是老夫之手下，四個隱名護法，事實俱在，他們所施展之武功，絕非你倆可以應付的……」

「加上個我，又如何……」那個竹篋聖母突然現了身。

「你也來了……」

「不來，怎可揭穿你的眞面目！」

「哈哈——憑你也可對付得了我。」

「還有我呢！」車聲轔轔，地聖魔母，殺人不見血，還多了個青衣青裙的少婦！少婦身後是七個手執奇形兵刄的少女！

「乙木主者也來湊興！哈哈哈……」

幾支勁箭，如挾勁風，極快極勁的向場中射來。現在傅天佐那一邊來的全是有名的江湖殺手，個個有着不凡的身手。不想，這幾支勁箭，却令他們狼狽不堪，如果不是竹篋聖母之碧靈罩，修竹天罡烝，那麼，眞可能毀了幾個乙木門下。

「想不到震天弓、射陽弩也爲你的門下，果然是人才鼎盛……」

「老魔母，依然是這句話，歸入我等門下，重新排列座位，如此，我輩可以眞正的橫行天下……」

「無音大師，還有八名少林名宿會放過我們……」

「哈哈哈——只要你們肯點頭，老夫可以一手挑了少林寺！老魔母，說實在話，我是處心積慮，我是早有安排，一直等到今時今日，爲什麼？就因爲要逼出郝老鏡……還有你……還有你——」

「因爲，你始終無法鬥得過大修羅、不動身法。因爲，郝老前輩始終是你的尅星……」

「胡說！」

「哼哼，你要我們歸順，最大的目的，就是逼出不動身法之眞正奧妙玄理。可是，天龍子，你脅持風塵子，利用一婦人，用盡計謀，希望郝老後繼無人！將天魔心法交付給你……哼哼……你錯了！無音大師！」

傅天佐無音大師四字出口，全場震動。什麼？此人！這個蒙面灰袍人，就是無音大師？他就是天龍子？處心積慮，殺人無算的，第一大帮之主持，眞正的陰謀策劃者，就是他——

「殺！」五個灰影紛飛中，長箭如蝗的射來！

「老大！速退……」

遠處傳來一聲極嬌媚的語聲。

地聖魔母一聞此言，一邊展開七煞玄功，一面命秀姑速推輪車，她是在叫。「出來……妖婦出來——」

五條灰影，展開了凜人的攻擊力！只聞得幾聲霹靂，幾團紫色星火爆散下，梅娉娉是抖出了紫電雷珠，希望煞阻對頭的進招。可是，五條灰影施展的乃是少林失傳巳久的毒龍神招——

五個人宛如五個灰龍般，向在場人展開了凌厲的殺手。一股股勁風中，一招招駭人之殺手，若不是梅娉娉看出情形不妙，而彈出幾枚紫電雷珠，勢必會有幾個人遭到了毒手！

還得防範這陰狠毒辣的勁弓强箭啊，這全仗竹篋聖母的碧靈罩的兜截。

乙木主者集結了七個高足，組成了個乙木陣法，堪堪可以自保。但是，如果敵人再有能手之加入，那麼，首先遭殃的，勢必是她們——

地聖魔母在叫陣，在逼使那個婦人露面！可惜，這語聲是若遠若近，此東彼西的，令人無法捉摸。而一股勁風掠過後，地聖魔母心頭一凜，好個魔母，七煞玄烝，一提即到，可是，護身神烝竟然無法阻得住來襲之力。看一看清楚，面前是一個灰巾蒙面的灰袍客。一迸勁，一運力，好，堪堪的與灰袍客黏上了手，一股又一股的勁力，似浪潮般壓過來，地聖魔母之七煞玄烝毫不示弱，來一潮，抗一潮，又吐一潮……

「原來是少林禿賊……」

「你錯了……這乃是天地風雲門中的玄秘三修！」

「巧立名目，哼哼——是少林門中的善才七十三參……」

「果然有眼光——吃我一掌！」

旁邊來了個偷襲——是個婦人！

「不可傷我恩師！」是那個佃農之女，秀姑的驚叫，她因機緣巧合，救了走火坐僵的地聖魔母，二年以來，已經習得了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紅衣客

混沌書生

淮安豪紳沈雲西，性暴戾，擁金甚鉅，聲勢雄厚，雖地方官吏亦不敢忤其意也，其子文錦，橫行無忌且性喜漁色，里有許姓者設肆於市，女名惠貞，姿色絕佳，欲納爲小星，許不允，文遂揑造借契謂許向貸巨金，久假不歸，請官追究逮許至，施以重刑，許仍不認，下之於獄，而文則飭人說女謂如願嫁彼，汝父不難出獄，且可立富，女始知父被控之由，含涕允之，翌日竟往，及晚文入房，謂女曰，數載相思，今始如願，春宵苦短，曷早偕眠，汝父明日當出獄也，語猶未畢，忽見紅衣客，自簷際躍下，擲文於地，斥曰，惡奴汝死期巳至，一刻千金之春宵，不克享也，言次，伏劍於手，文大懼，願送女歸，且以後不敢再犯，客曰，能悔過須依吾三事，違則吾劍無情也，文請其說，客曰，一速送女返家，二速出許于獄，三以家資之半散濟貧民，文諾諾如命，不敢或違，客遂出，至雲西之房，大聲曰老奴昏聵縱子爲非，以至於此，豈平日毫無見聞乎，即以劍削去其鼻，雲西痛極狂呼，客止之曰，余巳與汝子言三事，汝子允之，若不從明晚當來取汝首也，語畢縱身，一躍而逝，是晚文果送女返，次日雲西至縣，消案釋許，且散財濟貧，自是父子勢燄頓殺，不復有橫行事聞於鄉里矣。

初步的秘魔神錄，今日，她是特意來報恩了——

本來，地聖魔母勢必爲這婦人所傷，婦人也以爲穩操勝劵，才冒險出手，那想到爲這個村女所阻。秀姑又是眼準心靈，看出那婦人一心在魔母身上，忘了斜側的空檔，好！她出掌未到，腰際軟檔已經爲秀姑之勁力所罩。氣一窒，而地聖魔母是拚運一口眞勁，希望一卸來力，全部眞力陡然地加强，而灰袍客也已看到同伴來助，心一寬，不想事變猝然，婦人中掌反擊，雖說擊中了秀姑，她分明也已受傷不輕。灰袍客心神倏然一寒，可憐，面前勁力突盛，他是再也不怠慢，一手抓了婦人，奮力抖開魔母之勁力，一聲怪嘯聲中，走了——

魔母本來，大有機會就手毀了這個婦人，甚至於這個灰袍客。可惜，秀姑傷了，推車無人……而當她看到秀姑這張樸實的面容，一無血色，口角却沁出鮮血時，她是突的心神大震，江湖人！勾心鬥角——江湖人鮮廉寡恥；而村婦農女——是如此的眞誠，又是如此的單純。

「速退……風字號已毀了半邊……」

風聲中傳來了那婦人的叫聲——

「妖婦！出來；你別走——」遠處傳來了一聲極淒厲的號叫，一條白影，其疾似箭的飛射而過！

「友靜，快，快去阻住此人……」傅天佐前去通知，通知那個心情激憤的史友靜——

幾條灰影在東分西散，看來，其中有一個是天龍子。但是，由於變位換招，易宮頻仍，如果不是別有用心者，眞說不上眞正的天龍子是那一個。傅天佐是個機智深沉者，可惜，他雖說認出了天龍子，也叫明了那一個是天龍子，他希望史友靜可以阻攔此人，這個人間的惡魔，武林中的大憝，毀了他，至少可以令天下武林道，少一重威脅，然後，再挑天地風雲門，求一個天下太平——可是，史友靜宛如發了狂那樣，向遠處追去！

「小情人！來啊！小情人……來啊！咭咭……」

不知什麼攪的，這女人的語聲，竟然不怕被人發現，她在叫，在呼喚，小情人分明是稱呼史友靜啊！這可令這個天魔心法唯一傳人，越形發了狂。

「不好！」傅天佐是心中叫一聲苦，身形一動，宛如星丸彈跳般，向史友靜撲去。

他已看出了妖婦的動機，她是想引誘史友靜死命追她，一；可以解脫天龍子的危險，二；她可以引使史友靜在不知不覺中，因怒發如狂而墮入其奸計中。

「友靜！」

「別叫我，別管我，別理我，別來理我——」

「我是傅天佐——」

「呃——呃——你！」依稀有些清醒了——

可是，妖婦的叫聲又來了；依然稱他爲小情人，並且，露骨的說出，要他與她敍敍舊情……

史友靜怒發如狂！一把抓住傅天佐，「噗」的一聲！傅天佐面色大變，而口中噴出一大口鮮血！

原來，這震天弓，射陽弩是希望憑仗這妖婦的說話，擾亂了史友靜的心情下，送他一箭。由於史友靜之發狂，抓住了傅天佐，可憐，傅天佐就在全無能力閃避之下，中了致命的一箭，血，顏色鮮紅，噴在史的面上，熱血令史友靜震醒了，他已發覺了自己的錯失，他怔怔的看住了傅天佐！

「大叔……」

「別追……別中計……天龍子，是……無音，不，無音大師早已爲天龍子害死了……」

「天佐！」楊馥華也趕上來了，她抱住了丈夫的身子。

「妹子，別難過……我相信，你……也已看明白了——這武林……風波……是必須有……人……有更多……有心人……才……才……」

「天佐，天佐……」

「大叔……」史友靜是又再發了狂！他的心中是這樣想，是自己害死了傅天佐。是自己令傅天佐無法去閃避這一箭——淫母、弑父，是陰謀，奸計——殺死傅大叔又該如何？……是我，是我，兇手是我……

「史友靜，」是楊馥華辛酸沉痛的說話。「你又得自認自己爲禽獸不如了，又得自暴自棄了，又得想死想活了？你看看，死在地上的是傅天佐，是個血性男子。是我的丈夫，他死了，我當然傷心難過，不過，史友靜，如果你不能眼望遠處，你不能如其所望，你……可就算是辜負了我丈夫的一片苦心，那我……會更痛心，更難過，史友靜，以後有的是武林的風波，江湖的惡浪，我丈夫已經說明了。得更多更多的有心人的聯合，然後，才可以撲滅……現在，總算讓我們看清了這個邪惡之幫會之面目，我們也領教了這個幫會的眞正實力，如果，你我只顧自己，不理他人，唉，那會死多少人，毀多少無辜之門戶啊……」

「大……嬸……」史友靜簡直說不出話來。

地聖魔母是明白了。

竹篋聖母也領悟了……

撲滅天地風雲門，是支持江湖正義，是救人……

天地風雲門爲了追求權勢，他們是爲求目的，不擇手段。由於如此，他們的强有力的組織，驚人的武功，正是他們的濟惡之具，正是武林中的禍胎！

必須撲滅他們，而撲滅他們，就得有比他們更好的組織，比他們更强的武功——還有，他們是多行不義，朋友，正義就必須是我們的信旨！

傅天佐是死了，在場人個個的激起了同仇敵愾之心，一個個會心中默語。「朋友！你沒有白死！」

秀姑受了重傷，但是，令其更看明白了，自己的責任非輕，另一個青年的俠義道在成長中。

秋風爽然，人，全有些肅然之感。不過，秋，是會過去的——

▲欲知故事發展如何？請留意本故事之五：「無形魔王」刊出。

浪子奇行錄

偷心賊（上）

馬雲·文　盧令·圖



心形巨鑽

這是一個小城。

但是，要形容它小，實在並不容易，因爲它的名氣很大。可以稱得上是舉世知名！

當面對一幅世界地圖時，你即使用放大鏡亦未必可以找到它。

然而它不但存在，而且成爲不少人心目中的「天堂」；雖然眼前它已擠了數以百萬計的人，時時刻刻仍有成千上萬的人湧到這彈丸之地來。究竟它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

生活在這裏的人，可以說一句：生命和生活都絕無保障。

這兒也像世界其他的各大城市一樣，養了不少的警察；只可惜這些帶槍的人，捉小販、抄車牌的興趣，遠遠地超過了捉賊。

有人替天堂政府計過數，養一名警員到底要多少錢？

月薪一千多元，連衣食住行等等津貼，大約二千至二千三百元之間。不如大方一點，算够三千元吧。如果單從這一點看，誰敢說天堂政府不替天堂中的市民着想呢？

但是，閣下可知道一名警員每日在街上能替政府增加多少收入？

抄車牌的定額罰欵，超碼三五十元一張告票，每名巡警幾乎硬性規定，每天必須發出若干張告票，否則會被上司視作躲懶而降職。

失竊離奇

最保守估計，每名巡警，每天可以替天堂政府增加二百元收入。

這數目乃根據每張定額罰欵五十元來計算的，一天只發四張告票即可湊足二百元。

那麼，一個月三十天，每名警員每月是否可爲天堂政府增加六千元的收入？除了每人月薪三千，仍賺一半。

何況除了抄車牌之外，還有拉小販等等的不定額罰欵呢！

此外，還有無孔不入，數之不盡的罰欵細則，即使閣下是法律專家，一下子亦未必知得一清二楚。

天堂政府的收入如此龐大，那麼，用諸於市民的，又有多少？

有的，人生七十古來稀，如果閣下有命活到七十高齡，天堂政府爲表德政，每月會給你一百大元。這就是宣傳得最厲害的老人津貼。

萬一閣下失去了工作，又或者無法工作，那又怎辦？

在理論上，市民平時賺了錢要納稅給政府，一旦不能工作時，政府當然要照顧他。

當今許多先進國家已有這種國民福利制度。所以他們納稅納重一些，也是心甘情願。

可是天堂政府有多少福利給市民？相信連政府高官也啞然。

然而放眼看看，天堂之內，實實在在

又有許多社會福利建設，例如幾間知名的善堂機構，他們做的善事花樣很多。

不過，那並非天堂政府花錢去做的。是一些有錢人爲了爭取一些榮銜，花大筆錢去爭取做善堂總理、主席；善欵即源源由這些有錢人的身上捐出。

此外就是馬會。

天堂的人嗜賭如命，由祖家「重金禮聘」而來的「專家」們，設計了五花八門的賭馬方式，足以令到天堂的賭徒們如痴如醉。

因此，馬會收入極之可觀；除了納重稅給天堂政府之外，再除去正常開支，例如養起那班來自祖家的賭博專家等等，剩下來的就是賺到的，全部分配到各慈善機構去。

試想想，這是多麼聰明又漂亮的做法啊！政府可以省下大筆應付的福利開支，又可以增加「庫房收入」。

正是由於天堂政府的「御賜榮銜」所吸引，許多有錢人都自動爭取出來「做公益事業」。因爲只要表現得好（也就是要捐得多的意思）。這就可以獲得市長的提名，「御賜榮銜」即可以爲閣下帶來「名譽」。

在天堂生活的人最明白，有了「名」之後，「利」亦隨之而來。

這就是爲什麼有錢人要爭取做善事的眞正「內幕」了。

當然，眞正做善事的人也有，那是每年以「無名氏」捐了大錢，却不求名的；那是眞正的善長仁翁。

× × ×

就當一個慈善餐舞會正在進行中。一個別開生面的競投項目，竟然吸引了到場嘉賓的興趣。

那是一位名門淑女，她大胆地提出：今夜誰能出高價，她的第一隻舞便是跟他跳。

那女子雙十年華，只能說「倒有幾分姿色」，却不能稱得上艷麗絕色。

但是，在場的人都曉得她的來頭可不小；她是億萬巨富的獨生女兒柳青青。

柳青青的父親是當地十大巨富之一——「珠寶大王」柳雄。

柳雄年過半百，膝下猶虛，沒有兒子，就只有這個獨生女兒。

因此，親友們都了解到柳青青是名符其實的「掌上明珠」。

當晚參加這慈善餐舞會的，都是非富則貴的紳士名流，自然知道這女子的來頭。於是紛紛「出標」去「競投」這第一隻舞。

出價由一萬元開始，每加便是五千，轉眼之間，數目已高達三十萬元。

出價三十萬的，是石油大亨花如錦。

在場的人都認定花如錦可以和柳青青跳今晚她的第一隻舞了。

事實上他們也很相襯。花如錦年僅三十餘，外型瀟洒，加上有錢有面，又未成家立室。所以嘉賓們立刻响起了一陣陣掌聲。

但是，突然有人攔腰殺出。

那是另一個更年青的男子。

人家每加五千，他一出來，開口便加十萬，亦即四十萬元。

雖然說，多多少少只是捐給「慈善聯合基金會」的善欵。問題却是說了就必須拿出這數目來，因爲凡是可以出席這場面的，都是上流社會中人，可賴不了！

各人定神一看，男仕們都怔了一怔！女仕們却眼睛放亮。

那是一名外型俊秀，儀表不凡的時代青年。

他身穿晚禮服，面上堆滿了笑容，一舉手一投足，盡是明星的風範。

他，就是當屆的「善堂堂主」金必多了。

住在天堂裏的人都明白，天堂政府爲了設法令到富有的人自願掏腰包，便想出許多花樣來，讓他們作「變相的競投」。而「善堂堂主」則是最令人觸目的一個「爬登上流社會去的石階」。

許多上流社會的人都異口同聲的說：金必多比起許多男明星更「有型有欵」。

但私底下却有人竊竊私議：金必多如此年青，怎會有這麼多的錢？

表面上，金必多可算是個正當商人；只要是正當商人，天堂政府就懶得去理；就像「只要他肯拿一大筆錢出來，便讓他做一年善堂堂主」一樣。

上流社會的未婚女子們，都把金必多視作夢中的「白馬王子」；所以，這次他一開口便以壓倒性的「四十萬元」，投得了柳青青的「第一隻舞」，也同時令到柳青青在衆人面前感到無限的光彩！

果然沒有人再出更高價了。

優美旋律的樂聲，在衆人的熱烈掌聲下响起來。

燈光變得昏暗，舞池中翩翩起舞的，正是柳青青和金必多。

無數羨慕的目光，集中在他們二人的身上。

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引來充滿了妬意的竊竊私議。

× × ×

上流社會的「上流」二字，大概只能以金錢和物質去衡量。

說人是道人非，也不一定就是「三姑六婆」的口舌專利；就像眼前這慈善舞會中，不少衣冠楚楚的名流紳士，以及名門淑女，也一樣議論紛紛，只是聲調壓得較低而已。

至於那些已婚的富家太太們，除了說人長、道人短之外，更在首飾、打扮方面，諸多做作，一再比較。比起那些三姑六婆，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

「你猜她那胸前的巨鑽可是眞的？」

「我看一定是假的，那有這麼大的鑽石？」

「你未免少見多怪，更大的也有；玉婆那一顆價值三百萬美金的，最少就比她的大！」

「你怎可以用玉婆跟她比？玉婆嫁完又嫁，她就欠缺這套本錢。」

兩個中年婦人躲在舞池一角，你一言我一語的，喋喋不休。

「喂！你有沒有留意到珠寶大王的獨生女兒柳青青？」

「她是今晚最出風頭的人，我怎會沒有注意？那傻瓜才出四十萬元換一隻舞來跳！」

「說這句話的才是傻瓜。」突然之間，有個男人的聲音在二個婦人之間出現，「如果沒有四十萬元他又如何能成爲全場最惹人注目的男仕？」

突如其來的男人並非別人，正是浪子畢基。

兩個中年婦人當然認識他。

其中一個叫王太的，對畢基道：「本來只有你的外型可以和金必多比擬一下，可惜，你這個人却未免太過吝嗇。」

「並非我吝嗇，而是我本身是個窮光蛋，否則我早已坐上善堂堂主的寶座。」畢基笑了笑，「不過，我即使沒有四十萬元，也一樣可以和柳小姐共舞。」

「我才不信。」那個叫宋太太的中年婦人說。

「賭一手如何？」畢基自負地說。

宋太問：「賭什麼？」

畢基故作神秘，附耳過去，不知道在宋太耳畔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宋太輕輕一點頭，說：「一言爲定！」

畢基走開了。

王太問宋太：「難道你一點也不怕你丈夫？」

「怕什麼？」宋太睜大了雙眼反問。

「誰不知道畢基是個女人湯圓？剛才你們如此鬼鬼祟祟的……」

「別想歪了，我們只是打賭一下…」

話未完，音樂又改了節奏——一種新潮舞的輕快節奏。

正在舞池中共舞的男男女女，都要將脚步加快，身體離開。

由慢四步而轉變爲「柏青瓜」，的確有點令到那些紳士淑女感到意外。

第一隻舞開始時，只有柳青青和金必多，但跳得幾步之後，其他人便紛紛加入。所以沒有人注意到這原來是浪子畢基的詭計。

貼身擁舞時，畢基實在無從下手，所以惟有向樂隊方面打主意。

樂隊奏出新潮舞，男男女女離身跳；畢基一聲「對不起」，便將柳青青帶走。

隨着舞姿的揮動，畢基向那邊的宋太揮手示意；柳青青却不知怎的，突然之間驚叫了一聲。

她吃驚地望向胸前。

燈光立即放亮。

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到柳青青的身上。

柳青青的面上變得蒼白，彷彿大禍臨頭似的，但沒有人去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因爲絕大多數的人都明白已經發生了什麼事。

較早時，這裏的人一定都留意到柳青青胸前懸掛着的一條項鍊。

然而眞正吸引住這班名流富商、紳士淑女的，並非那一條項鍊，而是末端那一顆亮晶晶的心形巨鑽。

如此巨大的一顆鑽石，假如佩戴在一般富家太太小姐的身上，即使她們是億萬巨富，恐怕也會被人懷疑它的眞實性。

但是，現在還有誰敢懷疑？

柳青青的父親是珠寶大王柳雄。何況這一顆心形巨鑽又是名鑽之一，許多人都知道老早已落入這位珠寶大王的手中。

因此，每一個人都敢確定那是眞的，絕非贋品。

× × ×

警方人員未到之前，這兒現場已被保安人員加以封鎖。

保安人員是舞會主持人私下向一間私家護衛社聘請回來的，因爲當晚參加的紳士淑女，都是非富則貴的人。

可惜，舞會主持人所担心的事，結果還是發生了。

所有在場的人，都必須接受搜查，因爲柳青青失去的是一顆罕有的珍品——價值二百萬美元的心形巨鑽。所以警方不得不採取是項搜查行動。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到會的都是非富則貴的紳士淑女，要他們接受搜身，的確不是味道。於是有些人難免怨聲四起。

尤其是那些自以爲有錢有面的女人，更加氣得頓足揮手，甚至將一些玻璃杯、烟灰缸亂擲，弄得主持人連聲道歉。

然而事情並未因此而了結，因爲在警方人員的嚴密偵查下，並未發現失去的巨鑽。

× × ×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警方人員之外，還有私家護衛社的保安人員，他們不但將每一個人搜得十分澈底，甚至連會場內的每一方吋地方，也搜得一清二楚。

當然，最受人注意的，還是兩位曾經與柳青青共舞的男仕。

那是善堂堂主金必多和浪子畢基。

由於他們先後接觸過柳青青，所以特別受到警探的盤問。

本屆善堂堂主金必多是個有體面的人，負責調查的警探自然不敢太過份。但是浪子畢基可就慘了。

畢基不是紳士，亦非名流。雖然他在上流社會裏面的知名度很高，但是，警探却因爲他「主動」向柳青青邀舞而生疑。

加上事後樂隊領班又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畢基曾要求他們中途變換較快的音樂，所以，畢基竟然變了問題人物。

他被帶到一間房間裏面去，赤條條的，接受了一次搜查。

畢基雖則尷尬，却未反對。因爲他自問清白，又怕什麼被徹底搜查？

但是負責盤問的警官，却令畢基非常難堪。

那警官質問畢基爲什麼要參加這種慈善餐舞會？

畢基苦笑一下：「爲什麼我不可以參加？人家花了五百元購買一張入場券，我却不必花費。如果是你，相信你一樣會參加。」

「你的入場券是人家送的？」警官更覺可疑。

「是的，朋友送的，不是在路上檢到的。」畢基又笑了一下。

「你的朋友眞闊綽。」

「警官先生，你有沒有聽過『執條褲帶累了一副身家』的故事？我的朋友並非闊綽，如果你眞的够慷慨的話，他應該來這裏捐錢才對。但是，他却想害我來掏腰包。」

「好了，現在我想你解釋一下，爲什

麼要樂隊中途變換了樂曲？」警官死盯實畢基。

畢基苦笑聳肩：「有朋友跟我打賭，看我能否從金公子手中將柳小姐奪過來。結果我做到了，但我絕沒想到惹來這許多麻煩。」

「有人說，你是專門向女人身上打主意……」

「警官先生，你最好小心說話，別忘記我可以告你誹謗。」

「嗯——」警官也感到有些過份，改變語調道，「你可否告訴我，今夜你與誰同來？」

「一個人。」

「在這個餐舞會裏，你到底認識多少人？」

「多得很，由名流紳士，小姐太太，我最少也認識過半。」畢基又說，「不過，我是一名窮光蛋，人家未必肯在此時此地承認我是朋友。」

「我肯！你絕對就是我朋友！」

這聲音來得突然。

是個女人的聲音。房門不知何時被人推開，同時出現了幾個人。

其中一個是柳青青，也就是剛才說話的女人。

但最令畢基感到興奮的，却是她身邊的一個男人。

那是胡德警司。

胡德警司走進來時，連剛才那個作威作福的警官也要起立行禮。

畢基却懶洋洋地坐在那裏。

柳青青道：「警官先生，別再麻煩我這位好朋友了，我敢保證，他絕對是個好人。」

警官道：「好人那有什麼識認的？他的額上又沒有刻字。」

柳青青道：「你們已經問過又搜過了，難道還有什麼懷疑麼？」

警官還未說話，胡德警司已經插嘴問他的下屬：「你認爲他有可疑之處？」

警官輕點着頭。

「爲什麼？」胡德又問：「爲什麼偏要針對他一個人？」

從表面上看起來，可以肯定，這位警官至今還不知道胡德警司就是畢基的好朋友。

所以警官慢條斯理的說：「第一，今晚到會的，都是非富則貴的紳士淑女，只有他是沒有名堂的人物。第二，他接觸過柳小姐。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是他做了手脚。」

胡德警司迫近畢基，沉聲問道：「你可曾見過那顆心形巨鑽？」

「似乎見過。」畢基說：「今夜裏，到會的太太小姐們，個個穿金戴銀，簡直令人目不暇給，所以我見是見過了，却不大留意。」

柳青青道：「算了算了，警官先生，我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爲了這件事，弄得大家都不開心！」

胡德警司說道：「我們的偵查是有必要的，不過，我相信畢基先生不會是這種人。」

警官怔了一怔。

他顯然還未看出二人是老朋友。

胡德又對畢基道：「你在現場看見過一些什麼？」

「我看見的東西可就多了，就是未留意到那顆巨鑽。加上燈光昏暗，如果有人從中下手，相信那人一定是老雀。最少他瞞得過我之外，還有這許多保安人員。」畢基道。

胡德回頭問柳青青：「柳小姐，你爲什麼戴如此名貴的飾物來這裏？」

柳青青很不高興：「警司先生，這有什麼不對？這種場合不戴，難道留到慈善競步時才戴去郊外麼？」

「嗯——」胡德道，「我的意思是，它價值二百萬美元，你戴了它，最少也要有一些特別的保安措施！」

「你想怎樣特別？用個鐵籠載住我，還是帶一隊軍隊出席這敍會？」柳青青「哼」一聲，「你應該說，天堂的警察無能，加上治安已經够壞。同時這裏每一男女嘉賓的名單都是經過小心審查的，照計沒有問題的。所以嘛，這眞是無可估計的事，也眞是無可奈何啊！」

胡德警司也知道眼前這一個是千金小姐——「珠寶大王」的獨生女兒。這種千金小姐蠻起來的時候，是很難跟她講道理的。

胡德只瞥了她一眼。

然後回頭去問他的下屬——那位高級警官：「都搜過了麼？」

警官道：「是的，警司，每一吋地方，我們都非常小心地搜過了。」

畢基插嘴道：「不！這話似乎太過輕率，你怎麼能說『每一吋地方』都已搜過呢？」

警官白了畢基一眼：「你告訴我吧，這裏還有什麼地方還未搜過？」

畢基輕輕一笑。

他伸手把半掩的房門推開，讓房內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看見外面的情形。

外面就是舞池。

這是私家會所形式的「高尙俱樂部」。所以舞池很大。

由於這是一次爲籌善欵的餐舞會，所以，舞池四周都擺了不少長長的餐桌，只留下中央部份讓賓客跳舞。

畢基說道：「心形巨鑽的體積，大概像一個新鮮的士多啤梨鮮菓那麼大，要是有人存心偷竊的話，相信許多地方都可以將它收藏起來！就例如那些室內植物的盆栽……」

豈料話猶未完，警官就說：「請你過去看清楚，每一盆室內植物，都被我們傾倒出來，幾乎每一塊泥土也弄碎來翻查過了。」

胡德警司首先走了出去。

許多有錢人都暫時無法離開這裏，因此他們就三五成羣的，聚在一角，議論紛紛。

此中自然有不少人埋怨，只因爲他們都自認爲有錢。

有錢就當然有面。

被人搜身、盤問之外，還要登記姓名、地址等等，更覺失了體面。

胡德警司走到一角，那兒亂作一團。

地上的一盆盆栽，已被探員將泥土傾出，澈底的翻查過了。再加上有個玻璃製的烟

灰缸在盆邊被擲得粉碎，所以地上更亂作一團。

不知道究竟是烟灰缸，還是酒杯，抑或花瓶，總之就是玻璃碎片。

此等碎片在燈光底下，閃閃生光，看上去也眞的像鑽石。也難怪吸引到胡德警司蹲了下去，小心翼翼地，用小木棒在泥土中一再撥弄，仔細地觀察。

畢基也故意蹲在他身邊，道：「如果這裏有失去的東西，巨鑽的眞實性就値得懷疑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胡德警司側過頭來看着畢基。

畢基聳聳肩：「我們不妨多作假設，假定有錢人都十分小心、聰明，那麼，柳小姐爲防止巨鑽被刦或被竊，大可以用贋品代替。我們又假定那妙手空空的扒竊大王，指力過人，大可以在贓物到手之後，用力一揑，以確定那是眞鑽還是玻璃。如果發覺是易碎的贋品，則大可以順手一扔，扔到這邊來。」

胡德警司回頭張望，顯然不想畢基的話被第三者聽到。

那位警官正和柳青青站在較遠處低談。站在他們身畔的，還有一些高級偵探。

胡德於是低語畢基：「剛才你那一番說話，還好對我說，假如讓別人聽了，很容易就會產生錯覺，假如讓柳氏父女聽到，更有被控告的可能。」

畢基笑道：「現在我才告訴你，你的下屬的確已經很盡責，這裏每一處地方，他們都小心地搜過查過了。」

「但是，正如你所說，這巨鑽雖稱『巨』，其實體積不大，要收藏實在太容易了。」

「不錯啊，可以藏入女人用的面霜之內，也可以收藏在空心的鞋踭之內把它帶出去。」

「嗯——」胡德想了想，站了起來，「你的話，聽來荒唐，其實的確大有可能。現在男仕們也穿高踭鞋。憑那鞋踭的高度，足可藏進那顆巨鑽。但是，這裏的男男女女，都是有錢有面的人。他們又怎麼會……」

「警司先生，你能保證這裏每一個有錢人的錢都是乾乾淨淨的麼？他們用錢去買名譽地位，用名譽地位去掩飾眞正的身份，未揭開他們的底牌之前，誰敢懷疑？只有我，我這個傻瓜只講究事實，從不被對方的身份蒙蔽。」

這時候，幾名高級警方人員，陪住失主柳青青一齊走到了胡德警司的面前來。

「我們不能讓大家再尷尬下去了。」柳青青說，「我想知道警方的行動要到何時才告結束。」

幾名高級警方人員，與胡德警司站到一角商議了片刻。

他們終於同意讓在場的賓客離去。

儘管如此，所有人都感到很不高興。大批警方人員仍留在現場上，展開另一次地毡式搜查。

本來應查的都已經查過了，但在胡德的指揮下，這一次連厠所，垃圾都要查。

此中還包括了餐舞會中衆賓客吃過了的食物殘渣。

但是，依舊還是一無所獲。

茶座中的風波

「眞抱歉，爲了我的好勝，令到你損失重大，我眞不知道應該如何賠償你！」

「不！應該道歉的是我，好勝的也是我，要不是爲了炫耀心形巨鑽，要不是爲了炫耀父親的財富，我就不會開罪了這許多人。」

一問一答的，正是今屆善堂堂主金必多，以及珠寶大王的獨生兒女柳青青。

他們於案發後的翌日下午，相約於郊外露天茶座。

金必多有點出乎意外，因爲他主動致電向柳氏父女道歉，想不到柳青青表現得十分大方。還答應了這次的約會。

但是，有些事情更令金必多和柳青青二人大大地感到意外。

當他們無意之間，發覺浪子畢基也出現在這兒茶座的另一角時，二人登時又呆住了一陣。

這是設於郊區的著名茶座，名目上雖則稱爲「露天」，實則茶客却置身於透明的冷氣間之內。

這是一處小山麓，環境十分幽美。四周和天花板都是以透明膠板構成的。

天花板外面是一個巨大的花棚，七彩繽紛的鮮花，以及青翠的攀籐，都是眞眞正正的天然植物，只不過經過人工的悉心栽培和修葺而已。

至於被罩在透明膠板內裏的，却有不少是塑膠製成的花草樹木。眞眞假假，混雜在一起，若非小心觀察，實難分辨。

這是高級消費場所，沒有私家車很難到達。

畢基出現在這裏一點不奇，奇在時間上似乎太過凑巧了。

畢基並非一個人。

出現在他身邊的，還有一個艷麗絕色的成熟婦人。

離遠看過去，他們有講有笑，彷彿一對情侶。

然而那女子却是個有夫之婦，甚至金必多和柳青青對她都絕不陌生。

那是宋太——宋浩的妻子。

宋浩是一名富商，金必多當然是認識他。

宋太昨夜也曾出現在慈善餐舞會之中，柳青青當然也認得她。

至於畢基這浪子，他們更加不會感到陌生，尤其是經過了昨晚之後，無論是對金必多或者柳青青來說，都算得是印象深刻。

「如果你有這個麼樣的妻子，你有辦法容忍嗎？」柳青青開玩笑地，對金必多說。

金必多道：「那要看你的觀點與角度。老實說，如果我十分愛我的妻子，而且又是正常的交際，我雖然有點妬意，我仍然會容忍她。」

「你眞大方。」柳青青又說，「事實上，對女人來說，浪子畢基的確是個高手，很少女人能抗拒他的手段和魅力！」

這時候金必多才是眞的有些妬忌，他不難看得出，連柳青青也顯得喜歡畢基。

突然之間有一名穿制服的侍役，走到畢基的身邊，彎腰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畢基對宋太抱歉地說了一句，然後就離座跟着侍役走進了電話間去。

× × ×

「你可是姓畢的？」電話那邊傳來了一個男子的聲音。

「是的，我就是畢基，你是誰？」

「我是宋先生的朋友。」

「我認識許多姓宋的，你是那一位宋先生的朋友？」

「你以爲還有那一位宋先生的妻子像你身邊那一位如此美麗動人？」

「哦！原來你是宋浩先生的朋友。」畢基立刻又問：「然則，你想怎樣？」

「我想你立刻離開宋太太，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你以爲我們正在什麼地方，幹着什麼勾當？現在我們所作所爲，連老天爺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勸你還是少嚕囌，照我的話做吧，否則，你想再說一句話也不可能！」

「是嗎？」

「因爲我會打脫你的下顎！」

「眞的？」

畢基格格地大笑一陣。

對方「哼」一聲，把電話掛斷了。

畢基若無其事地，回到原來的座位上，宋太太問他：「誰？」

「我的朋友。」

「女朋友？」

「不！我的男朋友。」畢基說：「他跟我開玩笑。」

「你的朋友怎麼知道你在這裏？」

「可能有人認得我的車子，看見我的車子駛到這方向來，便猜測我來了這裏。」畢基又問：「你想吃點什麼？」

「你呢？這一頓是我輸給你的，你千萬別客氣啊！」

「不！那只是開玩笑！你又何必太認眞。」畢基道：「今天我請客。在這裏，怎麼可以讓女仕打開手袋？」

「其實，昨晚在餐舞會中的打賭，不管誰勝誰負，也不見得高興。」

「不高興的只是失主。坦白說，我倒有些高興呢。」

「你爲什麼高興？」

「因爲憑我這個窮光蛋，竟然也可以當衆挫了金必多的銳氣！」畢基又說，「不！不是銳氣，是塵氣！」

畢基剛說到這裏，突然有二名大漢出現在他的身邊。

其中一人對畢基道：「可以到外面談談麼？」

另一個很不禮貌，叉着腰，在旁虎視眈眈。

這兩個人一看就知道絕非善類。

畢基顯然也意會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尤其是加上了剛才那個電話。

他態度冷靜，對宋太太說：「對不起，我只須幾分鐘就回來，你等我，千萬不要走開。」

說完，他竟然若無其事地，跟隨着二名大漢離開了露天茶座。

到了門外之後，一名穿着黑色T恤的大漢冷冷地對畢基說：「像你這種人，很應該多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另一個說：「那是比走進教堂去懺悔更加實際的方法啊！」

二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就一齊動起手脚來。

畢基當然不是弱者，假如他是個弱者，他就不會跟他們出來。

假如他沒有把握，他又怎麼會叫宋太太等他片刻？

三條人影在陽光下揮動，不知內情的人，只以爲他們正在拍武打片的外景。

這裏四周的景色固然怡人，畢基的身形也極之瀟洒。

畢基揮拳踢腿的姿勢十分美妙，就像事先排演過一樣。

那二名自視甚高的大漢，也眞希望這是拍電影。

如果這是拍電影，他們就不必眞眞正正的受傷倒地。

如果他們只是拍戲，即使倒地不起，也只是剎那間的事。當鏡頭完成了之後，他們就可以從地上爬起來了。

可惜這不是拍戲，所以他們也爬不起來。

× × ×

畢基又回到了宋太太的身邊來。

他態度悠閒，笑容可掬，反而宋太太情急地問道：「你怎麼啦？沒有事吧？」

畢基打量一下自己，又轉了一個身：「我有什麼事？」

宋太太也打量着他：「剛才那兩個人，似乎對你不懷好意。」

「妳說得不錯，不過，我已經打發他們走了。」

「有件事，想求你幫忙。」

「什麼事？」

「你好像是認識一些私家偵探，是不是？」

「是的。我有個好朋友，是退休警探，他是個出色的私家偵探。」

「可否介紹我認識？」

「當然可以。」畢基又開玩笑地說：「怎麼？可是要緝私？」

「是的，不瞞你說，我要請人偵查宋浩。」

「你丈夫對你不忠？」

「是的，我非常担心，担心他悄悄出賣了我。」宋太太嘆了一口氣，「你也知道，他有今日全憑我，他的錢大都是我的。但是，男人有了太多的錢，自然而然就想作怪。」

「那又未必。」畢基笑道，「有些人沒有錢也一樣想作怪。」

「我並非担心他背叛我，只担心他對金錢的處理。老實說，趁我還有幾分姿色，他如果決心離開我，早總好過遲。」

「你覺得有什麼不妥嗎？」

「當然是有多少蛛絲馬跡，我才要查他。」

「好吧！我給你一張名咭，你幾時有空，按址去找劉社長，就說是我畢基介紹來的，包保他不敢收得太貴。」

那是一間私家偵探社的咭片，畢基在背後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畢基忽然又說：「你猜，如果他看見我們在一起，會有些什麼反應？」

「有什麼反應我不知道，總之一定不會妒忌就是了。」

「不會妒忌？你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還有誰會知道？」宋太太嘿嘿地說，「最近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很少在一起，他總是借故避開和我一齊露面，今天說開會，明天又說要去約朋友斟生意。總之有個藉口，我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了。」

「也許他是眞的爲生意而忙！」

「那是另一回事。」宋太太又說，「你可知道他說過什麼話？他居然對我說：『如果你覺得悶，可以找朋友陪陪你，不論男的還是女的。』你想想，如果他愛我，又怎會說這一番話？」

「若照中國的道德觀念，他的思想比較新潮而已。」

「不！愛情是十分自私的，除非你不愛那個人，否則，你一定不喜歡別的異性親近她。由此可見，我們之間的確出了問題。」

「照你這麼說，宋浩對我和你在一起，也不會有妬意了？」

「當然不會。」宋太太說，「別說這樣坐在一齊喝咖啡，即使目睹我們在床上，只怕他還是無動於中。」

「他眞的這麼大方？」

「這也不見得如何大方，只能表示他對我已全無愛意。」

「哦！那我明白了，原來你要我陪你喝咖啡，無非爲了刺激他，試試他對你的愛有沒有褪色而已。」

「你千萬別這樣想，我們一直都是好朋友，我喜歡你這個人雖然口花花，却很有正義感。能够眞眞正正帮我的，也正是你這種朋友。」

「好了，別再送高帽。」畢基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你等我一等！」然後他衝出門外去。

他要查清楚那二名打手的來龍去脈。

當初他一直以爲那二名大漢是由宋浩派來「警誡」他的，但聽剛才宋太太的口氣，她丈夫不可能有此一着。除非宋太太別有用心。

畢基也知道宋太太過去是歡塲中人，所以她積蓄了一大筆錢，帶來嫁給宋浩。後來宋浩在她的帮助下，終於能在商塲上大展鴻圖。

畢基希望找到二名大漢，向他們查問一下。但那二名大漢早已逃得不知所踪。

× × ×

「浪子這綽號的確沒有派錯給畢基。」金必多在郊外茶座的另一角，對柳青青道：「你看見了沒有？分明是人家的丈夫不高興，派人來警告他，他竟然若無其事，不愧是天字第一號的大色狼！」

「他們又不是有什麼越軌行動，只是喝喝下午茶，就像現在我和你一樣，有什麼不妥？」

金必多笑了笑，道：「你似乎也很喜歡他。」

「是的，他這個人實在不錯。不過，喜歡是一回事，如果我揀丈夫，我就不會揀他！」

「爲什麼？」

「就是因爲喜歡他的女人太多了。對一個妻子來說，難免缺乏安全感。」

「是的，毫無疑問，他是個花花公子型的人物。」金必多乘機說道，「對於昨天晚上的事，我想我應該親自向令尊大人表示一點歉意。」

「那不算得怎麼一回事，你何必大驚小怪？相信閣下也是做慣了大生意的人，三、二百萬美元，又算得什麼？」

「嗯——是的，不過——」

「別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好嗎？」柳青青忽然又說，「不過我爸爸的確想見見你。你知道，他年紀大了，很仰慕像你如此年青有爲的人。」

金必多又是一個意外。

他幾乎不敢相信，但他的確沒有聽錯，此話出自柳青青的咀巴。

柳青青說這話的時候，面泛桃紅，更表示話中另有含義。

金必多於是問道：「我幾時來拜候他老人家好呢？」

「你幾時有空就幾時來好了，我家裏的電話號碼你是知道的。我們隨時用電話連絡吧！」柳青青又瞥了他一眼。

金必多有點暈眩的感覺，雖然他心裏仍想着另外一件事。

死亡公路

浪子畢基正開着車子送宋太太返市區去。

這是著名的死亡公路。

天堂政府不斷喊着「改善交通」的口號，於是建橋築路，不遺餘力。豈料由祖家「高薪聘請」回來的「道路專家」設計的唯一高速公路，竟然變成了死亡公路。

這是名符其實的死亡公路，由正式啓用至今，至少死了數十人，毀車無算。究其因，還是「人爲」的因素居多。

試想想，一條供高速行車的公路，怎可以中途更改「火綫」？問題毫無疑問，就是出自這裏，可惜政府一直沒有勇氣承認錯誤。一條只可以行五列車的道路，一段三上兩落，中途突然變爲兩上三落，不撞車才是奇蹟呢。

祖家什麼專家，無非多個藉口支出，難怪財神爺又可以安坐五年，祖家有福，可憐天堂小民任由魚肉。

畢基正風馳電掣地開車返回市區，突然「砰」的一聲。

也分不出那是槍聲還是汽車爆呔聲，總之畢基的汽車驀地失去了控制。

畢基極力保持鎮定，他身旁的宋太太已嚇至花容失色。

畢基的駕駛術一向不錯，無奈車子的四個輪胎之中，最少有一個洩了氣，而車子當時又正在高速中行駛之際。

「轟隆」連聲！車子撞向路旁的欄杆，東歪西倒的，頓然失去了控制。

車子在打筋斗。

車子裏的人也在車廂之內打筋斗。

當車子停下來時，已離開死亡公路最少也有十多丈。

畢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爲他和宋太太都已昏了過去。

× × ×

金必多的豪華房車，本來有司機的，這時候却由他親自駕駛。

車內除了金必多自己之外，還有着柳

青青——他極力追求的富家女。

當他們的車子經過死亡公路時，發覺公路旁邊出現了警車，十字車，工程車和消防車。

「發生了什麼事？」柳青青很好奇地問。

「大概又有汽車失事。這已經不是新聞。」金必多道，「希望不是畢基那傢伙的車子，否則宋先生一定十分難堪。」

「嗯——你瞧！」

柳青青的視綫剛接觸到一輛工程車的吊臂之上。

金必多也循住她的視綫望過去。

那是畢基的車子。

那輛車子正被拖走。

金必多的車子慢下來，他們想看看畢基和宋太太是否也在車內。

但是，在場指揮的交通警員，猛揮手示意，叫金必多快些將車子開走。

金必多無可奈何，惟有將速度加快。

「果然是他！」金必多幸災樂禍地說，「宋先生的面子果然給畢基撕破了，多不幸啊！」

柳青青却默默無言。

× × ×

畢基從噩夢中驚醒。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地獄。」

「地獄？那麼我——」

「你已經死了！因爲你生前沒有做過什麼好事，所以你要入地獄。」

畢基感到渾身疼痛，想倒過頭來看看也不可能。

他吃力地睜開了雙眼，只見眼前一片白茫茫。

他一點也沒有懷疑自己的確死了，因爲有過死亡經驗的人告訴他，死後的世界本來就是這樣子白茫茫的。

於是他極力回憶。

到底自己做過什麼？爲什麼他會死。

他並不害怕死亡，不過他多想一會兒，又開始感到有些懷疑。

有過死亡經驗的人都說：死亡是大解脫，飄飄然的，很舒服。

但是現在他感到很痛苦。

幾乎輕輕動一下身體上的任何部份，他也會痛出淚水來。

他不知道坐在身邊的人是誰，因爲他無法轉身，自然見不到任何人。

也許根本就沒有人，但聲音却又是那麼的眞實感。

「畢基，你自己死好了，何必害人害己！」那聲音又在說話。

「我害人害己？」畢基很容易又想起了宋太太。「你可是說歌娜？」

「是的，就是有夫之婦宋太太。」

「她怎麼樣了？」

「她受了重傷。你這害人精，眞是做得好事啊！」那聲音責備他。

畢基忽然混身一凜。

他總算聽得明白，那聲音對他來說，應該並不陌生。

那是他的好朋友胡德警司。

胡德怎麼會在這裏？

畢基心裏也開始明白了，他並沒有死去。

他極力回憶，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他終於想起了。

他想起公路上的事，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汽車怎麼會出事。

他那車子的性能一向可靠，爲什麼會這麼樣出意外？

胡德警司在旁邊說道：「你似乎太過不顧後果，老實說，現在你如果能眞的死掉了，倒是你的福氣。可惜你偏偏又死不掉。」

畢基苦笑道：「我還以爲你是地獄使者，警司先生，你何必詛咒我。」

胡德警司道：「如果我告訴你一件事，你一定恨不得立刻就死掉，因爲死了就會一了百了，再也不必被人控告！」

「控告？」畢基想了想又說：「我明白了，原來是警方要控告我危險駕駛！」

「不！不是我們警方告你！」

「嗯——除了警方之外，還有誰會控告我？」

「宋太太歌娜的丈夫。」

「宋浩？」

「是的，你將人家的妻子弄成這副樣子，任何做丈夫的，也會生氣！」

「宋太太她怎麼樣了？」

「身受重傷，極有可能會毀容。因此，她丈夫宋浩已委派律師，跟我們警方連絡，先看看我們警方有什麼行動，然後才向你要求賠償。你試想想，如此一來，你死了豈不簡單！但是現在，我看你只有活着受苦了！」

畢基回憶着汽車失事前後的情形。

他說：「你們警方有沒有檢查過我的車子？」

「當然有。」

「結果如何？」

「結果暫時雖然還未知道，但是此事發生了之後，你却令宋浩顏面無光；傳播界將你和宋太太扯在一起，令到宋浩爲之氣結，他自然不會放過你。」

「那眞是無可奈何的事。」

「朋友，你好好養傷吧，這一次只怕我也帮不了你。」

「警司，這是意外，誰也怪不了我；你也看見了吧，我本人一樣受傷。」

「畢基，我們是朋友，我才不怕說得坦白一點，你不該在上流社會中打滾，古語有道：貧不與富敵！你有許多東西可偸，爲什麼偏偏要偸人家的老婆？」

「警司，我們眞的是朋友嗎？」

「是的，若非朋友，我就不會來看你，我就不會給你忠告！」

「既然是朋友，你應該了解我才是，爲什麼會說剛才那一番話？」

「嗯——」

「我和宋太太，不過在郊外茶座喝茶，這有什麼不對？再說，汽車失事可能是人爲的，我們在茶座中喝茶的時候，曾有二名大漢找我麻煩，結果給我打發走了。所以在汽車失事時，我又好像聽到槍聲。剛才我問你，有沒有檢查過我的失事汽車就是這道理。」

「照你這麼說，這宗交通失事並非意外。」胡德道，「大概你的做法令到某一些人感到十分難堪，於是有人非要教訓你不可！」

「我也這麼想，所以，你不帮我，竟然還要在這時候怪責我！」

「你和宋太太不該太過親熱，人家是有夫之婦啊！」

「喝茶算得親熱麼？何況，是她先用電話約我；他有事托我辦！」

「什麼事？」

「這是人家的秘密，我怎麼可以隨便告訴你？」畢基說。

「好吧！你不告訴我，我也不會勉強你，反正麻煩是你惹來的，就讓你自己去解決好了！」

胡德警司說完，就離開了那間房。

畢基連聲叫住他，他也不加理睬。

房間裏刹那之間變得沉寂。

畢基獃在床上，想轉身不可以，想側過頭來也不可以，惟有眼瞪瞪的望住天花板。

× × ×

半山區一幢豪華花園洋房之內。

這是珠寶大王柳雄的住宅。

柳雄正在客廳裏接見今屆善堂堂主金必多。

論年紀，前者已是年過半百，後者則只有三十左右。

但論身份，二人同是上流社會中有名氣的富商。

約會是由柳青青安排的。

柳青青被金必多追求，表面上也總算得上門當戶對。

但柳青青一再暗示，這是父親作主的事，只因爲她是個獨生女，也是個孝順女。所以，金必多更加不得不奉行「未來外父政策」，對柳雄奉承惟恐不周。

柳雄是珠寶大王，家財有幾多？實在難以計算。難怪對那隻價值二百萬美金的心形巨鑽之失，也絕不介懷。

今日之約，並非爲了論婚嫁，而是爲了談生意。

原來柳雄要大量入貨。

金必多也知道柳雄一向做的都是鑽石生意，他要入的「貨」自然也就是鑽石。

鑽石是地球上最珍貴的物質，除了作爲首飾之外，工業上也有許多用途。

但是，鑽石在地球上的蘊藏十分有限，不斷的開採，數量已越來越少了，所以，目前鑽石每年的價格都大幅度地上升。

柳雄跟南非有直接訂單，但數量是配給的，所以屬於有限的數量。

但是，柳雄獲得消息：一年之內，鑽石的價格最少起一倍。

因此，柳雄要大量入貨。不過他並非向南非的鑽石公司入貨，而是要向黑市方面入貨。因爲南非的鑽石公司不能超額配給。

柳雄除了做珠寶玉石生意之外，還有其他方面的投資。所以，他手頭上的資金，目前十分短缺，而黑市鑽石又是不拖不欠的。

金必多聽到這裏，差不多都明白了。

原來柳雄要向他借貸。

柳雄又說：「這種事我不輕易向人開口，因爲太過容易給人一種錯覺。你之所以例外，是因爲你是青青的朋友。而且，我也想過了，只有你可以帮我這個忙。」

「嗯——」金必多有點受寵若驚！「本來不成問題，就是不知數目有多大。」

「儘你所能吧，數目越大越好。因爲這種門路只有我才有，而且担保賺錢，所以我不想你以爲我佔你便宜，不如我們就採合作方式，作爲你秘密投資也可以。」

誰都知道鑽石的確是穩賺的生意，所以金必多更高興了。

金必多答允盡快給柳雄消息。

柳雄一再表示：這是秘密，金必多是否能帮他也不能宣洩出去。

金必多當然也答應了。

兩個女人之間

宋浩是個很有手度的中年紳士，論年紀四十未到，但却顯得非常老成持重。他的妻子歌娜，目前正受傷倒臥在醫院裏。

宋浩是個大忙人，歌娜也是看中他這種優點，認爲他是個有上進心的人，所以才帶了大筆私蓄來下嫁給他。

果然，歌娜的眼光實在不差，宋浩憑着他的努力，目前已是商場上鼎鼎大名的商家。正因爲他太有名，自然一舉一動都十分受到各方面的注意。這次畢基和宋太太同車受傷，就引起人們的諸多猜測。

他們當然不會有人問宋浩什麼，但肯定有人認爲這是不正常的男女關係，甚至宋太太歌娜已背叛她的丈夫。

所以，宋浩十分難堪。

他心裏雖然生氣，但每天仍按時來醫院探望她的妻子。

而且每一次，他都帶了鮮花來。

宋太太的傷勢已不成問題，最少不會有性命之危。

她很關心畢基的傷勢，因爲約會是她主催的。

她沒有向她丈夫作多餘的解釋。

她只問宋浩：「失事那天，你是否派人跟踪過我？」

「沒有啊！我爲什麼要派人跟踪你？」宋浩反問道。

「因爲你懷疑我對你不忠！」

「別把我看得太小器，這是二十世紀，又不是祖父那一代。何況夫婦之間，最重要的還是互相信賴呢！」

「是的，我也知道你對我出去交男人，一向不會太過緊張。但是，畢基雖然瞞住我，我也知道你派人恫嚇過他。」

「我眞不知道你到底說什麼。」

「你別裝蒜了，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會坦白承認一切。」

「你叫我承認什麼？」

「承認派人跟踪我，派人用電話恫嚇畢基，然後又派兩個打手去打他！」

「嗯——我明白了！」宋浩又說，「怪不得警方不斷派人向我問話，原來那宗交通並非意外；一定是有人暗算畢基，於是連你也以爲是我從中策劃的。」

「難道你敢否認？」

「我當然要否認，因爲根本不是我做的；我爲什麼要這樣做？」

「你這樣做，第一，是爲了教訓畢基。第二，你可以除去我，讓我死得不明不白。」

「你別把我看得那麼狠毒好嗎？」宋浩又舉起了三隻手指，「我敢發誓，這件

事絕對與我無關。雖然我痛恨畢基。但是，我恨他也不過是因為他把你弄成這樣子而已。」

「這件事眞的與你無關？」

「當然與我無關，我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假如警方正在偵查這件事，我眞希望他們早日查個水落石出。」

「是否與你有關，到頭來你總瞞不過我的。」宋太太說，「其實畢基是個好人，他肯幫朋友，也有正義感。」

「這個世界，好人與壞人是很難分辨的。無論如何他是個浪子則無可否認。」

宋浩有意改變話題。

他倒了一杯水，給他妻子喝了一口。然後又說：「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麼事？」宋太太歌娜感到有些意外。

「生意上的事。」

「生意上的事，你也知道我一向不管，為什麼要跟我商量？」

「其他生意上的事可以不跟你商量，但這一宗一定要跟你商量。」

「究竟是什麼事？」

「最近石油不斷漲價，這點你一定知道了。」

「知道又怎樣？」宋太太道，「石油代理商都是固定的，你以為你也可以插手麼？」

「你明白就最好不過。不錯，我不是代理商，不可以插手，但花如錦卻是本市著名的石油大王，他存心幫我賺一筆。」

「人家為什麼要讓你賺？」

「這件事是這樣的，石油公司表面上對每一位代理商都一視同仁，其實，花如錦卻得天獨厚，也惟有如此他才做到石油大王。是衆多代理商之中賺錢最多的一個。當然，手法人人有，只不過花如錦一定有其獨特之處才有今日。他這次又囤積了不少汽油，這當然是見不得光的，他只能當作現買現賣的，賣了出去。其實卻是串同總代理，用現金結賬。今天他告訴我，現金不足，願意讓一部份給我。因為內幕消息，阿拉伯鬼又要提高油價。所以，這生意肯定賺穩了。」

「嗯——你是生意人，也聽過一句格言『不熟不做』吧？」

「這也沒有什麼熟與不熟，花如錦是個信實人，又是我朋友，以他的名氣，難道他還會讓我吃虧麼？」

「既然如此，你自己作主好了，何必再問我？」

「嗯——歌娜，我手上沒有這許多現金，所以——」

「怎麼？你想我動用私蓄？」

「是的，我知道你有一筆定期存欵，志在向銀行收息，你可否借給我？我保證給你數倍銀行利息。」

「你嚕囌了半天，原來就是覬覦我銀行那筆定期存欵。你也想得夠周到。」宋太太嘿嘿地說，「我還以為你送鮮花來，目的是為了問候我的傷勢呢！」

「是的，我當然關心你的傷勢，這件事只不過順便一提而已。」

「對不起，你有錢你喜歡囤積什麼你可以出主意，但我就不會動用那些錢！」

「這是難得的機會啊！」

「可惜我沒有心情，你另外想辦法吧！」宋太太黯然嘆息。

她當初喜歡宋浩，是因為他的上進心；但現在，她又嫌他太不關心自己，只顧住生意，只顧住如何賺錢。

她閉上了眼睛，滿懷心事。

他自討沒趣。

他以為她倦極睡去，卻不知道她心底裏正在恨他。

為了趕快籌到那筆現金，他終於離開了病房。

× × ×

宋浩剛走出宋太太的病房的門口，就發覺一個人倚在那裏。

那是一個男人。

那是一個他絕不喜歡的男人，所以他用鼻子「哼」一聲，就走了。

那是畢基。

浪子畢基也是這次交通意外的受傷者，他就住在隣房。

宋浩也知道畢基是他妻子歌娜的好朋友，就是不知道他出現門前有多久了。

× × ×

「他走了？」

「是的，他剛走了。」

「你的朋友是否肯幫我？」

「我已用電話通知他，下午他會來找你談談，你想怎麼樣查，你自己告訴他好了。劉福是我多年好朋友，也是本市最出色的私家偵探。你放心去相信他好了。」

「老實說，現在我什麼人也不敢過信，只信你！」宋太太歌娜用一種不平凡的目光，瞪住浪子畢基。

畢基問道：「他為什麼不多陪你一會兒？」

「你應該去問他。」宋太太苦笑一下，「他心目中只有錢！」

「他到底是個商人；商人大都是這麼樣的。」

「你了解的只是皮毛。」

「他是你的丈夫，當然我不及你了解他。」

「不！我也不了解他，否則，我就不會拜託你的朋友去查他。」

「我以為這個時候你最好不要想得太多，否則你可能要換房。」

「換房？我為甚麼要換房？」

「我怕你會住進精神病房呢！」

× × ×

宋浩獨自開車，匆匆來到一幢多層住宅外。

這是市區。

他要找的是個女人。當然是他熟悉的女人。

那是他的情婦莉莉。

「我以為你已經忘記了我，想不到你還會來這裏找我。」

「這幾天很忙。」

「這是最佳藉口。為什麼你不說每天要去醫院好幾次？」

「事實上她傷得很嚴重。」

「可惜就是沒有死掉，否則我可以名正言順的，做你的宋太太了。」

莉莉吃吃地笑。

宋浩不敢正面跟她談及這些問題，只好親熱地去吻她，藉以轉移話題。

可是莉莉卻又說道：「聽說她和一個男人在一起撞車。」

她又開玩笑地摸摸他的頭頂：「你的頭髮好像也變綠了？」

「算了，別再提她好嗎？」

「為什麼？」莉莉笑了笑，「你怕她，還是不想與她離婚？」

「我早告訴你，時機尚未成熟，如果你相信我的，就別東拉西扯了，我有正經事跟你談談。」

「什麼事？」

「你想賺一筆大錢麼？」

「這是什麼意思？」

「現在有個機會，不出三個月，你可賺十萬元以上，只要你投資一百萬元。」

「你眞瞧得起我，我那裏有這許多錢呢？」

「你有的，我知道。即使沒有這麼多現金，你也一定有辦法籌到此數。」

「是什麼生意？」

「囤積石油。」

「你幾時轉行了？」

「不！不是轉行，是朋友關照我，可惜我手上一時現金不足。」

「哦，我明白了，原來你想借錢。」

「不瞞你說，如果你肯借我一百萬元，兩三個月後我會多付你十萬元利息。」

「對不起，莫說我沒有這麼多錢，就是有，我也不會借給你。」

「嗯——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人根本就沒有信用。」

「我知道你絃外之音，你在怪我不跟她離婚，是不？」

「這是你答應過我的。」

「你何必焦急，我答應過你的事，一定做到。」宋浩又說，「目前我這難題，你可以幫我嗎？」

「不可以。」

「嗯——莉莉，你應該相信我，這的確是個發財的好機會。石油大王花如錦的消息一向很準，他暗中幫我入貨，不久就會漲價，而且肯定會一漲再漲。」

「告訴你，如果我有一百萬元，我根本就不稀罕你那區區十萬元的利潤，你可明白了麼？」

「嗯——」宋浩失望地瞪住她。

莉莉輕輕嘆氣道：「你根本沒有眞心愛過我，我眞不知你的目的是什麼。」

「莉莉，別這樣，事情總有解決一日的。」

「我知道，當我人老珠黃時，或者我四肢伸直時，事情就可能已經解決了。」

「你想我怎樣？」

「我想你怎樣？這應該問你。」莉莉又說，「你怎樣做我可不管。不過，我可以坦白告訴你，我不會無限期的等你，也不會永遠做你的黑市太太。」

莉莉說得很認眞。

宋浩呆在一旁。他心裏明白，在歌娜與莉莉之間，他必須選擇其一。

但是，這種抉擇絕不容易；因為歌娜是令他踏上成功之途的女人。

如果她離開歌娜，親友們會怎麼說？說他沒有良心，甚至歌娜也不會放過他。因此，他必須另想辦法！如果他要和莉莉結合的話。

（未完）

風雷扇

麥海雲・文

在許多武俠小說當中，往往把一把白扇寫成秘密武器，在螢光幕上多次出現，有人把這種武器稱做鐵扇子，亦有人把它稱做無形劍。

事實上究竟憑着一把扇是否可以擊敗持有刀劍的一個高手呢？頗有可疑之處。

查實那種白紙扇打開了它，有如書生所握的扇子，扇上有字畫，相當的風雅，但在另一角度看來，他卻是很厲害的武器。

因為扇骨並非由檀香木製成，而是名符其實的鐵骨，一把扇不論是何種木料，或鋼鐵製成的骨格，必然包括扇面和扇骨，每一條扇骨都有一尺長，作為武器用的風雷扇，扇骨不但是同樣的長，而且有尖端，把它打開，向前推出，便有十二枝很尖的鐵枝向前衝刺，當然是攻勢十分淩厲的，至於上下兩塊較大的硬骨，既是鋼鐵製成，當然等於兩塊鐵板了，把它併在一起，迎頭拍下，一個人的頭顱再硬也抵受不住，最低限度那種鐵扇可以衝刺和拍打，如果使用靈活，憑着它抵抗對方打來的刀劍，確是很厲害的，因為扇子打開，可以擋住刀鋒，順勢向前推進，就把對方持刀之手割傷。

另一方面，由於扇子可以開，可以合，搏鬥的方式變化多端，又可回身出擊，跟着飛腳踢去，精於拳腳的人，如果擅長風雷扇，確實能夠靠着它保護自己，因此之故，舊日的書生，橫豎喜歡把扇子搖動，索性練武之際，暗中苦練鐵扇，順便把它帶在身上，平時看不出來，打鬥之際，卻像生龍活虎。

這種鐵扇多數重達兩斤，經常拿着它搧風求涼，腕力也增加不少，故此它不但是在平時自衛的時候當做武器，同時可以靠它鍛鍊腕勁，對於拳腳方面，增益不淺。

認眞精緻的鐵扇，看起來就像是普通的白紙扇一般，沒有甚麼特色，只是內行的人看在眼裏，有所感覺，知道對方所握的扇並不是普通紙扇而已。

相傳這種鐵扇，是由一個老和尚發明出來的，這個和尚叫做太空僧，又名悟然和尚，他在佛堂舞動鐵扇，風雷四起，所有佛堂的燈光全部熄滅，而且聽了進耳，隱隱有雷聲風聲在內，故稱風雷扇，後來一傳再傳，至今只是自然門的師傅謝新精於這種扇法，普通的拳師簡直不知道它如何運用。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名劍(二)

黃鷹・著
培新・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南花千樹殺了梅妻鶴子風萬里之後，並鹵走他一柄名「齊物」的寶劍。回到家中，特邀相劍名家關外王十騎前來鑑定。王十騎持劍觀看後，認爲齊物乃不祥之劍，用此劍者，必死於劍下，便勸花千樹棄掉此劍。不久，花千樹隱居花劍館，從此絕跡江湖。由於花千樹劍稱第一，很多武林的後起之秀均想找花千樹比劍，希圖擊敗他而一舉成名。但花千樹早已蟄伏，無從尋覓。七年後，青年劍客李驀然從鴿子處獲知花千樹的隱居之所，乃按址前往。這一天，他來到花劍館，即上前敲門……

任爾劍如虹　奈卿不垂青

兩雄相鬥

可是，沒有人回答，莊院內甚至一些反應也沒有，李驀然又等了好一會，再聲高呼，結果仍然是一樣。他這才留意到滴水飛簷下蛛網塵封，心念一動，伸手往門上推去。

門一推即開，「戞戞」的聲响令人毛骨悚然，李驀然視綫所及，更就像被當頭潑了一盤冷水，怔在當場。

入門是一個院子，野草叢生，頹垣斷壁，顯然已荒廢多時。也正當此際，他聽到了一下奇怪的水聲，循聲望去，就看見一個人從不遠處的水池中冒出來。

那也是一個青年人，看來比李驀然更年青，更英俊，肌肉虬結，一身水珠在陽光下有如珍珠般閃亮。水珠一顆接一顆，溪流般瀉下，青年緩緩轉過身子，踏着池中的石塊，走向池邊的一株柳樹。

柳樹上掛着一襲錦衣，還有一支劍，青年緩緩將錦衣穿上，從容不迫，也不望門這邊，彷彿根本就沒有李驀然的存在。

看見這個青年，李驀然又恢復希望，牽着坐騎，走了進去。

青年接將劍取下，盤膝在樹旁的一方石槐上坐下來，仍然背着李驀然。陽光下，他看來逐漸變得有些朦朧，就像是裹在一重淡淡的烟霧中。

——是劍聲！李驀然已經發覺。

——這個人難道是花千樹的弟子。

李驀然在青年身後丈許停下脚步。「在下……」

「你是李驀然，求見花千樹。」青年冷冷的回答，冷冷的轉過身來。

李驀然沒有忘記自己方才振吭高呼，已自報姓名來意，接上口道：「不知道花館主他……」

青年冷截：「誰告訴你花千樹在這裏？」

「鴿子——」

「這種江湖騙子的說話只有你這種人才相信？」青年冷笑。

李驀然一呆。「閣下到底是什麼人？」

「一個無名的劍客！」青年的眼中充滿自信。「我現在雖然無名，只要一會擊敗了花千樹，就會揚名天下。」

李驀然怔怔的聽着。

青年目光一閃，盯着李驀然。「你來找花千樹又爲了什麼，是不是也要跟他決鬥？」

李驀然點頭，反問：「花千樹仍住在這座花劍館？」

「你看這座花劍館像不像還有人居住的地方？」

「不像。」李驀然目光一轉。「只是，飛簷下那塊橫匾一定還有人不時走來拭抹，你就是利用這條綫索找到花千樹？」

「那個人三個月才到來一次，」青年這句話已充份表露出他的耐性可怕。

李驀然接問：「什麼人？」

「花劍館的老管家，」青年仰首望天。「今天花千樹若是不來，我就會將那塊橫匾帶走，好讓江湖上的朋友知道我到過花劍館。」

「亦等如告訴江湖上的朋友，花千樹已敗在你的劍下。」

「我這個意思 ， 相信花千樹也很明白。」

「這不是劍客的所爲。」

「我學劍十二年，找花千樹找了五年，不容易找到這個機會。」青年目光一落，「花千樹死後，你若是對天下第一劍這個名銜還有興趣，可以來找我？」

李驀然搖頭。「太麻煩了。」

「你的意思是……」

「在這裏等候的是你是我，相信花千樹都不會在乎。」

「有意思——」青年大笑。



「一戰之後，相信你我都需要一段時間來休息。」李驀然的手已在劍上。

「不錯！」青年的目光移向李驀然的手，緩緩站起身子。

「高姓大名？」

「無名！」無字出口，劍已出鞘，說到名字，劍尖距離李驀然的咽喉已不足七寸！

無名青年的劍非獨快，而且狠！

劍並未停下，繼續刺前，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剎那，李驀然劍一挑，「叮」的將來劍震開。

一劍之後，還有三十五劍，無名手腕彷如無骨，吞吞吐吐，劍劍刺向李驀然的咽喉！

李驀然一劍直豎，迅速左右移動，「叮叮」聲響中，一面將來劍撞開，一面倒退十三步，脚一頓，飛鳥般倒掠上後面的假山！

無名緊追不捨。又是「叮」一聲，雙劍交搭在一起，兩條毒蛇一樣翻騰，嗞向對方的手腕，兩人的身形蹌即從假山上掠下，越過滿院及膝的野草。

劍光過處，那些野草紛紛斷下亂箭般激射開去，兩人驟看起來，就像是兩隻正在發怒的刺蝟！

漫天草箭中，雙劍交搭又分開，決開又交搭，「颼颼」的兩聲，兩人飛鳥般從水池上掠過，一落下，周圍的野草又是亂箭般四射！

李驀然身形一變再變，接連十三變，閃無名二十六劍，封十五劍，「叮叮叮」的劍尖如鶴嘴一樣，在無名那支劍的劍身之上連啄十五下。

無名那支靈蛇般翻騰的劍立時被啄死，李驀然劍一引，直入空門，刺向無名的咽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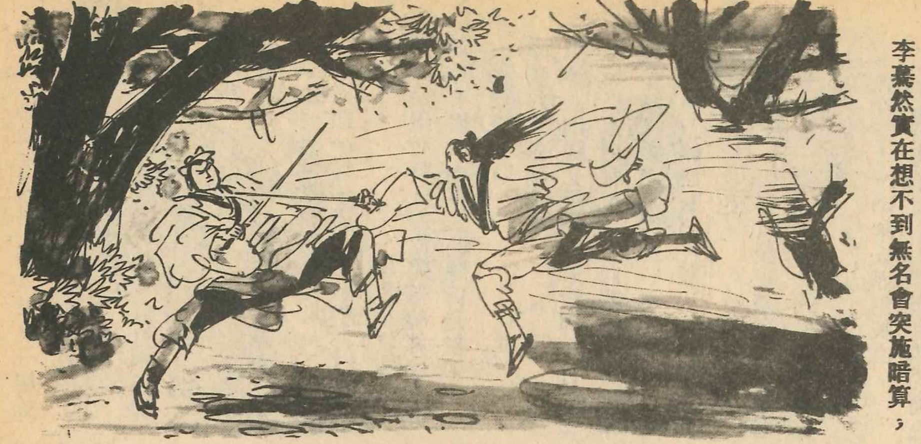
一股森冷的劍氣尖針一樣一直刺入無名的咽喉內，無名混身一震，所有的動作剎那停頓，眼睛不由自主的一閉。

李驀然那支劍却沒有刺進去，就在無名咽喉前一寸停下。

無名等了一會，眼睛「霍」一張，嘶聲道：「你還等什麼，快動手！」

「你這個年紀劍術已練到這個地步，實在不容易，我不想殺你！」李驀然却反而將劍收回。「你走！」

無名眼角的肌肉突然顫抖起來，額上



冒出了一顆顆豆大的汗珠。

李驀然接道：「你還年輕，還可以再進一步。」

無名汗落淋漓，恨恨的盯着李驀然。

李驀然沒有再理會，轉身舉步，也就在那剎那，無名人劍如箭射出，射向李驀然的後心！

這一劍非獨突然，而且更迅速！

李驀然實在想不到無名會突施暗算，可是他的反應實在敏銳，身形的變化實在迅速，那剎那一弓，立即向前射出去！

他的身形也像箭，離弦箭！

無名那一劍竟就差那半分，刺不到李驀然的身上，劍勢未並絕。

李驀然繼續掠前，無名如骨附蛆，追前四丈，仍差那半分刺不進去，再前一丈，一株柳樹擋住去路，機不可失，無名嘶聲暴喝，身形再一快，幾乎同時，李驀然已滚倒草叢中，一劍同時從脅下穿出！

無名那一劍已是有去無回之勢，劍「哧」的裂開李驀然後背的衣衫刺過，「奪」地刺入柳幹中！

暴喝聲立斷！劍穿透柳幹，齊柄沒入，無名連人帶劍伏倒在柳幹上，一團血漬迅速在後心附近散開。

李驀然從脅下刺出的那一劍已刺穿了無名的心臟！他無意殺人，可是那一劍刺出，連他也控制不住。

血沿劍尖滴下，他仗劍從草叢中站起身子，一聲歎息。

無名的右手仍握在劍柄上，左手却環抱着那棵柳樹，兎强回過頭，張着嘴好像要說什麼但一個字也還未出口便已氣絕。

李驀然目光垂下，歎息聲中轉過了身子。

風更急，吹散了他的歎息聲，却吹來了遠處的蹄聲。

× × ×

馬蹄聲由遠而近，在門外停下，馬嘶聲落處，一個人大踏步從門外走了進來。

那是一個中年人，唇上蓄着兩撇鬍子，四四方方的臉龐，顧盼生威，目光一掃，落在李驀然的臉上。



——這個人就是花千樹？

李驀然不敢肯定，還未開口，那中年人脚步一頓，已問道：「你就是無名？」

「這才是無名！」李驀然手指那株柳樹。

中年人循指望向抱着柳樹倒下的無名，目光一寒。「花劍館並不是一個可以隨便殺人的地方。」

「晚輩也不是一個喜歡殺人的人，也希望方才能夠有人及時阻止。」

中年人冷笑。「你又是……」

「晚輩李驀然，亦是專誠來向花館主討教。」

「你們這些年青人……」中年人看着，李驀然搖搖頭，沒有說下去。

「館主，請！」李驀然雙手捧劍，恭恭敬敬的一揖。

相劍復相人

中年人一個偏身，避不受禮，一翻腕，劍出鞘，冷冷的一聲。「你考慮清楚的了？」

李驀然以行動答覆，長身一劍飛刺過去，中年人一見劍勢，面容一沉，翻腕一劍封住，回刺十三劍，身形亦同時變動，劍勢也因此變得更加飄忽。

李驀然沒有接，連閃十二劍，目光大盛。「這就是落英劍法？」

中年人冷笑，劍一震，無數朵劍花當頭罩下，李驀然半身一矮，劍花未落下，他人已脫出，中年人劍勢急轉，緊追着刺出！

李驀然一退再退，後背已撞在牆上，身形不由一頓，但立即倒翻，掠上牆頭。

那面牆壁上幾乎同時多了七個劍洞，中年人身形緊接拔起，第八劍刺出，追刺李驀然胸腹！李驀然身形不停，已翻過牆頭，落在牆外的竹林中！

中年人劍接注牆頭一點，飛鳥一樣掠上竹梢，寒光一閃，李驀然人劍迅速從下飛射上來，一劍迅速刺至！

中年人劍一劃接下，身形借竹梢一彈之力，從李驀然頭上翻過，那剎那之間，已刺出八劍。

李驀然身形亦迅速翻滾，接八劍，還一劍，刺向中年人咽喉！

中年人頭一仰，身形飛快落下，李驀然同時落下！

兩人貼着竹幹，筆直瀉落竹林中，李驀然劍勢不變，中年人的頭仍是後仰，一着地，倒退三丈！

李驀然如影隨形！

中年人倒踩七星，身形穿插在竹樹之間，但始終都擺脫不了刺向咽喉那一劍，手中劍亦始終來不及將那一劍挑開！

他的額上開始有冷汗冒出，李驀然的眼瞳都露出疑惑之色。

再退四丈，中年人後背撞在一株竹樹上，身形不由一慢，李驀然的劍立即抵住了他的咽喉。

「好身手！」中年人面色灰白。

「你不是花千樹——」李驀然的面色也很難看。「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冒充花千樹？」

中年人冷笑。「你本該一開始就問清楚我是什麼人？」

李驀然一怔，中年人接道．「我叫夏雲峯，是花劍館的弟子。」

「你到來幹什麼？」

「我既是花劍館的弟子，就有責任維護花劍館的聲譽。」

「老管家沒有給花千樹消息。」

夏雲峯搖頭．「老管家就是家父。」

「哦？」李驀然又是一怔：「那你告訴我，花千樹現在去了那兒？」

「家師已經退隱多年，不問江湖中事，你們這些江湖人爲什麼還要苦纏不休，硬要找家師麻煩。」

「令師人稱天下第一劍，到現在仍然天下知名。」

夏雲峯一聲激喟。

「你已經敗了。」李驀然語聲一沉。

「不錯——」夏雲峯目光落在劍上，神色黯淡。

「那你就告訴我……」

「我沒有答應過你敗了就說出家師隱居的地方，我們之間也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協議。」夏雲峯語氣堅定。「花劍館的弟子也絕不會出賣師門。」

「那我就跟定了你。」

「無論我去什麼地方你都跟定了。」

李驀然冷笑．「我的耐性一向都不錯的。」

「是麼，」夏雲峯笑得很奇怪，咽喉突然往前一送，抵在他咽喉上的劍「哧」地立時刺進了他的咽喉內。

李驀然發覺不妥的時候，已經來不及收劍，當場怔住。

血從夏雲峯的咽喉流下，他去的是地府幽冥，只有死人才能夠跟上去。

夜未深，風很輕，湖邊靜寂，就只有泊在野渡旁邊那隻木船不時發出一陣陣「戛戛」的聲响。

船夫抱膝坐在渡頭上，焦急的不停張望，雖然船上那個客人並沒有開口催促，他也實在已覺得有些過意不去。

那個客人的耐性比那個船夫顯然好很多，垂目坐在船中，一聲不發。

那是一個老人，鬚髮俱白，一身月白色的衣衫，披着月色，有如披着一層白霧，看來不怎樣眞實，彷彿就是月中精靈的化身。

水平如鏡，一輪明月倒映在水中，與空中的一輪看來並沒有多大的分別。

如此月夜，老人竟也提不起興趣，始終垂目，心與人，亦一如止水。

李驀然也就在這個時候來到了這個野渡。







馬蹄聲入耳，船夫已站起身子，看見李驀然滾鞍下馬，立即迎前去。

「公子，是不是要到對岸樂平鎮？」

李驀然無言頷首，將韁繩交給船夫，神態落寞，雖然已遠離花劍館，心中那種不快的感覺，並沒有消散。

船夫一面將馬牽到船上，一面道．「老人家，立即就可以開船了。」

「很好，」老人淡應，垂目如故，一直到李驀然在對面坐下，才張開來，一笑點頭。

那一絲笑容剎那僵住，老人的目光同時亮起來。

李驀然沒有在意，忽然在意，他從來都沒有看過那麼明亮的眼睛。

「公子好重的殺氣，」老人隨卽歎了一口氣。「只希望公子要找的人能夠及時遠離。」

李驀然不禁一怔！「老人家好利的眼睛。」

「老了？」老人搖頭。

「高姓大名？」李驀然不由自主的追問。

「王十騎。」老人並沒有隱瞞。

「關外王十騎？」李驀然目光亦亮起來，「恕晚輩眼拙。」

「客氣客氣！」

「風聞王老前輩天生慧眼，於相劍有如伯樂相馬，想不到相劍之外，還精於相人。」

「相由心生……」

「今夜有幸得遇，也替晚輩一相佩劍如何？」

「好——」王十騎沒有拒絕。

李驀然解下配劍，雙手奉上，王十騎接在手中，一看就說道．「新鑄的。」

「也有年多了。」

王十騎即拔劍出鞘，那支劍映着月光，寒芒閃鑠，三寸劍尖尚殘留一縷血痕。

「這支劍雖然鋒利，並不是一支好劍，以人來譬喻，就是一個普通人。」王十騎回劍入鞘。「這對公子相信沒有什麼影響。」

李驀然接回劍，沉吟道．「聽說好的劍削鐵如泥，吹毛可斷，殺人不沾血。」

「這是基本的條件。」王十騎淡然一笑。「所以好的劍並不多。」

李驀然翻腕將劍拔出，目光落在劍尖那一縷血痕之上，歎息一聲道．「這的確不是一支好的劍，難道老前輩完全提不起興趣。」

「公子——」王十騎欲言又止。

「晚輩李驀然——」李驀然目光一抬「老前輩有話無妨直說。」

「得饒人處且饒人。」

「老前輩應該看得出晚輩並不是一個嗜殺的人。」

王十騎微一頷首，李驀然目光陡亮。「老前輩名滿天下，不知可曾替一個人相過劍？」

「公子說的是……」

「江南花千樹。」

王十騎一怔，點頭，李驀然立時追問：「聽說他所用的劍叫做寒星，與他的一樣有名。」

「這是事實。」王十騎若有所悟，微露不安之色。

「老前輩與他的交情如何？」

「我們是好朋友。」王十騎更不安。

「那麼老前輩當然知道，現在他住在什麼地方。」

「公子莫非要找他一戰？」王十騎便問。

李驀然撫劍笑道．「江南花千樹，天下第一劍，不找他找誰？」

王十騎歎息。「一個人太有名看來並不是一件好事。」

李驀然笑着搖頭。「花老前輩相信不會同意這句話。」

「所以他這樣有名。」

「老前輩還未回答晚輩……」

「花劍館！」

李藹然一怔，追問道．「那一間花劍館？」

「花劍館只有一間。」

李藹然回望來路。「是不是那邊東行三里，竹林之中……」

「公子莫不是……」

「那座花劍館已經荒廢多時。」

「嗯！很少人喜歡住在那麼荒僻的地方。」

「那是遷到什麼地方去了？」李藹然追問下去。

「公子還不明白？」

「明白什麼？」李藹然很奇怪的望着王十騎。

「花千樹已經死了。」

王十騎垂下頭來。

李藹然目定口呆，怔住在當場。

船這時候已經在湖心，湖水盪漾，明月一輪在湖水之中看來是那麼的虛幻。

王十騎悠然俯身掬起了一捧水。「名利不過水月鏡花，公子何必放在心上？」

水從他雙手的指縫漏下，在湖面滴碎無數水光，水中月立時亦碎成了千百片。

突來神秘客

夜更深，月已在西簷下。

整座悅來客棧就只有李藹然的房間仍然有燈光，他也就坐在桌旁，對着那盞燈發呆。

花千樹不死，他還有一個目標追尋，連這一個目標都失落，立時就無所適從。

三更鼓响，他終於站起身子，移步床前，才將帳子掀開，突然回頭，窗外那刹那風聲急响，一條纖巧的人影，迅速掠過，倏的又倒退回來，再一動便越窗而入。

李藹然手已在劍柄上，並沒有拔劍，只是奇怪的望着躍進來那個女孩子。

她手握利劍，神態顯得有些兒慌張，一身紅色的衣裳，就像是一團火燄，閃身掠到窗旁，一翻腕，「噗」的將燈火滅去，她的身形却未停下，轉掠向李藹然。

李藹然方待開口問，寒芒一閃，女孩子右手那支劍已指着他。「不要作聲，否則莫怪我劍下無情！」

她壓着嗓子說話，一轉身，身形一縮，已坐在床上接吩咐：「你坐在床邊！」

「姑娘！」

「沒聽到我叫你怎樣做？」女孩子語氣激惱。

李藹然一呆，終於在床邊坐下來，女孩子隨即拉過被子，蓋住半身。

「你這是……」李藹然放輕聲音。

女孩子以指按唇，示意李藹然不要作聲，緊張的望着窗外。

風聲刹那又急响，幾個黑衣人如飛在窗前掠過，人手一支狹長的利劍。

「就是這個房間的燈光突然熄滅！」

一個陰沉的聲音接起。

語聲甫落，房間所有的窗，盡被在外推開，七個黑衣人出現在窗外，十四道箭一樣的目光同時射在李藹然的面上。

「是一個書生。」

「那個女的在不在？」陰沉的聲音。

「看不到。」第一個開口的黑衣人回答。

「要不要找那個書生問一問？」

「別處搜！」陰沉的聲音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威嚴所有的窗戶立即關上，衣袂破空聲緊接傳來，李藹然看得清楚，聽得真切，一面的詫異之色！

好一會，窗外仍沒有聲息，女孩子終於將被子拉開，跳下床，李藹然再也忍不住問：「你偷了別人的東西？」

女孩子霍地一轉身，語聲一沉。「胡說！」

「那他們為什麼找你？」李藹然追問：「尋仇？」

「不干你的事，問來幹什麼？」

李藹然一笑。「三更半夜，房中多了一個女孩子，這叫我怎樣對人解釋？」

「對誰解釋？對店家？」女孩子冷笑。「沒有忘記這是你的房間，是不是要跟我算房租？」

「在下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那你還嚕嗦什麼？」女孩子一閃身，掠到窗旁邊。

李藹然緊追上前，一把拉住女孩子的手，女孩子面色一變，怒叱道：「你這是幹什麼！」一劍疾削了下去。

李藹然幸好立時將手鬆開，苦笑道：「在下只是請教……」

話說到一半，女孩子已一拂袖，縱身掠出窗外。

李藹然追到窗前，那個女孩子已經在迴廊轉角處消失，不由又苦笑一聲。

——這個女孩子到底是什麼人？那些黑衣人又是什麼人？

李藹然當然想不透，也沒有追出去，呆了一會方待轉身，就聽到「錚錚錚」的一連串金鐵交擊聲，旋即看見兩條人影飛鳥一樣凌空掠下院子中！

當先是那個紅衣女孩子，追在她後面的是一個手執彎刀的黑衣人！

那柄彎刀有如一彎新月，寒光奪目，黑衣人身形凌空未落，彎刀又已削出了三刀！女孩子身形極之矯活，滴溜溜一轉，接一刀，閃兩刀，倒縱一丈，掠上客棧的圍牆！

一個黑衣人迅速踏着圍牆走來，迎面一劍急刺，女孩子矮身閃開，接起一脚，將那個黑衣人踢了下去，正撞向手執彎刀緊追上來的那個黑衣人。

那個黑衣人凌空一掌，「叭」的將來人震開，半空一個翻滾，彎刀往牆上一揷，落下的身形又拔起，掠上了圍牆。

女孩子已翻過圍牆掠了出去。

黑衣人身形一凝，亦拔身追出。

其餘黑衣人這時候紛紛從瓦面走廊暗處現身，不用招呼，先後向女孩子所飛走的方向追去。

李藹然都看在眼內，心念一動，身形一展，越過窗戶，翻過欄干，「燕子三抄水」，身形三個起落，翻過圍牆，落在長街之上。

那幾個持劍的黑衣人正在前面狂追，李藹然追前數丈，一皺眉，身形倏又拔起，掠上旁邊一戶人家的滴水飛簷上。

居高臨下，看得當然更加遠，他也就瓦面過瓦面，追向前去。



× × ×

鎮外不遠有一個小樹林，一條小路從林中穿過，再前不遠，就是一道小橋，橫架在一條小河之上。

月色如銀，倒映在河中的那一輪明月看來就像要順流而去，景色雖然蒼涼，却蒼涼得甚美。

那個紅衣女孩子那裏還有心情欣賞，掠過那片樹林，身形一頓，回顧一眼，急掠向那道小橋。

她却在橋中停下，越過欄干，翻身竄進了橋底！

即時衣袂聲暴响，那個手執彎刀的黑衣人箭一樣從林中小路追出。

月光下，那滿臉鬍子根根發亮，一雙大眼充滿了殺機，身形一轉，嘟喃道：「這個丫頭走得倒快！」

語聲一落，突有所覺，身子一靠，倒退到一株大樹後。

一個人飛快從來路上掠來。

黑衣人一探頭，目露疑惑之色，他並不認識李藹然。

李藹然也就在樹旁停下，黑衣人霍地一轉身，從樹後轉出，刀指李藹然。「你來這兒幹什麼？」

「這兒是你的地方？」李藹然神態鎮定。

「好，答得好！」黑衣人上下打量着李藹然。「你就是客棧那個書生？」

李藹然反問：「你們為什麼狂追那個女孩子？」

「她是你什麼人？」

李藹然沉吟道：「朋友。」

「很好！」黑衣人撫刀獰笑。「將你拿下，那怕她不現身？」颼一刀疾斬了過去！

李驀然倒退一步，彎刀在胸前一寸劃過，黑衣人又一聲獰笑，那柄彎刀突然在手中施轉起來，分從十七個不同的方向連刺十七刀！

他這種彎刀形狀奇特，招式亦有異一般刀法，這一刀斬的，却都是要害！

李驀然「咦」的一聲，閃八刀，拔劍擋九刀，凌空翻身，從黑衣人頭上滾過！

黑衣人刀一挑，已刺空，寒光一閃，一劍已迎面刺來，他連劈十三刀，才將那一劍劈開，暴退一聲，人刀陡然化成一團光球，貼地滾刺！

李驀然不等刀到，身形已凌空，落在頭上兩丈的一條橫枝之上，即時「錚錚錚」連串金屬聲响，黑衣人那柄彎刀曳着一條只有綫香粗細的寒鐵鍊脫手飛出，飛斬李驀然！

「刷」一聲，樹枝被斬斷簌簌樹葉飛舞中，李驀然飛鳥一樣掠向另一條橫枝！

黑衣人收刀飛刀，寒光再一閃，那條橫枝亦被斬下！

李驀然却已貼着樹幹掠下，突然一轉，繞到樹幹後！

十餘支錐子一樣的暗器同時釘在樹幹上，發出一連串「篤篤」的聲响！

那七個持劍的黑衣人緊接在林中竄出，身形急轉，左手又發出一支支錐子一樣的暗器！

李驀然身形一轉再轉，長劍疾展，「叮叮」聲中盡將射來的暗器擊下！

彎刀「嗚」的又飛至，李驀然眼快手急，一劍擋開，七支劍已分從不同的方向刺至！

那七支劍竟亦是錐子一樣，帶起的破空聲極其尖銳，所刺的亦是必死的要害，李驀然倒踩七星，閃七劍，反腕一劃，「錚」的正好將旁來彎刀封住。

「你們又是什麼人？」他盯着那個用彎刀的黑衣人，目光如閃電。

黑衣人獰笑。「連我手中這柄彎刀也沒有聽說過？」

李驀然心中一動。「飛魚塘？」

「仇家堡！」黑衣人彎刀盤旋，上截咽喉，下削小腹，李驀然急閃！

黑衣人連砍八刀，都被李驀然閃開，左右七劍迅速刺至，亦被李驀然接下！

「飛魚塘仇家堡據說是殺手世家。」李驀然接問：「有人出錢買下那個女孩子的命？」

「若是要命那有這許多麻煩。」

「你們原來要生擒她。」李驀然笑笑。「價錢當然更高的了。」

「這個錢可不易賺。」黑衣人語聲陡厲。「沒有人買的命我們也不感興趣。」

「這是叫我走？」李驀然仍然一面笑容。「我若是不走？」

黑衣人以刀答覆，三刀砍向李驀然的頭顱，李驀然一面閃避一面問：「仇家堡用刀的，據說只有兩人，你是仇歡還是仇樂？」

「仇歡！」黑衣人彎刀一旋，突又一刀攔腰削去！

李驀然雙臂一振，身形陡然拔起，挨着的那株樹「刷」地立時在刀光中斷下。

數十件暗器同時凌定射至，好一個李驀然，身形一拔一滾又落下，暗器從他的頭上射空，他的人與劍迅速合成一字，飛刺向仇歡！

仇歡眼角一瞥見劍光，彎刀已劃出，竟然截不下那一劍，脚一蹬，倒竄出去。

一道血虹旋即洒落在地上，仇歡退得雖然快，那一劍仍然洞穿他的左肩！

那七個持劍的黑衣人已左右殺上，錐子一樣的劍分刺李驀然的要害。

他們絕無疑問都經過嚴格的訓練，所用的全都是致命的招式。

李驀然閃躍騰挪，「哧」！一劍又將



一個黑衣人刺傷劍下，仇歡看在眼內，面色鐵青，突喝一聲：「退！」身形一動，倒退進樹林內。

那七個黑衣人立時亦收劍倒退，眨眼間，已先後消失在黑暗中。

李驀然沒有追趕，按劍目送，從容轉身走向女孩子躲進的小橋。

他憑欄站在橋上，忽然探身一伸手。「那些人已給我打走，你可以上來了。」

「誰叫你這樣多管閒事。」橋底傳來了那個女孩子的聲音，颼一聲，却是從橋的另一側翻上來。

她瞪着李驀然，接叱道。「我早就安排妥當，只等那個姓仇的一上橋，就一劍將他擊殺，大好一個計劃，那知道給你這個小子破壞了。」

「你這個計劃眞還不錯，可惜你躲得還不夠技術，還是很容易被人看破。」

「你這雙賊眼睛就是利。」

李驀然一眨眼，女孩子又罵。「我最討厭就是多管閒事的人，你這樣跟着我，看來也不是好東西。」

「我是担心你打不過他們。」

「誰要你担心，你又沒有見過我出手，怎知道我打他們不過。」

李驀然還未開口，女孩子話又接上，竟學着李驀然的語氣，先重覆李驀然那兩句說話。「那些人已經給我打走，你可以上來了——就是你才能夠將他們打走。」

李驀然怔在那裏，女孩子那口氣好像這才嚥下，也好像這才發覺自己的語氣實在重了一些，一擦鼻子，將劍入鞘。

李驀然目光一轉，忽然問。「你是否就住在這附近。」

女孩子一愕。「我爲什麼要告訴你知道？」

「我知道與否可不要緊，只是若就在附近，你最好就趕快回去換一件衣服。」

女孩子更加詫異，李驀然目光一落。「我是担心你着涼。」

女孩子的目光隨着李驀然的視線下移



，才發覺胸襟不知何時被削開，露出了雪白的一片胸膛。

她的臉不由一紅，倏的雙手一巴掌摑在李驀然的臉上，霍地轉身疾奔了出去。

李驀然竟然閃避不開，劍眉一剔，却沒有動怒，只是手撫着臉龐，目送女孩子窈窕的背影消失在迷濛月色之中，忽然感覺到一陣陣的悵惘。

難以言喻的悵惘。

× × ×

正午，雨勢滂沱。

這場雨來得非常突然，周圍又沒有遮蔽的地方，那個女孩子只有發足奔前，一身衣衫很快就濕透。

她已經換過一襲淡黃色的衣裳，就像是一隻粉蝶，飛舞在風雨中。

霹靂一聲，一道閃電划過長空，也照亮了前面不遠那座八角亭子。

女孩子身形一急，疾掠了過去。

那座亭子顯然已多時沒有修葺，破舊得很，但頗大，周圍又有些樹木，仍然可以遮蔽一下風雨。

女孩子掠進亭中，才吁過口氣，抬手一抹臉上的雨水，還未將抹下的水珠甩去，人已經呆住。

亭子內，赫然坐着李驀然，他坐在亭中一方石櫈上，面前燒着一堆火，正烤着老大的一隻山鷄，已將熟透，香氣撲鼻。

在他的身旁放着雨傘，衣衫乾爽，神態安詳，回頭看見是那個女孩子進來，一笑。「是你。」

女孩子鼻應一聲。

「這麼快又見面，我們也算得有緣了。」李驀然不以爲意，笑容滿面。

女孩子沒有理會，在一座石櫈坐下來，背轉身子，抬手一掠給雨水打濕了的頭髮。

李驀然只有回過頭去。

雨仍然是那麼大，一陣冷風吹在身上，女孩子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接着一個噴嚏。

——未完——



俠義技擊鬥智小說

飛渡關山（一）

龍乘風・文
盧令・圖

莽漢繼遺緒　並非在南柯

瘋豹四金剛

（一）

初秋。艷陽天，萬里無雲。

這一天的天氣實在好極了，尤其是在瘋豹子的眼中看來，今天簡直是畢生中最美麗的日子。

× × ×

豹瘋子在老石鎮是一號了不起的大人物。他個子大，頭大，拳頭更大。

他在老石鎮五大天王中，他是老大，黃石鎮和青石鎮的四金剛，六虎將，全都在他的拳頭下吃過大虧。

他揍人的時候，就像個不要命的瘋子，就算挨別人五拳才揍對方一拳，他也是毫不在乎。

他常聽人說：「要揍人先學挨揍。」但他沒有學過怎樣挨揍，已經很經得起別人全力的痛打。

這一天，他又打贏了一仗，而且還是以一敵三。

雖然他的臉上也腫了一塊，衣衫也給人撕破了好幾處，但他畢竟還是贏了。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十二歲的時候，曾經給這三個人欺負。

他們都是無賴，專門欺負弱小。

後來，他們離開了老石鎮到外面「謀生」，直到六年後才回來。

這時候瘋豹子已十八歲，個子比以前幾乎粗大了兩倍。

這三個無賴還沒有認識瘋豹子的模樣，就已給他打個不亦樂乎。

「打得好！打得痛快！」他身邊的其餘四大天王不斷鼓掌大讚。

那三個無賴再也不敢逗留，一跛一拐的走了。

瘋豹子報了這一段仇，歡喜得連飯都不想吃。

他居然想喝白蘭地。

（二）

瘋豹子喝過一次白蘭地。

那一次，是在半年前的春天。

他在老石鎮外，遇見了一個陌生的男人。這人的年紀大約三十來歲，看來滿面病容，但却還拚命的喝酒。

當瘋豹子看着他的時候，他手中還緊緊的拿着一個酒瓶。

瓶中酒無多，只剩下四分之一。

但那種香醇的酒味，却使瘋豹子一輩子也忘記不了。

那陌生的男人的脚步已很虛浮，還想把餘下來的酒喝光。

但他再也支持不住，終於倒臥在一個泥沼旁邊。

瘋豹子雖然在鎮上的聲譽並不怎樣好，但他却是個見義勇爲，絕不會見死不救的人。

他把這個醉漢扶到自己的狗窩裏，讓他好好的睡一覺。

瘋豹子住的地方，並不叫「豹窩」，而是叫狗窩。

這地方實在也是凌亂得令人吃驚，但當這醉漢酒醒之後，却發現這裏一切的東西，都已收拾得齊齊整整。

瘋豹子對他說：「你是我這裏的第一個客人。」

醉漢拍了拍他的胸膛，笑道：「你很壯。」

瘋豹子一笑。

醉漢從懷中摸出了一個銀夾。

瘋豹子一看，已知道他的意思。

「不！你千萬不要給我酬勞，否則我轟你出去！」

醉漢一怔，繼而苦笑。

瘋豹子已掄着拳頭，看來不像是在說笑。

醉漢終於把銀夾子收回，笑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瘋豹子。」

「甚麼，你姓風？春風的風？」

「不！不是春風的風，也不是吹大風的風，而是瘋子的瘋。」

「噢！」醉漢吸了口氣，道：「你沒有姓？你是個……」

「孤兒！從一歲開始就是個威風凜凜的孤兒。」

世間上可憐的孤兒不少，但威風凜凜的孤兒却是少見。

醉漢盯着他瞧了半晌，忽然道：「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辦，現在不能陪你。」

「不必你陪，你有事儘管去辦。」

醉漢道：「等我辦完該辦的事之後，我一定回來找你，我們去喝個他媽的痛痛快快！」

瘋豹子大笑。

「你也會說『他媽的』這種粗話？好極！好極！這眞是他媽的痛快極了！」

醉漢也大笑。

他從醉鄉而來，從大笑聲中離去。

他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瓶只剩下少許的白蘭地。

那半瓶酒的滋味，瘋豹子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忘記。

那醉漢的容貌，他也沒有忘記。

他只盼望這個陌生的男人會回來，和自己痛痛快快的喝酒。

但這人一直却沒有回來，就像是一塊被狂風吹走了的樹葉。

（三）

想起了白蘭地酒，想起了那個醉漢，瘋豹子的心情忽然又變得不怎麼好。

酒，畢竟還是要喝的。

無論他太高興，或者是太煩悶的時候，他都會想到酒。

尤其是半年前他第一次嚐過白蘭地之後，他就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也曾醉過，而且還醉得比那個醉漢還更厲害。

他的同伴總是有點担心。

他們担心瘋豹子的仇敵，會趁他喝醉的時候找他算帳。

× × ×

黃的酒，白的酒，紅的酒湊在一起，瘋豹子已喝了七斤另十兩。

酒寮的周老頭已再三勸阻，叫他不要再喝。但他不聽，照喝不虞。

他的脚步已跟蹌，他的舌頭早已發漲，一雙眼皮也像是加上了幾斤鉛鐵，連睜大一點都很吃力的樣子。

這一天，他必醉無疑。

就在他又再叫周老頭拿酒來的時候，他的身邊忽然出現了四個兇惡的少年。

除了這四個兇惡的少年之外，還有一個身材比瘋豹子還要龐大的巨漢。

瘋豹子是老石鎮五大天王之一，除了他之外，還有四個伙伴。

但當他們看見這五個人的時候，就像是老鼠見了貓，連忙逃走不迭。

周老頭暗暗搖頭，心想：「這種結拜兄弟，實在比豬狗還不如。」

他雖然不是個老江湖的人，但他已感覺得到，四週已隱藏着危險。

這四個兇惡的少年，就是黃石鎮的四金剛。

黃石鎮的四金剛曾經在瘋豹子的拳頭下吃過苦頭，他們是敗軍之將。

但那個龐然巨物般的大漢，却是令人望而生畏。

顯然，他們是來找瘋豹子麻煩的。

這一次，瘋豹子的麻煩的確不小，他已經醉薰薰的，而且對方又有了強援出現，這一場架還未打，勝負之數已很明顯。

周老頭心中暗暗發愁！

但他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老漢，而且現在就算叫瘋豹子逃走也來不及了。

事實上，就算他有機會叫瘋豹子逃，瘋豹子也是絕不肯逃的。

他是個硬漢。

一個脾氣又硬又臭，而且有時候比笨驢還更笨、更頑固的硬漢。

周老頭雖然不想他吃虧，但現在却只能暗暗着急。

他只盼望瘋豹子忽然會清醒過來，拔脚便跑。但他這個盼望完全落空，瘋豹子似乎連坐都坐不穩了。

（四）

四金剛的老大叫洪狠。

洪狠和瘋豹子一直都不和睦，尤其是經過了一場激烈的打鬥，洪狠的牙齒缺少了四隻之後，他更是含恨於心，立誓無論如何都要報復。

但缺少了四隻牙齒的洪狠，遠不如四金剛的老二悲哀。

他斷了一條腿，直到現在還是一跛一拐的。

他叫程如海。

他以「如海」爲名，但心胸却是極爲狹窄，這斷腿之仇，他更是非報不可。

還有老三董飛和老四孫繼鶴，他們都給瘋豹子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們都矢誓要打斷瘋豹子的兩條腿，才能洩出這一口寃氣。

今天，正是他們的大好機會。

因爲他們不但找到了一個很厲害的帮手，而且瘋豹子還已喝得酩酊大醉。

這實在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程如海心胸狹窄，但却心思愼密，他雖然很想報復，但却恐怕瘋豹子是在裝醉，所以他不先動手，却叫董飛去打頭陣。

董飛是個初生之犢，他早就想再次和瘋豹子一決雌雄，這一次他當然不會放過

大好機會。

瘋豹子在醉中驟然看見董飛，立時大聲喝道：「灰孫子，你竟敢到這裏撒野，準是吃錯了藥。」

董飛怪叫一聲：「我入你娘，你祖宗才吃錯藥。」

他是有備而來，右手中指上早已戴上了一枚鐵刺指環。

「呼」的一聲，他一拳就向瘋豹子的面門上打去。

董飛拳力不弱，而且手指上又戴着鐵刺指環，一旦給他擊中面門，這張臉的容貌就已毀定了。

瘋豹子雖然並不是個英俊的男人，但他也不想自己的臉孔給別人打得一塌糊塗。他立刻蹲身一閃。

但他實在是喝酒太多，這一閃之下，連腳步都已無法站穩。

一陣價天巨响，瘋豹子身子向後猛退，壓碎了一張本來就已很殘舊的桌子。

周老頭一陣心疼。

這張桌子，他昨日花了整整大半天時間，才把它勉强修理好，但現在，已變成了一堆垃圾。

冷面煞星

（一）

瘋豹子喝醉了。

那是眞醉，不是裝模作樣的假醉。

董飛一聲冷笑，又再撲前揮拳。

「再試試咱們四金剛的拳頭。」

瘋豹子勉强站起，以拳相迎。

但他這一拳根本就打不着董飛，因爲他的拳還沒有發出，又已捱了對方一拳。

董飛大笑。

其餘四人睹狀，也是大笑不已。

豹瘋子怒火冒起，不甘認輸，仍然奮力抗敵。

但他已醉，非但無還手之力，連招架之功也談不上。

他是在捱揍。

程如海忽然大喝一聲，道：「讓我也來與他玩兩手。」

要報斷腿之仇，現在正是最好的機會。雖然他現在連走路都是一跛一拐的，但他的拳頭還是很有勁。

瘋豹子現在是虎落平陽，平時程如海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但現在却給程如海打得滿臉鮮血。

孫繼鶴一聲怪叫，也叫着道：「待我老孫也來看看他的骨頭有多硬？」

他曾經給瘋豹子打得抬不起頭，現在他也要重重的揍瘋豹子一頓。

程如海大笑，道：「老四，別打死他，等會兒還要讓洪老大過癮過癮。」

孫繼鶴道：「我不會打死他，只要他這雙腿以後都不能再走路。」

程如海連連點頭：「你斷他右腳，左腳讓我來動手！」

「好，」孫繼鶴大聲回答，接着一個肘拳，重重擊在瘋豹子的胸膛上。

瘋豹子又給這一拳打的吐血。

他雖然身材健碩，但由於不斷的捱揍，終於無法支持倒在地上。

程如海、孫繼鶴雙雙躍起，各自劈出一掌。

他們練過掌功，連碗口大的木樁都能一掌劈斷。

他們現在劈的，不是木樁，而是瘋豹子的腿。

瘋豹子就算是一條公牛，這一下也勢非把他弄成殘廢不可。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半空中忽然飛來兩顆石子。

「噢！」

「吔。」

程如海，孫繼鶴不約而同發出一聲驚呼，各自捧着自己的右腕。

這兩顆石子不偏不倚，剛好重重擊中他們的右腕大脈上。

石子來勢急勁，直痛得兩人連冷汗都冒了出來。

一看之下，他們的右腕都已變得又紅又腫。

洪狠怒喝一聲：「何方鼠輩，鬼鬼祟祟施放冷箭？」

門外一人淡淡笑道：「我若是鼠輩，你就是連蚯蚓都不如的爬蟲？」

董飛、洪狠互望一眼，突然同時向外面衝出去。但他們剛衝出去，立刻就給人一隻蒼白的手打退回來。

（二）

這一隻手雖然蒼白，但却頎長而且有力。

董飛臉上被打了一拳，鼻樑上的肌肉登時爆裂。

洪狠身手雖然比董飛高明，但也同樣給這一隻手打腫右眼。

和四金剛一起來到這裏的大漢不禁臉色一變。

「是誰這麼大的胆子，竟敢對俺的兄弟動武？」他一開口說話，就像是半空中响了一個焦雷，委實嚇人已極。

一個身穿黑紡綢大褂的中年人突然出現。

「是我。」

「你是誰？」

「任翔天。」

龐然巨物般的大漢目光一寒，道：「從來都沒有聽過你的名字。」

「江湖上的人，都喜歡稱呼任某爲冷面煞星。」

「冷面煞星任十一？」

「不錯，」任翔天淡然接道：「也有人叫我任十一，想不到閣下也知道這麼清楚。」

龐然巨物的大漢臉色有點變了。

他打量了任翔天一眼，忽然拍拍胸膛，厲聲道：「俺姓胡，叫胡勝海。」

任翔天淡淡道：「原來是胡老弟。」

胡勝海道：「你的年紀比俺大，你叫俺一聲老弟，俺不生氣。」

任翔天微笑着，慢慢的說：「就算你生氣也沒法子，任某講話，從來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別人高興與否，我可一概不管。」

「好，說得好，」胡勝海口中說好，但言語間却是不斷發出冷笑：「俺聽人說過，任十一本是大上海灘的一條好漢，你是大都市長大的人，總該聽過胡木軍的名字。」

「胡三爺？」

「不錯，就是胡三爺，他是我的大伯父。」

任翔天淡淡一笑，道：「半年前胡三爺曾經到過我的家。」

胡勝海道：「噢！他老人到府上有甚麼事？」

任翔天默然半晌才道：「找麻煩。」

「找誰的麻煩？」

「他來到我的家，當然是找我的麻煩啦？」

「結果怎樣？」

「胡三爺給我的手下打斷兩根肋骨，他請回來的職業打手全都變成了殘廢？」

「胡說，」胡勝海怒道：「俺不相信你的說話！」

「你不相信，」任翔天悠然一笑，道：「你要知道這件事是否眞實，那很容易，不妨立刻啓程到大上海灘，找找你的大伯父，便可證實一切。」

胡勝海一拍案子，道：「不管你是在吹大氣還是在發瘋，俺先把你重重教訓一頓再說。」

這句話剛說完，他就像出柙猛虎般撲過去。

他的身材雖然龐大，但行動居然還是很敏捷。

他十指箕張，好像一下子想把任翔天活活揑死。

但當他撲近任翔天的時候，他這伸開的十根手指忽然就變成了兩隻砵兒般大小的拳頭。

他要攻擊的部位，也不是任翔天的咽喉，而是他的胸膛。

他的出手兇猛而快捷，動作並不複雜，但却也絕不簡單。

他這兩隻拳頭，最少可以把任翔天的肋骨打斷七八根。

但突然間，他的鼻樑一陣劇痛。

任翔天第一拳不偏不倚，剛好打在他的鼻樑上。

胡勝海的鼻子立刻爆裂，而他的拳頭也已擊了個空。

最令他吃驚的，就是他根本沒有看見任翔天是在甚麼時候出拳，而又是怎樣打爆自己鼻子的。

他驚怒之下，右腿已飛起。

這一腳踢的是任翔天的咽喉，倘若一腳給他踢個正着，那麼這人就最少有八分機會可以立刻掉進地獄裏。

他雖然已被人打爆了鼻子，但這一腳的速度、力量和準確的程度，仍然是足以令人喝采的。

但任翔天也在這個時候飛起了他的左腿。

他的左腿竟比胡勝海的右腿更快，而且一下子就已踢在他的小腹上。

胡勝海肌肉實結，就算給別人踢十幾腳，也絕對不成問題。

但現在踢他的却非泛泛之輩，而是冷面煞星任十一。雖然任翔天已不再年輕，但他的腿法仍然和年輕時那麼强勁。

胡勝海只覺小腹一陣痙攣，差點沒有痛得跌倒在地上。

（三）

冷面煞星任十一的武功一經顯露，四金剛的臉上都已變了顏色。

胡勝海是他們的大靠山，想不到一上來就已吃了一個大虧。

胡勝海心知不妙。

但此刻他已勢成騎虎，而且恃着自己經得起打，於是再挺身撲前，希望扭轉戰局。

但任翔天根本就不容許他接近自己。

胡勝海剛撲前，任翔天的人已在他眼前消失了踪跡。

胡勝海一凜，反手一掌就向背後左方劈去。

他的反應已不慢，而且也已算準了任翔天是在自己的背後。

這一拳威猛無比，力足斷碑裂石。

但他還是算錯了一點。

任翔天不錯是他的背後，但却不是在他的左方，而是右方。

胡勝海這一拳當然也是擊了一個空。

就在這一刹那間，任翔天的鳳眼拳已扣起，不偏不倚撞擊在他的背心上。

「喔！」胡勝海臉色慘變，向前俯衝幾乎一丈。

這是很要命的一拳。

但任翔天畢竟還是手下留情，這一拳只是用了五分力道。

胡勝海雖然是個龐然巨物，但已無法禁受得起，勉强支持了一會，終於站不住腳。

洪狠等人連忙扶着他。

胡勝海氣力已呈衰竭之象，頻道：「走，走！咱們走。」

任翔天冷冷一笑：「以後我若聽見你們再欺負喝醉了的人，別怪任某心狠手辣，把你們的四肢都砍了下來。」

四金剛臉如土色，不敢反駁，匆匆扶着胡勝海離開了老石鎭。

這五人離去後，周老頭總算透了一口氣。

「這位大爺眞了不起，他們若再鬧下吧，老漢這間小店子勢非被拆掉不可。」

任翔天嘆了口氣，緩緩道：「你的損失也不少，這裏有些少黃金，你儘管拿去。」

周老頭不由一愕，忽然覺得眼前金光閃爍。

任翔天竟然把一塊黃金，塞進他的手裏。

× × ×

任翔天走了。

他揹着瘋豹子，健步如飛離開了這間小酒寮。

周老頭捧着這塊黃金，然後不斷的揉着自己的眼睛。

這是不是一場夢。

（四）

周老頭並不是做夢。

瘋豹子也不是。

他只是醉了，却但還是知道，把自己從危險中救出來的，就是這個叫任翔天的中年人。

老石鎭有客棧。

這間客棧只有八間房子，而且經常都是空着的。

就以這一天來說，這間客棧只租出了一間房子。

這個唯一的顧客，就是任翔天。

任翔天把瘋豹子揹回來的時候，客棧的譚老掌櫃嚇了一驚。

「任大爺，這……這是客棧，你怎能揹着一具屍體回來？」

任翔天冷冷一笑：「誰說這是一具屍體？他比你年輕四十歲，當你變成屍體的時候恐怕他還不會超過三十歲。」

這句說話罵得很兇，也很毒辣，譚老掌櫃的臉色登時變得煞白。

「你的說話太過份了！」

「哼！我的說話過份，你的說話又怎樣？」

「什麼？任翔天，你以為這裏是你的地方？」

任翔天冷冷道：「狐狸的尾巴終於露出了，任某早就看出這間客棧不尋常！」

譚老掌櫃冷冷一笑：「本來我們還打算讓你再活三幾天的，但現在嘛……」

說到這裏，這間生意疏落的客棧，忽然一下子就堆滿了人。

× × ×

一向冷冷清清的客棧，忽然變得很熱鬧。

四個短衣精壯漢子，手提鐵刀，站在東方。

四個頭戴白帽、脚上穿着皮鞋、衣飾古怪的青年，殺氣騰騰的站在西面。

他們的腰間都有斧頭，而且還是金光閃閃、精緻已極的黃金斧。

還有六個高矮不一，但顎下都蓄着長鬍子的男人，正手持木棒，冷冷的站在南方後花園內。

這十四人的目光，都是集中在任翔天和瘋豹子的身上。

任翔天嘿嘿一笑：「這陣仗倒不等閑呢。」

譚老掌櫃冷冷道：「這是老將軍的命令，不把你的頭顱割下來，我們都得要受罪。」

任翔天道：「老將軍一下子就出動到魯東四熊，白帽快斧黨，還有嶺南六惡，他老人家可說是很看得起我。」

譚老掌櫃冷冷的看着他，道：「任先生是名震江湖的冷面煞星，若不押下重注，又怎能把你的腦袋贏過來？」

任翔天冷笑：「只可惜就算你們押的注再大，也不能把我的腦袋砍下來。」

譚老掌櫃留意着他臉上的表情，看了很久，才道：「你若以為憑一人之力就可以把這十四條好漢一一解決，那未免是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

任翔天道：「若憑我一人之力，自然是凶多吉少。」

譚老掌櫃道：「難道你還會有援手及時出現？」

「不錯，」任翔天氣定神閑，悠悠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你以為我會相信？」

「這本來就是事實，無論你是否相信都沒有關係。」

譚老掌櫃冷笑一聲，悄悄離開。

那四個手提鐵刀的短衣壯漢，已向任翔天走過來。

四把鐵刀都指着任翔天和瘋豹子。

瘋豹子雖然已然喝醉，但還是知道自己和任翔天身陷險境。

他突然在任翔天的耳朵邊嘆了口氣，然後說道：「任先生，你不必再揹着我，我可以站着，和你一起對付這些混蛋！」

任翔天悠然一笑。

「聽你現在這幾句說話，似乎醉得並不怎樣厲害。」

「我沒醉，我還可以跟這些混蛋大戰三場……」說到這裏，瘋豹子已從他的肩上跳了下來。

他果然站立着，而且還精神抖抖的樣子。任翔天微笑着，盯着他。

瘋豹子也望着他在微笑。

但忽然間，任翔天揮拳，而且一拳就已把他打得昏倒過去。

文武銅牌

（一）

客棧內殺氣森森，把任翔天和瘋豹子包圍着的是魯東四熊。他們的確很像熊。

你有沒有想像過，有四條熊一起向自己撲過來的時候，那是怎樣的情景。

此刻的任翔天，就像是面對着四條又兇又惡又飢餓的巨熊，而且還一起向自己迎面撲至。

他們唯一和巨熊有分別的地方，也許就只有一件事。

他們的手中有刀！

× × ×

熊爪固然足以撕裂每一個人的胸膛，這四把刀却更可勝任愉快。

他們的刀沉重而鋒利，就算他們對付的不是人，而是一隻犀牛，也可以應付裕如。

但任翔天却和犀牛並不一樣。

魯東四熊雖然來勢洶洶，但任翔天却冷靜而狠辣。

他也有刀，刀長僅一尺四寸。

魯東四熊向他撲擊的時候，他的手中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武器。

但忽然間，他們只覺得眼前一亮，一陣碧光閃起，任翔天手中的刀已刺入了他們其中一人的左肩。

任翔天冷冷喝道：「任某不想殺害四位，知機的快點退下，別作無謂犧牲！」

但他的說話，魯東四熊根本就沒有聽進耳朵裏，反而更瘋狂的向他展開攻擊。

就在他們混戰之際，嶺南六惡和白帽快斧黨的人都已漸漸把脚步移近。

譚老掌櫃喝道：「無論你們用甚麼法子，都要把任翔天和那瘋小子宰掉！」

任翔天一凜，道：「這小子與你們無怨無仇，你們為甚麼要動他？」

譚老掌櫃冷笑：「凡是和碧血帮有關係的人，一律格殺勿論。」

任翔天冷冷一笑道：「這瘋小子根本就和我們碧血帮全無關係！」

他一面窮於應付魯東四熊，一面反駁譚老掌櫃。

譚老掌櫃冷笑道：「寧殺錯一百，莫要放過一個，這叫寧枉毋縱！」

任翔天道：「你很毒，難怪能成為老將軍的密令使者！」

譚老掌櫃嘿嘿一笑：「你居然知道我就是老將軍手下三個密令使者之一，可說

是機智維過人，可惜此時此地，你已無法再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但就在他說完這句說話的時候，金光一閃，一把鋒利的金斧，已沒入了他的咽喉。

（二）

斧快！

血怒射！譚老掌櫃的眼睛睜大有如銅鈴。

直到現在，他才明白了一件事。

任翔天說他將會有援手出現，譚老掌櫃並不相信。

原來任翔天的援手就是白帽快斧黨。

× × ×

就在此刻，魯東四熊已躺下了兩個。

他們其中一人是給任翔天一刀刺進心臟，還有另外一個，他也和譚老掌櫃的命運完全相同，喉上給一把金斧砍個正着。

嶺南六惡相顧駭然。

「白帽快斧黨反了。」

「咱們要小心他們的斧——」這人的說話還未完，胸膛上又已給一把金斧砍中了。

一時間，場面更是兇險。

嶺南六惡和魯東四熊自恃人多勢衆，初時猶自和他們力拚。

但這十個惡人很快就只剩下了四個，而任翔天和白帽快斧黨的四人還是完全沒有受到半點傷害。

這一來，自然嚇破他們的胆子。

他們就算脾氣再硬，也不敢再頑拚下去，紛紛奪門逃竄。

但白帽快斧黨四人全然不肯放鬆，他們要趕盡殺絕。

他們分別窮追逃竄的四人，結果又砍死了三個，只剩下一個負傷，終於逃脫。

老石鎮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這麼驚人的血案，這一天簡直嚇得鎮裏的人不敢踏出門戶。

他們做夢也想不到，譚老掌櫃年輕的時候，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更沒有想到他現在，仍然是黑社會裏人人聞名變色的密令使者。

他的後台老闆是老將軍。

老將軍在上海灘擁有極龐大的勢力，昔年威風八面的黑桃會、青菜會、金蓮帮和城南五義，都是被他一一吃掉的。

譚老掌櫃是老將軍麾下三個密令使者之一，他在組織中的地位很特殊，平時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他的眞正身份，等到有重要事情發生之際，他就可以憑老將軍的密令金牌，指揮組織中的人物進行任務。

他從來都沒有讓老將軍失望。

但這一次，他的任務失敗了，他的性命也同時完結。

（三）

長夜將盡。

瘋豹子昏迷了很久，直到現在才終於醒過來。

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就看見了任翔天，還有一瓶白蘭地。

酒在任翔天的手中，那種香味就和半年前的那瓶白蘭地酒一模一樣。

瘋豹子盯着任翔天看了半晌，忽然長長的吐了口氣。「我們沒有死？」

任翔天淡淡一笑，道：「你若在地獄裏，休想會嗅到白蘭地酒的香氣。」

瘋豹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果然好酒！」

他嚥了一口唾沫，道：「我能不能喝一點點？」

「當然可以，」任翔天把手中的一瓶白蘭地送過去，道：「這一箱白蘭地本來就是小唐特自叫我拿來送給你的。」

「小唐？」

「嗯，正是小唐。」

瘋豹子「骨嘟」一聲喝了一口酒，皺眉道：「我不認識甚麼小唐大唐，你是不是找錯了人？」

任翔天看着他，又笑了笑：「除非你不是瘋豹子。」

「我就是瘋豹子。」

「老石鎮有多少個瘋豹子？」

「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瘋豹子指着自己的鼻子，神氣十足地說。

任翔天燃點着一根雪茄，道：「既然你就是老石鎮中獨一無二的瘋豹子，那麼我就沒有找錯人。」

瘋豹子一楞，道：「我的確不認識小唐，他為甚麼要送給我一箱白蘭地？」

任翔天噴出一口濃烟，悠然道：「小唐要送一箱白蘭地給你，因為他知道你喜歡喝，而且很想喝。」

他的說話，每一個字都讓瘋豹子的心中一跳。

也忽然記起了半年前那個醉漢。

「難道是他？」

任翔天道：「他就是半年前曾經在這裏爛醉如泥的人。」

瘋豹子目中露出了興奮之色。

這裏是他的「狗窩」。

「他就是小唐？」

「不錯，半年前在這裏大醉一場的人，就是小唐。」

瘋豹子立刻從床上跳了起來：「他在哪裏？我要見見他。」

任翔天默然。

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從一個木箱裏拿起一瓶白蘭地。

「噗！」酒瓶的木塞被打開，任翔天仰首把酒猛喝。

瘋豹子又盯着那一隻木箱，道：「這是小唐送給我的？」

任翔天點點頭。

瘋豹子又問：「他在哪裏？」

任翔天把酒瓶放下，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他已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

瘋豹子一呆。

「他去了外國？」

任翔天搖頭。

瘋豹子突然用一雙寬大的手緊握着他的肩膊，道：「他究竟去了甚麼地方？告訴我，讓我去找他。」

任翔天抬起頭，望着他的眼睛。「你找他有甚麼事？」

瘋豹子大聲道：「他送給我一整箱白蘭地，却不和我一起喝，這算是甚麼意思？他是不是瞧不起我這個魯莽的流氓？」

任翔天道：「在別人眼中，你可能是一個魯莽的流氓，因為他們都是瞎子。」

瘋豹子一怔。

任翔天冷冷道：「但小唐並不這樣想

，他沒有認爲你是個流氓，他說你是一條好漢。」

瘋豹子皺起了眉，喃喃道：「我是一條好漢？爲甚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任翔天道：「自己說自己是好漢的人，未必就是好漢。」

瘋豹子道：「我從來都不認爲自己是甚麼好漢。」

任翔天道：「但小唐却說，你是一條好漢，否則，你也不會和四金剛、六虎將那些欺善怕惡的人作對。」

「不錯，他們都是欺善怕惡的混蛋，我看見了他們就恨不得把他們一一揍扁。」瘋豹子說到這裏，忽然瞪着眼睛，道：「小唐怎會對我的事知道得這麼清楚？」

任翔天却又沉默下來，「骨嘟」一聲又傾樽喝酒。

瘋豹子盯着他看了半晌，終於忍不住道：「你爲甚麼老是在說話的關節上閉上嘴巴？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

任翔天立刻把酒瓶放下，搖頭道：「我就算看不起世界上每一個人，也絕對不敢看不起你。」

瘋豹子冷笑。

「你這些又是謊話了，我又不是甚麼鼎鼎大名的大人物，有甚麼地方值得你重視？」

任翔天嘆了口氣，半晌才道：「你可知道半年前小唐爲甚麼會來到這裏？」

瘋豹子道：「我根本就不認識他，甚至不知道他叫小唐，又怎會知道他來到這裏的目的？」

任翔天道：「他是來找你的。」

「找我？」瘋豹子一怔：「他爲甚麼要找我？」

任翔天道：「他找你，是因爲他已查出了他弟弟的下落。」

「誰是他的弟弟？」

「唐烈武。」

「誰是唐烈武？」瘋豹子想了想，又道：「我在這裏混了十多年，從來都沒有聽過唐烈武這個人的名字。」

任翔天凝視着他瞧了半天，忽然一字一字的說道：「你就是唐烈武。」

（四）

——你就是唐烈武。

六個字就像是六柄鎚子，一下又一下的敲在瘋豹子的胸膛上。

瘋豹子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奇怪，就像是一頭睡着了的金錢豹，忽然發現自己的鼻子幾乎給一隻老鼠咬甩下來。

「你……你說甚麼？」

「我說你就是唐烈武，而且也就是唐敬文的親弟弟！」

「小唐又叫唐敬文？」

「不錯。」

「他是我的哥哥？」

「也不錯。」

「不，不！」瘋豹子頻頻搖頭，道：「你的說話我無法相信，我是一個孤兒，自小就無父無母，也沒有兄弟姊妹……」

任翔天截斷了他的說話，道：「你不錯是個孤兒，小唐也是。」

瘋豹子道：「我並不姓唐，我叫瘋豹子，我和世間上任何一個人都沒有半點關係。」

任翔天忽然拿出了一面已變成青綠色的銅牌。

「你是否曾經見過這種東西？」

瘋豹子立刻道：「這種銅牌我也有一面。」

他在自己的「狗窩」裏東翻西找，終於在一隻已發霉的鐵箱子裏，找到了另一面同樣的銅牌。

瘋豹子手中的一面銅牌，上面刻着一個「武」字。而任翔天手中的一面銅牌，刻着的却是一個「文」字。

除了這兩個字之外，這兩面銅牌的色澤、大小和形狀都是完全一模一樣。

瘋豹子吸了口氣，喃喃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任翔天輕輕的嘆了口氣，良久才道：「這兩面銅牌，是你們的父母給你們鑄造的。」

瘋豹子瞪目結舌，道：「直到十歲那年，我的頸上還是掛着這面銅牌。」

任翔天道：「你當然不知道，這個武字其實就是你的名字。」

瘋豹子喃喃道：「我根本不識字。」

任翔天道：「你出世後不久，你們的父母就已遭遇到一件很不幸的事。」

瘋豹子道：「他們都已死了？」

任翔天點點頭。

「他們是怎樣死的？」

「自殺。」

「自殺？」瘋豹子的拳頭倏地握緊，大聲道：「他們爲甚麼要自殺？爲甚麼要自殺？」

任翔天神色木然，良久才緩緩的說出了一句說話。

「他們當時走投無路……」

瘋豹刺虎

（一）

人生最悲慘的事，莫如走投無路。

當一個人眞正走投無路的時候，唯一能讓他選擇的，就只有一條死路。

沒有人願意去死。

但當非死不可的時候，除了一死了之，又還有甚麼可以讓他們選擇？

楚霸王烏江自刎，後人說他其實不必自盡，他是還有機會可以逃脫，甚至東山再起的。

但你又可曾想到「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這八個字，已足够讓霸王再死十次？

所以，他別了烏騅，虞姬血染青鋒殉節，而楚霸王也在無可奈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自刎身亡。

古往今來，不知幾許英雄豪傑的命運，也和楚霸王一模一樣。他們都走投無路，只能挺盡最後一口氣，自盡而死。

瘋豹子沒有想到，原來自己的父母，也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自盡身亡的。

× × ×

「狗窩」裏的空氣，彷彿已在這一刻間凝結爲冰。瘋豹子的手脚都已冰冷，但心中却像是有一團烈火在燃燒。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今天的天氣是太冷還是太熱。

任翔天緩緩的嘆道：「你們的父母，本是碧血帮的正副帮主。」

「碧血帮？上海灘第一大幫會？」

「不錯。」

「小唐呢？」瘋豹子道：「他現在是不是碧血帮的人？」

「不錯，他是碧血帮的副帮主。」

「帮主是誰？」

「杜四爺。」任翔天慢慢的說道：「杜四爺也就是小唐的義父。」

「小唐是杜四爺養大的？」

「不錯。」任翔天道：「杜四爺對待小唐，可說是視同己出，而且打算在一兩年之內，讓他成爲碧血帮的帮主。」

瘋豹子道：「他現在是不是已經成爲了碧血帮的帮主？」

「沒有，」任翔天道：「他沒有成爲碧血帮的帮主，而且他已經永遠沒有這種機會。」

瘋豹子目中露出了吃驚之色：「他出了事？」

任翔天沉思着，終於道：「一個月前他被人伏擊，身中八刀終於死去。」

瘋豹子咬着嘴唇，兩隻手不斷的在發抖。

「兇手是誰？抓住了沒有？」

「兇手不是一個人，而是四個。」

「主謀者是誰？」

「老將軍！」任翔天沉聲道：「老將軍是碧血帮的第一號强敵，這二十年來，我們和他不斷發生火併，到現在還是繼續着。」

「老將軍，老將軍，我要斃了你！」

瘋豹子的拳頭揑得很緊，就像是老將軍已在他的指掌中。

任翔天緩緩道：「你出生後不久，老將軍就開始展開一連串的追殺行動，終於把碧血帮打得一敗塗地，幾乎就此一蹶不振。」

瘋豹子咬了咬牙，道：「但現在碧血帮仍然是上海灘的第一號大帮會。」

任翔天道「這全是杜四爺的功勞。」

他輕輕的嘆息一聲，接道：「杜四爺和你們的父親是患難之交，生死不渝的好兄弟，他把奄奄一息的碧血帮挽救過來，而且一直都和老將軍作對。」

「老將軍！」瘋豹子的聲音，聽來就是像一隻負了傷的野獸。

他忽然又問：「小唐來到這裏找我，爲甚麼又匆匆離去？」

任翔天嘆息着，道：「當他知道你就是他弟弟的時候，又恐怕你一旦加盟在碧血帮之後，會遭遇到危險，所以他又匆匆離去，他的心情實在是很矛盾。」

瘋豹子的目光變得很呆滯。

「但……但他現在已死了！」

「別難過。」

瘋豹子冷冷道：「我要見杜帮主。」

任翔天道：「你要加入碧血帮？」

「不錯，」瘋豹子道：「我要爲父母和哥哥報仇。」

任翔天嘆了口氣：「還有杜四爺！」

「甚麼？杜四爺？」

「杜四爺也已死了，他住的杜公館現已變成了一堆焦土。」

「又是老將軍的傑作？」

「不是他還有誰？」

瘋豹子呆住。

「那麼碧血帮……」

「碧血帮沒有完，」任翔天的聲音充滿信心，他說：「只要碧血帮的人還沒有死光，只要碧血帮還有一個人活着，它就有捲土重來的力量！」

瘋豹子抽了口凉氣，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任翔天忽然跪下，還向瘋豹子叩拜。

瘋豹子吃了一驚，急道：「使不得！使不得！瘋豹子沒有瘋，怎麼你反而瘋了起來？」

任翔天抬起頭，道：「屬下也沒有瘋，除了碧血帮的帮主之外，誰都不能令我下跪。」

瘋豹子又是嚇了一跳。

「誰是碧血帮的帮主？」

「你就是帮主。」任翔天的神態很嚴肅，看來絕對不是和他開玩笑，他正色說道：「杜四爺臨死的時候，囑咐我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你，把你立爲碧血帮的帮主。」

瘋豹子連連搖頭。「不行，不行！我只是一個沒有見識的鄉下人，怎能成爲碧血帮的帮主？」

任翔天道：「碧血帮本來就是你們唐家辛辛苦苦打出來的天下，你是唐家唯一活着的人，你不做帮主，誰有資格坐上這個寶座？」

瘋豹子覺得這件事不但像是在做夢。

而且，比夢裏發生的故事還更滑稽百倍。

但任翔天臉上的表情却一點也不滑稽，他是很認眞的。

× × ×

世事奇妙。

人生也同樣奇妙。

瘋豹子從這一天開始，不再叫「瘋豹子」了。

因爲他已有了姓，也有了他父母給他的名字。

他叫唐烈武。

單是這一件事，已足以讓他三天睡不着覺。

但更令他夢想不到的事，就是他居然會成爲了碧血帮的帮主。

倘若在兩天之前，有個能知過去未來的神仙告訴他這一件事，他一定會笑得合不攏口。

然後，就在這個神仙的鼻子上揍他兩拳。

他一定會說這個神仙所講的都是「鬼話」。

（二）

陽光從樹葉罅隙外，照在錢紅虎的臉上。

錢紅虎是大洋路十八號一座古老宅院的主人。

大洋路並不是一條很寬敞的路，這座古老宅院是整條路上最陰沉、面積也最大的屋子。

在這屋子的背後，有一座花園。

這座花園其實不能稱爲花園，因爲這裏沒有花，只有樹。

這裏簡直就像是一座小森林。

錢紅虎喜歡狩獵，這座小森林就是他平時狩獵的地方。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神捕世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北宮琦在大皐鎭上改扮爲尙公子，在酒館中故意鬧事，而把袁玉成和他手下八人都殺死了，保護了祝亭皇，而祝亭皇也從此重出江湖，一面對疏導民心作一點宣傳工作……北宮琦等人因接武碧珠的密函而趕到黃鶴樓，和曹英聯絡上了，這幾天他們正等候曹英的指示別無他事，就上漢陽遊逛，不巧遇上鐵秋寧，何瑤仙，李八刀，武碧珠，並被對方識破而大打出手，最後何瑤仙李八刀都戰死了，而鐵秋寧敗給北宮琦，他不聽北宮琦的勸說而咬舌自盡，鐵秋霞自是悲痛萬分……

沉痛下絕筆　以死諫父兄

北宮琦道：「是的，他不聽勸說，咬舌自盡了。」

武碧珠道：「這是他找死，不過如此一來，我也只好隨他去了。」

「不，武小姐，妳爲甚麼要死？」

「我不是效忠清庭，是爲了我爹，何況我這個骯髒的身子，死了也沒有什麼可惜。」

這又是一個可悲的人物可悲的家庭。

北宮琦雖想挽救，她已自斷心脈。

其實在顢頇腐敗、而又殘民以逞的清庭統治下，可悲的何止一人一家？野外有餓殍，朱門酒肉臭，滿人焉能不敗！

北宮琦並非鐵石心腸，武碧珠的死却帶給他極大的哀傷與衝擊。

鐵秋寧雖是認識不清，不明大義，但他還算得是個鐵錚錚漢子，武碧珠貌美如花，又能識大體，明大義，她却受到蹧蹋與折磨，最後還是免不了一死以求解脫。

這一切都是滿虜造成的，在痛定思痛之後，他決心不計任何艱險，要與滿人周旋到底。

此時鐵秋霞姊妹已抑止悲痛，向面色沉重的北宮琦道：「相公，如何善後？」

北宮琦道：「死者以入土爲安，葬了他們吧。」

於是，他們分別將死者埋葬，並消除一切打鬥的痕跡。

論打鬥，他們獲得一個輝煌的勝利，但這一勝利並未帶給他們半點喜悅。

在此等情形之下，他們又如何玩得下去？

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只好沒精打彩的相偕回到客棧。

「唔，好興緻，到那兒去逛了？」

說話的是小玉，她找到了北宮夫婦住的客棧，並在客房中相候，她原是一團高興的，後來發覺他們神色有異，她的面色也變得嚴肅起來。

「你們到底是怎麼啦？究竟出了甚麼事？」

沒有人回答她的問話，鐵秋霞却撲到她的身上悲泣起來。

小玉向面色沉重的北宮琦瞪了一眼道：「別哭，妹子，是不是他欺負了妳？告訴姐姐，我一定替妳討回公道。」

北宮琦嘆道：「別誤會，玉兒，咱們只是在晴川閣碰到一件悽慘之事罷了。」

小玉說道：「哦，快告訴我，是什麼事？」

北宮琦告訴了她，她也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得。

良久，她忽然幽幽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咱們只要俯仰無愧，也只好聽造物者安排了。」

她沒有作深入的安慰和勸解，却唸出蘇軾的幾句詞兒。

北宮夫婦心比金石，堅貞不二，如果婆婆媽媽的來一篇老生常談，倒顯得有點俗氣，小玉是一位人間奇女子，對事物的處理無不恰如其份。

鐵秋霞果然止住悲聲，抹乾淚水，凄然一笑道：「玉姐說的是，忠奸不兩立，漢賊不並存，在現況之下，親情與民族是難以兩全的。」

小玉握住她的手道：「霞妹子果然是玻璃的心肝，一點就透，來，咱們坐下來聊，說說你們輕鬆的一面。」

她說話之間，接連吐過幾次酸水，小鎖子微微一笑道：「要談輕鬆就只有談妳了，玉姊姊，快告訴咱們吧。」

小玉一怔，問道：「我？我有甚麼好談的？」

小鎖子道：「妳好談的才多呢，就算吐一口酸水，也值得咱們研究研究。」

小玉面色一紅道：「好哇，小丫頭，妳幾時學得舌尖嘴利的？霞妹子，這都是妳教的，是麼？」

鐵秋霞微微一笑道：「玉姊姊，說眞的，咱們既是四人同心，妳又有了他的孩子，今後咱們就不要分開了，有妳在一起，我的心裏就好像踏實一點。」

小玉長長一吁道：「對不起，霞妹子，我無法答允你的要求。」

鐵秋霞道：「這是爲甚麼？玉姊姊，妳不是有了他的孩子麼？」

小玉道：「我可以替他生孩子，但不能做他的妻子，人各有志嘛，希望你們不要勉强我。」

這是一個令人摸不透澈，想不明白的女人，但「人各有志」却是一個無法辯駁的好理由，他們想不明白也只好抱着這個悶葫蘆了。

小玉爽朗的一笑道：「鎖妹子，我雖然不是客人，總不能讓我餓肚子吧！」

小鎖子哈哈一笑道：「如果光是妳，就算餓一下也不要緊，現在多了一個小東西，可不敢讓妳挨餓了。」

她們嘻嘻哈哈的一鬧，適才的悲傷氣氛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飯後他們搬了家，這是小玉安排的，她認爲住客棧並不安全，至少比一般住家的要多一些厤煩。

他們搬到一幢深庭廣院的大房子，除了他們四人，還有一個丫環小莉。

現在他們在促膝密談，北宮琦希望對武漢目前的形勢有點瞭解。

「玉兒，咱們對此間的情況絲毫都不瞭解，曹英說會指示咱們的行動的，但一幌十多天，一點消息也沒有。」

「這不能怪他，因爲他還沒有獲得本會的指示。」

「本會在此地的最高負責人是誰？」

「平常是曹英，現在是我。」

「那妳對敵我之間的形勢，必然瞭若指掌了，能不能說給咱們聽聽？」

「當然可以，滿虜旨在一舉殺盡洪門的重要領袖，使這一龐大的民間帮會一蹶不振，不過他們鑒於金田民變的教訓，不敢公然行兇……」

小鎖子哼了一聲道：「所以用一個暗殺集團配合鷄公山的强盜來幹這件壞事，最後將罪名栽到强盜的身上，說是黑道人物的尋仇！」

小玉道：「正是這樣。」

小鎖子道：「鷄公山的强盜成不了甚麼氣候，綏靖武備署的幾名領導人也被咱們擺平，我敢說未來的一仗，咱們必然穩操勝劵。」

小玉道：「大致上鎖妹子也沒說錯，但咱們也不能輕估敵人的實力，據我所知，漠外雙煞就是兩個不易對付的人物。」

小鎖子道：「他們的武功可能會比咱們高明一些，我想咱們以二對一，跟他來個依多爲勝。」

小玉道：「辦法可行，只是要在下月初五之前找到他們，如是混戰之際，咱們就不可能依多爲勝了。」

北宮琦道：「就算找到他們，要使他們打單，只怕也不太容易。」

小玉說道：「這個倒是不太困難，只要用何瑤仙武碧珠的生命作要挾，指定一個地方跟他們單獨談判，我想他們會聽從的。」

北宮琦道：「爲甚麼要以何武二女作要挾？莫非……」

小玉道：「他們一共收有三名子弟，就是燕子青及何武二女。」

北宮琦道：「原來如此，不過此事要加緊進行，一旦被他們發現何武二女已經死亡，這項計劃就行不通了。」

小玉道：「明天吧，今日時間已經不早了，我要好好的歇歇。」

小鎖子咧嘴一笑道：「咱們已累了，霞姊姊，走吧！」

當小鎖子鐵秋霞離開後，北宮琦一個餓虎擒羊，一把摟過小玉，先作一個深深的長吻，然後攔腰一抱，匆匆進入房中，動作近乎粗野，好像迫不及待似的。

待燕好之後，小玉才拋給他一個白眼道：「你這人，哼！像一輩子沒有見過女人——」

北宮琦一吁道：「玉兒，這妳不能怪我，咱們每次見面的時間都是如此的短促，而妳予人的感覺是次次清新，一次比一次迷人，叫人如何忍耐得住。」

小玉撇撇嘴道：「瞧你這麼一說，我豈不是一個狐狸精了？」

北宮琦哈哈一笑道：「狐狸精要是有妳這麼可愛，人們必然會不愛江山愛狐狸精。」

他們嘻笑了一陣，小玉忽然眉峯一蹙道：「公子，有一件事……」

北宮琦道：「慢來，玉兒，妳這公子的稱呼我不願接受，妳得改一改才行。」

小玉道：「稱你公子不是很好麼？爲

甚麼要改？」

北宮琦一嘆道：「玉兒，不管妳有甚麼苦衷，或是另有甚麼打算，妳總不能否定咱們之間的事實。」

小玉道：「好吧，相公，這你總該滿意了吧？」

北宮琦道：「還不算完全滿意，除非你不再離開我。」

小玉幽幽道：「對不起，相公，除了這一點，任何事我都可以依你。」

北宮琦道：「為甚麼呢？玉兒，你如此孤身一人，孩子生下來之後，又怎麼辦呢？」

小玉道：「你放心，我會有妥善安排的，你別打岔，有一件麻煩的事咱們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北宮琦道：「好，妳說。」

小玉道：「漠外雙煞咱們可以想法子除去，但有幾個人咱們却無可奈何。」

北宮琦道：「誰？」

小玉答道：「鐵仲禹，鐵秋光，鐵秋筠。」

北宮琦愕然道：「秋霞的伯父，堂兄，胞兄，他們都到武漢來了？」

小玉道：「是的，唉，這件事我費盡心機，就是想不出一個兩全的法子，在大義的前題之下，固然應該無視於私情，但骨肉連心，血濃於水，人類是具有感情的，骨肉之情如何能夠一筆抹殺？」

北宮琦道：「這的確是一樁不易解決的困難，一個鐵秋寧，已經使秋霞傷心欲絕，再有打擊她必然承受不起。」

小玉道：「看來只有一條道路可以走了。」

北宮琦道：「甚麼道路？」

小玉道：「在誘殺漠外雙煞之後，你帶着霞妹子她們離開武漢。」

北宮琦道：「玉兒，我不是自我標榜，咱們要是離開武漢，你們的人手不是更孤單了麼？」

小玉道：「誰說不是，好在還有十多天，也許咱們會想出一個兩全的法子。」

她為了轉移沉悶的氣氛，又作出某一些動作。

北宮琦說過，她是清新的，迷人的，因而，他們又渾然忘我，進入另一種境界了。

×　×　×

天際剛剛現出曙光，一陣急驟的剝啄之聲忽然由門上傳來，小玉雖是一夜狂歡，警覺性依然高於常人，敲門之聲才入耳鼓，她已一躍而起道：「快，相公，只怕出了事了。」

他們匆匆着上衣衫，帶好兵刃，及趕到客廳，鐵秋霞小鎖子已雙雙迎了上來！

北宮琦道：「出了什麼事？」

鐵秋霞道：「有人叫門，小莉去瞧看了。」

片刻之後，小莉引進來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他的衣着雖是破舊，神情倒是頗為軒昂。

雙拳一抱，向小玉行了一禮道：「金童參見玉姑娘。」

小玉道：「不必多禮，是不是出了意外？」

金童道：「是的，昨晚官兵圍住曹大爺的宅子，曹大爺他——」

小玉面色一變道：「曹大爺怎樣了？快說！」

金童道：「曹大爺被官兵的火器所傷，在力殲數人之後，終於奮戰而死。」

小玉說道：「官兵為甚麼會找上曹大爺？」

金童道：「這就不知道了，依小的斗胆猜忖，咱們會裏可能出了奸細。」

小玉略作沉吟道：「這話有點道理，你去告訴劉三爺，叫他通知各路兄弟小心在意，在沒有得到我的指示之前，一律停止活動。」

金童說道：「是，玉姑娘還有甚麼吩咐？」

小玉道：「你探聽各路兄弟的情況之後，快來告訴我，去吧！」

金童道：「是，小的告退。」

待金童離去之後，小玉長長一嘆道：「曹英捐軀，今後武漢方面又少了一個領導的人材，哦，霞妹子，妳們快收拾一下，此地雖是隱秘，難保不出岔子，咱們要作隨時撤離的準備。」

鐵秋霞道：「玉姊姊說的是，妳去做早餐，小莉，咱們去收拾一下。」

她們剛剛收拾了一下，一陣急驟的拍門聲又響了起來。

小玉微微一怔道：「帶上包裹，咱們由上面前去瞧瞧。」

他們由天井躍登屋面，奔到前面一瞧，原來是金童去而復返。

小玉躍下地面道：「金童，又出了甚麼事？」

金童道：「有一隊手執火器的官兵向這兒來了，玉姑娘，咱們快逃。」

小玉面色一沉，然後又冷哼一聲道：「能夠找到我這兒，滿虜的狗腿子之中大有能者，這趟武漢之行總算不虛。」

金童道：「快走吧，玉姑娘，再遲就來不及了。」

小玉道：「好，咱們走。」

她領頭一陣急馳，由僻靜之處越城而出，逕向黃鶴山上奔去。

在一座山峯之下，有三五戶人家，這般竹籬茅舍的主人，大半都是生活清苦的農夫。

小玉對此地似乎十分熟習，她領着北宮琦等一逕向其中的一幢茅屋走去。

「爹，爹，玉姑娘來了——」

一名頭梳雙辮，身着土布衣褲的女孩首先瞧到了小玉，她翻身就跑，向屋裏大聲招呼着。

茅屋裏的人出來了，老老少少的有十多口子，其中一名滿頭銀絲，年逾七旬的老婦領先迎了過來。

「玉姑娘，是那陣風把妳吹來的？一幌三四年，妳可想死老身了。」

「對不起，大娘，玉兒也一直惦着你，可是就抽身不開。」

一名身材魁梧的大漢向小玉雙拳一抱道：「久違了，玉妹子，有話請到屋裏再聊。」

小玉微微一笑道：「三四年不見了，郭大哥英姿不減當年，咱們應該好好的聊聊，不過還要請郭大哥派人到山頭上瞧着一點。」

郭姓大漢只是微一怔神，立即哈哈一笑道：「娘請陪着玉妹子他們進去歇着，外面的事交給孩兒就是。」

白髮婆婆道：「玉姑娘放心，到這裏來就不會有事了。」

同時揮手叫其餘之人散去，該幹甚麼就幹甚麼，無論遇到何種情況，不得現出半點驚恐。

她將小玉等一行請了進茅屋，原先遇到的那個雙辮小姑娘已為他們遞來幾碗茶水。

草堂雖是不大，但收拾得纖塵不染，小玉環目瞥了一眼，道：「大娘，大嫂跟小槊呢？」

郭大娘道：「到山後摘豆子去了，一會兒就回來，這幾位是……」

小玉當即介紹了北宮琦夫婦，並將這幾戶農家的淵源說了出來。

五十年前，無雙俠女周雨桐，在長江大河之間，闖出了不小的名頭，不幸以武犯禁，終於落得繫身囹圄，當時的父母官郭梅風，是一個胸懷大志的青年，他同情無雙俠女，極力替她開脫，然後他們結為夫婦，並棄官歸隱田園，在天國兵陷武漢之際，郭梅風業已仙遊，郭大娘周雨桐却率領子弟為天國盡了不少心力……

北宮琦雙拳一抱道：「大娘俠肝義胆令人敬佩，此後滿虜未加追究麼？」

郭大娘道：「老身當時只不過為天國收集敵情，傳遞消息而已，由於行動隱秘，知道老身的不多。」

小玉道：「大娘當時只跟我娘接頭，所以行跡不致洩漏，哦，大娘，咱們有點餓了，有沒有甚麼吃的？」

她語聲甫落，一名中年婦人，帶着一名十六七歲的孩子走了進來，道：「玉姑娘眞是稀客，吃的有，請稍等一下。」

中年婦人是郭大娘的媳婦邵玄姑，那十六七歲的孩子，自然是她的孫子郭小槊了。

小玉急忙迎着邵玄姑道：「進門就要吃的，希望大嫂不要嫌棄小妹這惡客。」

邵玄姑道：「怎麼會，請都請不來呢，娘陪玉姑娘聊聊，媳婦這就去做飯。」

小玉道：「大嫂，我幫妳。」

邵玄姑道：「不敢勞動，鄉下沒有甚麼好吃的，一會兒就好，妳還是跟娘聊聊吧！」

小莉道：「大嬸，小婢幫妳吧，不過小婢粗手笨脚，只能做一個手下。」

邵玄姑笑笑道：「我再不要妳幫，妳必然不會願意，好吧，咱們走。」

片刻之後他們開始吃飯，郭大娘也陪着吃了一點，飯後郭大娘的獨子郭剛也回來了，他是對村裏的人手作了一番佈置，並派人在要衝之處加以守望。

小玉一來就麻煩郭家老少忙碌，不由歉然道：「麻煩你了，郭大哥，眞有點不好意思。」

郭剛道：「別這麼說，玉姑娘，咱們同仇敵愾，為妳盡點力是應該的，你放心住下吧，只要虜軍敢來，咱們必然殺他一個片甲不回。」

小玉道：「不，郭大哥，你千萬不能這麼做，咱們只是暫時避一避，不想牽連郭莊，要是發現虜軍咱們就走，天地如此之大，他們奈何不了咱們的。」

郭剛道：「他們如果侵犯了本莊，那就是咱們的事了，郭氏子弟如若畏死逃避，如何對得起本門的祖宗。」

小玉道：「不，郭大哥，話不能這麼說，如若你憑血氣之勢，使郭氏子弟受到無謂的犧牲，又能對得起郭氏的祖宗麼？咱們與滿虜民族的鬥爭，自清初以來，民間志士屢仆屢起，抗清工作就從未間斷過，現在滿人氣數將盡，咱們要留有用之身，為光復神州而努力，小妹這點拙見不知郭大哥是否同意？」

郭剛面現愧色道：「玉姑娘見識超人，實在愧煞咱這些昂藏鬚眉，好一個為民族留有用之身，郭剛拜領你的贈言了。」

郭大娘微微一笑道：「娘平時告訴你養氣修身，待時而動，這養氣的工夫你始終沒有作好，現在經玉姑娘這一教訓你總該明白了吧？」

郭剛神色一肅道：「娘放心，兒子完全明白了。」

郭大娘目光一轉，瞅着鐵秋霞道：「姑娘姓鐵？」

鐵秋霞道：「是的，前輩。」

郭大娘道：「鐵仲禹鐵仲元兄弟與姑娘可有淵源？」

鐵秋霞道：「是家伯及家父。」

郭大娘雙目暴睜，向鐵秋霞冷冷一瞥道：「姑娘原來出身神捕世家，老身倒是失敬了。」

小玉見郭大娘神色不對，知道她必然與神捕世家存有甚麼恩怨，急忙咳了一聲道：「大娘，小玉不知道妳老人家與鐵門有什麼過節，但要將霞妹子的一切向大娘說個明白……」

接着她將鐵仲禹接交權貴，將鐵秋霞迫婚方世寶，以及鐵秋霞假死，嫁給北宮琦，他們夫婦出生入死，為拯救民族而冒險犯難的事蹟說出。

郭大娘聽完小玉的陳述，這才霽顏一笑道：「難得，難得，老身險些誤會北宮夫人了。」

鐵秋霞道：「大娘言重了，秋霞有虧孝道，未能善盡兒女之責……」

郭大娘擺擺手道：「這不能怪妳，師門五年諄諄教誨，都不能改變他們熱衷名利之心，妳作子女的又如何能夠改變他們的心意！」

小玉道：「大娘，鐵門雙老莫非與大娘有些淵源？」

郭大娘道：「何止有些淵源，咱們還是同門呢。」

小玉一怔道：「聽說鐵門武功出於祖傳，莫非傳言有誤？」

郭大娘道：「鐵門以蟠龍脚，流星七錘，飛虹九變等三種絕學震撼江湖，除了蟠龍脚是鐵門祖傳，其餘兩項都是獲自師門。」

小玉道：「原來如此，請問……」

郭大娘道：「此事說來話長，小琴子，跟奶奶把旱烟桿拿來。」

小琴子就是頭梳雙辮的小姑娘，聽得奶奶要講故事，他高興得飛奔着取旱烟桿去了。

×　×　×

這的確是一個故事，三十多年了，怎

能不算故事?

當時郭大娘已隨夫歸隱，不過她每年都會返回師門一次，去探她的恩師老漁夫褚長春!

這年殘臘將盡，年關在即，郭大娘夫婦駕着一輛馬車，帶着孩子郭剛，以及許多年貨，準備住在師門，跟師父一起過年，因爲老漁夫終身未娶，也只有她這麽一個徒兒!

及到達師門一瞧，才知道師父新近收了一對徒兒，他們是同胞兄弟，大的名叫鐵仲禹，小的名叫鐵仲元。

這對兄弟是帶藝投師，武功已有不凡的成就。

添丁進口，這是一件喜事，但郭大娘却不以爲然。

知徒莫如師，郭大娘的心事，老漁夫褚長春自然瞧得出來，因而他們這一對師徒，曾經作了一次單獨的談話。

「桐兒，妳似乎對兩位師弟都不太滿意?」

「是的，師父。」郭大娘周雨桐直率的回答。

「唉……」老漁夫褚長春在一聲嘆息之後，道：「爲師知道他們資質較差，很難接受我的衣鉢，但人材難覓，也要靠一個緣字，再說師父年事已高，只怕很難熬過三年五載了。」

人老了壯志就會消沉，作事處處將就，他說出了一個落寞老人的心聲，郭大娘還能說些甚麽?

不過她在一陣沉吟之後，該說的她還是說了出來。

「師父，請原諒，事關師門的絕續及聲譽，徒兒有話不能不說。」

「好，妳說吧。」

「他們的出身是神捕世家……」

「這個爲師的知道，神捕世家雖是獻身公門，但他們的宗旨是除暴安良，安定社會，與一般公門中人絕不相同。」

「師父說的不錯，這的確是神捕世家奉行的宗旨，不過每一家族都會有亢宗之子，也有庸碌愚蠢的不肖子孫，遇到這兩類後人，他們能不能繼續奉行家傳的宗旨就很難說了。」

「這個……」

「師父，你老人家難道瞧不出來?那鐵仲禹鷹瞬狼視，顧盼生威，此人不只是熱衷名利，可能還生性殘忍，師父如若將本門絕藝傳給此人，後果怎樣徒兒實在不敢想像。」

老漁夫沉默了，半晌才長長一嘆道：「師父當眞老了，這件事本該事先跟妳商議一下的。」

郭大娘道：「師父不必自責，也許只是徒兒的多慮，好在來日方長，你老人家不妨慢慢的考查再作決定。」

老漁夫褚長春接納了郭大娘的勸告，在此後漫長的五年之中，對鐵仲禹兄弟作了十分深入的考查。

他斷定這對兄弟不只是熱衷名利，鐵仲禹更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

因此，他只傳了他們兩種功夫，本門獨步武林的無雙絕藝，並沒有傳給他們。

其實他所傳的流星七錘及飛虹九變，也是震撼江湖的武林奇學，只要習得這兩項絕學，在武林中的對手已然不多。

這是郭大娘的故事，她講到此處就停了下來。

小琴子覺得故事不够完整，因而詢問道：「後來呢?奶奶快講嘛。」

郭剛道：「話講多了會累的，先讓奶奶歇歇。」

郭大娘道：「累倒不累，不過故事的大概是這樣的，你們如果有什麽不明白，不妨提出來詢問。」

小玉道：「小玉跟大娘相識這麽久了，到現在還不知道大娘的門派，大娘如果方便說……」

郭大娘道：「方便，當然方便，本門名叫天羅門，是一個鮮爲人知的門派。」

小玉愕然道：「天羅門?小玉曾經聽我娘說過，娘說天羅門的武功別走蹊徑，既玄奧又厲害，兵刄是一張魚網名叫天羅棍，不過只有衣鉢傳人才能習得天羅棍的武功。」

郭大娘道：「不錯，妳娘是老身在武林中惟一的知己，所以她對本門之事多半明白。」

小玉道：「可是我娘並未提到鐵門二老之事，想來他們必然沒有獲得天羅棍的傳授了。」

郭大娘道：「當然沒有，唉，他們却因此心生恨意，竟在五年後的一個深夜，做出了大逆不道的弒師惡行……」

鐵秋霞忽然掩面而泣道：「不，我不信……」

郭大娘一嘆道：「我也不願相信，但却無法推翻事實。」

小玉問道：「大娘，妳當時也在現場嗎?」

郭大娘道：「不在，老身是在兇案發生的次日午後趕到的，先師身插雙劍，均中要害，如若他們將長劍抽出，先師必然早巳死亡，可惜他們插劍未抽，使老身得以聽到先師的遺訓。」

小玉道：「貴門的武功秘笈必然被他們取走了?」

郭大娘道：「沒有，本門的武學寶典天羅譜，以及用天蠶絲做成的兩條天羅棍，是本門至高無上的鎭派之寶，如此重要的寶物，豈是他們能够找到的。」

小玉長長一吁，像是鬆了一口大氣。

郭大娘接着道：「當老身奉師命到秘室之中取出本門鎭派之寶時，發現其中多了一件東西……」

小玉及北宮琦夫婦沒有人敢出聲打岔，只是靜靜的等候下文。

郭大娘向他們瞧了一眼道：「老身知道，能够被先師收藏在秘室之中的，必非等閑之物，因而一併取出陳放於先師的身前……」

這位老婦人似乎已沉緬於往事之中，他呆呆的瞧向遠方，眼眶之內顯得一片潮濕!

空氣十分沉悶，草堂靜靜的幾乎落針可聞!

良久，郭大娘才慢慢地回過神來，語音也顯得高了一點，說道：「先師瞧到本門鎭派之寶，不由精神一振，他老人家將天羅譜及天羅棍交給老身，物色本門傳人，振興本門武學的重担也就落到老身的頭

上來了。」

小玉一嘆道：「聽說天羅門選徒過嚴，以致人材凋零，時常發生無以爲繼的現象，依小玉拙見，大娘如若不能訂一套寬嚴適中的收徒規定，振興貴門武學只怕頗爲不易。」

郭大娘道：「玉姑娘說的對，老身也有同感。」

她忽然語氣一轉，瞅着北宮琦說道：「老身有一點請求，希望北宮公子能够答允。」

北宮琦道：「只要晚輩能力所及，前輩儘管吩咐。」

郭大娘道：「好，剛兒，去將無鋒血劍取來。」

郭剛道：「是，娘。」

他轉身進入內室，片刻之後，携來一隻長長的錦袋，雙手奉給郭大娘。

郭大娘接過錦袋，目注北宮琦道：「本門的兵刄是天羅棍，沒有人使用寶劍，也無人習過劍道，但先師却能教給鐵仲禹兄弟飛虹九變絕代劍術，北宮公子可知道這是甚麽原因?」

北宮琦道：「智者無所不能，令師武學通玄，胸羅萬有，創造幾招絕代劍法，應該不算難事。」

郭大娘點點頭道：「公子說的是，不過先師如非獲得這柄無鋒血劍，也不會興起研創劍招的念頭。」

小玉道：「無鋒血劍必然是一種神兵利器了，但武林之中似乎從未聽過它的傳說。」

郭大娘微微一笑道：「它的確是一件神兵利器，但它却沒在江湖上出現過。」

小玉道：「這就難怪了，請問大娘，它究竟是怎樣一種神兵?」

郭大娘道：「它既然稱爲無鋒血劍，自然是一把寶劍了。」

小玉道：「這個我知道，我是說它的神奇之處是什麽?」

郭大娘道：「別急，讓老身慢慢告訴妳。」

她似乎整理了一下思緒，才繼續說道：「當年先師漫遊長白，在天池附近發現一塊類似劍形的紅色鐵塊。」

北宮琦道：「聽說天池是火口湖，係早年火山噴出的岩漿所形成的。」

郭大娘道：「不錯，先師懷疑那劍形紅色鐵塊，是由地心噴出，但歷經漫長的歲月，仍然其紅如火，鮮艷奪目，難免引起好奇之心，如若將它加以冶煉，鑄成一種兵刄，豈不是武林一絕?」

北宮琦道：「好辦法。」

郭大娘道：「但先師將它帶回之後，經過無數次的冶煉，想盡各種方法，都無法動它分毫。」

小玉道：「那怎麽辦?」

郭大娘道：「先師雖是未能改變它的形態，却發現了它一樁特異之處。」

小玉道：「哦。」

郭大娘道：「以眞力貫注那劍形紅鐵之上，它會紅光暴漲，遠達丈外，光綫所及，無堅不摧，當代任何神兵利器，也無法與它相比。」

小玉啊了聲道：「會有這麽神奇?」

郭大娘道：「是的，因而先師才將它安上劍把，配上蛟皮劍鞘，使它實至名歸，當作寶劍使用，此後並殫精竭慮，費時二十餘年，完成了兩項武功。」

小玉說道：「其中一項必然是飛虹九變了?另一項莫非也是震撼江湖的無雙絕學?」

郭大娘道：「是的，另一項是馭劍之術，配合這把無鋒血劍，威力之强，當得上世無其匹。」

小玉說道：「曠代絕學，無雙神劍，在當代武林之中，天羅門將不作第二人想了。」

郭大娘道：「妳說錯了，玉姑娘，本門天羅武學原巳獨步江湖，並不需要其他武功之助。」

小玉面色一紅道：「這是小玉失言，請大娘多多鑒諒。」

郭大娘微笑着道：「老身並不怪妳，不過我要將其中的原因說個明白。」

一頓接道：「先師因爲結了善緣，巧獲這柄曠代神物，就必須配以絕世武功，然後留贈有緣，以完善果，這就是本門雖是從不用劍，先後仍以二十餘年的時間，精研劍道的原因。」

小玉道：「聽大娘這麽一說，小玉不只是茅塞頓開，而且對令師的武德及胸襟，感到無比的敬佩。」

郭大娘忽然一肅道：「老身請求北宮公子的就是接受老身的贈與，做這把無鋒血劍的主人。」

北宮琦啊了一聲道：「這個使不得，晚輩不能接受。」

郭大娘道：「爲甚麽，公子。」

北宮琦道：「無功不受祿，前輩的贈與太重了，晚輩不敢接受，再說此等神兵利器，必須有德者才能居之，晚輩年歲太輕，德薄能鮮，此等武林異寶，必然無福消受，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是晚輩不能領受的第二種原因。」

郭大娘道：「公子太過謙虛了，你獻身復興民族大業，幾度出生入死的立下不少奇功，這無功不受祿的理由就不能成立，至於第二點麽，咳，那些交際詞令公子就不必說了。」

北宮琦道：「前輩，郭氏子弟英才輩出……」

郭大娘不待他說完就擺擺手道：「天羅門下不習劍道，莫非公子忘了?」

小玉見郭大娘出自誠心，因而相勸道：「大娘說過，這是一個緣字，我看你就不必推辭了。」

郭大娘道：「不錯，當年鐵氏雙老無緣獲得神物，他們不惜大逆弑師，依然無法如願，拿去吧，公子，馭劍心法也在錦袋之內，希望你好自爲之，老身的確有點累了，你們慢慢聊吧。」

×　×　×

人有時會倒些莫名其妙的楣，有時也會走些莫名其妙的運。

現在北宮琦就在走運，神劍絕藝，不求自來，當得是上上大吉之運。

×　×　×

小玉是一個講求實效的女人，北宮琦獲得無鋒血劍以及馭劍心法，她就逼着他立即閉關苦練。

馭劍是以劍氣傷人，劍氣的强弱和遠

近，就要看各人的功力了。

北宮琦習會了崑崙絕學風雷哮天，此時再練馭劍之術，應該是事半功倍的，所以小玉只給他三天時間，希望他閉關三天之後，就可以使無鋒血劍揚威江湖。

這三天一直是小玉陪着他，一切生活起居，都由小玉負責照顧。

好在他沒有讓小玉失望，三天不到他已經習成了這項絕世神功。

以他這點年齡，是應該引以自豪的，當他啓關之際，他自然會心情愉快而神采飛揚了。

但，他開門第一眼瞧出，竟使他神色一呆。

原來他瞧到一對像核桃般的淚眼。

她是小鎖子，丈夫喜獲神功，她的雙眼却哭得像一對核桃。

「爲甚麼？鎖子，莫非妳……」

是的，他的確應該問她爲甚麼，難道她不願自己的丈夫神功無敵，成爲天下第一人？

「別誤會，相公，是霞姐姐她……」

「她怎麼了？」

「死了！」

「甚麼？她死了！不，不……」

他像一股狂飈向鐵秋霞的臥室撲去。

這茅屋不大，一眼就可以瞧得明明白白。

室內沒有屍體，也沒有一個活人，他翻身奔出臥室，迎面遇到跟踪而來的小鎖子。

「妳快說，鎖子，究竟怎麼回事？」

「我會告訴你的，不過你先吃點東西再聽我說，好麼？」

「不，我不餓，妳先告訴我。」

「好吧……」

× × ×

鐵氏獻身公門已歷數世，鐵氏子孫也都能保持清白家風，不因名利而失去武林中人的本份。

但名利究竟是一種令人响往的東西，古往今來，有幾人能够擺脫它的誘惑？

平心而論，鐵仲禹兄弟熱衷名利未可厚非，但數典忘祖，甘爲奴才，進而出賣民族，屠殺同胞，那就是罪無可恕的民族罪人了。

鐵秋霞偏偏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偏偏又遇到一個英俊倜儻，滿腔忠憤的北宮琦，她注定了是悲劇中的主角，不幸的結局自然難以避免！

當鐵秋寧自裁之後，她的心情已陷入極端惡劣之中，現在又要與伯父兄長期爲敵，此等錐心蝕骨的痛苦，叫她如何能够忍受？

因此，當北宮琦閉關之後，她就留下一封文情並茂，而又沉痛萬分的絕筆，希望以死諫能使他的父兄放下屠刀，回頭向善。

此時初更剛起，她已來到武昌城裏，在一幢高大房屋後院，她悄悄越牆而入。

此地是鐵氏父子臨時的住處，屋主姓杜，也是官場中人。

武昌城山雨欲來，呈現着一片緊張的氣氛，這幢房屋也陰森的，令人有着毛髮悚然的感覺。

鐵秋霞越過院牆，脚尖剛剛着地，兩縷劍風已分左右襲了過來。

她沒有打算活着回去，但對這種一聲不吭的出手偷襲，却也大爲反感，鐵氏名滿朝野，鐵門弟子怎能專做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於是她嬌軀一擰，讓過兩柄長劍，同時右臂急伸，擊出一記流星錘，再捷身出腿，一記蟠龍脚已像狂飆般踢了出去。

她使的全是鐵門武功，但能够避過她這一錘一脚的縱使是鐵門雙老也不能够。

攻擊她的兩名鐵門弟子自然倒了下去，他們只是兩個二三流脚色，自然連避讓的機會都沒有。

鐵秋霞沒有瞧看他們一眼，一對精芒迫人的眸子却投向一片陰影。

她早已發覺那兒有人，可能還是鐵門的重要份子。

她沒有猜錯，那人的確是鐵門的重要份子，除了鐵氏雙老，就以他地位最高。

此時他由陰影之中走了過來，舉步頗爲從容，速度却不太慢。

瘦高的個子，皮包骨的面頰，一雙烱烱有神的眼珠，冷冷的向鐵秋霞瞧着。

「妳是誰？」

「我？炎黃子孫。」

「哦，妳知道我是誰？」

「要是不知道名震江湖的鐵秋光大俠，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

「妳是那一門下的弟子，爲甚麼會使本門武功？」

「鐵大俠認爲我使的是蟠龍脚？」

語音甫落，右腿倏的飛起，嘭察一聲巨响，她身側碗口粗細的一株樹幹，已齊腰折斷倒了下去。

（未完）

錦衣衛的武功

嚴霜

清廷經常養活一批特務，那種特務等於今日的占士邦，他們不必隨身携帶武器，稍爲動手，就置人於死，可見武藝高強，並非一般拳師所能做得到，這種特務有一個特殊的名稱叫做「錦衣衛」，表示他們所穿的衣服特別漂亮，能够充任皇帝的侍衞，在官職方面等於京官裏面的四品官，要是做了錦衣衛的侍衞長，就等於二品官了，可見聲勢赫赫，那種錦衣衛經常服侍皇帝，以寡敵衆，甚至空手奪白刃，當然武功方面非常高深，究竟他們平時學的是那種派別呢？何以他們的武功特別出色呢？這些問題不易回答。

曾經做過雍正皇侍衞的一名高手白泰官，他本來是江南八大俠當中的一個，爲了反清復明，潛入禁宮之內投身侍衞，做了雍正皇的爪牙，後來他終於揭露身份，跟雍正皇展開血戰。雍正皇死於呂四娘的劍下，他有很大的功勞。向來沒人知道錦衣衛如何練武的，只就除了白泰官，白泰官曾經離開禁宮，私訪江南八大俠，談及此事，他有個頗爲簡單的敍述，留傳下來

，我試把它寫在這裏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照白泰官稱述，清廷錦衣衛並非單獨學習某一種派別的，而是選擇南北各門各派最毒辣的招式分別練習，起碼懂得二百多種散招，務求一招取勝，因爲他不想纏着搏鬥，故此沒有整套拳脚，至於錦衣衛練武的重點，就是一雙手，除了揮拳插掌，打沙包，以及用掌插石插沙，力求拳掌有勁之外，還要練習橋手，甚至上半截的手臂也要苦練，務求快而準，直到一雙手能够跟木棍搏鬥，絲毫不會感到痛楚，然後大功告成。

既然一雙手堅實如鐵，那就可以盡量施展貼身搏鬥的絕招，把敵人步步迫近，使他無從變招出擊。爲了應付貼身搏鬥，錦衣衛集合了幾十個陰險毒辣的絕招，放在僅有一尺那麼短的距離展施出來，這種招式全部歸入「尺拳」門下，凡是懂得在一尺之內那麼短的距離發招傷害敵人，那就有資格列入錦衣衛的陣營。

這一類的招式殊不容易施展，可是，明白它的道理，便有辦法施展出來，錦衣衛最常用的一招叫做「冲天炮」，突然標馬上前，接近敵人，跟着用右手握拳，由上邊劈下來，劈到小腹那麼低，突然伸到上邊去，那一拳向對方下頷出擊，由下邊打到上邊去，故此稱做冲天炮，那時兩人的身體非常貼近，這一拳先劈後冲，假如敵人先行發招，給他劈低，再度冲上，那就難以招架，反之，對方毫不知情，他一劈落空，跟着向上冲打，也是無法招架的，錦衣衛施展這一招，並非兩個臉孔相對，而是側身出擊，因此他受擊的面積較細，再又因爲側身取勢冲擊，那一拳更有份量，對方如果躲閃不及，被冲天炮一拳擊中下頷，登時暈倒，倘若發招的人想一招奪取對方的性命，那一拳就不是向對方下頷出擊，而是對準敵人的骨上喉核，不消說，那是更加厲害的，喉核是軟骨組合，利用那塊軟骨壓住氣喉，才可以呼吸，假如它給人一拳打碎，便會無法呼吸，非死不可，一向練武之人，很少使用這種絕招去打對方喉核的，只是錦衣衛例外，因爲他們奉旨殺人，沒有人能够指證他是兇手，故此無法無天，恨不得每此出手都是一招攞命。

武林裏面有幾種戒條，不准挖眼，打喉，以及抓下陰，至於錦衣衛，偏偏要採取這種毒辣的手法，那是他們練習赤拳所抱的目的，此外，還因他們已經練到兩手如鐵，接近敵人之際，雙手忽上忽下，直劈橫劈，好像幾條短棍在眼前飛舞，等閒之輩固然無法招架，就算拳師也摸不透這種拳脚，難以抵擋，更加談不上反攻，萬一有人招架得來，錦衣衛就提起一條腿往下一踏，踏中脚背，對方的五隻脚趾登時拆骨，痛澈心肺，這一下跋踏功夫，是他們苦練出來的，隨意一脚踏下去，就把三寸厚的階磚踏裂，一個人的脚趾當然比不上階磚那麼結實，任何拳師吃了這一脚，必然五隻脚趾的骨頭裂開，流血不止，那時鬥志全消，這種踐踏的招式，也是他們研究出來的一種絕招，假如一脚踏空，順勢把那一條腿提高，由於兩人相距僅有一尺，便可把膝頭向對方的下體撞擊，要是這一脚也落空，索性向高處踢去，可以一脚踢中對方的下頷，一招三變，快如閃電，沒有苦練過的人，簡直無法想像得到。

錦衣衛的脚法非常凌厲，除了普通的穿心腿，攔腰腿，以及飛踢到額角那麼高的掛眉腿之外，還有另外一招稱做「盤龍脚」，也是非同小可的，這一招如此施展，跟敵人相鬥，覺得難以取勝，索性擺出怯戰的模樣，突然轉身，整個軀體向前仆倒，敵人看了可能發生錯覺，以爲他已經戰敗，急於逃走，却又滑脚跌倒，殊不料這是誘敵之計，敵人追上來，便即暗中發力，就用左右兩隻手支持整體的體重，向後一標，兩條後腿一齊向對方腹部和胸部撐去，有如較剪一般，隨便一脚踢中要害，對方即時倒下來，這一招叫做盤龍脚，能够用兩手壓地支持整個身體的體重，已經不容易，何况支持體重之外，還要向後標出兩條腿來，但是非常銳利，能够踢傷敵人，更加難以辦得到，就算錦衣衛所有人能够施展這種脚法。

錦衣衛非常自負，平時不帶任何武器，假如對方猝然拔刀出擊，他就要施展空手奪白刃的招式，企圖搶奪對方的刀劍，這是事實，假如徒手跟短劍小刀作戰，有機會奪取對方的武器，假如對方所握的是一棍單刀，刀身長達三尺過外，想奪取這把刀就非常困難，故此，錦衣衛必須施展上述的盤龍脚，反身一脚踢去，而且踢在對方腿彎後面，使他站不穩，連人帶刀跌下來，才有把握奪刀。

這種盤龍腿的招式跟上文說的情況相似，但却並非絕對相同，由於奪刀必須誘敵，故此，仆倒的時候並非用背脊向着敵人，而是自己的頭跟敵人非常接近，這樣做才有機會誘惑對方發招，一刀迎頭劈下，殊不料那一棍單刀還沒有劈到頂上來，錦衣衛已經突然轉身，把兩條腿向對方前鋒馬或後脚的脚彎踢去，快慢之間，必須計算得非常準確，慢了一秒，便會喪命，假如踢出去的一脚沒有勁，踢中對方，雖然跌倒，但却刀不離手，仍可翻身再鬥，那又徒勞無功。

另外一招就是忽然迎面跌倒，雙手剛剛接觸地面，便即借力向上飛躍，隨即踢出連環鴛鴦腿來，或者踢刀，或者踢人，一脚踢中，便有機會奪刀。這一類絕招都是空手奪單刀所必須學習的，錦衣衛閒來無事，經常聚在禁宮之內研究這類的招式，務求苦練多時，能够實用，普通的拳師所沒有想像得到的招式，他們最受歡迎。

錦衣衛可以說是武功當中最厲害的一種，他跟人搏鬥，往往施展非常凌厲的招式，並不保護自己，全部展開攻勢，假如他能够施展二龍爭珠的一招挖對方的一雙眼，自己却給對方用蝴蝶掌打傷，他仍肯樂意去做，就因爲他的職責保護皇帝，必須第一招就把敵人殺傷，甚至同歸於盡，也在所不計。

白泰官口中說的錦衣衛，如此練武，使人驚異，至於白泰官本人，身爲江南八俠，而且在錦衣衛裏面也是頂尖兒的角色，當然他的武功更加出類拔萃，在江南八大俠當中，武功最好的是甘鳳池，白泰官坐第二把交椅，可見他確實有些特色，然後能够在武林站得穩，並非純盜虛聲。

—完—

神州奇俠故事

溫凉玉·文
盧令·圖

江山如畫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由於權力帮衆把丹霞山包圍，先梁斗等人而至別傳寺的朱大天王麾下的柔水神君及五劍神叟，巳化敵爲友，團結一致，協同固守該寺。權力帮衆在屈寒山的指揮下，雖三番四次發動攻勢，但對方負隅頑抗，所以屢攻未逞。深夜，衝鋒頓挫，月華如水，梁斗與柔水神君等人，在大殿圍爐煮酒，惟大敵當前，亦處變不驚。他們一邊喝酒，一邊研討敵情，共商應敵之策，間或談論一些武林往事，江湖恩怨，大家笑談自若。而寺外則一片死寂，毫無動靜……

丹霞戰雲湧　名山成焦土

火光冲天

寂靜得可怕。

夜深深，外面一片死寂。

悶熱。李黑勉强笑道：「哈！你猜他們在外邊做什麼？」說着竟淌下如豆大汗來！

唯獨梁斗斟酒。

酒盈盃，梁斗盛杯向黑夜圍牆外朗聲笑道：「諸位在外面餵蚊，吃風，在下等却在溫暖室中，煮酒論英雄，失敬怠慢之處，尚情見諒，在下僅以一盃水酒，以饗諸君。」說着一乾而盡。

夜沉沉。

寂無聲。

月巳過中天，正是：

午夜時分。

× × ×

空氣燥悶至極。

萬籟無聲。

忽然「噓」地一聲，四壁燭火火焰忽然變綠、吐長。

衆人臉色忽然轉青。焦辣之味襲鼻而至。

柔水神君忽道：「不好。放火！」

語音未畢，牆外火光冲天而起。

一時間，圍牆外四處無一不起火。

火光照亮天黑，月黯無芒。

在火光閃動中，佛像深沉而詭秘。

衆人在極端燥熱中臉色更閃動不定。

梁斗悄聲地問道：「神君可否以水尅火？」

柔水神君望向外面火光冲天，聲勢之雄，實是驚人。沉聲道：「不行。」

衆人驚異地望向柔水神君。

柔水神君搖首道：「我可引水熄火，但必須要有水可引，而今他們先在牆外放火，斷了水路，我無法可施。」

火勢越燒越熾，却未燒進門牆來。

蕭秋水忽道：「火不可能燒進來。」

阿水和殺仔不耐煩地急問道：「有什麼理由麼？」

「權力帮還跟我們有親不成？」

蕭秋水道：「權力帮困住我們，是要奪『無極先丹』，不敢衝進來，是怕邵前輩在，他們非其敵手。」

勞九沒好氣的道：「這又跟火燒進不進來有何關係？」

梁斗却微笑道：「他說得對。火若燒得進來，縱燒死我們，『無極先丹』也沒了。」

柔水神君望着火舌也頷首道：「不錯，火勢不是向內，而是向外的；」隨而讚歎道：「這樣巧妙的火，也只有『火王』祖金殿才放得出來！」

× × ×

吳財如釋重負，道：「那我們不怕這火哪。」

柔水神君却臉色森然，道：「『火王』放這把火，有什麼目的，我到現在還弄不清楚。不過至少有一個目的，是要我們致命。」

大肚和尚奇道：「他還是要燒死我們麼？」

柔水神君冷冷道：「不是。」

大肚和尚瞪眼道：「那還怕什麼？」

柔水神君冷然道：「他想窒息我們。」看了看不解的衆人，又道：「他把別傳寺四週放火，會造成處于中央的我們悶死，因爲强烈的四面火舌會把中間的空氣燃燒清光，這不用火燒，亦會致命的。」

洪華鐵着臉色道：「那……那我們怎麼辦？……」

大肚和尚吆喝：「不如衝出去！」

梁斗一揚手道：「且慢。看來神君胸有成竹。」

柔水神君微微一笑：「成竹不敢當。但要不窒息，這還不難。這裏雖水力不夠；」柔水神君目注金佛像前左七步之遙，注視地上緩緩道：「往那兒掘七尺，即有泉水湧上，讓身淋濕，即可換取清新空氣，雖不可久，但對方也無法維持久燃，至少還悶不死咱們。」說着目光含笑道：「在這硬地掘七尺深，憑諸位的功力，還不倒咱們，對不對？」

× × ×

火焰越來越黯淡，變綠，轉青，終於全熄。

四壁的燭火因空氣回復，而恢復原狀，火光淡黃，火舌穩定。

四周雖濃烟甚薰，但巳無剛才熱悶。

羅海牛忽發奇想道：「其實趁適才大火之際，權力帮中人也必退避三舍，咱們正好可衝出去，攻他個措手不及——」

蕭秋水不同意道：「你衝出去，他們正好在半山截殺，我們一方面要防火，一方面要防敵，實在太不划算。」

大俠梁斗同意道：「何況烈火耀眼，山腰黝暗，敵在暗，我在明，如此衝出去，則必敗無疑。」

柔水神君笑道：「若是烈火神君在，那倒好了，我知道他的脾氣，一定以毒攻毒，借火用火，運火攻了出去，所向披靡，鬥他個硬碰硬！」

火苗全熄，外面一片寂靜，焦辣之氣更襲鼻而來。

李黑問道：「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梁斗一笑道：「這要看他們先怎麼辦了。」

柔水神君道：「正是。」

× × ×

胡福等了老半晌，笑道：「看來權力帮還是在按兵不動中。」

李黑反笑道：「不如我們先闖出去惹惹他們。」

其實誰都看得出來，大家心中都不免被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勢所震懾、而緊張。

就在這時，梁斗忽道：「有人。」

柔水神君立即側耳傾聽，幾乎是在同時間，寺門有人輕敲。

有人在問：「有人在家嗎？」

再敲了敲，那人竟喝道：「敲敲門，你在不在，有人說你拉了柴……」

梁斗笑道：「有人來了。」

柔水神君也笑道：「大火故人來。」

梁斗道：「不能待慢客人。」忽見蕭秋水凝望神像，目光有異，問道：「你怎麼了？」

蕭秋水一醒，忙道：「沒……沒……沒什麼。」

梁斗道：「沒什麼就好了。大敵當前哦。」

第三次敲門聲又响起，只聽那人悠聲道：「有人在家嗎？要是沒人，我要進來囉。」

梁斗笑着長身而出，笑道：「慢着慢着，有人在家，你可不能不請自來呀，我就來開門了。」

那人笑道：「半夜來訪，有擾清夢，實抱歉之至！」

梁斗大笑道：「莫非不速之客，盍興來乎？」隨即低聲向衆人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既敢來，必有所恃，我去應付，」隨而望向柔水神君道：「敢勞雍兄替我掠陣。」

柔水神君誠摯地道：「這個一定。」

梁斗向柔水神君一抱拳，回身大步向前走去，一面朗聲道：「客敲月下門。在下等正在推敲之中，現刻即來迎駕了！」

× × ×

門「依呀」地開了，一個人寬容笑臉的走了進來。

一見那人，柔水神君臉色就變了。

變得很難看的鐵青色，好像一個人上了擂台，却發現對手比自己强十倍的那種難堪，但又不能自己走下擂台的樣子。

那人看見梁斗，笑着一揖道：「晚來天欲雪，能飲一盃無？」

梁斗笑䁖：「剛才大火，那來白雪？不過稀客來兮，却是酒逢知己千盃少？只不知尊駕是不是知己？」

那人很高興的笑道：「是不是知己，大俠飲了便知？」

大俠梁斗笑道：「可惜沒有酒。不如請移尊到裏邊去喝。」

那人却用手指按住嘴唇，「噓」了一聲，靜悄悄自衣袖裏掏出一隻小酒壺，悄聲道：「酒在這裏。」

梁斗皺眉道：「什麼酒？」

那人很高興地道：「好酒。」往前一送。

梁斗一手按住，酒壺另一爿，還在那人手裏。

兩人就頓在那裏，動也不動。

兩人依然笑嘻嘻的，像老朋友初見面

親暱的握手一般樣子。

然而柔水神君的臉色却變了，剎白一片，甚是難看。

蕭秋水禁不住問道：「來人是誰？」

這時柔水神君却不禁「呀」了一聲。

大家望去，只見梁斗與那人依然笑着，兩人俱拿着茶壺，外表不能察覺什麼，但仔細看去，兩人身外都有一道極難感覺的綠芒。

這綠芒映得兩人異常的笑臉，十分恐怖。

但兩人依舊笑嘻嘻，拿着酒壺。

柔水神君失聲叫道：「藥王！藥王來了！」

「藥王」兩個字，在「權力帮」來說，無疑就是「毒王」。「用毒之王」，毒王！

兩廣十虎、長江五劍叟齊失聲道：「藥王？」

——藥王來了，加上火王、劍王，聲勢大增，這裏如何還能守得住？

——權力帮的後援果然來了。

這時綠芒越來越盛，兩人臉色、衣飾越來妖異，柔水神君駭然道：「隔山毒牛、滲毒！」

內功中有「隔山打牛」者，乃借力打力，藉物打物，而用毒中更有藉一媒介體者，傳播毒性，用毒高手中，更有任意使用物件，達成藉物毒人之企圖。

柔水神君急得跺足道：「梁大俠實不該用手去觸摸那酒壺的。」

大肚和尚道：「可能梁大俠一開始並不知道他就是『藥王』呢。」

蕭秋水道：「我看是梁大俠想藉撫物之力，先把對手震傷，却不料對方施毒，梁大俠正用內力苦拚不下。」

柔水神君瞪了蕭秋水一眼，心裏也暗暗佩服這少年有見識。

這時，時李黑道：「我們何不去助梁大俠一臂？」

柔水神君斷然道：「不可。」

這時在綠芒中，梁斗額上已隱然佈滿汗珠。

柔水神君道：「萬萬不可。此刻梁大俠之內力，與藥王之毒性，正鬥得酣，有誰一旦闖入，此兩種毒力一定朝第三者介入，排山倒海壓來，神仙難活。」

衆人嘆息聲中，羅海牛又道：「我們可以過去，分散藥王心神也好。」

柔水神君長歎道：「可是我們一出現，權力帮自會派人增援，如此比鬥下去，反而讓對方知悉我們裏面並沒有那長老，那長老一旦不在，以他們軍力來說，再也不必顧忌了。」柔水神君又道：「他們這次先遣藥王莫非寃來，是作投石問路之功効。」

這時大俠梁斗的身體已抖了起來。梁斗的內力，也漸尅不住藥王的毒力了。

沒有人知道，蕭秋水心中在想什麼。

——其實蕭秋水也沒想什麼，只不過他決定了一件事。

他要救梁斗，不惜身死。

他喜歡梁斗，敬佩梁斗，覺得梁斗死，不如他代死。

所以他立意要出去，闖破梁斗與藥王的拚鬥圈。

這時梁斗的身子顫抖愈劇。

蕭秋水忽然就掠了下去。

衆人一驚，無及阻攔，蕭秋水已在場中。

蕭秋水雙掌平推而出，撞向酒壺。

他不顧到藥王身後去暗算他。

× × ×

莫非寃一見蕭秋水，却臉色大變。

見蕭秋水雙掌拍來，居然放開酒壺，向蕭秋水拜倒道：「帮主……」

這一來，壓力頓去，梁斗搶得酒壺，但發力無法收回，一口氣退了七八步，才立住樁子，手指不覺一運上力，「波」地一聲，酒壺頓碎，酒濺潑而出。

藥王一身功力，非同凡响，居然說放就放，原來武林高手拚鬥眞力，一旦交上手，任何一方若先撤手，很容易被對方勁力追打，或被自己回挫勁道所傷，莫非寃却說收就收，反令梁斗把持不住。

莫非寃跪下拜倒，蕭秋水雙掌拍空，却如丈八金剛，摸不着腦袋。

這一下子急遽直下，衆人爲之愕然。

蕭秋水奇道：「你……你……我又不是……」

莫非寃一聽聲音，猛抬頭，怒叱道：「你不是帮主！」

蕭秋水以爲一掌推出，自忖必死，不料有此局面，苦笑道：「我幾時是你帮主來着？」

那「藥王」大吼一聲，臉色倏變，這時只聽梁斗一聲輕呼，他的雙手已變成陰綠色。

莫非寃本來怒極，見梁斗如此，反而笑道：「哈！你假冒帮主來救他，不過，現在他還是中了我酒中毒，鶴頂紅，紅上變綠！哈哈哈哈……」

蕭秋水怒道：「你——！」

梁斗喘息、掙扎、走近，忽然撲倒，蕭秋水趕忙扶住，梁斗怒指「藥王」，嘶聲道：「你是『毒中毒』，莫非寃？」

莫非寃冷然趨前，傲笑道：「我是藥王。」

梁斗忽然道：「見鬼藥王！」

突然刀光一閃。刀光如電！

莫非寃臉色變了，色變同時，他身形已動了，他身形動時身上已標出了鮮血。

鮮血標出時，刀光已不見。

刀光不見時，莫非寃已倒飛退出去。

他一面退，一面捂住傷口，一臉都是怨毒之色。

刀光不見了，刀芒回到鞘中。

然後梁斗就倒了下去。

蕭秋水竭力扶着，只見梁斗臉有綠氣，喘氣急促。

只聽梁斗瘂聲道：「扶我回去，我要迫毒。」

蕭秋水即刻扶着梁斗回奔：——

這時蕭秋水想起唐大。

——在浣花劍廬中，被「百毒神魔」毒倒的唐大。

蕭秋水忽然覺得手心冒冷汗。

——這裏不能再有一個暗殺唐大的辛虎丘或康出漁。

× × ×

康出漁出現了。

他是扶着莫非寃退走的。

無疑康出漁並不是一個勇者，但莫非寃却是「藥王」。

「藥王」是「八大天王」中之一，而且還是李沉舟的親信。

單憑這個，想要立功的康出漁，再危險也會趕來救援。

其實以「藥王」所受的傷，無他救援也絕沒有問題；梁斗已中毒，他那一刀發出，雖够快，但已失却準頭，何況那莫非寃也閃得够迅速。

康出漁退走了，四周又寂靜了下來。

焦土攻勢

梁斗的喘氣已漸平息，他雙眸深深地望着蕭秋水，誰都看得出來的眼中深深感激之色。

「我出道以來，向不欠人恩，却欠你的情。」

「你今日不顧性命救我，他日我也可以爲你不顧生死。」

梁斗的功力未同小可，不一會，額頂白烟裊裊昇起，雙手暗綠，已逐漸退去，現出了緋紅色。

李黑喃喃道：「不行，不行。」

勞九跺足道：「這樣打下去，權力帮不斷增援，怎麼行！」

施月毅然道：「還是不顧一切，衝出去好。」

梁斗喘息嘆道：「唉……只怕不能衝了。」

羅海牛禁不住問道：「爲什麼？」

柔水神君冷冷地道：「你上圍牆去看看就知道了。」

羅海牛沉吟了一下，跟李黑招呼了一下，這兩個與緻勃勃的小子，一齊往外奔去。梁斗禁不住叫道：「要小心一些。」

李黑、羅海牛兩人奔至圍牆下，對望一眼，聳肩、縱身，落在圍牆上，兩人的身形都呆住了。

然後兩人急奔回來。

殺仔忍不住大聲問道：「什麼事？」

李黑黯然道：「那大火……」

羅海牛怔怔道：「焦土！」

殺仔和阿水都問道：「什麼焦土！」

柔水神君在遠處冷冷切道：「焦土攻勢！片甲不留！那祖金殿放的火，把我們方圓十丈內的事物燒得一乾二淨，我們一出去，就成了……」

梁斗這時居然還笑得出來：「箭靶、刀靶、暗器靶……」

柔水神君冷冷道：「所以我們現在更不能外衝，只有死守！」

瘋女激動地問道：「那要守到什麼時候？」

柔水神君道：「守到他們衝進來的時候。」

瘋女再問：「那他們眞要是衝進來，我們該怎麼辦？」

梁斗忽然道：「他們已衝進來了。」

說着，三個人就走了進來。

× × ×

這三個人，是用三種不同的方式「走」進來的。

「哄」地一聲，一團火燒了進來。

然後火光變綠，黯淡下來，才知道這團火，好像是「長」在一個人的身上。

這人穿大紅袈裟，頭頂光亮，一毛不長。

這人就是李沉舟手下「八大天王」中的「火王」祖金殿。

另一人是一道劍光。

淡青而至湛藍，窗櫺粉碎，一人掠了進來。

劍芒一沒，這人手上又變得沒有任何劍器。

那人三綹長鬚，居然還道骨仙風，臉含微笑。

那人就是屈寒山，他既是武林中的「威鎮陽朔」，而也是「權力帮」中的「劍王」。

第三個人是慢慢扶着門柱，「走」進來的。

因爲他自左腿至小腹，有一道長長的刀傷。

這一刀，當然就是梁斗斫的。

自然他就是「藥王」莫非寃。

這三個人一旦一齊出來，就好似判決了梁斗等人的死刑。

× × ×

「火王」祖金殿用兩根手指，敲了敲門，那門就「轟」地燒起來了，祖金殿却問道：「梁大俠死了沒有？」

梁斗居然挺身笑道：「承蒙盛情，我還沒死。」

祖金殿也居然咋舌道：「嘩，受『藥王』之毒尚不死的好像沒幾個，中毒後還能斬中莫兄一刀的，恐怕只有你一個。」

說完之後，居然得意洋洋的望向莫非寃。

莫非寃倚牆而立，兩眼中却似噴出火來。

柔水神君忽然現身道：「今天傍晚，我還替你洗了一個澡，沒料你現在又來替人煽風點火的。」

祖金殿轉頭盯住柔水神君，這次是他眼中，好像噴出熔岩。

屈寒山和氣地笑道：「祖兄若光火了，柔水神君就要變成開水啦，至於梁大俠的快刀，我是領教過啦，不過莫兄的毒是百步殺人的。」

屈寒山這一番話是挑撥離間。

他知道柔水神君不好對付，又吃過梁斗的虧，所以他希望祖金殿和莫非寃先出手，他就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偏偏「火王」、「藥王」雖動怒，但却知道他的企圖。莫非寃冷哼道：「聽說屈劍王對梁大俠有宿怨，若然如此，我還是讓給劍王先了恩仇。」

屈寒山哈哈笑道：「笑話，笑話，我和梁大俠，一在廣東，一在廣西，合作無間，那有什麼怨仇。」

莫非寃初上山來援，亦被屈、祖兩人哄入寺中，以爲點子並不扎手，結果就當堂掛了彩，所以心中十分懷恨，知道「劍王」、「火王」有意要他打前鋒，刺探邵流淚有沒有在。

當下他沉着臉，沒有再說話。

祖金殿却冷冷道：「水火相尅，屈兄不如就因我不便，而接下柔水神君吧。」

屈寒山神色不變，道：「什麼？祖兄的火，不是正好尅水麼？如果不是火忌於

水，還是祖兄親自出手的好！」

兩廣十虎見他們三人討論來、討論去的，好像自己等人已是他們囊中物一般，氣得發抖。

梁斗依然笑道：「你們這般互相禮讓，我看天都快亮了。」

屈寒山聽得一笑道：「梁兄不必燥急，閻王注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

「藥王」忽道：「既然如此，乾脆我們三人一齊上好了。」

瘋女怒極叱道：「好！這才痛快！」

「火王」冷笑道：「那我們就給妳個痛快。」

× × ×

就在這時，柔水神君突然出了手。

柔水神君一動，「火王」立即就迎上了他。

兩人身形一閃、再閃，蕭秋水這邊的人，忽覺燥熱如炙，屈寒山那邊的人，忽覺全身透濕。

然後「藥王」就撲了上去。

「藥王」一展，梁斗便飛了下去。

但是屈寒山立即加入了戰團！

「劍王」一加入戰團，梁斗與柔水神君敗象立現。

這時兩廣十虎，不管受傷的，或未受傷的，都撲了下去。

但在同時間，一羣人湧入別傳寺。

杜絕、康出漁迎上胡福、李黑、羅海牛、吳財，打了起來。

盛江北一雙鐵掌，力拚殺仔。

康劫生、鍾無離、柳有孔，三人合戰瘋女。

「獅公」、「虎婆」却大戰阿水和施月。

洪華和勞九，正苦鬥「一洞神魔」左常生。

大肚和尚狂吼一聲，雙掌一分，撲了下來。

但他立即被人截住，此人猶如一片血影，正是血影魔僧。

長天五劍交織，交合成一道劍網，衝了進來。

長江五劍亦呼喝一聲，編成五道霞彩，截殺起來。

衆人正殺得難分難解，旗鼓相當，而梁斗與柔水神君却險象環生。

只要這邊的柔水神君、梁斗一倒，別的戰團縱打得再好，也沒有用了。

但是蕭秋水呢？

衆人都在捨死忘生的激戰時，他在那裏？

──蕭秋水在做些什麼？

× × ×

蕭秋水只做了一件事。

他居然跳到中間的那大金佛像上。

然後一脚就踩下去。

他這樣做，只有一個原因。

──因爲他在無意間瞥見佛相流淚。

一張淚流滿腮的臉

天快要亮了。

曙光一絲，加上烟火微明，照在碎裂的佛相。

佛相裏跌出一個人。

一個流着淚的人。

那人流着淚，但不能說語：

──蕭秋水馬上發現他的「啞穴」被封。

更可怕的，蕭秋水隨即發現，此人身上至少有卅道穴道被封。

蕭秋水立即解穴，但居然沒用。

點穴的人之手法，是蕭秋水平生所未見。

就在這時，那流淚的人眼中忽現焦惶之色。

蕭秋水那種特別敏銳的感覺，又起來了──他即刻一閃，「砰」一聲，一記掌風掃中了他，他跌了出去。

暗算的人是屈寒山。

屈寒山一直恨蕭秋水入骨。

蕭秋水中掌，往前一跌，把心一橫，竟藉屈寒山之掌力，借力移注在掌中，「砰」地撞向那流淚的人之解穴！

那人「呀」了一聲，啞穴已然解了。

但是那流淚的人至少還有二十九道穴未解，那人啞穴一解，即急叫道：「你武功不成，打我『百會穴』！」

「百會穴」是死穴，也是人身十二大穴之一，蕭秋水聽得一怔，那人急到極點，嚷道：「快擊我『百會穴』！『百會穴』！快！」

蕭秋水一時不知該否下手，屈寒山又倒轉回來了。

那人吼道：「你再不──！」

蕭秋水把心一狠，一掌拍下去，屈寒山却已到了，一劍刺出，蕭秋水竭力一閃，但屈寒山一劍變三劍，「霍霍霍」把蕭秋水逼退三步。

換作蕭秋水平時，早死於屈寒山劍下了。

但蕭秋水近日得大俠梁斗指點，再有杜君山「雙分劍法」參照，武功大進，居然閃躲過屈寒山五次攻勢。

屈寒山見蕭秋水武功如此急進，更怒不可遏，劍法一緊，蕭秋水這才知道什麼是劍法：──

這劍網簡直令他看不透，穿不過，甚至呼不過氣來。

就在這時，劍網忽然都沒了。

千萬點劍鋒都不見了。

只剩下一劍。

劍快而急、準。

蕭秋水發覺時，已避不開。

劍至咽喉。

這一劍，無疑是屈寒山立意要使蕭秋水致命。

× × ×

就在這時，屈寒山發覺眼前一花，多了一個人。

就在他發現多了一個人時，這人已雙掌上下一拍，掌心挾住他的長劍。

屈寒山號稱「劍王」，他的劍幾時被人捉住過？

屈寒山此驚非同小可，隨而他就看到了一張臉：──

一張淚流滿腮的臉。

× × ×

屈寒山禁不住失聲叫道：「啊！邵流淚！」

然後他就倒飛出去，淚流滿臉。

因爲邵流淚一拳就打在他鼻樑上，他

飛了出去。

他的淚腺忍不住，未倒地時已淚落如雨。

× × ×

因爲屈寒山這一聲驚叫，大家都震詫地止住了手！

「邵流淚。」

──邵流淚？

十五年前追殺武林第一異人的生還者邵流淚，竟在此地出現了。

近日江湖傳聞中唯一吞食「無極先丹」的高手邵流淚，眞的在這兒？

──那麼燕狂徒呢？忘情天書呢？還有的無極先丹呢？

這是武林中人人渴望的至寶！江湖上人人欲得的聖典！

邵流淚站在神桌之上，沒有說話，用手指了一指權力帮的人，再用手指了指大門，他的用意很簡單，只有兩個字：「出去！」

但是「火王」、「藥王」却一起撲了過來。

屈寒山也一彈而起，因爲他知道，成敗在此一擊。

× × ×

只准成功，不許失敗。

祖金殿一揚手，「砰」地一聲，神桌居然炸開！

梁斗臉色變了。

他看得出來祖金殿用的是江南霹靂堂之火藥。

江南霹靂堂向是四川唐門的至交，霹靂堂的火器居然存在「權力帮」「火王」手上，蜀中唐家又如何了？

炸碎片中，邵流淚已然不在。

他掠起，藥王迎住了他。

「蓬」，漫天一團綠粉！

衆人驚呼，怒叱，藥王施毒，竟不顧衆人生死安危，包括權力帮在塲徒衆。

邵流淚一揚雙袖，綠粉就神奇般消失了。

屈寒山突然出現，一劍就刺了出去。

邵流淚居然雙掌一拍，再度挾住了劍身。

這幾下此起彼落，迅快無倫。

就在這時，祖金殿又到了邵流淚背後，打出了一條綠色火焰。

邵流淚突然一低身，火焰變成向屈寒山臉門捲到。

屈寒山大叫一聲，飛快疾退，手中長劍，只得放棄。

屈寒山退得太急，竟破窗而出，但莫非冤又撲了上來。

他一撲上來，就看見了閃電般一道劍光。

邵流淚出劍，竟絕對不比屈寒山慢。

莫非冤急閃，邵流淚一劍套手掟來，莫非冤用力一捉，劍是拿住了，但一股無匹大力撞來，把莫非冤湧出七尺，撞破石牆，跌出寺外！

這是何等巨力！

祖金殿發出「陰火」，居然反而迫退「劍王」，正想再發，猛見邵流淚回頭！

一張淚流滿臉的臉。

然後邵流淚就一揚袖，祖金殿只見一團綠砂，迎臉罩來。

祖金殿此驚非同小可，他知道這是莫非冤的「毒砂」，他見過一個權力帮徒不小心用指頭沾到一點，結果潰爛了三個月，到了第四個月，他全身像一隻擺了半年的柿子，又臭又爛！

「火王」怪叫一聲，急退而出，砰地撞碎了他原先燒焦而不倒的寺門！

「八大天王」中的三大天王與邵流淚交手片刻，「火王」、「藥王」、「劍王」三大高手，俱被迫出寺外！

× × ×

蕭秋水這才知道什麼叫做：「別人流淚他傷心，自己流淚人斷腸」！邵流淚！

× × ×

月兔西沉。子夜已逝。

凌晨一片悽冷。天色濛濛光。

屈寒山、祖金殿、莫非冤三人一齊出手，他們斷未料到，三人出手之後，竟然會在寺外見面的。

晨曦中，只見廟朝東峙，背景一片漆黑，雲起風動，像一頭欲飛的龍、屈、祖、莫三人縱橫江湖，征戰連番，竟無勇氣進去再戰。

這時晨曦初現，他們三人忽聽到一個清晰的銀鈴般的聲音笑道：「你們早。你們好。」

聲音是從晨曦初透那邊傳出來的。

火王、藥王、劍王立時變了色，三人一齊露出尊敬之態，竟揖拜下去，就迎着晨曦微明的方向。

紅衣宋明珠

邵流淚數個照面間，把「八大天王」之三連迫出寺門，使權力帮中大驚，衆人大嘩。

柔水神君喜道：「邵長老，你武功又有精進！」

──原來當日之時，邵流淚武功雖高，但最多僅能以一戰一，擊退「八大天王」中任何一人，但萬萬不能以一敵三，何況如今還大獲全勝！

邵流淚却臉色森然，道：「救我的小友請過來。」

蕭秋水莫名其妙，依言走了過去。

邵流淚道：「我快不行了──」話未說完，忽然寺門紅影一閃，一亮如風鈴般的笑聲呼喚道：「大衆家早，大衆家好。」

權力帮的人一聽，有些已跪倒下去，邵流淚的臉色却變了，臉上也沒有淚了。

× × ×

一件紅得焦辣、動人心魂的勁裝，却裹着黑腰帶、黑長筒馬靴、黑蝴蝶扣的女子，清爽如晨風一般地，掠了進來。

這女子却如雪一般白皙。

眼眸如明珠一般的亮。

這女子的美艷吸引住了全塲。

這女子却似毫不訕然，笑道：「我來了，誰是邵流淚？」

× × ×

這女子看來不過廿歲左右，一雙黑白分明的明眸，分明的亮，邵流淚却不流淚，而是流汗，沉聲道：「我是。」說罷瞳孔收縮，道：「妳是趙師容？」

邵流淚此語一出，全塲震懾。

──趙師容？

──李沉舟的女孩趙師容？

——權力帮的女主人趙師容？

× × ×

那紅衣少女宛然笑道：「那裏，我怎會是容姊姊？我怎有資格當師容姐姐呢？」說着笑得花枝亂墜，宛若落花隨水。「哎呀，你怎會把我當作趙姊姊呢？我有那麼福份就好咯！」說着無限委婉。

這女子風緻誼楚，竟把吳財、羅海牛、胡福等人看得極爲陶醉，眼睛都直了。

邵流淚一聽之下，臉色却顯然放鬆下來了，仍舊厲聲道：「那妳是誰？」

那女子不笑了，正色若紅顏，亮着明眸道：「我是李帮主的弟子，柳五公子的人。」

邵流淚變色道：「柳隨風的『雙翅，一殺，三鳳凰』，妳是誰？」

那女子展顏道：「我叫宋明珠。」

蕭秋水只見柔水神君與梁斗臉色齊齊大變。邵流淚又開始流淚了：「妳是『紅鳳凰』宋明珠？」

邵流淚流淚就要殺人。

人人都不禁爲宋明珠這小女孩担心。

那女子却認眞地點點秀頷道：「是呀，我就是『紅鳳凰』，不是『火鳳凰』，也不是『金鳳凰』。」

邵流淚瞳孔收縮，淚已掉落。

× × ×

宋明珠居然盈盈走向前來。

這時忽然閃出兩人來。

這兩人就是「廣西五虎」中的躬背勞九和「廣東五虎」中的清遠吳財。

清遠吳財，較自命風流，見宋明珠過來，頓生憐香惜玉之心，他曾見邵流淚出手，連三大王都擋架不住，這弱質女子又如何支撐呢？

另一位勞九，雖生得醜陋，其實心腸最好，怕宋明珠遭毒手，即刻攔阻。

宋明珠見兩人出來，眨着大眼睛道：「你們……」

吳財欠身道：「請姑娘留步。」

勞九則吆喝道：「回去！」

宋明珠貝齒如珠，嫣然笑道：「我不回去。」

勞九怒道：「不回也得回！」

吳財正想說話，忽然紅影一閃。

然後事情就發生了。

勞九狂吼一聲，左右太陽穴竟都插了一根金釵，全嵌入腦，竟近在腦門會師！

吳財驚駭無已，立時一手扶住勞九，一手劈向宋明珠！

就在同時間，吳財也發出一聲慘叫。

吳財、勞九倒下，吳財一手仍抓住勞九；胡福、羅海牛閃電撲出，扶住兩人，羅、胡兩人一目是淚，激動得全身發抖。

阿殺厲聲問道：「怎麼了？」

因爲事情發生得太快，大家都不知曉是發生了什麼事。只聽羅海牛顫聲道：「勞九……勞九死……死了！」悲不成聲。

胡福悲喝一聲，也不再語。

誰都看得出吳財除了拚死抓住勞九的一隻手外，其他一手兩腿，全都給廢了。

× × ×

吳財和勞九爲了宋明珠的安危，居然落得一死一殘廢的下場，出手之毒，令人不寒而慄。衆俠紛紛震怒，廣州八虎尤其手足情深，悲憤至極，俱要出手，邵流淚大喝一聲：「住手！」

宋明珠明亮的露出一排貝齒，笑道：「嗨，他叫你們住手喎。」

衆人怒叱、大喝，尤其兩廣八虎，還是衝了過去，就在這時，「潑辣辣」一陣聲響，掠衆人頭頂而過，落在衆人身前。

宋明珠笑着招呼：「你好。」

邵流淚道：「我知道妳向人叫好，就是要殺人。」

宋明珠笑道：「可是你不好，你在流淚。」

邵流淚冷然道：「我流淚的時候就要出手。」一句話說完，他立即就出了手。

× × ×

他一出手，雙手如鐵，燭光全滅。

衆人一陣嘩然，宋明珠已不見了。

她清亮如風鈴的笑聲已到了寺外。

邵流淚立即到了寺外，寺外是一片曠野。

原先的雜草、灌木、密林，全被燒個清光。

邵流淚一到外面，才知道是天亮了。

清晨大霧，沁涼入體。

突然兩道急風襲來，邵流淚雙手一抓，抓住兩件清亮如晨露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兩枚明珠！

霧中的決鬥

邵流淚正欲扔掉，但兩度寒流，竟從手心襲入，邵流淚猛打了一個冷顫，紅衣一閃，宋明珠已到！

兩支金釵，閃電般奪邵流淚雙目。

邵流淚一出手，就按住兩枚金釵，金釵刺在明珠上，明珠碎裂。

碎片向宋明珠射去。

宋明珠粉臉也變了變，她的身子已急退去，不見於大霧之中。

但幾乎在同時間，邵流淚背後急風又起！

兩枚金釵！

左刺「旗門」，右刺「命門」！

宋明珠竟又到了邵流淚背後！

邵流淚猛回頭，雙掌陡拍出去！

凌厲的掌風，竟然摧散了大自然的濃霧。

可怕的是宋明珠竟又到了邵流淚的背後。

這兩釵刺出，邵流淚已不及回首！

他想也不想，雙掌往後拍了出去！

就在這時，他只覺雙脅一疼，已被刺中。

但是他也感覺到，掌沿觸及一人身軀，但那人立時掠了出去。

可是他還是擊中了對方。

然後他覺得天旋地轉，要倒下去了！

要倒下，早該倒下了……。

但他強提一口氣，體內「無極先丹」眞氣尚有餘息，猛地激盪起來，使他勉強立住身子。

只聽見那本來如銀鈴一般的聲音恨恨地道：「我們走！」

那本來充滿笑意的聲音，而今也不笑了，竟還有些微的脆弱。

然後權力帮的人退了濃霧。

濃霧消散了，因陽光已昇起。

旭陽驅散了晨霧。四周景象清晰起來

的時候，邵流淚便倒了下去。

朝陽昇起來的時候

邵流淚再醒來的時候，朝陽已經昇起來了。然而他却知道他的生命永不如朝陽了。他知道他要把握時間講話，不然，他永不能說話了：「他們走了沒有？」

「走了。」柔水神君道。誰都看得出邵流淚已然回天乏術了。

邵流淚强笑道：「你見到天王，要替我跟他老人家說，我萬水千山逃出來，是要送點東西給他老人家作壽禮，但……」

柔水神君垂淚道：「我知道……」

邵流淚苦笑道：「並告訴天王，那次圍殺燕狂徒，我們有辱使命了……」

柔水神君不住點頭道：「天王知道。那次天王也有前赴，救不到你，他老人家也很難過……」

邵流淚强提眞氣道：「我邵流淚之所以有今天，全仗天王栽培……日後要靠你們侍奉他老人家了……」

柔水神君及長江五劍叟垂淚應道：「是，是……」蕭秋水等都不禁爲之惻然。

邵流淚又道：「宋明珠等之所以退走，乃以爲我中她兩記金釵而不倒，功力遠在她之上，她才不敢來犯，殊不知我已是强弩之末，本就憑『無極先丹』餘力一口撐住，而今早已潰散，加上她的兩釵戳中要害，我，我活不長了……」又苦笑了一下：「其實，我早該在十五年前就死了。」

柔水神君看見邵流淚已是出氣多，入氣少，急問道：「邵長老，還有什麼東西要交代？」

邵流淚大力喘息了幾下，道：「十五年前，我原死于燕狂徒之手，但他又把我救活了，用了一顆『無極先丹』，他把我救活的原因是見我在衆人之中，是敢拚命的一個，他說這世上不怕他的人太少了，既然無意中把我帶上馬車，就不願看我就此死去……就這樣，我賴死賴活的在他身邊，侍奉了一十五年，到了上月，我等到他完全信任我的情形下，才抓住機會，迷倒了他，刺了他兩劍劈了他三掌，他居然不死，反手給了我一指……」

「燕狂徒未死！」這消息使人人都變了臉色。

獨有蕭秋水覺得毛骨悚然。邵流淚如此忍辱負重，捱過了一十五年，竟對救活他的命的人下如此毒手，難道武林中的恩怨都是這樣的嗎？

——要在江湖上成名都要這樣的嗎？

——這就是「無毒不丈夫」嗎？這就是「唯大英雄能本色」嗎？

——可是他和「神州結義」的弟兄們並不是這樣。

——問題是：他們也是江湖人，人在江湖，會不會被江湖同化？

——尤其像蕭秋水這樣的人，智慧、聰悟、志向、能力、氣魄都齊全的人。

——這問題連蕭秋水也回答不來。

× × ×

邵流淚緩緩閉上雙目，疲倦地道：「是。燕狂徒未死。」然後歎了一聲道：「我給予他致命的攻擊，他還是死不了……然而，我却要死了。」

忽然睜開雙目，道：「你們知道，宋明珠這一走，隨時還會倒回來的，說不定她還會把李沉舟的得力助手——柳隨風帶來，你們爲何還不走？」

衆人呆了一呆，邵流淚又「哦」了一聲道：「我還是先把『無極先丹』交給你們……我打傷了燕狂徒，以爲他死了，去掏他衣襟，搜出其餘五顆『無極先丹』，正欲離去，他就突然轉醒過來，給了我一指……我中了一下，還是逃了出來……」

說到這裏，邵流淚嘴角已溢血，柔水神君禁不住問道：「那……那先丹呢？」

邵流淚勉力掏出五顆藥丸。

五顆藥丸，三顆暗紅，兩顆亮紅。

柔水神君顫抖着手接過，長江五劍叟都引頸來望，柔水神君迅速把手指一闔，顫聲道：「這：這就是『無極先丹』？」

邵流淚疲倦地道：「是……」又道：「這是我捨命換回來的，不要忘記……獻給天王。」

柔水神君喃喃地道：「這個當然。這個當然……」忽又道：「權力帮隨時還會過來，我們馬上便要離開。」

邵流淚緩緩閉上雙目，道：「你們走吧，帶我累贅……我……快不行了。」

柔水神君一咬牙，即道：「是。」霍然站起，向梁斗諸人一拱手道：「這次丹霞之聚，蒙諸位得力不少，日後江湖相見，再作酧謝，這就別了。」

大肚和尚急道：「我們如此分散下山，不怕中權力帮之伏麼？」

柔水神君冷笑道：「丹霞羣峯，路徑無數，我們要下山，可從數百十處，縱權力帮出動全力，也攔我們不住。」說着帶着長江五劍叟迅速離去。

邵流淚苦笑，緩緩瞑目，不知死活。

梁斗探了探他的鼻息，苦笑搖搖頭。

邵流淚竟是含笑而逝的。

× × ×

梁斗注視蕭秋水道：「蕭老弟，你要到何處去？」

這一句問話，使蕭秋水頓覺天涯茫茫，莫可適從，一時如丹霞雲海，不知置身何處，只知日正當中，上午的陽光好亮。

哎，這生死一髮，風雲詭變的一天。

× × ×

蕭秋水沉聲道：「我還是要去廣西，找我哥哥他們，回援成都。」蕭秋水說着，望望天，長天雲海無盡，但陽光還是好刺眼、好亮。他揩拭眼眶中的淚。「我出來，本就爲了要回去的。」

梁斗凝視着他，過了一會，拍了拍蕭秋水的肩膀，道：「兄弟，我是想跟你一道去，但是現在我不能——」

蕭秋水望着這個竟稱他爲「兄弟」的一代大俠。他等他說下去：——

「我現在即上少林、武當、稟告天正大師、太禪道人，江湖上這樣的局面，十六大門派非要聯成一氣不可了。……要滅權力帮，非齊心合力不可。」梁斗深深地望住蕭秋水，一字一句地道：「不過天涯海角，我都要找到你的。」

梁斗平靜地道：「就算天正、太禪管不管這事，我只盡力而已，不管他們怎麼決定，我都要去找你。」梁斗笑了一笑，眞誠地道：「如果你不嫌棄，我們不須拜禮，就結爲兄弟，不分先後、長幼，好不

好？」梁斗又道：「你可能覺得長幼有序，而且武功目前不如我，但是以你的人品、能力，義德，有一天你名聲會比我大，武功會比我高。現在跟你稱兄道弟，也是我沾的光。你不要推辭了，好不好？」

蕭秋水的淚巳掉落。他看住梁斗，沒說別的話，只說了一個字：「好。」

梁斗一抱拳，道：「就此一別。」

蕭秋水也一拱手道：「後會有期。」

他們沒有再多說一句話。風大，衣袂飛飄，梁斗開始往下山的路走去。

好人胡福也向蕭秋水一拱手道：「我們在成都見面。」

蕭秋水恍惚道：「你們……」

胡福長歎道：「勞九死了，吳財殘廢，我們廣州十虎一條心，現在也沒別的話好說，我們會跟蕭兄弟在一起，共闖江湖的。可是……」

施月接道：「我們先要分別赴廣東、廣西，安頓衆小，才放心在天下武林，逐鹿中原。」

殺仔凝視蕭秋水，在風中大聲道：「蕭兄弟，我們還是會再見面的！」

他們一拱手，羅海牛噙淚揹起勞九，胡福扶着吳財，在日正當中下了山。剩在山上怔怔的，大肚和尚和蕭秋水。

× × ×

大肚和尚和蕭秋水好久沒有說話。

白雲飛過、大肚和尚看見蕭秋水背負雙手，手指在握、又張開，大肚和尚忽然感覺到蕭秋水心裏是寂寞的。好像一位老將軍，見咤叱風雲的戰士們，飲馬悲歌的英雄們，都一一散去，沒有下落。

大肚和尚暗自歎了一聲，他與這「大哥」，相交近十年，知道他性好玩喜動，但其實胸懷十萬兵甲，志超宇宙萬象的。只不知他知不知道英雄寂寞、高處寒。

大肚和尚道：「我們一起下山吧。」

蕭秋水道：「你要到那兒去？」

大肚和尚道：「我們現在碰上權力帮，還是不够他鬥，不如先去東江或惠州找到林公子，憑他武功，至少可以與那宋明珠絆絆。」

蕭秋水靜靜地道：「我身為人子，不得不先去浣花；你應先下東海，請林公子出來。」

大肚和尚道：「我們還是一道兒吧，免得權力帮遇上時還少了個照應。」

蕭秋水道：「你找到林公子，趕快來援，才是正事，何況我還要去找老鐵小顧他們……」蕭秋水講到這裏，悠然神往：「他們都是如你一般過癮的兄弟……那時你就可以認識他們了……」

大肚和尚高興起來了，哈哈笑道：「我們會聚時，又有得熱鬧了！」

蕭秋水也高興起來，興高采烈地道：「哈哈，你若是給老鐵見到，他就會給你一拳，上次……」那笑聲在寂寞的山谷裏細微的一兩聲迴响。

雲飄在山谷。山在虛無飄渺間。蕭秋水笑了一下，又停止了，再笑一下。

山遠遠那邊，有亮麗的雲霞，不知是個怎麼樣淸遠的世界。蕭秋水停止了笑，道：「你還是先走吧。」

大肚和尚沒有答腔。

蕭秋水望了望地上的屍體，道：「至少我要在未走前，先埋了他。」

他指的當然就是邵流淚。大肚和尚怔半了晌，然後一拂僧袍，就走。蕭秋水一直看着他鶉衣百結，又髒又爛，但色彩鮮麗的僧袍遠去，不見后，然後才緩緩收回目光。然後愣了好半晌，才歎了一聲。

再回到剛才的地方，找到了一處適合的地方，就開始掘地，掘了一個深深的窟窿。然後他就去搬動邵流淚。

邵流淚雖然死了，但身體比他意料中重多了。他用雙手去撬，就在這時，一件驚人的事情發生了。

蕭秋水的脖子突然給人扼住了。

他馬上覺得窒息。

揑住他的人竟是邵流淚。（未完）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錢錞

願以死救民，不忍百姓遭屠殺。

錢錞，他的號為鶴洲，是湖南荊州人，並且是明朝嘉靖庚戌年間的進士，他年輕的時候，長得很英俊，氣質風度與衆不同，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就任官職於江陰縣，然到任不久，就遇到了倭寇侵犯中國的不幸事件，這位年輕的縣宰，見識很遠大，遇到事情，胸中早有計謀，能够做到防患的地步。他接任縣宰這個職位不久，就巳經做出了三件大事，首先他將江陰縣北門城牆的缺口，修補得很堅固，再者，便召集鄉民組織軍隊，加緊練習訓練，最後，他自己親自巡視沿岸的防患工作，並且注意地方的安全，沒有一天稍微的偸懶過。

在嘉靖三十三年的時候，倭寇侵犯江陰縣，在江陰縣各處搶殺人民，人民非常的痛苦，錢錞便將縣府的軍隊駐防在城郊定山附近，防止敵人的侵入，倭寇知道城裏巳經有了防備，沒有機會可以進攻，便不敢靠近江陰縣城，只有在城外殺人放火，搶刦財物後逃走。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縣城的東門被倭寇圍攻，情勢非常急迫，錢錞預先設了許多嚴密的機關，强暴的强盜，終於不敢進攻，但是佔據柘林的一批倭寇，在這年春天，忽然從三丈浦殺到了江陰的看暘鎮，鎮長吳兌，是一位身材高大，氣勢雄偉的壯士，勇敢，並且很會打仗，不怕敵人的侵犯，他跟隨着錢錞帶領着一千人來抵抗倭寇，努力殺敵，將敵人追到了塘頭，倭寇想乘着小船逃走，不料三丈浦的賊船，都被鄉軍燒掉了，於是便向南邊的無錫逃走，他們進攻無錫城，但沒有成功，便又回頭向江陰侵犯。

錢錞便在石潼這個地方抵抗着，連連發了三箭，射死了三個倭寇，盜賊十分害怕，立刻逃走了。錢錞便命令吳兌騎着馬率領着一百多個鄉兵追趕他們，但是馬不肯過橋，吳兌奮力的挾着馬跑過，經過鄭莊港的時候，想不到遇到了倭寇大批人馬迎面而來，畢竟鄉兵作戰經驗欠缺，看見了敵人大批人馬，心中十分害怕，因而便紛紛向四面八方逃走，只有吳兌一個人與賊寇拚命，他殺死了許多盜賊，賊寇的力量漸漸支持不住了，便紛紛逃走，並且想游泳逃走，因為水深不容易渡過，於是又上岸戰了起來，不久錢錞也到了，他們與倭寇爭戰了一段時間，直到箭射完了，刀用壞了，便用石塊來打擊敵人，敵人知道他們的箭用完了，於是就用刀的猛攻，錢錞巳經被箭射傷，倭寇乘機一窩蜂的向前進攻，吳兌雖然在最前面作戰，然而却仍然鼓起勇氣，和敵人拚命，他主要的用意是想挽救危局，將生死置之度外，當他正在與敵人作戰的時候，不小心失足掉到了水裏去了，於是他被敵人殺傷了幾刀，他便假裝巳經死了，敵人才肯走。這一位勇敢善戰，奮力殺賊保衛鄉士的吳兌，終於因為受傷太重，施救沒有效，最後便以身殉國，到了今天，青暘鎮市的南邊，有一個義勇祠就是用來祭祀吳兌的。

倭寇這次侵犯江陰，因為遇到鄉兵猛烈的抵抗，沒有能够如願以償，攻破江陰

。錢錞很會思考，他料到盜賊必定會再來，於是他便嚴密地防守着，並且預先在邊防地帶趕緊修了許多堅固的營壘，嚴密的防守着敵人的進攻。果然不出所料，野心不死的倭寇，又來侵犯，這個時候，在營壘的官兵，偷偷地在暗處察看賊兵的迫近，一窩蜂的衝上前去殺敵，一下子便殺了九個敵人，敵人看到情勢不妙便不敢再往前進攻，但是倭寇惱羞成怒，於是便召集在常熟的賊兵三千多人，由水路分身侵入，一股賊兵向靖江進攻，一股賊兵在蔡港登岸，那時，錢錞正奉了長官王崇古的命令，率領着江陰縣的民兵鄉勇，援救靖江，想不到倭寇一窩蜂的來到，他得了通報便很快的趕回來，剛剛才進城，賊兵巳經到了大橋，因為城上很堅固的防禦着賊兵，軍民一致地很努力抵抗着，敵人攻不下城。過了兩天才開始退到蔡涇閘，距離城有九里遠，敵人便改用圍攻守在城外，使江陰縣的人民困在城裏的毒計，將城緊緊地圍住，並且每天分派賊兵四處搶刦，放火燒房子，鄉民紛紛逃到江陰城裏避難，每天有一萬多人，老老少少的，讓人看了，慘不忍睹！

錢錞看到了這種情形，認為寇賊如此的殘忍，痛恨得到了極點，便決定出城與敵人決生死，但是江陰的縣兵，只有四百人，加上兩廣的狠土兵與鎮江的兵，總共不過才一千多人，就在六月廿三日這一天，由縣宰親自率領着，勇敢的衝殺出城。但是正在與敵人作戰的時候，一部分的狠兵，一且遇到了敵寇，便紛紛不戰而逃，其餘的看到了這種情形也紛紛逃走了，因為這些狠兵原來就是一種沒有紀律的兵，從前曾受到錢錞的懲罰，因此就懷恨在心，但是錢錞殺賊的心很急切，仍然率領着縣兵五十多人，奮力與敵人作戰，他們拚命地與敵人苦戰，最後阻止了了敵人向前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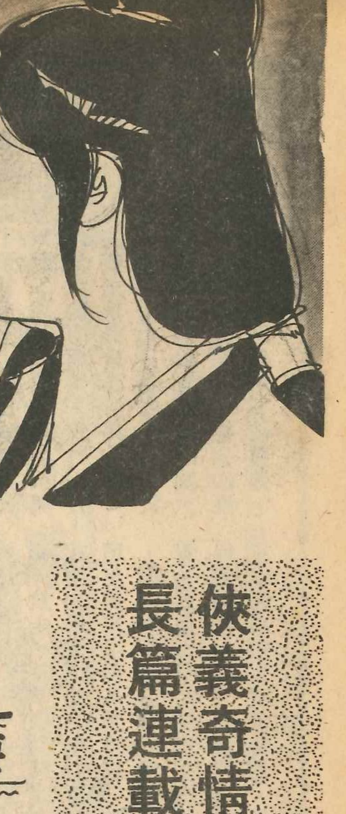
錢錞的部下裏，有一位很忠心，很勇敢的青年，名叫楊成，他很勇敢，並且很會作戰，殺敵很努力，錢錞非常喜歡他，常常稱他為自己的兒子，每次出城與敵人作戰，必會撫摸着他的背說：「我不忍心百姓們遭到敵人的殺害，我願意以自己的生命來拯救人民，兒子你一定要努力殺敵啊！」楊成非常感激錢錞如此看重他，所以每次作戰都十分勇敢殺敵，他看見狠兵向四處逃走了，便大聲的叫着，和倭寇大戰於九里灣，他看見他的主官因為地勢不平而馬上摔了下來，便急忙的以自己所騎的馬來替換，不料忽然遇到埋伏在草裏的賊兵，將錢錞砍了幾刀，生命很危險，使得部下們十分害怕。而楊成和陳裕、邢惠、郭斌、和鎮江義勇金鳴等十多人，全心盡力的拚命和敵人作戰，並且以自己的身體保護着錢　，一邊和敵人作戰，一邊將錢錞救走。正當戰到精疲力盡的時候，倭寇增加用來援助的生力軍，像螞蟻一樣的密集而來，用長矛將錢錞從馬上刺了下來，楊成立刻向前背着錢錞，和敵人再搏鬥着，並且口中大罵着盜賊，最後被敵人殺得像肉醬一樣，這種慘烈的情況，天地看了都會心寒。這個時候，錢錞望着楊成，慷慨激昂的說：「我為國家而死，這是我份內的事。」

在這一場劇烈的抗敵血戰裏，錢錞，楊成及一般的勇士，為了保衛民族而犧牲了性命的有二十多人，在這個時候，忽然天昏地暗，雷雨交加，雖然是白天，竟然昏暗的幾尺之內都分不出五指，這眞是可以說天地為之感動，而鬼神為之哭泣。

野蠻的倭寇將錢錞的頭割了下來，掛在營中表示勝利，這天晚上，城裏有一位義士，敢冒着生命的危險，偷偷地進到敵營中，將錢錞的頭取了回來，使他的屍體能夠保存，全城的男女老幼，聽到了這一個壞消息，就像失去了父母一般，家家戶戶設置了牌位，痛哭流涕，為他祭弔。到了今天，江陰城隍廟示西邊，有一個為錢錞所建的專祠。

倭寇所到過的地方，到處殺人放火，屍體堆滿在原野上，而這錢錞的屍體是怎麼尋到的呢？原來是有一位進士名叫薛中，因縣宰錢錞為了保衛民族而成仁，十分地感動，便親自從一堆一堆的死屍中找出來的。

錢錞以忠心為國，肝胆相照的精神，抵抗當倭寇，拯救民族，然而終究免不了以身殉國，人民大受感動，民兵鄉勇都照着原有的組織，加强訓練，誓死要與倭寇拚命，並且願意繼續着錢錞的遺志來保國衛民，從此以後，倭寇知道我國有以血肉所建造的城壘，數年之間，便不敢再來侵犯。這一座江陰城，眞是以血肉作戰而掙下來的紀念品。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獨孤鳳和公孫弘舉行婚禮的當日，雲飛揚醉酒闖進堂中絕神功所震傷，無敵第二掌想劈下時，獨孤鳳已擋在雲飛揚身前，並催雲飛揚逃出後因傷勢太重，正好走近龍鳳閣，遂走進去，沈曼君用自己揚……另一方面，獨孤無敵和公孫弘離開總壇前去應戰傅玉書，却不知逍，風雨雷電齊皆上陣，使無敵門全軍均墨，無敵死於非命。傅玉書回到武正懷疑傅玉書能夠勝無敵，不知是請來什麼帮手，此刻天帝，風雨雷電出齊皆哄動，至此赤松等人才明白，原來傅玉書是逍遙谷來臥底的人……

半人半鬼現　一步一驚魂

破繭

「正是——」傅玉書直認不諱。

「燕師兄與婉兒的死……」赤松語聲顫抖起來。

「當然也是我下的毒手。」傅玉書的眼角突然抽搐起來。

赤松怒罵：「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天帝替傅玉書回答：「因爲他是我的孫兒。」

就連管中流也大嚇一跳，那些武當弟子一個個面色大變，全都以驚怒的目光望着傅玉書。

管中流把握機會，斷喝道：「正邪不兩立，我們拚命闖出來！」

兩個性急的峨嵋弟子當先衝出，傅玉書天帝齊動，只一招，那兩人便口吐鮮血，倒飛回去，命喪當場！

傅玉書接喝：「歸順的往左邊牆下，不要命的留在原地！」

人羣中立時起了一陣騷動，大半的往左邊移動，敵我勢力懸殊，形勢已實在很明顯。

蒼松亦隨着往左移，一面伸手拉赤松，赤松斷然一拂袖，步向傅玉書，戟指大罵：「叛徒！」

傅玉書冷截：「你自己動手，還是由我出手。」

赤松仿如未聽，緩緩向武當山那個方向跪下。「武當列祖列宗，赤松自入武當，不思進取，只知道爭權奪勢，現在知悔，却已太遲，惟有殉死，只望列祖列宗保佑，莫敎武當就此滅亡！」

聲落劍起，抹入了自己的咽喉。

走往左邊牆下那些武當弟子看在眼內，不禁熱淚盈眶，羞愧的垂下頭。

留在堂中那二十個也不到的武當峨嵋弟子却熱血澎湃，吆喝着一齊往外衝。

管中流依貝莎亦衝前，兩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

風袖電劍雨針雷刀迅速的擊下，天帝鐵拳狠辣，傅玉書那支變幻槍已六合爲一，毒蛇般挑刺！

這六人俱是一等一的高手，自然擋者辟易，管中流一看這情勢，知道要乘亂衝出去也是妄想，與依貝莎交換了一個眼色，一齊攻向傅玉書。

鮮血飛濺，人影縱横，吆喝慘叫聲此起彼落！

屍體一個個倒下，都是倒向管中流二人，他們雙劍連連刺出，都是奈何不了傅玉書，到他們突然發覺周圍都靜了下來，才知道大堂中就是剩下他們二人，天帝風雷雨電已將他們包圍起來。

傅玉書縱身跳開，笑笑道：「我以爲不必打下去了。」

管中流此時冷然收劍，看了依貝莎一眼。

依貝莎偎在他懷中。「無論你去什麼地方都不要拋下我。」

管中流點頭。「你放心——」目光轉向傅玉書。「我們若是死在你槍下反而是我們的恥辱。」

傅玉書嘆然道：「無論你說什麼我都不在乎。」

「因爲你已經是完全喪失人性！」管中流這句話出口，手中劍已穿過依貝莎的後心，再插入自己的前胸！

一劍兩命，依貝莎含笑死於管中流懷中，同時管中流亦氣絕，兩人相擁着倒下去。

傅玉書眼旁的肌肉一顫，緩緩轉過身去，沒有人知道他內心的感受，一個也沒有。

逍遙谷的弟子這時候亦四方八面湧來，火光照耀下，歡呼聲中，無敵門的匾額被砍下，砍成千百片。

× × ×

荒僻的小路上，一輛破舊的馬車在緩緩前駛，趕車的人與拖車的馬同樣老得躬着腰，掉了牙。

車廂內，沈曼君月娥無言相對，在她們後面，僵死一樣坐着雲飛揚，混身上下都凝結着霜雪一樣的東西。

他看來就像是一隻陷身蛛網中的昆蟲，但更像一條作繭自縛的蠶蟲。

沈曼君一直都很留意雲飛揚變化，他已經清楚是什麼一回事，也知道雲飛揚這時候絕對受不得任何的驚擾，所以一發覺形勢不妙，忙從秘道將雲飛揚運出去。

他們運得也總算還是時候，在他們離開不到半個時辰，龍鳳閣已被攻入。

那條秘道並非在龍鳳閣之內，若非無敵門總壇所有的弟子都忙於備戰，他們亦未必能够那麼容易混出來。

這麼多年來，沈曼君還是第一次離開無敵門，那一份悵惘不難想像。

× × ×

另一方面，在海邊海龍老人那幢小莊院的後院，獨孤鳳傅香君一樣相對無言。

在他們的後面有一座新墳，燕沖天就葬於其中。

那是七天前的事情，傅香君突然發覺燕沖天有些不妥，一探，竟已脈斷氣絕。

無論怎樣看，燕沖天已是個沒有生命的死人，傅香君無奈只有將燕沖天下葬。

她仍然留在那裏，只希望雲飛揚有一天回來，而她亦實在無家可歸。

雲飛揚沒有回來，反而走來了獨孤鳳，傅香君亦有些意外，當她知道無敵門總壇內雲飛揚大鬧婚筵的事情更感慨萬分。

她只有歎息，對於獨孤鳳沒有片言隻字的不滿，好像一個這樣溫柔美慧的女孩子，獨孤鳳又怎能不抱歉？

口裏雖然沒有說，她已經準備將雲飛揚讓出一半來給傅香君。

一說到雲飛揚，兩個女孩子都不由担心起來，雲飛揚沒有回這裏，到底去了什麼地方？是不是已傷得很重，半途不支？

想到不好之處，兩個女孩子都惶恐起來，傅香君接將獨孤鳳引到燕沖天墳前。

獨孤鳳方待跪下，突然發覺地面竟然在震動，傅香君亦有所覺，目光及處，掩口一聲驚呼。

那座墳墓赫然在四分五裂，緩緩的裂開來，傅香君驚呼着問：「鳳姊姊，這是怎麼回事？」

「屍變——」獨孤鳳這句話出口，一張臉亦發青。

語聲甫落，霹靂一聲，那座墳墓竟然爆開來，一個人隨即從墳墓中冲天飛出！

他滿面紅光，長嘯聲中，凌空疾翻了一個觔斗，落在傅香君二人面前。

二人面色一變再變，倒退三步，目定口呆，燕沖天却笑了起來。「傻孩子，你們在害怕什麼？」

傅香君驚魂稍定，奇怪地追問：「老前輩，你這是……」

燕沖天喜形於色，大笑道：「三十年苦練，今天終於讓我練成了天蠶神功。」

「天蠶神功？」傅香君獨孤鳳二人又

一怔。

「這是武當秘傳七絕之一，因爲先師被人暗殺，未能將最後的口訣傳下來，以至一直都不能練成功，到現在我才能參透其中的奧秘。」

傅香君獨孤鳳怔怔的聽着，燕沖天接道：「天蠶作繭自縛，正是置之死地而後生，這一種內功心法，必須深研內功的人才能够明白其中的步驟，却又要一個武功全無的人，才能够練至大成，我一直只知道用自己原有的功力去苦練，自然就越練越糟。」

傅香君道：「義父的意思，是必須先廢去自己的武功，從頭再苦練才成？」

「不錯，這正如一條蠶蟲，作繭自縛，蛻去本來的形狀，然後化成蝴蝶，破繭而出。」燕沖天歎息接道：「那天我雖然將藥服下，但想到年紀已老大，縱使能够再續上筋脈，亦未必能够有多大的作爲，不禁萬念俱灰，那知道腦海反而一片空明，悠然自得，眞氣循環不息，正如蠶蟲冬眠一樣。」

傅香君苦笑。「我還以爲老前輩眞的已經死亡。」

「那種冬眠的狀態的確與死亡無異，本來所練的內功也就消散，天蠶功反而逐漸形成，源源不絕的滋長。」

「恭喜老前輩。」傅香君獨孤鳳異口同聲，燕沖天突然省起，忙問：「飛揚在什麼地方，快叫他到來，我要將天蠶神功的秘奧傳給他，合我們二人之力，一齊重振武當派聲威。」

燕沖天這一問，兩個女孩子不由得相覷歎息。

知道了一切，燕沖天一樣感慨萬分。

× × ×

與此差不多同時，雲飛揚皮膚上那些白色的東西亦突然一片片裂開剝落。

月娥第一個看見，驚訝的叫起來，沈曼君一看反而笑了。

雲飛揚終於張開眼睛，沈曼君即時道：「恭喜你，終於練成了天蠶神功。」

「什麼？」雲飛揚怔住在那裏。

「當年你師父青松傷重垂危，爲我所救，知道沈家以內功見長，又一直參透不通天蠶神功，所以將一份抄交給我，希望我能够參透其中關鍵，這些年來我始終無所得，之前爲了救你，將內功注入你體內，那知道竟如長江大河，一發不可收拾，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夫人，我還是不明白。」

沈曼君漫聲輕吟。「苦恨年年壓金綫，爲他人作嫁衣裳——」

雲飛揚心頭一動。「夫人的意思是天蠶功雖然是由夫人練，却只是一股眞氣，注入了在下的體內才發生功效。」

沈曼君歎息道：「蠶繭終究是要經過另外一番剝繭抽絲的工作才能够編織成衣，天蠶作繭，不爲己用，創這天蠶功的人，也實在用心艮苦。」

月娥揷口道：「公子，夫人將天蠶功傳了給你，自己的內功便散盡了。」

雲飛揚聽到這裏，忙拜倒地上。「夫人的再生恩德，雲飛揚沒齒難忘。」

沈曼君伸手扶起雲飛揚。「公子不必謝我，一切都是天意。」

雲飛揚這才留意到周圍的環境。「這裏到底又是什麼地方？」

「一戶農家。」月娥應道：「離開無敵門已很遠，應該是安全的了。」

「莫非無敵門那兒出了什麼亂子。」

沈曼君搖頭歎息，月娥接應道：「無敵門已經被武當峨嵋兩派聯手攻陷，我們是乘亂逃出來。」

「哦？」雲飛揚大感意外。

「但不知怎的，武當峨嵋才攻下無敵門，又被什麼逍遙谷的人制服。」

雲飛揚一聽面色大變，也同時省起了傅玉書，握拳道：「是他！一定是他！」

「誰？」沈曼君脫口追問。

「傅玉書！」雲飛揚沉痛的說道：「武當派現在的掌門人，逍遙谷那天帝的孫子。」

沈曼君長歎。「這個人亦可謂城府深沉了。」

「是了夫人，你現在有什麼打算？」

「我是希望先找到鳳兒。」

「她——到底怎樣了？」

「在你逃入龍鳳閣同時，她亦逃出了無敵門，那該是去找你的了。」

「若是這樣，我想她一定會到燕師叔那兒。」

「是那兒？」沈曼君接問。「公子可否指點我一條……」

「我這就送夫人走一趟。」

「有勞公子。」沈曼君一欠身。

「夫人言重。」雲飛揚忙讓開。

× × ×

雲飛揚將沈曼君主僕送到燕沖天那兒的時候，燕沖天正準備走一趟武當，相見彷如隔世，不禁唏噓。

沈曼君母女亦一樣。

知道雲飛揚得沈曼君之助，也練成天蠶功，燕沖天雖高興，心頭亦難免奇怪。

——沈曼君與青松到底是什麼關係，青松爲什麼要私傳她天蠶訣？

他雖然奇怪，並沒有追問，經過這一刦，他的性情已改變很多。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算了。

當前要解決的是逍遙谷的問題，他最後決定與雲飛揚闖一闖逍遙谷佔據的無敵門總壇。

雲飛揚當然不會反對，獨孤鳳心懸獨孤無敵的安全，亦要隨往走一趟。

只有傅香君最是爲難，她還是決定留下來照顧沈曼君，燕沖天雲飛揚他們都明白傅香君的心情。

獨孤鳳也明白，覺得傅香君實在比自己要好，比自己更可憐。

她悄然將雲飛揚拉過一旁，叫雲飛揚好好開解傅香君，這都看在傅香君眼內。

她明白他們的心意，也只有這些話。

「大丈夫有所不爲，有所必爲，只望你手下留情，饒我爺爺與哥哥一死。」

雲飛揚不假思索點頭。

滅絕九重

火光不怎樣明亮，石室陰森，獨孤無敵的面色更陰森。

石室在荒郊古刹中的一個枯井下，說秘密，實在够秘密，所以距離無敵門總壇雖然很接近，逍遙谷的弟子也雖然搜索過這附近一帶，並沒有發現。

這個石室本來是上一代無敵門的門主夏侯天聰建造，以備必要時藏身之用，夏侯天聰結果沒有用，反而他的弟子獨孤無敵用到了。

無敵當然很感觸。

墮崖之前他已經作好準備，所以他非獨沒有死在嶙峋亂石之中，且及時抓住了一條野籐，穩住了下墮之勢。

憑他的武功，要爬回崖上，當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他受傷雖然不輕，到底苦練了數十年的內功，內力深厚，還能够將傷勢暫時壓下來。

上了斷崖，他不敢下山，找了一個隱藏的地方藏起來，運功療傷。

在山上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公孫弘就走上來，到處找尋無敵的下落，確定了完全安全，無敵才敢走出來與公孫弘會面。

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狼狽，公孫弘看見師父這樣子，亦不禁心頭愴然。

然後他們就夜行晝伏，回去無敵門總壇附近。

雖則是意料之中，但看見無敵門總壇易手，逍遙谷弟子進進出出，無敵亦幾乎氣得吐血。

可是他仍然忍下來。

以後的日子就在密室中渡過，現在無敵的傷勢已完全痊癒。

公孫弘一直照顧無敵的起居，有時間就化裝外出打聽消息。得到的都不是好消息，但仍然到今日才對無敵說出來。

——無敵門已經全面崩潰，各地分舵的弟子走的走，散的散，不少已改投逍遙谷。

無敵聽了反而大笑起來。

「青松當日在玉皇頂的說話實在甚有見地，無敵門到底烏合之衆，樹倒猢猻散。」笑語聲一頓，無敵突然一揮手。「你在外替我把關。」

「師父——」公孫弘欲言又止。

「這一次，我一定要將滅絕神功練好。」無敵的語聲非常堅定。

——青松已死，無敵門被逍遙谷攻陷，沈曼君是必亦無倖理。

又還有什麼再能够令無敵分心。

× × ×

半個月過去。

入夜，公孫弘方待就寢，突然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响，一驚回頭，霹靂一下轟鳴，石室的門戶就片片碎裂，爆炸開來。

他連忙閃過一旁。

石碎未碎落，無敵就有如御風飛行，平地三尺凌空射出來。

他盤着雙膝，出了石室，雙脚才一直站在地上，穩如泰山，衣衫却仍鼓風，半晌才平下來。

公孫弘一看已知道什麼一回事，忙上前拜倒。「恭喜師父。」

「總算已練成了第九重，至於第十重，我看今生是休想的了。」無敵雖然這樣說，仍難掩面上得色。

公孫弘忙問：「師父，你練成了第九重的滅絕神功，是否就可以平反敗局？」

無敵搖頭。「若是單打獨鬥，即使只得八重的功力，逍遙谷也沒有人是我的對手，但他們若是聯手圍攻，我即使能够一一擊殺他們，只怕亦要付出相當代價。」

一頓才又道：「要平反敗局，在目前還得花一些心思。」

「看來師父已胸有成竹。」

無敵只是笑，在閉關之前，其實他就已經有分寸的了。

× × ×

又過了三天。

旭日方升，無敵與公孫弘就出現在已變成逍遙谷總壇的無敵門總壇大門外。

守在大門外的逍遙谷弟子一見無不大驚，消息早已有人報進來，但竟然是事實，他們又那能不慌。

大門立即關閉，亦立即被撞開，在門後的幾個逍遙谷弟子被震得倒飛了開出，口吐鮮血，當場喪命。

無敵昂然走進去。

逍遙谷一衆弟子亂成一片，也就在這個時候，傅玉書出來了，左右風雷雨電，一字排開。

傅玉書隨即一揖。「原來無敵門主駕臨，怎麼不着人先來通傳一聲，讓我們知道迎接。」

「回自己的地方也要通傳，未免太笑話。」無敵冷笑。

「這的確是門主的地方，只是，我們現在就算送還給門主，這麼大的地方，門主師徒二人如何住得了。」

「少廢話，叫你爺爺來見我！」無敵斷喝。「去！」

「我已經來了。」天帝應聲出現在大堂前的石階上。「無敵，你倖免一死，本該就天涯亡命，找個地方躲起來，怎麼還要來惹事生非？」

「我爲什麼要來，你們應該明白。」

「明白是明白，但好像你這種老江湖，竟然還不自量力，却實在令人意外。」

「都是廢話！」無敵連聲冷笑。

「你當然有備而來，依我看，滅絕神功只怕又更上一層樓的了。」

無敵似有些詫異，沉聲道：「你們誰先來？」

天帝負手向天。「滅絕功雖是武林不可多得的絕技，可惜閣下只得兩隻手。」

公孫弘在後大聲道：「四隻！」

天帝呵呵大笑，旁邊雨笑應道：「公孫堂主給雲飛揚那麼一氣，莫非竟氣到也去練滅絕神功了。」

公孫弘怒叱：「你胡說什麼？」

雨格格笑道：「若非如此，堂主的口氣又怎會這樣大？」

公孫弘怒不作聲，天帝笑接道：「即使四隻手，還是少了些。」

無敵斷喝道：「這樣說，你們又準備聯手圍攻的了。」

「門主神功蓋世，萬不得已！」天帝一揮手，風雨雷電身形便展開。

無敵目光一閃。「風雨雷電大陣，見識過了！」

語聲甫落，雨針已射至，無敵雙掌一合一分，一股掌風劈出，將射來的針雨疾撞了回去！

雷刀緊接刺下去，無敵轉身一掌，「叭」的正擊在刀身之上，連人帶刀將雷震回去！

風袖捲向公孫弘，却被公孫弘閃開，電劍凌空一劍飛刺雖快，還是差一寸才能够刺在無敵身上。

無敵轉身，彈指，「叮」的將電劍彈開，揉身接上！

天帝即時喝一聲：「變！」

風雨雷電應聲身形交錯，迅速變換，無敵的身形亦緊接變動，雙掌動處，勁風呼嘯。

以風雨雷電大陣的迅速變化，本來很容易將無敵强勁的掌力消解於無形，可是無敵這一次的掌力，與此前觀日峯一戰，明顯的已不一樣。

此前無敵的掌力與一般的高手並沒有多大不同，只是更加强勁，一掌劈出，有如排山倒海，勢不可當。

可是在風雨雷電大陣之內施展，以風雨雷電四人兵器身形變化的迅速，絕不難將之切成數股。

現在無敵的掌力一發，却是循環不絕，有如深海的漩渦一樣，風雨雷電儘管變，非獨切之不斷，反而逐漸被牽制。

無敵的身形同時旋轉，越轉越急，連劈四十九掌，硬硬將陣勢擊敗，再將四人迫得靠在一起！

天帝一見，暗呼不妙，與傅玉書身形齊展，疾掠上前，四掌急落，將無敵的掌力震開。

無敵哈哈一笑，倒退回公孫弘身前。

天帝傅玉書一左一右的在風雨雷電四人兩側，面色凝重，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他們都看出無敵的武功事實又跨前一步。

風雨雷電更清楚，面色却不大好看。

天帝上下打量了無敵一遍，突笑道：「看來失敗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無敵只是「嗯」的淡應一聲，雙掌一合，「叭」的一聲，再一分，看似便要撲上，那知身形一動，反而退後，公孫弘的手中卽時多了兩支銅管，無敵的毒針暴雨一樣從銅管中射出。

——天絕地滅搜魂神針。

當日在峽谷，無敵門用來對付子母金環的就是這種暗器，雖然誤中副車，已充份表現出這種暗器的威力。

無敵以一敵四，擊破風雨雷電大陣，從容不迫，綽有餘裕，却就在這種穩佔上風的時候施用暗器，更在出人意料。

這當然是早有預謀。

天帝眼利，兼且老謀深算，無敵一退，他已知道不妙，想也不想，身形立即倒飛，同時喝一聲：「退！」

傅玉書的反應也不慢，身形立起，武當六絕的「飛雲縱」果然不同凡响，一縱便上了滴水飛簷，暗器盡從他脚下射空。

風以輕功見長，雖然在聽到那一聲「退」之後才退，一退便已退出暗器的範圍之外。

雨一生研究暗器，對於暗器的認識，無疑在各人之上，一眼瞥見，已知道公孫弘手中的是什麼暗器，與天帝那一聲「退」同時，偏身貼地疾滾了出去，一雙衣袖之上却仍釘上了不少暗器，當塲捏了一把冷汗。

電亦退，那支長劍同時展開，他的應變不能說慢的了，但比起那些毒針是慢了一分，那刹那，身上也不知中了多少毒針，他大喝，縱身猛拔了起來，凌空一劍，疾刺向無敵。

這一劍既勁且快，無敵却一些也不放在眼內，身形一動迎上前，間不容髮之間讓開了劍尖，雙掌夾着劍峯連拍了十下，那支劍竟被他拍得一截截斷下。

他却沒有攻向電，在他雙掌拍到第十下同時，電已凌空倒下來，七竅流血，面色紫黑。

雷亦同時倒下，倒在無敵的脚前，一截斷劍釘在他的咽喉內。

斷劍是無敵發出，雖然沒有這一着，雷也是難逃一死，可是雷已經衝到面前，斬馬刀已隨時準備斬下，何況那截劍正好利用。

雷的面更恐怖，那之上插滿了毒針，紫血迸流，肌肉已扭曲。

無敵身形一轉，如箭射前去，左手中出現了另一支那樣子的銅管，直追天帝與風雨。

傅玉書這時已凌空躍下來，一見這情形，怪叫一聲，忙亦倒翻進去。

四個人簡直就像是喪家之犬，一刻也不敢逗留，幸好雷電的撲前，阻擋了無敵一會，沒有立即被無敵追近。

無敵直追入忠義堂。

天帝身形翻滾，閃進一條柱子後面，風一掠直掠上高樑，傅玉書亦不慢，掠到一幅幔幕旁邊，已隨時準備掠進去。

雨翻手洒出了一蓬針雨，接掠進了迴廊。

無敵右掌一揮，針雨盡被擊散，凌空落在堂正中，目光一揚，大笑道：「姓傅的，這樣逃怎像一谷之主，一派宗師？」

天帝從柱後轉出半身，冷笑。「門主以七巧童子的絕毒暗器來開路，我們怎能不逃。」

無敵大笑。「逃不是辦法。」

「的確不是。」天帝大喝一聲，竟像要撲出來。

無敵不爲所動，天帝也沒有眞的撲出，那刹那，無敵脚下突然感覺一軟，他一驚，身形方待拔起，雨針已凌空洒至。

傅玉書右手同時一揚，亦射出七種不同的暗器來，封住了無敵的上方。

無敵顧得閃避封擋暗器，一個身子便疾往下墮去。

那附近方圓逾丈的地面竟露出一個大洞來，無敵的身子就墮進這個洞裏。

這實在大出無敵的意料之外，自無敵門開設以來，就已經有這個忠義堂，這數十年來他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這個忠義堂之內渡過，可以說，沒有人比他更淸楚這個地方的了。

每隔十年，這個忠義堂都會修葺一次，一次比一次的氣派大，却是從未設過陷阱。現在非獨出現了一個陷阱，而且他還被迫進這個陷阱內，不由他勃然大怒。

那個陷阱也相當深，底下倒插着無數利刃，四壁也是，無敵差不多貼着一面刀壁墮下，裂帛聲中，被刀鋒劃傷了好幾處，皮開肉翻。

他的身子及時一翻，左手那支鋼管點在底刃一支利刃上，「叮」的一聲，那支利刃齊中而斷，他的身子接着往上拔起了來。

也就在這下子，陷阱的出口，四壁的邊緣，「錚錚錚」的彈出了好些兒臂粗的鐵枝來，交錯封住了陷阱的出口。

無敵一頭幾乎撞在鐵板上，傅玉書鎖喉槍即時插下，插向無敵的咽喉。

無敵偏身急閃，三寸槍尖仍插進他的左肩膀內，他的肩膀也立即脫出了槍尖。

鮮血怒激，無敵的身子疾往下落，「叮叮叮」雙脚連斷三支利刃，終於站穩。

傅玉書大笑。「無敵，這一次你還能逃到那裏去？」

無敵悶哼。「陰謀詭計，不見得是本領。」反手封了肩膀幾處穴道，阻止鮮血再往外流。

天帝笑問：「老朋友忘記了方才毒針的事了。」

無敵面色鐵青，一聲不發，方才他豈非也是陰謀詭計，以毒針射殺雷電。

天帝接問道：「你大概怎也想不到我竟會在這裏佈置了這個陷阱。」

無敵的確想不到，天帝又說道：「這個陷阱本來並不是用來對付你，當然用來對付你亦無不可。」

雨探頭接道：「門主怎麼還不將那支銅管丟下？」

無敵冷笑。「我幾乎忘了雨當家精研暗器，這假的東西原狀就不容易瞞得過雨當家的眼睛。」

「我也是給趕入堂內才看出。」雨嬌笑。

公孫弘這時候已經撲進去，看見那個陷阱，當塲傻了臉，一會才叫出來：「師父。」

雨應聲回頭。「你這個師父今天是完了。」

公孫弘怒吼，雙手一翻，日月輪在握，疾衝上前去。

「不要命的來了！」雨冷笑。

風接道：「雷電兩條命，這也是兩條命，」身形一動，眨眼便已到了公孫弘面前，雙袖連揚，「拍拍拍」的疾向公孫弘掃到。

雨着笑問道：「要不要我助你一臂之力。」

「不用！」風應聲雙袖連掃，將公孫弘迫退了十多步。

公孫弘那一雙日月輪雖然鋒利，却竟削不斷風的雙袖，身形的笨重，與風的靈活，更是强烈的對比。

風迅速繞着公孫弘轉動，再揮出一袖，都是拂向公孫弘面門。

袖未到，勁風已刮到，公孫弘日月輪慌忙護住了面門，冷不防風突然一袖向他的腰間捲來，「拍」的捲了個正着。

公孫弘一身橫練功夫，可是吃了這一袖，仍不由一陣血氣翻騰，下盤猶未穩，風的另一袖已又向他的眼睛掃到。

他偏身旁閃，腰間又挨了一袖，整個身子都給捲得疾飛了起來。

風袖拂不停，公孫弘心頭一甜，立時，又挨了幾袖，身軀凌空，連翻了幾個筋斗。

風大笑欺上，雙袖一齊拂在公孫弘身上，將公孫弘拂得向東面高牆撞去。

雨右手接一翻，一蓬鋼針射出。

公孫弘眼看便要撞在牆上，腰倏的一折，及時一個觔斗，穩立地上，雨的針也就在這個時候射到了。

這一把雨針毫無聲息，風亦有言在先，不用雨插手，公孫弘竟就信以爲眞，等到他看到雨針射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閃避。

那些雨針却沒有將他射成刺蝟，反倒從他身旁空射了過去。

一個人同時落在公孫弘的身旁，也就是這個人劈出一股掌風，將雨針完全震飛了。

對他們來說，這個人絕不陌生。

「雲飛揚！」他們幾乎同時叫出來。

雲飛揚目光在天帝傅玉書等人面上掠過。「久違了幾位。」

天帝怒喝道：「姓雲的，你又跑來生事？」

雲飛揚不答，目光最後落在傅玉書面上。「傅大哥安好。」

傅玉書皮笑肉不笑的道：「托福，還好。」

雲飛揚沉痛的道：「傅大哥相信這一次不會再欺騙小弟的了。」

傅玉書點頭。「事情到這個地步，的確已沒有再欺騙你的必要。」

雲飛揚接問：「主持的死到底是誰下的手？」

傅玉書笑道：「除了愚兒還有誰？」

雲飛揚目光凌厲。「那麼白石謝平又是怎樣死的？」

傅玉書反問：「你難道還想不透？」

雲飛揚歎息。「婉兒師妹又到底怎樣了？」

傅玉書沉默了一會，才道：「我不知道。」

雲飛揚怔怔的望着傅玉書。「我看你也不會害死她。」

傅玉書淡然一笑，雲飛揚接道：「不管怎樣，我仍得多謝你的教導。」

傅玉書道：「多謝完了，你就要報殺父之仇？」

雲飛揚道：「父仇不共戴天。」

傅玉書點頭道：「這個理由已經足够了。」

雲飛揚接道：「武當派弟子的血債也一樣要算清楚。」

傅玉書大笑：「你雖然是青松的兒子，可不是武當的弟子，替武當弟子算賬什麼的話，還是不要說的好。」

一頓又說道：「初上武當我的確不很明白，以你的資質，怎麼青松總是不肯收你爲弟子，原來你並非來歷不明，只是青松有口難言，不能够公開承認你是他的兒子！」

雲飛揚的身子顫抖了起來。

「青松這個牛鼻子想不到如此風流。」天帝亦大笑，「武當派的沒落他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這些話無敵都聽得很淸楚，他心情的激動絕不在雲飛揚之下。

——雲飛揚是青松的兒子，與鳳兒豈非就是兄妹？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無顏將寶圖交回邵一子，便告辭離去。邵一子即與左瞎子乘船他往，傍晚，船抵一小鎮，兩人乃登岸，投宿於黃葉樹老棧。深夜，相對一室，邵一子展圖於桌，左瞎子按圖索驥，旋摸旋誦，邵一子則如言紀錄，邊聽邊書。左瞎子摸索未竟，而邵一子已覺其詞多屬訛誤，乃突將圖收回，藉詞疲倦，即和衣登榻，未幾，鼾聲大作。左瞎子以有機可乘，即燻悶香拋向對方。良久，見無動靜，便躍至邵一子床前，掠去寶圖，繼而欲置其於死地，豈知出手一劈，却爲對方反擊……

彌留付重託　鐵肩担道義

把握着這一刹良機，牀上的邵一子倏地一式「兔子翻」，疾如電閃般的躍了起來——

前撲、遞手、貼身，三式一體，猝然施展出來，其勢絕快，一來是雙方相隔極近，再者是左瞎子完全昧於自信，作夢也想不到邵一子竟會有此一手，再加上邵一子出手的勢子極快，這許多因素加在一起，左瞎子再想閃躲，那裏還來得及？

只聽得「克」的一聲骨响！一隻左臂已吃邵一子反手結實的拿住了，由於用力過猛，竟然把他左大臂的骨結鐶給卸了下來！

左瞎子原來可以施展「左鋼錘」的一式殺手，力搗對方心窩，無奈偏偏肩骨脫了白，這時一經用力，只痛得他全身連打冷戰，差一點叫了出來。

邵一子一招得手，更不少緩須臾，緊接另一隻手斜着由左瞎子後背繞過來，只一下已拿住了左瞎子後頸的軟筋——

衆所週知，這根筋關係着一個人通體上下的力道總樞，是以被邵一子一經拿住，左瞎子頓時全身上下一陣子發軟，連動彈一下也是萬難了。

「啊……你……邵……邵老哥，你這是……？」

「姓左的，你上當了！」

一面說，邵一子已把左瞎子挾持着到了桌前，冷笑說：「坐下！」

左瞎子倒是眞聽話，叫他坐下他眞的就坐下了。

「邵老兄……你萬萬手下留情……」

「你想不到吧！」邵一子冷笑着道：「你的這點鬼伎倆是瞞不過我的！」

一面說他彎下身子，拾起了地上的那個內藏迷藥的棉球，用力拋出窗外，隨着他推出的手掌，關着的兩扇窗戶倏地敞開來！室內烟霧頓到間流向窗外。

邵一子冷笑道：「我對你已存有疑心，若是防範不週，這一次料必已死在你的手中，看起來你遠比白天所遇見的那些人更爲可惡！」

左瞎子由於一隻手連同大臂仍在對方倒擰挾持之下，只覺得疼痛難當，稍一移動，彷彿肩骨就要折斷，只痛得額上冷汗涔涔直下。

「邵大爺有話好說……有話好說！請你手裏輕一點好不好……難道你還怕我一個瞎子跑了？」

「瞎子？」邵一子笑了一聲：「你以爲我眞會相信你是個瞎子？」

「那……？」左瞎子硬着嘴道：「難道我這個瞎子是裝出來的？」

「哼！是眞是假，我們現在就看看！」話聲出口，邵一子倏地分出二指，直向對方眼睛上插落下去——

左瞎子大叫一聲，向後就倒，無如一條大臂還在對方挾持之中，這一動錯動骨節，又是「克！」的一聲，疼得他差一點要昏了過去！

邵一子並非眞的要傷他眸子，只是看中其中有詐，有意試探一下——

他內功精湛，曾練過一陽指功力，兩隻手指一經遞出，離着對方雙眼還有數寸，指力先已透出，力道透處只聽見「波」的一聲細响，一雙白白的眼珠子，已由對方目眶之內滾了出來！落向桌面！

左瞎子「啊！」了一聲，慌不迭抬起一隻手，就向那玩藝兒抓去，只是却不及邵一子手快，先已搶在了手中！

——那是什麼眞的眼珠？——敢情竟是兩枚蠟殼兒！

那蠟殼兒呈半圓形，摹仿着白眼睛珠子作的，看上去維妙維肖，一經裝在眼睛上，簡直就像那些睜眼瞎子一般無二！

左瞎子西洋鏡被拆穿了，滿臉沮喪悔恨，又驚又怕的注視着邵一子，全身連連顫抖不已。

「哈哈！」邵一子狂笑了一聲，聲嚴色厲的打量着他道：「姓左的，你還有什麼話說？」

左光斗緊緊咬着牙，想是剛才對方指力觸得眼睛過份力猛，傷了瞳子，使得眼淚汩汩淌個不已——

這一會他自忖必死，倒也狠下心來。

當時挺了一下身子，獰笑道：「事情既已被你拆穿，還有什麼好說的，左某人流年不利，今天毀在了你的手上，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邵一子見他死到臨頭還要嘴硬，心裏一火，霍地舉起右掌待向他頭上落去，可是轉念一想，這隻手却停在半空中，落不下來。

「你以爲我就殺不了你？」

左瞎子翻起臉來打量着他，冷笑道：「如果你夠聰明，你就不能殺我！」

「爲什麼？」

「因爲，嘿嘿！」左光斗獰笑着道：「除非你已經不打算要那批布達拉宮的藏寶了？」

邵一子怔了一下，寒聲道：「你以爲非你不可麼，再說我已經記下了所有你所說的！」

「嘻嘻……老爺子，你難道眞的以爲我所說的都是實話？」

「哼哼……」邵一子手下加了一成力，幾乎把他那隻膀子擰得翻了過去：「你這個陰險的東西！」

姓左的頭上已見了汗，臉上青筋暴跳，可見痛不可當，只是他却強忍着痛，哼也不哼一聲。

「現在你就給我寫！」邵一子一面拿出寶圖攤開來，桌上紙墨現成，他抽筆在手道：「你說我寫，你小心，若是前後不符，故弄玄虛，這次我必定饒不過你！」

左光斗冷笑道：「我自己會寫，又何必要勞你動筆！」

邵一子遞過紙筆道：「那更好，你就寫！」

左光斗翻了一下眼皮：「難道就叫我這樣寫？」

邵一子冷笑一聲，霍地鬆開了緊勒着他的那隻右手，他當然不會這麼大意，手勢一鬆，已把插在小腿上的一口短劍拔了出來，劍勢一出即點在了對方後心上，只要對方有一點不實在，立刻就可取他性命於彈指之間！

左光斗拖着那隻手活動了半天，才能慢慢抬起一點，他冷笑道：「我的骨節已脫臼了！」

邵一子道：「我知道，但是並不礙你寫字！」劍尖一挺，幾乎刺進了對方肉裏邊！

「寫！」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話說？

左光斗抖顫顫的拿起了筆來，長嘆一聲道：「我們有言在先，我如把寶圖上譯文寫好，你却要饒我不死，否則就是拚着一死，也絕不寫一個字！」

邵一子道：「那就要看你是不是眞心誠意了！」

由於這篇藏寶說明，左光斗剛才已譯過大半，再者邵一子也下過多年苦功，大體上說來，他已有個概括的認識，只有幾處關隘所在還有待推敲，所以想要瞞他實在困難。

基於這個因素，這個冒牌的左瞎子想要瞞他便十分的不容易了！

寫了幾行，左瞎子抬起頭來長長吁了一口氣。

邵一子道：「怎麼不寫了？」

左瞎子嘆道：「我是在想，您眞的決定把這些金銀珠寶都交回給布達拉宮？」

「當然，這有什麼不對？」邵一子手中劍向前微挺，劍尖刺進了半寸！

左光斗打了個寒顫，鮮血順着劍尖汩汩的淌了下來，他啊了一聲，不敢怠慢繼續寫下去！

邵一子聚精會神的注視着，他雖然不能完全明白寶圖上那些奇怪字體的涵意，但是想要騙他却是極難之事！

寫着寫着，忽然左光斗就覺得背上一痛，敢情邵一子的劍尖又挺進了一些！

「慢着，你再想想這句話沒有錯麼？」——邵一子冷冷的聲音，就在他耳朵旁邊！

左光斗顫抖了一下，兩相對照之下，極不自然的提筆改了一個字！

邵一子點點頭道：「這就對了，如果再有類似這樣的情形，可就怨不得我劍下無情了！」

左光斗鼻子裏哼了一聲，忍着背後劍尖刺身之痛，一口氣把譯文寫完，長嘆一聲道：「現在你總可以放心了吧。」

邵一子先收下了寶圖，再把對方所書寫的譯文拿起仔細看了一遍，相信無誤，即使有錯，憑自己的智慧觀察也可解決。

多年憂慮，一朝解決，心裏很是高興，只是眼前這個左光斗如何打發，倒令他一時拿不定主意。

左光斗獰笑一聲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難道你說話不算？」

邵一子冷冷一笑道：「你這個人城府太深，我在想這麼多年以來，你一直把自己偽裝成一個瞎子，自然是有很深的用意，你能告訴我爲什麼嗎？」

左光斗呆了一呆，搖搖頭說：「這個……無可奉告，而且與你沒有關係！」

邵一子冷笑着搖了一下頭道：「不會沒有關係的！據我所知，你在甘州頗爲富有，而且有幾號買賣在做生意，當地住民都叫你是『左瞎子』，就連爲你作事的親信手下也被你瞞過……現在我懷疑到你這些財產的來路不正……莫非是你……？」

左光斗嘿嘿一笑道：「老爺子，你說這些又有什麼意思……如果沒有別的事，我可以走了吧！」

邵一子搖搖頭道：「我只是說饒你不死，却沒有說要放你離開！」

左光斗瞪圓了兩隻眼道：「你要對我怎麼樣？……」

邵一子手中劍已改指向他咽喉，另一隻手待機抬起，待向他胸前拍去——

原來邵一子已認定了左瞎子定非善類。自己眼前雖以發掘那批寶藏爲第一要務，却也不能輕易就放虎歸山，況乎對方已盡悉了寶圖機密，雖說不一定能全記腦內，到底是個隱憂——有了這一層顧慮，邵一子便決定先把他留在身邊！待機再作決定——

眼前他這一掌，明似無奇，其實却大有名堂，五指分開各自照顧着一處穴道，這種打穴手法，江湖上還不多見，左光斗一經中掌便只有聽憑他擺佈的分兒了！

左瞎子既非眞的「瞎子」，當然不會這麼受人擺佈，況乎他早巳城府在胸，一直在等待着適合出手的機會，這時見狀，假作着往後一退的當兒，雙肘同時揚手！

「卡！」的一聲，其實應該是兩聲，是因爲聲音混在了一起，乍然聽起來好像是一聲！

一雙極爲細小但尖猛有力的弩箭，穿透了他的衣袖，直向邵一子身上直射了過來。

這一手邵一子眞的沒有想到，不禁霍地吃了一驚。

那雙小小弩箭，體積雖小，却是勁猛力足，乍然一出巳臨向邵一子雙肋打來，就算他是一等一的高手，當此一刹間，也不由迫得他向後打了一個踉蹌。

左光斗的用心其實正是如此——把握住此一刹良機，只見他左腕揮處，几上燈盞應手而滅，隨着他騰起的身勢，怪鳥也似的向外穿出！

這一手看似無奇，其實却能收到實效！首先燈光一滅全室頓呈黑暗，緊接着左光斗巳快速飛身而出，等到邵一子打落暗器，警覺到對方消逝，忙速追出時，顯然巳落後了一步。

前文曾敍及這個「黃菓樹」客棧，是爲一棵千年古老黃菓樹所覆蓋濃蔭把七八丈方圓的天空都掩遮得密密實實！

邵一子快速翻出窗外，只見一片烏黑，那裏分得清一切——夜風吹過，樹帽子刷啦啦的一陣响動，才見幾綫月光穿枝射下——

猛可裏就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老子看不慣的就是你這種人，龜兒子的，還不給我下去！」

聲音顯示着濃重的蜀音，語聲一落，耳聽得頭頂上樹枝「克喳！」的一聲，一根碗口粗細的橫出枝椏，驀地齊根折斷，由空中墜落下來！

隨着這根折斷的枝椏，一條人影同時墜落下來——不正是那個冒充瞎子的左光斗又是那個？

邵一子正在心裏納悶暗中發話的這個人是那個？便糊里糊塗的落下一個人來，既然是左光斗，豈能輕易放過了他？

——只是既承暗中人帮忙，便不能失禮，當下雙手抱拳，向空中那人拱了一下，道：「多謝閣下帮忙，等一會再當面謝過！」

那人顯然藏身在樹身之上，只是那麼大片的濃蔭，想要發現他的確實藏處，却也不是容易之事。

隨着邵一子話聲之後，空中嘿嘿一笑道：「老哥子用不着客氣，這個老小子過去裝瘋賣儍，好好人要假裝成瞎子，在西北地方壞事幹絕了，行有行規嘛，老子早就想要整他了，今天正好碰在老子手上，本來早就想給他龜兒子來個大卸八塊，咳——格老子話可又說回了，凡事總應該有個先來後到，既然你哥子出手在先，老子便只好在旁邊打下手了，廢話少說，你哥子這就快動手吧，不要叫這個龜兒子開溜了！」

話聲顯然來自樹上，只是憑着邵一子這等精湛功力造詣之人，却亦不能分辨出那聲音確切來處，聲音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彷彿全賴風力傳送，確乎怪異巳極！

邵一子默察之下，心中暗自吃驚，知道今夜，自己可是遇見了極爲厲害的人物了。

——由對方暗中這個聲音的傳送，他巳可斷定這個人必然具有極高的內功造詣，所謂「收之藏芥子，放之瀰六合」，聲音的大小來處巨細，幾可任意調整傳送，邵老人雖是在西北道上獨當一面的人物，但是他自信距離達到這門功力的地步，尙還有着一段距離！——

剛才那一番話，聽對方口氣，似乎早巳不恥左瞎子之爲人，有心除此一害，現在却留給邵一子動手，那麼沉重的蜀音，設非仔細聆聽，還眞不易懂。

按說，邵一子忽然得了這麼一個帮手，理當是高興之事，只是他却高興不起來，第一，這個人與自己素不相識，萍水相逢，還弄不清他的眞實來意。

再者來人口氣十分托大，邵一子自忖巳是坐七望八的長者，對方居然開口「老子」畢口「老子」，四川話老子即是父親的意思，這一點邵一子心裏非常不快，只是眼前却不便發作，且待收拾了左光斗再說。

這只是邵一子這方面的想法——

另一方面的左光斗，其實在一聽到樹頂老人開口說話之初，巳嚇得魂不附體，原來他們早巳是舊相識——

樹頂老人話聲方自一落，左光斗便不顧一切倏地飛身，施出全身力道，向外縱出——

邵一子一驚之下，正待追去，忽地空中傳出一聲狂笑，先前發話老者聲音道：「龜兒子想跑？」

話聲發出，似乎整個黃菓樹都爲之震動了一下，一股絕大的風力，倏地自空中逼下，其勢之快，有如大風天降！

左光斗身子原巳縱出了丈許以外，霍地爲這陣風力當頭迎面一擊，便不由自主的倒震了回來，「噗通！」摔了個四脚朝天！

左光斗身子一個咕嚕竄起來，第二次改向另一面奮身縱出，他自從聽到了樹頂老人特殊的口音後，早巳猜知了對方是誰，自己要是落在了他的手上，可眞是萬死無異，是以不顧一切也要拚死逃命不可！

——他又那裏想到樹頂老人既是有意擒他，他又如何能逃得開？——這一次並不比前一次好，身子才自縱出一半，倏地當頭呼！地一股疾風掃過！

一條人影，有如飛雲過空，襯托着衣襟蕩風的一片呼嚕聲，待到左光斗警覺不妙時，對方赫然巳落身面前！

黑夜裏邵一子還看不清對方的臉，只覺得來人有着一副瘦高的身裁，身上衣服似甚肥大。

隨着這人落下的身勢，右手揮處，直向着左光斗迎頭兜揮了過去！

左光斗來的快，退的更快！隨着對方揮出的大袖，一下子迎了個正着，頓時摔出了丈許開外！

這一次較諸前一次摔得更重。

上一次是四脚朝天，這一次却是四脚朝地，「噗通！」一下子，連頭帶臉都擦着了地面，頓時皮開肉裂！

左光斗一個咕嚕再次爬起來，却被邵一子趕上來的迎面一掌打得滿臉發花——

邵一子趕上一步，短劍一揚，待向對方前胸劈落下去，忽然間，他心中閃電般的興起了一個念頭——「我與此人究無大仇，何以非要制其於死命不可？」

這一念之興，使得他原本巳將遞出的劍忽然中途改向，改劈爲撩，倏地向側方划出，「嘶！」一聲，將他前衣劃開了尺許長的一道口子。

左光斗自忖必死的當兒，忽然意外逃生——

驀地向後打了個閃！大聲道：「老爺子救命！」

他不向邵一子討饒，却反倒向對方討饒，那是看準了邵一子居心仁厚，不會要他性命，骨子裏怕的却是另一個索命的惡神！

邵一子一劍留情，耳中再聽得對方呼救之聲，便是無論如何萬難再次興起殺機，聆聽之下，不由呆得一呆——

左光斗身子一閃，躲向邵一子身後，一時抖成一團——

「老爺子……救命……老爺子救……命……。」

邵一子心中正自狐疑，眼前人影再閃，先前發話的老人巳來到了面前。

畢竟是强者的姿態，不同於一般！

隨着這人的現身，帶來了絕大的一股勁風，風力之强勁，竟然使得當面的邵一子亦不得不退後一步！

這人赫然面對面的站在了邵一子的臉前——

「怎麼回事！你下不下手？」

邵一子怔了一下，天太黑，即使面對面，他也實在看不清楚對方的臉——

只覺得對方背上揹着一個大草帽，彷佛在後肩部位現有一截劍把，可能他的年歲不小了，只憑着頭頂上那一綹高起的白色鶴髮即可判知！

邵一子倒還不曾見過這樣的髮式，那樣子很滑稽，乍然看上去就像是鸚鵡或是八哥兒頭上的那綹「角毛」一個樣子。

黑夜裏邵一子看不出對方穿的是一身什麼樣的衣裳，看上去肥肥大大——

總之這個人初初一現，却給邵一子一種似曾相識的印像，彷佛在那裏與他見過似的——

忽然間冒出了這麼一句話，倒使得邵一子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對方一雙瞳子似乎特別亮，即使在黑夜裏亦顯得精氣逼人！

「噢！這——」微微一頓，邵一子雙手抱拳道：「還沒見教這位朋友你貴姓大名——」

那人呵呵一笑，朗聲道：「個老子的，那一個要跟你閑話家常，這個姓左的老小子你打算怎麼對付他吧？」

邵一子想不到對方話這麼衝，對自己亦口出不遜，當下面色一沉道：「仁兄又打算如何？」

對方高瘦老者呵呵一笑道：「這小子此番落在老子手裏，只有死路一條，剛才老子看見你哥子先來，所以把他讓給你，要是你不下手，那就看我的了！」

這番話只把邵一子身後的左光斗嚇得混身戰抖：「老爺子……老爺子……救命、救命……」

邵一子原是對他心存恨惡，此刻經他這一哭求，可就禁不住動了惻隱之心，再者對方高瘦老者又擺出一副以强壓弱，君臨天下的姿態，令人大是不忿。

邵一子苦笑了一下道：「此人與我究竟無深仇大怨，我的事可以不究，老兄你要如何？」

高瘦老者赫赫一笑道：「既然這樣，沒有你的事，你就閃開來！」

邵一子冷冷一笑，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老兄何妨對此人留些情面，也算是功德一件！」

高瘦老者聆聽至此，霍地發出了一聲狂笑，頭上那一綹白髮，倏地倒立了起來了——

「你也配給老子說教？快閃開來！」

邵一子一再爲對方奚落，不禁無名火起，面色一沉正當發作，只見對面老者忽然長軀幌得一幌，面前人影閃爍，不及交睫的當兒，巳然失去了他的踪影！

這一手功夫，奇妙無比，以邵一子之功力能耐，竟爲他當面瞞過，當然絕非偶然——

這一驚，使得邵一子登時如春雷乍驚，下意識的連忙回過身來——

果然沒錯，那個高瘦老者巳然來到了他的身後，此時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霍地向身後左光斗襲到！

這麼一來，邵一子反倒不好出手了。

觀諸對方老者出手方式，邵一子大聲喝道：「一鶴冲天！」

左光斗由於與對方老者乃係舊識，知悉對方的功力幾可獨步當今，自忖性命不保，由不住嚇了個魂飛魄散，方寸早巳大亂——

這時聽得邵一子口中喝聲，猛可裏拔身就起，呼！一聲騰起來一丈五六！

果然，就在他身子猝然騰起的一刹，對方老人高大的身影，有如奔雷疾浪般的自他足下撲了過去！

黑夜裏雖然難以看清對方老人的眞實面目，但是那條顯示他高大異乎常人的身影却是十分清晰的。

——他出手的方式極爲格別，觀諸他眼前所出手的這第一招，即可說明，特殊的地方是，他的動作是整體的，而非各別的，似乎整個全身上下都是力道的源泉，而並非僅是一手一足！

是以，在他這個動作的整體裏，全身

上下匯集成一團狂風，大片勁力，這一拍一撞之力，只怕是一堵石牆，也將會為其擊成粉碎。

大股的勁風，狂嘯着掃空而過！

高瘦老者一襲不中，星移電轉般的倏地掉過了身來——

左光斗雖然聽從邵一子指示，僥倖躲過了眼前這一式凌厲的殺難，但是却礙不住他打從骨子裏對於對方的畏懼——

「高……高老前輩……」

敢情這個高瘦老人姓「高」！

左光斗也不過僅僅說出了這幾個字，對方老者已第二次出手發難，依然是一式整體招式，隨着他前聳的軀體，整個身子帶出了一片力的狂濤，再一次向左光斗全身撲了過去！

由於在黑暗中停留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邵一子已大概可以認出對方一些輪廓了，越覺得對方那張枯瘦的長臉在那裏見過——

他只是拚命的在腦子裏回憶着過去若干年的經歷，却不曾想到最近，特別是這一兩天的遭遇。否則，立刻他就可能獲知答案！

平心而論，對方高瘦老者所施展的招式，邵一子竟是前所未見，只覺得對方出手凌厲，深博雄厚，實在是一個可怕的勁敵，只看對方施出兩招，邵一子已感覺出自己絕非其敵，下意識裏顯出一些緊張！

突然間，他看見了瘦老人對於左光斗的第二次發難，心裏驀地一驚——

以他見解，這一式高瘦老者的攻勢，明面上是奔前方，但事實上左光斗的背後也必將受敵，若是自己臨敵，也似乎只有集功力於一身，與對方硬碰硬的對上一招，但左光斗是否有這一拚之力就不可知了。

左光斗顯然已亂了方寸，迎着對方這第二式凌厲的殺着，他身子霍地向後一倒，施展出一手「鐵板橋」的功夫，招法施展的不謂不快，無如對方敵人身法之快，簡直出人意料！

左光斗身子才倒下一半，忽然間就覺出身後同時間也襲過來大股勁力，力道之强竟較正面攻來的力道不差上下，這一驚嚇了他個魂飛魄散，嘴裏一聲驚叫，挺身作勢再次躍起，却已來不及了。

原來高瘦老人所施展的功力，乃是一種旋迴之力，隨着他前撲的身勢以及抱出的雙臂，無比的勁道形成了旋轉的氣招！是以，明面上看來左瞎子是正面受力，其實背後亦同時受力！

左光斗不明白其中道理，自然吃了大虧！身子一倒不下，上既不能，成了進退維谷之勢，猛可裏兩肋間一陣奇痛刺骨，已吃對方雙手緊緊拿住！

瘦老人一聲狂笑道：「個老子，送你上西天去吧！」

瘦臂揚處，左光斗身子球也似的被拋了起來，足足拋出了三丈左右，頭下脚上的一頭栽了下來！

旁觀的邵一子看到這裏，一聲驚叱，身子疾幌，猝然間飛身而出，迎着左光斗落下的身子，伸手向對方雙肩上一托，用力一揚！——

左光斗身子隨着邵一子這股揚起的力道，猝然間一個翻身，「通！」一聲站在了地上。

站是站住了，幌了一下，他又坐了下來——

「你……好狠……」

才說了三個字，已忍不住那口急湧而出的鮮血，「哧！」的向天狂噴而出！

緊接着他身子伸縮了一下，向後直挺挺倒了下去！

邵一子心裏一驚，趕了幾步，彎身把他扶了起來！

左光斗圓瞪着那並不是瞎子的眼睛，甚是吃力的道：「老爺子……請……相信我……」

說到這裏已是氣力不繼，只是他的嘴皮子仍在蠕動着，像是有什麼話要說！

邵一子附耳其上，勉強可以聽見他說的是些什麼——

「……我寫給你的……都是……都是眞……眞……的！」

說了這句話，他就死了。

邵一子呆了一會兒，緩緩站起來！

姓「高」的那個瘦老人，却在與他距離兩丈以外的地方站着。

他那一雙烱烱瞳子瞬也不瞬的向邵一子注視着。

邵一子冷冷笑道：「他已經死了！」

瘦老人點點頭道：「死了的好——」

邵一子哼了聲道：「足下身手不凡，顯非無名之輩，請教大名上下是——？」

老者嘿嘿一笑，向前踱了兩步：「你不認識我，我倒是認識你，姓邵的，我知道在西邊你哥子有點名堂，你就該老老實實的守着你的地盤不動，偏偏你又不甘寂寞，哼哼，這樣就對你很是不利！」

邵一子由對方話裏，忽然領略出强烈的敵意，由不住心中一驚，脚下後退了一步——

「老兄你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

「光棍面前不說假話！」對方姓高的老人冷冷的說道：「那張藏寶圖你還不配享用，拿出來吧！」

邵一子陡然吃了一驚，這才發覺到敢情對方原來也是道上人物！

事到如今，說什麼已屬多餘！

邵一子由不住發出了一連串沉實的笑聲——

「很好，這倒也是兩句乾脆的話！」

邵一子探手在身後那卷寶圖的圖卷上拍了一下，冷笑了一聲：「不錯，那卷東西就在我這裏，老朋友，你要怎麼樣拿，畫下道兒來吧！」

姓高的老人不屑的笑着道：「信不信由你，這個天底下只要姓高的想要的東西，還沒有到不了手的，不要說你身上的東西了，就算是天上的月亮，老子要想摘下來它也跑不了！」

邵一子由對方濃重的四川口音聯想到了他的姓氏，再想到了此人的狂態，忽然間，使他雲霧洞開的想起了傳說中的一個人——

這個人的名字閃電似的在他腦子裏掠過，登時禁不住使他打了一個寒顫——

「呵——」邵一子驚異的向對方注視着道：「足下莫非是不樂帮的帮主，高……立——『白鶴』高立！」

姓高的似乎呆了一呆，冷笑一聲：「

你我本無仇恨，高某人原有對你開脫之意，現在既然被你看破了行藏，可就怨不得我手下無情了！」

邵一子一經證實了對方眞實身份之後，內心不禁暗自生憂，蓋因為不樂帮多年在江湖上所作所為，早已為江湖各界所傳知，尤其是不樂帮三位帮主之事跡傳說，更是被武林繪影繪形，傳為魔怪人物，眼前這個瘦高老者既是三魔之首，其厲害可想而知，偏偏不幸自己竟然和他相遇，只怕難以善罷干休了。

把利害得失在心裏盤算一通之後——

邵一子緩緩抱拳道：「不樂帮與高帮主大名，久仰之至，能在此拜見，眞是三生有幸，至於談到兄弟背後這卷寶圖，倒似有必要向老兄說個明白！」

「白鶴」高立微微搖頭道：「你又何必多說……不樂帮一向所遵行有年的，就是所謂的不樂之捐，如果你很樂意的捐出來，我倒是不能要了！」

邵一子原來想把自己的苦心孤詣說出，或能取得對方諒解，這時聽他這麼說，便知多說無益——

當下嘆息一聲道：「那麼，老兄的意思……？」

高立嘿嘿一笑道：「這樣吧，看起來你哥子倒也是乾脆的人，西天盟主的大名，我也久仰了，第一次見面，總該留些交情，這樣吧，我們來個十招分勝負，賭個輸贏怎麼樣？」

邵一子冷冷一笑道：「我不懂老兄的意思，可以說清楚一點麼？」

「白鶴」高立一笑道：「這個你還不懂，我們就在這裏當場比劃，十招之內生死勝敗一切認命，十招之後你東我西各不相犯，就是今後再見面也不許彼此侵犯，你認為怎麼樣，當然，我話也說在前頭，你要是死了當然不說，要是敗了，身後那卷寶圖也就是我的了！」

邵一子內心略一盤算，暗忖着老兒，你好大的口氣，儘管我邵某人可能不是你的對手，難道與你對拆十招的能耐都沒有麼！

心裏想着，表面却不動聲色，冷冷的道：「這麼說高大帮主的意思是決意要在十招之內取老夫我的性命了？」

高立點頭笑道：「也可以這麼說吧，天可要亮了，我們這就快點吧！」

邵一子打量了一下眼前這片院落，由於所居住處是一個單間，兩面有高牆隔斷，倒不會打擾到別的客人——一想到與對方此番搏殺，雖說是限於十招，然而這十招却是雙方生死存亡榮辱的抉擇判斷，焉能不令人為之驚心？

「白鶴」高立似乎已等不及了，不知道什麼時候，他脚下已悄悄有了移動。

——地面上塵沙不驚，他已經掉換了一個方向，却站立在邵一子的右側面——

邵一子已經感覺到了，只是他却並不急於把身子轉過來。

東方天邊現出了一綫乳白。

空中的雲塊是暗灰色的。

顯然，天色已不如先時之晦黯，在這個光度裏，邵一子終於認出了對方那張臉了——

「噢——」他由不住脫口道：「原來你就是白天船上的那個人……」

猶記得白天與左光斗搭乘渡舟時，在船上後艙曾經與對方有過一面之緣……那個頭戴大笠，身着黃葛布的老人……原來就是他！

「白鶴」高立。

由此可以證明，對方很早就已經踩上了自己的盤子了。

高立瘦長的臉上，拉出了幾條深重的笑紋，他的兩隻手緩緩的平伸了出去。

——這是他每逢大敵時，動手亮招的第一式——「白鶴亮翅」，雖是武林中常見的一個招式，可是在他施展起來的時候，却顯現出異樣的威力！

也只有那些對武功有精湛認識的人，才似乎能够體會出那種威力的存在。

邵一子已經感覺了出來。

揆諸高立平伸而出的雙手，以及手腕上垂下來的兩截衣袖，簡直像煞了翱翔當空的鶴——他這「白鶴」的綽號，必然是因此而來的。

夜涼如水，却並沒有風。

邵一子却感覺到迎面襲人的陣陣輕風

——他似乎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早在雙方對話開始的時候，邵一子已把功力提聚丹田，這時默運雙腕，以備必要時的出手一搏——

高立已經亮出了架式，邵一子豈敢怠慢？

——他的身子徐徐蹲了下來。

一刹那間，他身子縮小了很多，倒是那雙眸子在黎明之前的曙色裏閃閃生光。

高立冷酷的臉上顯現出一絲冷笑——兩隻張開的手，忽然「叭嗒！」的一聲搧動，就在雙臂開合之間，他身子已如疾雷奔電般的撲了上去。

邵一子原本蹲在地上的身子，驀地向前躍出。

高立撲上的身子，像是一片雲，一汪洶湧的浪花。

邵一子迎來的身子却似一條蛇。

隨着高立撲身而來的無比勁道，邵一子身上忽然遭遇到了極大的壓力，一團無形的氣團霍地罩住了他，在這個無形的力道圈子裏，白鶴高立鳥爪也似的一雙瘦手却向着他兩胳上力拍下來。

邵一子總算見機得早，在極快的一刹間，他身子作了七次調動。

雙方的身子在幾乎於撞的一刹間錯了開來。

他們似乎都明白快手進招的重要。

一個鷹翻，一個兔滾，看來幾乎是一般的疾快。

四隻手掌「拍」的迎在了一塊。

接下來是令人窒息的一陣快速的滾翻——在這滾動的勢子裏，似乎他們已交手了三四個回合。

驀地，邵一子身形一個跟蹌，向前方搶出了幾步，一片肩衣隨着高立瘦手落處，撕落了下來。

邵一子身形一閃，霍地飛起足尖，看是飛踢對方鼻心，其實已是力不從心，只是虛張聲勢，侍機遁形而已。

好快，好漂亮的一個閃身的勢子，閃爍之間已進出了三丈開外！

然而，他的對頭高立偏偏放他不過，

決計要給他一個厲害。隨着邵一子前跨的脚步，高立如影附形的依了上去。

由於其間間隔的距離太近了，俟到邵一子忽然覺出不妙時，簡直連抽身都已不及。

高立的身子以雷霆萬鈞的勢子驀地撲過去——邵一子在對方這個撲勢裏，只覺得兩肋間一陣發熱，登時由不住發出一聲嗆咳，直挺挺的向前倒了下去。

接下去是一陣子天昏地暗。

恍惚中，他似乎看見了高立猙獰的笑臉。

恍惚中，那個人似乎又在他身上摸索着什麼！

接下去他什麼都不知道了。

× × ×

邵一子幽幽醒轉的時候，似乎已是另一個世界。

他直直的睡在一張牀上，也不知是什麼地方，透過他的視覺，一切是那麼的糢糊。

一張他十分熟悉的臉，就在他眼前。

邵一子費了半天的時間，才算認清了這個人——

「啊——海……兄弟。」

說了這句話，他竟然氣力不繼的喘哮了起來。

面前這人，竟是曾經把寶圖親手還給他，那個令他心儀的年輕人——海無顏。

邵一子想坐起來，可是他竟然連這一點力氣也沒有，透過瞳孔的視覺，竟是那樣的糢糊，隨着知覺的恢復，立刻他也就感覺出來身上的痛楚。

他呼吸短促，兩肋間既痲又瘦，這種感覺使他覺得好像隨時即將斃命。

先時的遭遇，立刻重現眼前，猶記得「白鶴」高立加諸於自己身上那離奇古怪的一招，以後就一切都不知道了，直到現在。

他簡直有些迷惑了。

「你先安靜一下，」面前那個年輕人海無顏沉着聲音道：「我必須告訴你，老前輩，你的傷很重，我正在想辦法帮助你，只怕……」

說到這裏，他微微頓了一下，嘆了一口氣，才緩緩道：「我已經爲你服下了一粒保命元丹，但是看來好像並沒有什麼大用。」

邵一子總算明白了對方的意思，在枕上微微點了一下頭，兩行淚水汩汩的由眸子裏淌了出來。

「謝……謝你，海……兄弟！」

他雖然說了這幾個字，可是聲音低到幾乎連自己的耳朵都聽不清楚。

海無顏點點頭道：「我是今天上午在『黃菓樹客棧』發現你的，當時你的情形很糟，店裏面的人以爲你已經死了，正在等候官方發落，那位左朋友已經死了，我因見你還有微脈，才冒充你的親人，把你救來這裏，你可聽見了我所說的？」

邵一子在枕上點了一下頭，汨汨淚水，又自滑落了下來。

忽然他張大了眼睛，全身起了一陣劇烈的戰抖。

海無顏立刻俯近了他，想到了他必然有重要的話要說。

邵一子很吃力的說道：「寶……寶……寶圖！」

海無顏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道：「我已經注意到了，很不幸，我想是已經被別人拿去了！」

邵一子身子顫抖了一下，呼吸變得較前更爲急促。

「但是我在你身上發現了這張手抄的字條。」

一面說，海無顏遂即抖開了那張奇妙的字紙。

然後拿到距離對方眼睛很近的地方——「你老人家仔細看一下！」海無顏一面說道：「這是不是與寶藏有關？」

邵一子頓時又張大了眼睛，只看了一眼已認出正是左光斗在燈下爲自己手抄的寶圖譯文。

於無比的失望傷懷之中，終於他臉上綻開了一絲笑容，微微點了一下頭。

「這是……譯文……你……你聽見……沒有？」

聲音既低又啞，然而海無顏顯然已經聽見了。

「我知道了，」海無顏一面折疊起，收好身上：「我先代你收着，你放心，一切聽憑你的囑咐行事！」

「好！」邵一子感激的點着頭。

他再次的張開嘴，却是聽不見他說話的聲音。

海無顏眉頭微微一皺，毅然的伸出一隻手，按在了他的胸前。

「邵前輩，你聽着……你的傷勢過重，請恕我無能爲力，我眞後悔我離開你早了一步，否則也許情形不至於會糟到如此地步！」

頓了一下，他接下去道：「這些都不再去說它了，現在我所能帮助你的，只不過把我內力暫時貫注在你身上，也只是可以使你暫時可以發聲說話，我有幾個問題問你，希望你一一回答，可好？」

邵一子緩緩點了一下頭，眸子裏交熾着傷心感激的神采。

海無顏點頭道：「好！現在你已經可以開口說話了！」

在他說這句話時，掌心裏驀地傳過去一股力道，邵一子登時精神爲之一振。

他發出了急劇的喘哮聲。

海無顏道：「首先我要知道的是，你是被什麼人的陷害，受傷如此之重？只要告訴我他的名字就夠了！」

邵一子喘道：「他……他是……高……高立……」

海無顏一驚道：「『白鶴』高立？」

邵一子點點頭：「是……就是他！」

海無顏臉上顯現出一絲冷笑。

「我知道了，那麼，那卷布達拉宮的寶圖，必然也落在了他的手上了？」

邵一子點點頭道：「不錯，是他……拿去了……不過……」

海無顏用手勢止住了他的繼續下說：「你只回答我所問的就好了。」

因爲他確知屬於對方的時間已經不多，如果不能作重點說明，將爲遺憾之事。

他接着問道：「這卷寶圖，落在了不樂幫手裏，你以爲他們能夠拿到那批寶物麼？」

邵一子搖搖頭道：「我……想那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

「因爲……寶圖上所記載的……文字，當今人世，除了左……光斗之外，再也沒有人認識了。」

「我明白了，」海無顏接下去道：「那麼左光斗現在已經死了，這卷東西如今豈非成了廢物？」

「不……」邵一子喘成一片：「不是廢物……海兄弟你聽着……左光斗已把寶圖上的文字，翻譯出來，就寫在剛才……你收起來的那張紙上……」

海無顏點點頭接道：「這麼說，高立雖然奪去了那份寶圖，却是一無用處，可是？」

邵一子點點頭：「除非他們……能找到一個通曉前朝西藏五族秘體字跡的人……否則那卷東西對他們是沒有用的。」

「我知道了。」

海無顏微微點了一下頭道：「這麼說，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如果當日高立在前輩你的身上再多搜一下，很可能就把這張譯文搜到了。」

邵一子點點頭，喘哮成了一片。

「好！」海無顏道：「現在我要問你一句重要的話，你這麼苦心孤詣的去發掘這批寶藏，眞是爲了藏族富強康樂麼？」

「是眞的，」邵一子吶吶道：「皇天可鑑，兄弟，你要相信我，相信我！」

「我相信你，」海無顏一臉正氣的說道：「那麼，現在在前輩你臨去之前，我可以向你發誓，你的這個未了的任務就交給我吧！」

邵一子登時全身一振——

「眞的？……」

「蒼天可鑑！」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邵一子吶吶的接道：「這樣我死也可以安心了！」

海無顏道：「但是我對於這件事一點也不清楚，前輩你請說出原有的計劃！」

「好！我說……我說……」

接着他遂即說出了他心裏的話——

「當今第十五王，是一個賢人，可以信賴，但是他叔父……扎克汗巴親王，却是一個貪婪無厭的小人，你要……防他一防，如今西藏所以貧窮，積弱，這個扎克汗巴應負一大半的責任……」

「扎克汗巴！」海無顏點了一下頭：「我聽過這個人的名字，是不是有『青藏獒』之稱的那個藏族奇人？」

「不錯……就是他……」

邵一子咳了幾聲，嗆出了一口濁痰，隨即接下去道：「此人……的武功極高，有全藏第一奇人之稱，他一直居住在天竺國，近五年才回轉西藏……」

「這麼說，當今第十五王，豈非要大權旁落了？他這個叔父，又如何能容他得下？」

「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憂慮……的問題……但今王得人民擁戴……或許因爲這樣……他才能存在至今……」

喘息了一陣，他才又接下去道：「所以……你的任務，不但要把這批寶物交在十五王手裏……最重要的是消滅……」

說到這裏又大聲的嗆咳了起來！

海無顏點點頭，接道：「消滅扎克巴汗……」

「對了……」

邵一子費了半天的勁兒，才咳出了嗓子眼兒裏的一口血痰，喘哮得更加厲害！

海無顏眉頭微皺，他兩手貫聚了眞力，沉實的抵附在邵一子的兩肋，徐徐的上下推按——終於又把邵一子已經踏入鬼門關的一隻脚給拖了回來——

「噢……我現在好像好一些了！」

「但是不會太長久的！」海無顏明亮的一雙眼睛，注視着眼前這個垂死的老人：「你已經足以自傲了，你能健康的活到了今天這個年歲，是因爲你一生正直，主持公理正義，當今武林中人，雖然比你武功高强的人還有不少，但是能有你這種俠義心胸抱負的人，却是微乎其微，人生難免一死，你的死並無遺憾——」

他冷笑了一聲道：「那個用手結束你生命的人，上天明鑑，他必定不會有好下場的！」

邵一子臉上帶出了一種欣慰：「你說的對極了！我死而無憾了……往後的事，就交給了你吧！」

他的眼睛瞇成了一綫，那麼神秘的向海無顏注視着——

「你是我眼前……僅有值得信賴的人……而我對你，却是認識不多……不過，你的言行，已經告訴了我，你不會讓我失望的……」

海無顏肯定的點點頭道：「我不會讓你失望的！」

邵一子把身子彎起了一些，頻頻喘道：「我還忘了一件事……你雖然有那張寶圖的譯文，但沒有原圖指引，你是找不到寶藏所在的，所以……你仍要設法拿回原圖，兩相對照，才能成功！」

海無顏輕嘆一聲道：「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是我既然已經答應了你，就一定盡力做到，你可以安心的去了！」

邵一子頹然點了一下頭——

他的眸子，似乎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光采！

「邵前輩，你還有什麼要關照我的沒有？」

海無顏輕輕的在他耳邊問，這幾個字傳進邵一子耳中之後，他竟然又像是得到了一些鼓舞，微微合攏的眸子倏地又睜大了許多——

「賢弟……我今年八十六了！」

——邵一子聲音沙啞的接下去道：「……遺憾的是，我身後竟然沒有一個弟子……能够繼承我『二天門』……失傳江湖已久的身法……」

海無顏呆了一呆：「原來你老竟是二天門的傳人，這一點我倒是不知……」

「豈止是你不知道……」邵一子接下去道：「這是一個隱秘……當今武林只怕還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海無顏十分驚訝的道：「二天門自從『乾坤』二位先生去世之後，江湖上並沒有聽說這二位老人家有任何傳人的，想不到……」

「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

「天大的隱密……」

邵一子努力的想把身子坐起來！他忽然像是有什麼話要說出來。

海無顏忙把他扶坐起來——

「邵前輩——你有什麼話要說麼？」

邵一子未說之前，先自發出了一聲嘆息！汩汩的淚水又自他眸子裏淌了出來！

「天大的隱密……」他注視着海無顏道：「本來我決心不說出來……讓二天門武功隨着我的死，永沉人世，但是你的正義却感動了我……現在我到底忍不住要說出來了……」

海無顏低頭思忖了一下，苦笑道：「雖然蒙你信賴，但是我却無意探人陰私，如果沒有十分的必要，我看前輩你也就不必再說了！」

「不……要說，要說！」

邵一子掙扎着侃侃說道：「二天門武功神秘高奧，不是當今任何武林門派所可以想像臆測的，乾坤二先師在本門之中，充其量也只是中人之材……至於我，不怕賢弟你見笑……我只是忝爲門下，至今猶未能踏入門徑，得窺其眞實武功菁華堂奧……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遺恨，萬死不能饒恕的大罪！」

海無顏十分驚訝的注視着他，却不知說什麼！在他想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以對方垂死前所說的一切，又豈能是假的？

邵一子抖顫沙啞的聲音接着道：「我的前半生只是乾坤二先師座前的一名茶僮罷了，二位先師窮其一生之力，即在想爲二天門物色一個理想的傳人，但是這個願望，他們二位直到臨死竟然都未能實現……在失望的心情下，才把我這個明知不成大器的人收爲門下……」

海無顏打量着他的神色，緩緩說道：「你不要太激動，慢慢的說吧！」

邵一子抽搐垂淚道：「事隔數十年了……我猶不能忘記兩位先師當年造就我的苦心……」

——他終於吐出了他心裏想說的話：「海賢弟……我有一件重要的東西要給你……只可惜那樣東西，現在不在這裏。」

海無顏道：「什麼東西？」

「鐵匣秘笈！」邵一子吶吶道：「這是我二天門經三百年，早已失傳武林的不傳絕技……可恨我自兩位先師手中接過之後，至今仍未能叩開門徑……天憐我二天門，竟然會在我垂死前遇見了你……這本秘笈就贈送給你了……希望……你能珍視它……」

海無顏點點頭道：「我會的！」

老實說，對於這件事他並無絲毫喜悅，面對着一個即將離世的老人，他只覺無限悲傷！

邵一子身子開始緩慢的縮下來，似乎他這盞生命的燈，已經燃到了盡頭，就將要熄滅了。

「大柱子……那裏……找回……我的黑馬……」

「……馬鞍子，鐵匣……秘笈……在……在那裏——」

含糊的說了這些，他就沉沉昏睡了過去！

海無顏看了他一下，只見他雙頰間顯現着一絲酡紅，嘴裏雖仍喃喃的訴說着什麼，却只是些囈語，一個字也聽不清楚！

就這樣，這位曾經在西北道上，被公認爲那一帶武林盟主的老俠客，就這樣撒手離開了人寰！

邵一子去了，可是他身後却留下了一件千斤重担，這副担子却交給了海無顏！

× × ×

海無顏以簡單的方式，料理了邵一子的後事，然後便道潛返武漢近郊「七里舖」，在那裏他找到了那個爲人家種田的長工大柱子，取回了邵一子寄存在他那裏的一匹黑馬！

這匹黑馬，端的是一匹罕見的伊犂好馬！

一般伊犂馬都是黃色的，像這匹全身純黑的，端是還不多見！想到了邵老人的遺愛，海無顏不禁對這匹坐騎十分愛護！

邵一子臨終之言，果然含有深意！

海無顏整理老人身後各物，在那個古老的皮鞍座裏，終於發現了隱藏於其中的秘物——「鐵匣秘笈」！

想像中那必然是一本包羅萬有的鉅作，事實上却是不然，那僅是一本只有十二頁的素絹薄册，其中所載，多是深奧意境的武學用語！

海無顏僅僅翻看了幾頁，已引起了內心極大的震盪——也只有像他具有如此深奧武學造詣的人，才能會有如此感受！只可惜他眼前待辦之事太多，否則他必將覓一僻靜之處，仔細研究一番！

「白鶴」高立竟然會離開了不樂島來到了中原，顯示着必然有重要的事情——這倒非得要去探查一下了。

× × ×

燈光下，那口劍現出藍汪汪的一片光澤——

「無憂公主」朱翠輕輕的用手指撫摸着它——每一回當她向這口劍注視着的時候，內心即情不自禁的興出一番惆悵，一番憤恨！

她這「無憂公主」的封號，乃是前朝天子所賜，用以告誡她要永遠保持着快樂天眞，無憂無慮，照常理來說，一個美麗的公主，是不應該有什麼事情值得憂慮的，然而她却是一個猝驚變故，迭遭迫害不幸的公主……

當初離家習武時，曾經發過誓言，要以自己一身所學爲人間除盡惡人，消除人間所見之一切不平之事，這是何等雄大的一番抱負，然而，如今呢！

每一次想起來，她都會情不由己的皺起了眉毛！

父親的死，母親與弟弟的安危，這些不幸的事，就像是一根根尖銳的針，深深的刺扎着她——

這一刹，只見她緊緊握劍，擰眉剔目，忽然嗆啷一聲，拋下了手中劍，驀地撫在牀上痛哭了起來！

房門「吱！」的一聲打開來——閃進來黑衣窈窕的潘幼廸——朱翠忙自停住了泣聲，把身子轉到了裏面：「是廸姐麼？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潘幼廸微微一笑，先彎腰拾起了地上的寶劍，插進劍鞘裏，輕輕走過來坐下。

「妳怎麼了？又哭了？」

「沒有呀！」——

（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眼見造化城主派來追隨自己離去的五毒夫人與四名劍士，態度曖昧。爲了試探這五人的眞正心意，於是便召見五毒夫人，令她爲其他十多個從者解毒，豈料五毒夫人抗命不從，俞秀凡即命四劍士斷其一臂，挖其一目，以示薄懲。當四劍士遵令執法時，五毒夫人竟拔刀反抗，立斃四劍士於刀下。俞秀凡見她武功高強，又是用毒能手，何以竟屈身於造化城主？他爲瞭解箇中原故，乃向五毒夫人動以遊詞。但五毒夫人不爲所動，惟俞秀凡一片誠心，堅請她爲各人解毒。五毒夫人一時難決……

衆人奇毒解 商議奔前程

俞秀凡道・「那些人中，有我俞某人患難之交，也有俞某人心儀好友，夫人如肯解去他們身中之毒，俞某人一樣的感同身受。」

五毒夫人突然微微一笑，道・「水燕兒算是你什麼朋友？」

俞秀凡道：「我們相識於敵對之中，但彼此間互相保持了敬重。」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我們做一番交談，使我說了不少的話，言多必失，定被你找出了我不少的缺點。」

俞秀凡接道・「夫人言重了。」

五毒夫人道・「少給我來這一套，我不吃這個。我一生自負是一位善於乘勢的人，如今要逆勢而行，自己也覺着有些奇怪。但我好像是有些被你說動，非得答應不可。」

俞秀凡道・「這些人中，並非都是俞某八的好友。」

五毒夫人接道・「俞秀凡，咱們不用再說道理了。」

俞秀凡一怔，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談條件！」

俞秀凡道・「夫人請說出來吧！只要俞某人力能所及，無不答允。」

五毒夫人道・「你可曾想到他們毒性解去之後，事情立刻會傳到造化城主的耳中？」

俞秀凡道・「這個，在下倒未想到。」

五毒夫人道・「那時，造化城主至少發現了兩件事情。」

俞秀凡道・「夫人指教！」

五毒夫人道・「一件是發覺了你比他想像中更爲高明，一件是發現了我並不可靠。」

俞秀凡道・「我和他訂下約書，老實說，對我而言，這一招很毒辣，我想不出他還有什麼更可怕的手段對付我。」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人都是那樣自私，你想到了自己，爲什麼不替我想想呢？」

俞秀凡道・「夫人想如何，但請吩咐，兩害相權取其輕，夫人提出什麼條件，在下自會衡量一二。」

五毒夫人雙目盯注在俞秀凡的臉上，瞧了一陣，笑道：「俞秀凡，太突然了，容我想上兩天，再給你答覆如何？」

言罷，轉身而去。

這五毒夫人的舉動，吊足了俞秀凡的胃口，眞是老薑辣心，俞秀凡呆呆的站在那裏，頓有着無所措施的感覺。

五毒夫人頭快也未回的，一直行近篷車。湯蘭、顏成快步奔了過來，道：「兪少俠，五毒夫人和你談些什麼？」

兪秀凡道：「她是個深藏不露的人，咱們錯估了她。」

顏成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這些人是否中了毒？」

兪秀凡點點頭，道：「不錯，中了毒，不過，他們中的毒十分强烈，早已氣絕而逝。」

顏成道：「死了。」

兪秀凡道：「是的，死了。」

顏成道：「五毒夫人眞的殺了他們？」

兪秀凡道：「不錯。一種强烈的毒藥，中人必死，無藥可救。」

顏成道：「很奇怪，五毒夫人竟會施出無法救治的毒藥？」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怎麼，有些大出閣下的意料之外吧？」

顏成點點頭道：「不錯，完全出了我意料之外。」

兪秀凡道：「嗯！很多地方，都出了我們的意料之外，五毒夫人確然控制着那些將瘋之人。」

顏成道：「她已告訴了你？」

兪秀凡道：「不錯，她告訴我，她是唯一可能解救他們的人。」

顏成接道：「那是說，除她之外，當今之世再無人能夠救他們了。」

兪秀凡道：「那倒不是，在下覺着，當今之世，除了五毒夫人之外，造化城主與花無菓，能夠療治好他們的傷勢。」

湯蘭道：「花無菓眞的還活着麼？」

兪秀凡道：「活着，我見過他老人家。」

湯蘭道：「兪少俠，此事千萬不可洩漏出去。」

兪秀凡道：「爲什麼？」

湯蘭道：「花無菓的醫道，舉世無雙，確有活死人肉白骨的能耐。」

兪秀凡接道：「這和說出花無菓有什麼關係？」

湯蘭道：「很大的關係，當今之世，雖是常有人提起花無菓，但花無菓確然已在江湖上失踪了數十年，他究竟是否還活在世上，沒有人能夠很正確的說出來，造化城主一生中只顧忌兩個人，一個是金筆大俠艾九靈，一個是神醫花無菓。艾九靈聽說是已和他照過了面，但花無菓一直是消息全無。他一日不知花無菓的下落，那就是一日心存顧忌。」

兪秀凡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顏成道：「如是他知道了花無菓的下落了，那會如何？」

湯蘭道：「會盡起造化城中的精銳，殺了花無菓。」

兪秀凡道：「湯姑娘顧慮的是。造化城中的高手，多如天上之星，如若實行羣攻之法，就算是天下無敵的高手，也是難以抗拒。」

湯蘭低聲道：「兪少俠，你可是準備把這些中毒之人，帶往花無菓處，要他療治他們身中之毒麼？」

兪秀凡道：「在下確有此想！」

湯蘭搖搖頭，道：「兪少俠，使不得！」

兪秀凡道：「聽姑娘這麼解說，在下自然不會明知故犯了！」

一直在低頭沉思的顏成，突然接口說道：「兪少俠，五毒夫人殺死了這四個葛衣劍手的用心，兪少俠可曾想過？」

兪秀凡道：「四人攻勢猛惡，他無暇抽出手來施放毒物，只有用刀中毒，置他們於死地了！」

顏成搖搖頭，道：「只怕事不只此！」

兪秀凡奇道：「哦！顏兄，又有了什麼高見？」

顏成道：「如若這四人是造化城主的心腹，他們死去之後，還有什麼人會把咱們的行踪，告訴那造化城主呢？」

兪秀凡道：「如是造化城主的耳目，五毒夫人又怎敢把他們殺死？」

顏成沉吟了良久，才接道：「兪少俠，目前咱們這一夥人，不但是隨時可能爆發一場搏殺，而且彼此之間還要互相鬥智，五毒夫人這作法，照在下的看法，不外兩個原因。」

語聲微頓，看兩人都聽得十分入神，才接道：「一個是好，一個是壞。好的一面是她可能早已對造化城主不滿，這一次借故殺了那四個劍手，這些劍手，都是造化城主苦心培養的弟子，他們絕對忠實，決不會背叛造化城主，殺了這四個人，咱們就安全多了，不會再有人給那造化城主通風報信了。」

兪秀凡道：「壞的一面呢？」

顏成接道：「五毒夫人故意殺了四個劍手，造成一種紛擾，使咱們逐漸的接受他們的控制。」

兪秀凡道：「除非五毒夫人暗中對我下毒，否則別想讓我屈服在她的手中。」

顏成道：「目前，她可能對我們下毒，但決不會對你兪少俠下毒。」

兪秀凡道：「爲什麼？」

顏成道：「因爲你還未見到艾九靈，自然，五毒夫人的下毒之能，舉世無匹，這一點，我們也不能不防。」

湯蘭道：「防得住麼？如是五毒夫人要下毒，就算咱們眼巴巴看着她，也無法防止。」

顏成道：「這一點在下很自信，他決不會對兪少俠下毒，要防的是咱們。」

湯蘭道：「既然防不住，咱們不用防了。造化城主和她也不會把咱們看作對象。」

顏成笑一笑，道：「一登龍門，身價百倍。目前咱們的情形不同，因爲咱們是兪少俠的幕賓、智囊。」

湯蘭道：「顏兄，用不着杞人憂天了，咱們沒有能力防止的事，用不着多想了。」

兪秀凡道：「目下咱們應該如何？」

湯蘭道：「先把這四具屍體埋起來，以示和人不同。」

兪秀凡道：「好吧！」

三個人一齊動手，挖了一個大坑，把四具屍體給埋了起來。

兪秀凡拍了拍手上的泥土，道：「咱們走吧！」

回到篷車前面，除了那桑花娘在篷車外站看之外，所有的人，包括五毒夫人在內，全都坐在了篷車之中。

桑花娘的臉色一片蒼白，神態却很恭順的一躬身，道：「公子，屬下錯了。」

兪秀凡道：「妳沒有錯，咱們就算不要五毒夫人，五毒夫人也會被造化城主派來，不過，那五個劍士中減少一人罷了。」

桑花娘低聲道：「公子，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兪秀凡道：「帶着他們走，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故舊，或是帮助我的人，咱們不能棄他們而去。」

桑花娘道：「兪少俠，你想清楚沒有，帶着他們，咱們可能遭遇的危險。」

兪秀凡點點頭，道：「我知遠，和一神智迷亂無法自制的人長時相處，隨時可能發生危險，不過，咱們非要冒這個險不可。」

桑花娘道：「」哦！」

兪秀凡道：「走吧！」

跨上鞍蹬，縱馬而去。

篷車行馳在官道上，曉行夜宿，不覺已走了三日！

兪秀凡原想把這些人帶往花無菓那裏，祗求神醫花無菓把這些人身上的毒性除去。但聽得顏成等分析了利害得失之後，不敢再把這班人帶往那裏。

第四天一早上道，顏成追上了兪秀凡，道：「兪少俠，咱們要到那裏去？」

兪秀凡苦笑一下，道：「我沒有目的，也沒有計劃，走到那裏算那裏了。」

顏成道：「這個不行，無論如何，咱們得有個計劃，有個目的。」

兪秀凡道：「計劃什麼呢？」

顏成道：「在下覺着，兪少俠應該好好的和五毒夫人談判一次。」

兪秀凡道：「談什麼？」

顏成道：「要她決定是否願意療治他們的毒傷。」

兪秀凡道：「只有兩個答覆，願意如何？不願意又將如何？」

顏成道：「不管五毒夫人願不願意，咱們先找一個山莊住下，如是五毒夫人不肯療治這些人身上之毒：咱們就在那山莊之中住下，乾脆把這批人交給五毒夫人，咱們一走了之。」

兪秀凡道：「咱們不能去見花無菓，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顏成道：「如是五毒夫人答應了，咱們也在那座山莊中住了下來，等她療治好這些人的毒傷再走。」

兪秀凡道：「好呀！只是咱們往那裏又找一座山莊呢？」

顏成一笑，道：「有錢好辦事，這個交給在下就是！」

五天之後，兪秀凡帶着桑花娘、五毒夫人等進住在一座山莊中。

那是一座山邊下的小村莊，但所有的房子，都被顏成買了下來，僱工整修，三日間煥然一新。

顏成按人數分配了宿住之處。

進住小村莊的第二天，兪秀凡請來了五毒夫人。

桑花娘、湯蘭、顏成全都在座。

五毒夫人打量了廳中的形勢一眼，道：「兪少俠找我來此，有何事談？」

兪秀凡已決心今日和五毒夫人談一個結果出來，所以，早有了準備。

於是淡淡一笑，道：「夫人已經想了十餘日，應該有一個決定了。」

五毒夫人道：「什麼事？」

兪秀凡道：「夫人是否已決定療好他們身上的毒傷？」

五毒夫人道：「還沒有決定。」

兪秀凡道：「好！那就請夫人帶他們暫住此地。」

五毒夫人怔了怔，接道：「兪少俠呢？」

兪秀凡道：「在下要離開此地數日。」

五毒夫人道：「你要到那裏去？」

兪秀凡道：「找一些療毒的靈藥回來。」

五毒夫人道：「什麼！找一些療毒的聖藥回來？」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夫人對此事看法如何？」

五毒夫人道：「就我所知，能够療治這等奇毒的人，江湖上並不太多。」

兪秀凡道：「不太多，那是說還有人可找，並非是你夫人獨門了。」

五毒夫人雙目中閃掠過一抹奇光，道：「明白點說，當今武林之世，能够療治這等奇毒的人，只不過三兩個罷了。」

兪秀凡道：「就算是三兩個吧，那是說除了夫人之外，還有別的人了。」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兪少俠準備去找什麼人？」

兪秀凡道：「這個麼，在下還不知道，不過，天下既有人能醫此毒，在下慢慢的找，總有找到的一天。」

五毒夫人道：「那也許要十年、八年，或者要你找個數十年。」

兪秀凡道：「有此可能。但如在下不去找，那就永遠沒有找到的機會，對麼？」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原來兪少俠是想出去碰碰運氣。」

兪秀凡道：「與其坐困愁城，何不去試試運氣。」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準備何時動身？」

兪秀凡道：「事不宜遲，明日就走。」

五毒夫人道：「幾時回來？」

兪秀凡道：「很難說，也許三五天就可以回來，也許要三五年才能回來。」

五毒夫人臉上一變，道：「這些人，都是你在造化城主那裏指名求見，你這一走，把他們交給何人看管？」

兪秀凡道：「夫人。」

五毒夫人道：「如是我不答應呢？」

兪秀凡道：「問題是，夫人非得答允不可了！」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兪少俠準備强迫我受命了？」

兪秀凡道：「看來是只好如此了。」

五毒夫人霍然站起身子，道：「兪秀凡，恕難受命。」

兪秀凡道：「在下告訴夫人，不過稍盡禮數罷了，願否留此，那是夫人的事了。」

五毒夫人楞住了，原想以那些人作爲要脅的，想不到兪秀凡却先發制人，竟然把這個難題，套在了自己的頭上。

沉吟了一陣，五毒夫人只好用出了最後的一招，道：「兪少俠如是不願管這些人的生死，那就任他們自生自滅好了。」

兪秀凡淡淡一笑，接道：「這些人如若毒性不解，那就非我所能用，他們的死活，已經和我沒有太大的關係了。」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兪少俠的意思是，你已決心不管這些人了。」

兪秀凡道：「管！在下如是不管，自然不會去替他們找尋這些藥物了。」

五毒夫人道：「第一，你未必能找到這麼樣的藥物，第二，你離開了之後，這些人就可能死亡。」

兪秀凡道：「如若是他們非死不可，那也是妳夫人的責任。」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我這一生中毒死了無數的人，豈會在乎多加幾條人命，因爲我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這十幾條人命，會在你心中留下了永恆的創傷，無可彌補的遺憾，這些人，大都和你有些瓜葛，不是有救你之情，就是有着相處的情意。」

兪秀凡道：「不錯，我會有着終生的不安和遺憾，但我不會因他們之死而死，我活着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妳很瞭解我的爲人，但妳瞭解的不够深。」

五毒夫人微微一怔，道：「這麼說來，你是非走不可了？」

兪秀凡道：「夫人是否是想出一個很堂皇的理由，把我留下來呢？」

五毒夫人道：「如是我也要離開呢？」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可以，但夫人必需在我離開之後再走。」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你留下一個爛攤子給我收拾，我爲什麼一定乃要留在這裏，這

些人是你指名要來，帶他們離開了造化城，自然你應該替他們設想一下！」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夫人，在下未離開之前，夫人必需留此，別忘了，妳也是指名帶出了造化城的人。」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俞少俠，我如是不肯受命呢？」

俞秀凡道：「這就很難說了。」

五毒夫人道：「現在，已如箭在弦上，俞少俠似乎用不着再保留了？」

俞秀凡霍然站起身子，道：「夫人，妳的用毒手法快呢，還是在下的出劍手法快？」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陣，道：「為此動武，閣下不覺是在下下之策麼？」

俞秀凡道：「有些人可以以禮相待，有些人却必需以武降服。」

五毒夫人道：「我是屬於後一種人了。」

俞秀凡道：「夫人請自己想想吧！」

五毒夫人望望桑花娘，道：「桑館主博通江湖中事，請評評我們之間何人有理？」

桑花娘呆了一呆，道：「夫人言重了，妳和俞少俠的事，我這身份，怎能從中插口？」

五毒夫人道：「桑館主不要客氣了。妳如不能評論是非，當今之世，咱們這一羣人中，還有什麼人能够評論是非？」

桑花娘道：「夫人，這話在下就有些不懂了。」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妳自己應該很明白了。」

桑花娘不敢再出言爭辯，却回頭望着俞秀凡，臉上是一片求救的神情。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夫人，桑姑娘既然不願置評，咱們實也不用強迫她了。」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俞秀凡，你是很聰明的人，似是早應該聽懂我的言外之意的了。」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在下實在是不太明白，希望妳夫人明白的說出來吧！」

五毒夫人微慍道：「一定要明白的說出來麼？」

俞秀凡道：「不錯。」

五毒夫人道：「好吧！公子一定要知道，我只好據實而言了。」

俞秀凡道：「在下洗耳恭聽。」

五毒夫人接道：「桑花娘是造化城主的內應。」

桑花娘呆了一呆，道：「夫人，妳在說些什麼？」

五毒夫人道：「我說妳是造化城主派來的內應。」

桑花娘道：「夫人，妳這話可有什麼證據麼？」

五毒夫人道：「妳要證據？」

桑花娘道：「是！如是沒有證據，夫人怎可含血噴人？」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親自告訴過我一句話，說我會被俞秀凡指名要來！但我知道，俞秀凡不會要我，也不敢要我。」

桑花娘道：「但他要了妳？」

五毒夫人道：「那是因為妳桑花娘的推荐，是麼？」

桑花娘道：「這有什麼錯誤？」

五毒夫人站起身子，道：「俞秀凡，你自己處理呢，還是由我處置？」

俞秀凡不禁怔了一怔，道：「在下很難相信。」

五毒夫人道：「不相信？」

俞秀凡道：「是！夫人是片面之詞，在下如何能够相信。」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俞秀凡，以我五毒夫人的地位，和桑花娘來比，那一個人的話可以相信？」

俞秀凡沉吟道：「這個麼，在下就很難說了。」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你如不相信我的話，我就不再管你的事了。」

轉身向外行去。

俞秀凡道：「夫人留步！」

五毒夫人停了下來，回過頭來，說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如若在下相信了妳夫人的話，又將如何？」

五毒夫人道：「如若相信我的話，那就殺了桑花娘。」

俞秀凡道：「殺了桑花娘？」

五毒夫人道：「你處境危惡，如是還有婦人之仁，那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俞秀凡道：「殺死桑花娘可以，不過，我們必須要證明這件事。」

湯蘭接道：「夫人，桑館主隨俞秀凡離開造化城主，只是臨時起意，並非是事先早有安排，怎會是造化城主派來的奸細。」

五毒夫人道：「你們不瞭解造化城主，但造化城主對你們却是認識的十分透澈。他早已料定了你看到桑花娘後，一定會邀她離開造化門，這些都被造化城主料中了。」

湯蘭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妳和顏成，都是忠心耿耿，對待俞秀凡。但桑花娘，却是造化城主故意安排來的。」

桑花娘忽然微微一笑，道：「夫人，小妹明白了。」

五毒夫人道：「妳明白什麼？」

桑花娘道：「在下把夫人拖出了造化城，夫人心中十分記恨，所以要加害於我。」

五毒夫人道：「我如對妳心中記恨，想取妳性命，不過是舉手之勞，用不着這樣大費週折。」

桑花娘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我揭穿妳的險奸，用心就是要你死的明明白白。」

桑花娘道：「夫人明明是啣恨加害。」

五毒夫人並不是一個很擅口才的人，一皺眉頭，道：「俞秀凡，你相不相信我的話！」

桑花娘道：「俞少俠，你不能聽她一面之詞。」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你可以決定了，聽我的，還是聽她的。」

桑花娘道：「俞少俠，你要三思，我是誠心誠意的跟你而來，你不能冤枉了我。」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一直沒有給俞秀凡說話的機會。」

這一次，五毒夫人沒有接口，俞秀凡才輕輕吁一口氣，道：「桑花娘，妳如心中沒有鬼，為什麼這樣緊張。」

桑花娘道：「一個人的生死大事，如何能不關心？」

俞秀凡道：「原來妳很怕死。」

桑花娘道：「俞少俠也許是真不怕死的英雄人物，但除了你俞少俠外，世上怕死的人，實在找不出幾個。」

俞秀凡道：「桑花娘，妳如真是很怕死的人，妳不應該隨我們一起出來。」

桑花娘道：「怎麼說？」

俞秀凡道：「因為，妳離開造化城的危險，至少比留在造化城中要大一些，對麼？」

桑花娘道「這是見仁見智的看法，賤妾的看法是，跟着你俞少俠這等英雄人物，至少會保持個正義之名，就是真的死了，那也會留下個千秋的俠名。」

俞秀凡道：「桑花娘，我覺着妳可以不必隱瞞了。」

桑花娘怔了一怔，道：「俞少俠的意思，是認定了賤妾是造化城主的內奸了。」

俞秀凡道：「照目下的情形而言，在下確實有些懷疑妳桑姑娘了。」

桑花娘道：「既然是俞少俠對我有了懷疑，賤妾告辭了。」

轉身向外行去。

俞秀凡一皺眉頭，想出言喝止，但一時間却又不便出口。

五毒夫人道：「站住，桑花娘，妳就這樣走了麼？」

桑花娘道：「不錯，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喝道：「妳可以留下一點東西再走。」

桑花娘道：「夫人要我留什麼？」

五毒夫人道：「留下性命。」

桑花娘冷笑一聲，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看來，夫人是存心把在下留在這裏了。」

五毒夫人道：「妳如是心中沒有鬼，為什麼會急着要走？」

桑花娘道：「我為俞少俠而來，俞少俠既然是不信任我了，我為什麼還要留在這裏？」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桑花娘，有一個辦法可以證明妳很清白。」

桑花娘道：「什麼辦法。」

五毒夫人道：「我要搜搜妳的身上，妳如不是造化城主派來的奸細，我自會對妳有所報償。」

桑花娘道：「夫人，我身上有很多東西，夫人想搜什麼，最好先說明白了。」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問的好，我要搜出妳身上造化城主的腰牌，那是一面純銀打造制錢大小之物，上面有造化城主手繪圖案。」

桑花娘笑一笑，道：「我確有這麼一面腰牌，想來夫人早知道了。」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我知道那面腰牌，是造化城主的親信。」

桑花娘道：「夫人，妳這樣苦心積慮的想取我性命，可是想殺人滅口麼？」

五毒夫人道：「不錯，正是要殺人滅口，我不想這裏發生的事情，很快讓造化城主知道了。」

桑花娘道：「俞少俠，五毒夫人已存了殺我之心，目下情勢，除了俞少俠之外，別人都已無能救我了。」

五毒夫人笑了笑，道：「妳要俞少俠救妳性命，那是要我們自相殘殺！」

桑花娘急急叫道：「俞少俠，你要主持公道啊？」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俞秀凡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他不會相信妳的話了。」

桑花娘臉色大變，道：「俞少俠，你不能見死不救啊！」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桑花娘，妳身上真有那樣一面腰牌麼？」

桑花娘道：「五毒夫人早見過了，所以，她故意加害於我。」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能不能拿出來給我瞧瞧？」

桑花娘楞了一楞，道：「俞少俠要看？」

俞秀凡道：「妳如是不願拿出來，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桑花娘無可奈何，伸手從懷中取出一面純銀打製的腰牌？」

俞秀凡伸手接過，只見那片腰牌之上，雕着一個似字非字，似花非花之物。

桑花娘道：「這只是一個普通銀牌，為什麼要說它代表了什麼？」

五毒夫人伸手從懷中摸出一面金牌，道：「俞秀凡，你自己瞧瞧看。」

俞秀凡伸手接過，只見金牌和銀牌一般大小，雕刻着一樣的圖案。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瞧出了什麼沒有麼？」

俞秀凡道：「在下覺着，除了金銀的顏色不同之外，兩樣東西全無不同之處。」

五毒夫人道：「顏色不同，那是代表了我們兩人的身份不同，金牌自然要比銀牌高一些，桑花娘是造化城主的親信，我也是，不過我比她更高一級。」

桑花娘呆了一呆，道：「夫人，妳……」

五毒夫人接道：「我們還有一點不同的是，我早已心生叛離，妳却仍然是造化城主的親信。」

桑花娘接道：「是我推荐妳，才被俞少俠帶出了造化城。」

五毒夫人道：「不是妳推荐，妳只是在執行造化城主的令諭罷了。」

湯蘭突然歎一口氣，道：「桑大姊，想不到啊！妳已在造化城中混成了這等身份。小妹雖然守在造化城中，但連一個銅牌的武士也未入選，桑大姊，却已到了銀牌的等級。」

桑花娘苦笑一下，道：「俞少俠，你明白了麼？」

俞秀凡道：「明白什麼？」

桑花娘道：「我只是銀牌武士，但五毒夫人却是金牌武士。」

五毒夫人道：「金、銀、銅三牌武士，只是一種對外的稱呼，事實上，這是代表了造化城核心標識，入選的條件，武功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先得造化城主的信任。」

桑花娘道：「金牌自然比銀牌更得造化城主的信任了，夫人犧牲了我，是想獲得俞秀凡更多的信任。」

五毒夫人道：「用不着，劍上造詣，我也許不如俞秀凡，但我用毒之能，足可以對付他，何況，我還控制十餘個死士。」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桑花娘，妳自絕了吧！」

桑花娘突然冷笑一聲，道：「我為什麼要自絕？」

俞秀凡道：「妳既不願自絕，我就給妳動手的機會，只要妳能和我動手十招，那就任妳離去。」

桑花娘道：「你說話算數麼？」

俞秀凡道：「我如是說話不算數，那造化城主怎會與我訂立下約書！」

桑花娘冷冷笑了一聲，道：「我就接你十招。」

俞秀凡道：「桑花娘，妳答應接我十招，也是承認了妳是那造化城主派來的奸細。」

桑花娘道：「我既然要接你十招，承不承認是造化城主的奸細，似乎已無關緊要了。」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那就請出手吧！」

桑花娘回顧了五毒夫人一眼，道：「我如接下了俞秀凡十招之後，妳還出不出手？」

五毒夫人冷哼一聲，道：「我不信妳能接下俞秀凡十招。」

桑花娘厲聲道：「說明白妳出不出手？」

五毒夫人道：「妳如是說明銀牌的來歷作用，我就給妳一個不出手的保證。」

桑花娘道：「妳既是金牌武士，自然應該知道它有些什麼作用了，用不着我來解說。」

五毒夫人道：「好！就是要你承諾這幾句話就够了。」

目光轉到俞秀凡的臉上，接道：「事情够明白了吧？」

俞秀凡道:「够明白了!」

五毒夫人接道:「如何處置,那是你的事了。」

語聲一頓,又接道:「桑花娘,妳能接下俞秀凡十招,妳就可以走了,我不出手。」

桑花娘道:「俞少俠,想不到你也是一個嗜殺如命的人。」

忽然一揚手,一道寒芒,疾如流星一般,直射而出。

俞秀凡拔劍一揮,震飛了一口飛刀。

桑花娘雙手不停的揮動,一連發出了八口飛刀,盡被俞秀凡的快劍擊落。

輕輕吁一口氣,桑花娘緩緩說道:「俞秀凡,你揮出了幾劍!」

俞秀凡道:「八劍!」

桑花娘道:「還有兩劍,對麼?」

俞秀凡道:「就算還有兩劍吧!」

桑花娘格格一笑,道:「只可惜我身上只帶了八口飛刀,如是我帶了十口飛刀,你已經揮出了十劍。」

俞秀凡冷然一笑,道:「桑花娘,妳實在是一個狡猾的人。」

桑花娘道:「但我相信,我能接下你兩劍,你出手吧!」

俞秀凡道:「妳準備好!」

揚手一劍,刺了過去。

這一劍並不太快,但刺的部位,却是叫人無法預測,似是前胸,又像是小腹。

就是那麼猶豫了一下,長劍如閃電一般,刺入了桑花娘的前胸。

這是人身的致命要害所在,桑花娘苦笑了一下,道:「好快的一劍。」

言罷閉目而逝。

俞秀凡抽出長劍,一抱拳,道:「多謝夫人指點?」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不敢當,這桑花娘如不除去,咱們一舉一動,都會被造化城主知曉。」

俞秀凡道:「想不到啊,這造化城主,果然厲害的很。」

湯蘭接道:「夫人,造化城主派桑花娘來此一事,夫人是知曉了?」

五毒夫人道:「不是。金、銀牌雖然有等級之別,但却互無連續關係,我雖然早懷疑咱們之間有潛伏的內奸,但也不敢肯定是那一個人,殺死四劍士的消息很快傳出,還傳來了造化城主的指令,我才發覺了她最可疑,想不到,這樣簡單的一逼,她就洩漏了身份。」

湯蘭道:「這與夫人平日的威望有關,如是平常之人也不會使她這樣容易就認賬了。」

俞秀凡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五毒夫人道:「你點名要的這些人,能够控制得住麼?」

俞秀凡道:「老實說,我也沒有很大的把握。」

五毒夫人道:「你是否決心冒險。」

俞秀凡苦笑道:「在下不太明白,夫人明教。」

五毒夫人道:「我可在十二個時辰之內,使他們身上的奇毒盡除,但此事必得嚴守機密,造化城主如是知曉了內情,我就很快會被懷疑。」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夫人,在下的意思,咱們寧可冒被出賣之險,也不能棄他們於不顧。」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陣,道:「俞秀凡,你決心要冒險麼?」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不錯。」

五毒夫人道:「那會立時和造化城主形成了對抗之局。」

俞秀凡道:「縱然如此,在所不惜。」

五毒夫人輕輕歎息一聲,道:「好吧,我解去他們身中之毒,交給你,你要如何處置,那是你的事了。」

拾回金牌,轉身而去。

望着五毒夫人去遠,俞秀凡才輕輕吁一口氣,道:「顏兄,這五毒夫人,似是眞的背叛了造化城主。」

顏成點點頭,道:「這人很富心機,以造化城主之能,竟然不知她早有叛意,而且,還把她引爲心腹。」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看來,這造化城中,確然是藏龍臥虎的地方,像五毒夫人這個人,不但是天下第一用毒高手,極富心機的人,而且也是個很善於隱藏的人,這需要很强的忍耐力,要忍耐的使別人瞧不出來。」

湯蘭歎一口氣,道:「俞少俠你能够確定那五毒夫人眞的背叛了造化城主麼?」

俞秀凡道:「這個不難,只要他能醫治好那些人的毒傷,至於她是眞的假的,似乎是不太重要了。」

顏成道:「對!只要療治好這些人的毒傷,就算她想到造化城,也是有所不能了。」

俞秀凡道:「照在下的看法,造化城主要她帶着這一批人手,即可隨時對我圍殺,又可跟着我與艾九靈一決死戰。」

顏成道:「對,這批人手加在一起,確實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就是俞少俠也未必能是他們的敵手。」

俞秀凡道:「如若這些人眞的全力出手,在下也無法對付他們。」

顏成道:「五毒夫人是否去療治他們的傷勢了?」

俞秀凡道:「這個,咱們不用管了,她是個自發自動的人,用不着咱們去管,也用不着咱們操心。」

顏成道:「俞少俠的意思是……」

俞秀凡接道:「等下去。」

三日匆匆而過。

這三日之中,五毒夫人雖然常常和幾人見面,但却始終沒有和他們交談一語。

俞秀凡有着很大的耐性,五毒夫人未和幾人招呼,俞秀凡也一直忍下未多問一言.

第四天日中午時分,五毒夫人突然找上了俞秀凡的臥室.

俞秀凡站起身子,道.「夫人請坐!」

五毒夫人冷冷的說道.「不用客氣,我來見你,請教兩事!」

俞秀凡道.「請說!」

五毒夫人道.「你是否信任我?」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信任.」

五毒夫人道.「現在,要我跟着你走呢,還是由我單獨先行?」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呢?」

五毒夫人道.「我救治他們的毒傷,此事終難保密,很快會被造化城主知道.」

俞秀凡道.「知道了又能如何?」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既無氣量,又無風度,他不會忍下這口氣,必然會派人追殺於我,如是和你們走在一起,只怕會爲你們找來很多的麻煩.」

俞秀凡道:「這一個夫人不用担心,咱們這些人,力量夠强大,足可和他一拼.」

五毒夫人道.「你肩負重任,如是爲我和他們提前決裂,只怕有害江湖大局.」

俞秀凡笑一笑,道.「不會,我倒希望能和他再決一死戰.」

五毒夫人道.「聽說你在劍道上勝他一籌了.」

俞秀凡道.「這個,在下倒未覺得.」

五毒夫人道.「不論你是否在劍術上勝他一籌,但你決非他的敵手.」

俞秀凡道.「這個,在下也知道.」

五毒夫人道.「所以,你要忍耐,忍耐到可以和他一決勝負的時間.」

俞秀凡道.「武功造詣,非一朝一夕之功,在下要忍到幾時,才能和他一決勝負呢?」

五毒夫人道.「不會太久,也許一年,也許兩年,但你是唯一有機會的人.」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心中最大的敵人,似乎是金筆大俠艾九靈.」

五毒夫人道.「他錯了,應該是你.」

俞秀凡接道.「夫人,聽說是造化城主最害怕的是,艾九靈和花無葉聯手合作.」

五毒夫人道.「花無葉還活在世上麼?」

俞秀凡道.「不知道.生死兩茫茫,沒有他確定的消息.」

五毒夫人道.「如若花無葉眞的還活在世上,如若他又眞的肯跟艾九靈合作,造化城主應該怕他們.」

語聲一頓,接道:「但這可能不大,咱們不用研究他了,倒是你俞秀凡,應該善自珍重了.」

俞秀凡道:「在下要如何善自珍重,夫人能否指點一二?」

五毒夫人道.「你已登劍道境界,而且,如此年紀,竟然能趕過了造化城主的成就,那證明閣下在此境界中,還有着更爲精進的餘地,希望閣下能善自珍惜,更求進境.」

俞秀凡點點頭,道.「多謝指點.」

五毒夫人道.「武功的上乘之境,必由多方配合而成,內功深淺,大有不同,除了劍道之外,還要設法補引內功精進.」

輕輕吁一口氣,又道.「不過,賤妾聽說過,劍道中的至高境界是一種馭劍術,能登入馭劍之境,就是閣下和造化城主,一決勝負的時刻了.」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但願上天能助我一臂之力.」

五毒夫人道.「江湖上學劍之人,千千萬萬,但能馭入劍境界者,難有一二,這一點,不但需要有極大的耐心,還要具有過人的天賦.如照賤妾的看法,閣下天賦巳具,而且,巳登堂入室,餘下的,就是如何能進入那層境界了.」

俞秀凡道.「但願能如夫人之言.」

五毒夫人話題一轉,道.「去看看你那些朋友,他們都巳經神志清明.」

俞秀凡喜道.「眞的麼?」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也不要對此寄望的太高,他們雖然巳神志清醒,但他們的餘毒還未除淨,也許還會有不測之變,俞少俠不可不防.」

俞秀凡道.「多謝夫人提醒,在下去看看他們.」

轉身向外行去.

湯蘭低聲說道:「俞少俠,賤妾是否可隨同一行.」

顏成道:「在下覺着,也該去一趟,萬一有什麼爭辯之處,在下也可以助俞少俠一臂之力.」

五毒夫人道.「要他們一起去吧!這對你有益無害.」

俞秀凡道.「好,兩位也要準備一下,也許口舌爭辯的太過激烈,會造成動手局面.」

言罷,一馬當先,行入正廳.

只見水燕兒、金釣翁等,有坐有站,也有不停的來回在室中走動.

無名氏、石生山首先一抱拳,道.「公子,咱們又見面了.」

俞秀凡臉上一片歡愉,抓住了兩人的手臂,道.「二兄都清醒了.」

無名氏道.「似乎是做了一場夢一樣.」

俞秀凡低聲道:「二兄對過去的事,是否有一些記憶呢?」

無名氏沉吟了一陣,道.「隱隱約約,模糊不明.」

金釣翁也站了起來,道.「俞少俠又挽救老朽一刦.」

俞秀凡道.「不敢當,老前輩神智完全清明了麼?」

金釣翁無限感激,道.「「清明了,俞少俠如何把老朽帶出造化城,這一段金朽却記憶不清.」

俞秀凡道.「說來話長,老前輩請和這位顏兄談談吧.」

舉步行到了水燕兒靜坐的木椅之前,一抱拳,道:「姑娘,還記得俞秀凡麼?」

水燕兒點點頭,道.「想不到,咱們還能再見.」

她仍然戴着那一幅人皮面具,掩去了如花嬌容.

俞秀凡臉上泛現出無限關切情意,道.「燕兒,我未能及時履約,害妳吃了不少苦頭了吧!」

水燕兒微微一笑,道.「很快樂,十八年我往事如夢;今天才找回自我,這就是俞兄所賜.」

俞秀凡道.「這話言重了,如不是在下拖累,姑娘仍然是……」

水燕兒目光泛現羞意,低聲道.「快些招呼別人去吧,人家都往這邊看了.」

俞秀凡一轉身,行到了方堃身前,抱抱拳,道:「方兄,別來無恙。」

方堃比過去消瘦一些,眉宇間也隱隱透着一股憂鬱,輕輕歎息一聲,道.「在下似是被下入石牢,是俞兄救我出來?」

俞秀凡道.「事由兄弟而起,方兄能不見怪,俞秀凡就心安了.」

方堃道:「俞兄,大恩不言謝,小弟心領盛情了.」

俞秀凡笑一笑,目光轉到桃花童子的身上,道:「小桃童,還認識我麼?」

小桃童點點頭,道:「難得的是公子還記得我,把我也帶出了造化城.」

俞秀凡笑一笑道:「小桃童,你可以自由選擇,不論你幹什麼,都可以隨你心意.」

小桃童淒凉一笑,道.「我巳經流泊怕了,從今之後,只望爲公子作一個牽馬童子,於願巳足矣!」

俞秀凡道.「牽馬的童子,不是太過委屈你了麼?」

桃花童子道:「我知道公子還不肯信任於我,在下實巳別無去處,爲明心跡,小的願一死爲證.」

俞秀凡道.「小桃童,生命價值,豈是如此輕賤,萬不可心存此念.」

桃花童子道.「小桃童身出汚泥,回首前塵,盡屬恨事,我這點本領,除了爲公子牽馬執鞭外,再別無他事可爲.」

俞秀凡道.「眞要如此,那也只好由得你了.」

桃花童子一抱拳,道.「多謝公子.」

俞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高聲說道.「諸位聽着,諸位巳經離開造化城,天下之大,五湖四海,如是諸位只想求一安身立命之處,想來並非難事.」

全廳中人,個個閉口無言,臉上是一片端莊之色.

俞秀凡笑一笑,道.「諸位,時間還長,

諸位可以慢慢的想一想，如是願意離去的，自行請便。」

方堃淡淡一笑，道：「兪兄，我想全廳中人都聽得很清楚了。」

兪秀凡道：「方兄說的是，在下是太過囉嗦了一些。」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諸位身上的奇毒已解，由此刻開始，諸位可以自由行動了，明天中午時，咱們離開此地，願意和在下同行的，務必請依時趕回，屆時不見回來的，那就是不願和在下同行了。」

說完話，微微一笑，轉身而去。

水燕兒突然站起身子，道：「兪兄，慢行一步。」

兪秀凡止步，道：「姑娘有何見教？」

水燕兒道：「什麼人醫治好了我們身上的奇毒。」

兪秀凡道：「五毒夫人。」

水燕兒道：「人在何處？」

兪秀凡道：「現在另一處房舍之中。」

水燕兒急道：「這個人不可靠，我要見見她。」

兪秀凡還未來得及回答，五毒夫人已緩步而入，道：「我在這裏。」

水燕兒道：「你是造化城主的心腹，怎會療好我們的毒傷。」

五毒夫人道：「妳姑娘何嘗不是，但妳也背叛了造化城主。」

水燕兒道：「我和妳不同，我是被形勢所迫，不背叛，也是死路一條，多虧兪兄，把我救出了造化城。」

五毒夫人道：「妳和兪秀凡兩情相悅，這件事，早已傳入造化城主耳中，留着妳不作處置，爲了用妳作餌，沒有料到的是造化城主和兪秀凡訂了這樣一個約定，使妳輕而易擧的脫離了囚籠。」

水燕兒接道：「談我們之間的事，用不着多轉彎子。」

五毒夫人道：「姑娘既能背叛造化城主，我爲什麼不能？」

水燕兒道：「我別無路走，只有一途，妳却是眷顧正隆。」

五毒夫人道：「眷顧正劉，那就不能說我不可背叛造化城主。」

水燕兒道：「妳如何能證明妳說的話。」

五毒夫人道：「很簡單，我療治好妳們的毒傷，那該是最好的證明。」

水燕兒道：「這中間可能別有陰謀。」

五毒夫人道：「哼！妳能指出來陰謀何在麼？」

水燕兒道：「造化城主心機深沉，難作預測。」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不會讓我解去妳們身中之毒，他派我來此，確然是別有陰謀，但我療好妳們毒傷，使妳神智盡復，使他的陰謀付於東流，水姑娘再要逼我，那就是誠心找麻煩了。」

水燕兒回顧了兪秀凡一眼，道：「兪兄，對此看法如何？」

兪秀凡道：「諸位身中之毒，確爲五毒夫人所解，在下覺着，五毒夫人是出於一片誠心的。」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燕姑娘，造化城主安排了一着棋，這一着棋就是由五毒夫人控制着這一批人手，只要奉到造化城主的令諭，立刻可以對咱們採取行動。」

水燕兒點點頭，道：「兪兄說的是。」

兪秀凡道：「五毒夫人既然解除了諸位身上迷控神志的毒性，那就證明了她破壞了造化城主的計劃，所以，我們不應該再對她生出懷疑之心。」

水燕兒道：「哦！」

五毒夫人道：「水燕兒，你是私人和我過不去呢，還是爲了私仇？」

水燕兒道：「我沒有私仇，只是我對造化城中事情，瞭解得比別的人多了一些，所以，我的懷疑，也比別人多了一些。」

五毒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水燕兒，造化城主對我的信任，決不會超過妳，但爲什麼妳要背叛他？」

水燕兒道：「就目下情勢而言，我只有這一條路……」

五毒夫人接道：「如是造化城主不逼得妳無路可走呢，妳是否就不會背叛造化城主？」

水燕兒默默無語。

五毒夫人不算是一個很善言詞的人，但她說話，每每能抓中要害。

淡淡一笑，接道：「水燕兒，妳早已有了叛離的情形，才有這麼一個結果。造化城主對妳的信任，尤在我之上，爲了在妳身上下毒，他曾經思索一刻工夫之久，我從來沒有見造化城主，爲一件事想了這樣久過。」

水燕兒「哦」了一聲，道：「最後的決定呢？」

五毒夫人道：「自然是造化城主的決定，我對他很瞭解，應該他決定的事，你最好不要挿口，如是你表現的太聰明，那不但對你無益，且將有害。」

水燕兒道：「所以，妳一直深藏不露，表面和內心，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人。」

五毒夫人道：「我就是我，外面的僞裝，只是爲了要保護我自己，我如是使造化城主對我生出了一點懷疑，很可能早沒有了性命。」

兪秀凡道：「夫人用毒之能，天下少有，湘西也有一片基業，造化城主雖然有絕世武功，但也未必能對抗妳用毒之能。」

五毒夫人道：「別認爲我是個很怕死的人，我這樣活着很痛苦，我調製有各種奇毒，有一種奇毒，吃下之後，可以毫無痛苦的死亡。那種藥物入口之後，不但沒有苦澀之味，而且清香撲鼻，一個人吃下這種藥物，由入口到死亡，不會感到一點痛苦。我不怕死，也沒有我個人留戀的人和事。所以，死亡不會給我造成恐懼和痛苦，我所以要活着，是爲了……」

爲了什麼，她沒有說下去，也沒有人追問下去。

水燕兒突然微一躬身，道：「夫人，小妹誤會了夫人太多了，十分抱歉，這裏給妳陪禮就是。」

五毒夫人輕輕歎息一聲，道：「有一件事，我必需要先說明，那就是一旦造化城主知道了我救了你們，內心中對我的恨怒之深，只怕要妳十倍。」

水燕兒道：「這麼說來，妳夫人從此以後，也無法再回造化城了。」

五毒夫人道：「何止是無法再回造化城，造化城主，必然會派出大批的殺手，追殺我的性命。」

兪秀凡道：「我倒希望他能派出幾批殺手追殺咱們。」

水燕兒道：「爲什麼？」

兪秀凡道：「因爲，咱們殲滅了一批殺手，造化城中，就會減少了一些實力。」

五毒夫人道：「諸位能這麼相信我，我也可以和諸位同行了。」

兪秀凡道：「有夫人同行，咱們在安全上，反而多了一份保障。」

五毒夫人道：「至少，你們不用擔心別人對你們下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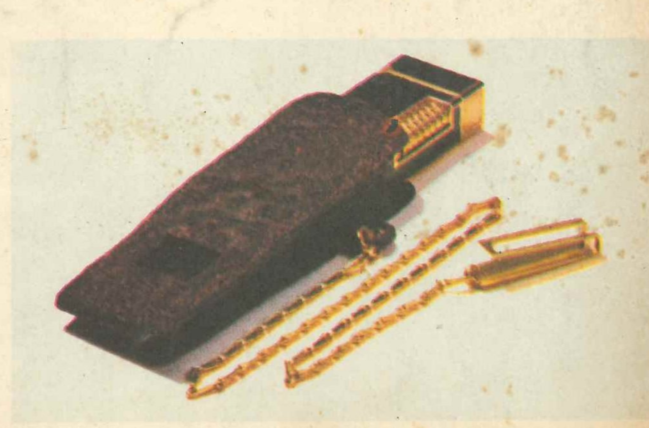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7:06
PRECISION
QUARTZ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